

列國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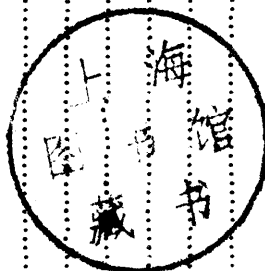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3 3002B

新式標點

列國志

目錄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一册
第二回	襄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六
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周平王東遷洛邑	一三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二〇
第五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助衛逆魯宋興兵	二五
第六回	衛石碚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三二
第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三八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敗戎兵鄭忽辭婚	四四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	四九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五三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仲殺堵逐主	五九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間易君	六六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臯君臣爲戮	七二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七七



天卷四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八三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八八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媿	九三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寧戚	一〇〇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頽惠王反正	一〇七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一一三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僉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一二一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一二九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一三六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一四四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一五三
第二十六回	歌屨屨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一六〇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一六六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一七三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一七八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一八五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	一九二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	羣公子大鬧朝堂	一九七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二〇四

- 第三十四回
- 第三十五回
- 第三十六回
- 第三十七回
- 第三十八回
- 第三十九回
- 第四十回
- 第四十一回
- 第四十二回
- 第四十三回
- 第四十四回
- 第四十五回
- 第四十六回
- 第四十七回
- 第四十八回
- 第四十九回
- 第五十回
- 第五十一回
- 第五十二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晉重耳周遊列國
 晉呂卻夜焚公宮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周襄王避亂居鄭
 柳下惠授詞却敵
 先軫詭謀激子玉
 連谷城子玉自殺
 周襄王河陽受覲
 智甯俞假酖救主
 叔詹據鼎抗晉侯
 晉襄公墨綬敗秦
 楚商臣宮中弑父
 弄玉吹簫雙跨鳳
 刺先克五將亂晉
 公子鮑厚施買國
 東門遂援立子倭
 責趙盾董狐直筆
 公子宋嘗鼃構逆

齊姜氏乘醉遣夫……………二一一
 秦懷嬴重婚公子……………二一九
 秦穆公再平晉亂……………二二五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二二三
 晉文公守信降原……………二四〇
 晉文公伐衛破曹……………二四七
 晉楚成濮大交兵……………二五五
 踐土壇晉侯主盟……………二六三
 衛元咺公館對獄……………二七〇
 老嫗武絕城說秦……………二七六
 弦高假命犒秦軍……………二八三
 先元帥免冑殉翟……………二九八
 秦穆公殽谷封尸……………二九七
 趙盾背秦立靈公……………三〇三
 召士會壽餘給秦……………三一〇
 齊懿公竹池遇變……………三一八
 趙宣子桃園強諫……………三二五
 誅鬪椒絕纓大會……………三三三
 陳靈公袒服戲朝……………三四〇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三四七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托優悟主.....三五四

第五十五回 華角登床刼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三六三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三七〇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三七六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綸養叔獻藝.....三八四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三九二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肄敵

偃陽城三將鬪力.....三九九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四〇六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欒盈.....四一四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四二一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欒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四二八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甯喜擅政.....四三六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鱗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四四三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四五〇

第六十八回 賀廐祁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四五八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荊蠻.....四六五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四七四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四八二

- 第七十二回
- 第七十三回
- 第七十四回
- 第七十五回
- 第七十六回
- 第七十七回
- 第七十八回
- 第七十九回
- 第八十回
- 第八十一回
- 第八十二回
- 第八十三回
- 第八十四回
- 第八十五回
- 第八十六回
- 第八十七回
- 第八十八回
- 第八十九回
- 第九十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伍員吹簫乞吳市
囊瓦懼謗誅無極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楚昭王棄郢西奔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會夾谷孔子却齊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夫差違諫釋越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殺子胥夫差爭敵
誅苒勝葉公定楚
智伯決水灌晉陽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吳起殺妻救將
說秦君衛鞅變法
孫臏伴狂脫禍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蘇秦合從相六國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四九一
專諸進彘刺王僚……………四九九
要離貪名刺慶忌……………五〇九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五一六
伍子胥掘墓鞭屍……………五二四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五三三
墮三都聞人伏法……………五四一
棲會稽文種進宰嚭……………五五〇
句踐竭力事吳……………五五九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五六七
納蒯賸子路結嬰……………五七七
滅夫差越王稱霸……………五八六
豫讓擊衣報襄子……………五九五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六〇四
騶忌鼓琴取相……………六一一
辭鬼谷孫賓下山……………六一九
龐涓兵敗桂林……………六二七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六三五
張儀被激往秦邦……………六四三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六五〇
第九十二回	蹇舉鼎秦武王絕脛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六五八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六六五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六七二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六八一
第九十六回	蘭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六八七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六九四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七〇三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七一三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七二二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	七二九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收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七三七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七四四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偽腐亂秦宮	七五〇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騎	七五八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荆軻	七六四
第一百零七回	獻地圖荆軻鬧秦廷	論兵法王翳代李信	七七一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七七七

新式
標點
列國志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開春秋，頃刻興亡過手！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邱！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鬪？

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杜大夫化厲鳴冤

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即天子位，成康繼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真個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傳至於夷王，覲禮不明，諸侯漸漸強，大到九傳厲王，暴虐無道，爲國人所殺——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立太子靖爲王，是爲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賢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復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興，有詩爲證：

「夷厲相仍政不綱，任賢圖治賴宣王；共和若沒中興主，周歷安能八百長？」

却說宣王雖說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戶牖置銘，雖說中興，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重譯獻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駕親征，敗績於千畝，車徒大損，思爲再舉之計，又恐軍數不充，親自料民於太原——那太原卽今固原州，正是鄰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觀其人數之多少，車馬粟芻之饒乏，好做准備，徵調出征。太宰仲山甫進諫不聽，後人有詩云：

「犬彘何須辱劍鉞，隋珠彈雀總堪傷；皇威褻盡無能報，枉自將民料一場！」

再說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離鎬京不遠，催攢車輦連夜進城，忽見市上小兒數十爲羣，拍手作歌，其聲如一。宣王乃停輦而聽之，歌曰：

一月將升日將沒；壓弧箕箒，幾亡周國。」

宣王甚惡其語，使御者傳令：「盡拘衆小兒來問。」羣兒當時驚散，止拿得長幼二人，跪於簷下。宣王問曰：「此語何人所造？」幼兒戰懼不言。那年長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紅衣小兒，到於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時傳遍，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不止一處爲然也。」宣王問曰：「如今紅衣小兒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後，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吐去兩兒，即召司市官分付傳諭禁止：「若有小兒再歌此詞者，連父兄同罪。」當夜回宮無話。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齊集殿下，拜舞起居畢。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述於衆臣：「此語如何解說？」大宗伯召虎對曰：「壓，是山桑木名，可以爲弓，故曰壓弧箕箒，草名，可結之以爲箭袋，故曰箕箒。據臣愚見，國家恐有弓矢之變。」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國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報犬戎之仇，若兵連不解，必有亡國之患矣。」宣王口雖不言，點頭道：「是。」又問：「此語傳自紅衣小兒，那紅衣小兒，還是何人？」太史伯陽父奏曰：「凡街市無根之語，謂之謠言。上天微戒人君，命熒惑星化爲小兒，造作謠言，使羣兒習之，謂之童謠。小則寓一人之吉凶，大則係國家之興敗。熒惑火星，是以色紅。今日亡國之謠，乃天所以微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罷太原之兵，將武庫內所藏弧矢，盡行焚棄。再令國中不許造賣其禍可息乎？」伯陽父答曰：「臣觀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宮之內，非關外間弓矢之事，必主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况謠言曰：「一月將升日將沒。」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陰類，日沒月升，陰進陽衰，其爲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賴姜后主六宮之政，甚有賢德，其進御宮嬪，皆出選擇，女禍從何而來耶？」伯陽父答曰：「謠言將升將沒，原非目前之事。况「將」之爲言，且然而未必之詞。王今懷德以禳之，自然化凶爲吉，弧矢不須焚棄。」

宣王聞奏，且信且疑，不樂而罷。起駕回宮。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將羣臣之語，備細述於姜后。姜后曰：「宮中有一異事，正欲啓奏。」王問：「有何異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內老宮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孕，前今四十

餘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驚，問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將草蓆包裹拋棄於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

宣王卽宣老宮人到宮，問其得孕之故。老宮人跪而答曰：「婢子聞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爲二龍，降於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謂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懼，欲殺二龍，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禎祥，王何不請其禱而藏之？禱乃龍之精氣，藏之必主獲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幣設祭於龍前，取金盤收其涎沫，置於朱櫝之中，忽然風雨大作，二龍飛去。桀王命收藏於內庫，自殷世歷六百四十四年，傳二十八主，至於吾周，又將三百年，未嘗開觀。到先王末年，櫝內放出毫光，有掌庫官奏知先王。先王問：『櫝中何物？』掌庫官取簿籍獻上，具載藏禱之因。先王命發而觀之。侍臣打開金櫝，手捧金盤呈上，先王將手接盤，一時失手墮地，所藏涎沫橫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龜一個，盤旋於庭中。內侍逐之，直入王宮，忽然不見。那時婢子年才一十二歲，偶踐龜跡，心中如有所感，從此肚腹漸大，如懷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於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來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宮侍者不敢隱瞞，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隨命侍者領去，棄之溝瀆。」婢子罪該萬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與你何干？」遂將老宮人喝退，隨喚守宮侍者，往清水河看視女嬰下落。不一時侍者回報：「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陽父告以龍禱之事，因曰：「此女嬰已死於溝瀆，卿試占之，以觀妖氣消滅何如？」伯陽父布卦已畢，獻上繇詞，詞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馬逢犬逐。慎之慎之，壓弧箕箝。」

宣王不解其說，伯陽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屬推之，羊爲『未』，馬爲『午』，『哭笑』一者，悲喜之象，其應當在『午未』之年。據臣推詳，妖氣雖然出宮，未曾除也。」宣王聞奏，怏怏不悅，遂出令：「城內城外，挨戶查問女嬰，不拘死活，有人撈取來獻者，賞布帛各三百疋；有收養不報者，鄰里舉首，首人給賞如數，本犯全家斬首。」一命

上大夫杜伯專督其事。一因繇詞又有「櫜弧箕箘」之語，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塵肆，「不許造賣山桑木弓，箕草箭袋，違者處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曉諭，一面巡綽。

時那城中百姓，無不遵依，止有鄉民尚未通曉。——巡至次日，有一婦人抱着幾個箭袋，——正是箕草織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來把，跟隨於後。他夫妻兩口住在遠鄉，趕着日中做市，上城買賣，尚未進城門，被司市官劈面撞見，喝聲：「拿下！」手下胥役，先將婦人擒住，那男子見不是頭，拋下桑弓在地，飛步走脫。司市官將婦人鎖押，連桑弓箕袋，一齊解到大夫左儒處，左儒想：「所獲二物，正應在謠言，況太史言：『女人爲禍。』今已拿到婦人，也可回復王旨。」遂隱下男子不題，單奏：「婦人違禁造賣，法宜處死。」宣王命：「將此女斬訖，其桑弓箕袋焚棄於市，以爲造賣者之戒。」不在話下。後人有詩云：

「不將美政消天變，却泥謠言害婦人。謾道中興多補闕，此番直諫是何臣？」

話說兩頭，再說那賣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拏我夫婦，是甚緣故。——還要打聽妻子消息，是夜宿於十里之外。次早，有人傳說：「昨日北門有個婦人，違禁造賣桑弓箕袋，拏到即時決了。」方知妻子已死，始到曠野無人之處，落了幾點痛淚。且喜自己脫禍放步而行，約十里許，來到清水河邊，遠遠望見百鳥飛鳴，近前觀看，乃是一個草蓆包兒，浮於水面，衆鳥以喙銜之，且銜且叫，將次拖近岸來。那男子叫聲：「奇怪！」趕開衆鳥帶水，取起蓆包，到草坡中解看，但聞一聲啼哭，原來是一個女嬰。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拋棄，有衆鳥銜出水來，定是太貴之人，我今取回養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將此女嬰包裹，抱於懷中，思想避難之處，乃往襄城投奔相識而去。髯翁有詩，單道此女得生之異：

「懷孕遲遲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生成妖物殃家國，王法如何得勝天？」

宣王自誅了賣桑弓箕袋的婦人，以爲童謠之言已應，心中坦然，也不復議太原發兵之事。——自此連年無話，到四十三年，時當大祭，宣王宿於齋宮，夜漏二鼓，人聲寂然。忽見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來，直至宮庭。宣王

怪他干犯齋禁，大聲呵喝，急喚左右：「擒拏！」並無一人答應。那女子全無懼色，走入太廟之中，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不慌不忙，將七廟神主，做一束兒捆着，望東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趕，忽然驚醒，乃是一夢。自覺心神恍惚，勉強入廟行禮，九獻已畢，回至齋宮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陽父，告以夢中所見。伯陽父奏曰：「三年前童謠之言，王豈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禍，妖氣未除。』」繇詞有「哭笑」之語，王今復有此夢，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誅婦人不足消一槩，弧箕箝」之讖耶？」伯陽父又奏曰：「天道玄遠，候至方驗。一村婦何關氣數哉！」

宣王沈吟不語，忽然想起三年前會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訪妖女，全無下落。頰昨之後，宣王還朝，百官謝胙，宣王問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答？」杜伯奏曰：「臣體訪此女，並無影響。以為妖婦正罪，童謠已驗，誠恐搜索不休，必然驚動國入，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聞，分明是怠棄朕命，行止自繇，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叫：「武士押出朝門，斬首示衆！」嚇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員，忙將杜伯扯住，連叫：「不可！不可！」宣王視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舉薦同朝的——左儒叩頭奏曰：「臣聞堯有九年之水，不失爲帝；湯有七年之旱，不害爲王。天變尙然不妨，人妖甯可盡。信吾王若殺了杜伯，臣恐國人將妖言傳播，外夷聞之，亦起輕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爲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輕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則當逆友而順君；友是君非，則當違君而順友。杜伯無可殺之罪，吾王若殺之，天下必以王爲不明。臣若不能諫止，天下必以臣爲不忠。吾王若必殺杜伯，臣請與杜伯俱死。」宣王怒猶未息，曰：「朕殺杜伯，如去藁草，何須多費唇舌？」喝教：「快斬！」武士將杜伯推出朝門，斬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髻翁有讚云：

「賢哉左儒，直諫批鱗，是則順友，非則違君。彈冠誼重，刎頸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倫。」

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後仕晉爲士師之官。子孫遂爲士氏，食邑於范，又爲范氏。後人哀杜伯之忠，立祠於杜陵，號爲「杜主」。又曰：「右將軍廟」至今尙存。此是後話。

再說宣王次日，聞說左儒自刎，亦有悔殺杜伯之意，悶悶還宮。其夜寢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語言無次，事

多遺忘，每每輟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復進諫。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體稍豫，意欲出郊遊獵，以快心神。左右傳命：司空整備法駕，司馬戒飭車徒。太史卜個吉日，至期，王乘玉輅，駕六騶，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旂對對，甲仗森森，一齊往東郊進發。——那東郊一帶平原曠野，原是從來遊獵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覺精神開爽，傳命：「扎住營寨。」分付軍士：「一、不許踐踏禾稼；二、不許焚燬樹木；三、不許侵擾民居。」——獲禽多少，盡數獻納，照次給賞。如有私匿，追出重罪。」號令一出，人人賈勇，個個爭先。進退周旋，御車者出盡馳驅之巧，左右前後，彎弧者盡誇縱送之能。鷹犬藉勢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亂竄。弓響處，血肉狼藉；箭到處，毛羽紛飛。這一場打圍，好不熱鬧。宣王心中大喜，日已沉西，傳令：「散圍。」衆軍士各將所獲走獸飛禽之類，束縛齊備，奏凱而回。

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輦之上，打個眼瞇，忽見遠遠一輛小車，當面衝突而來。車上站着兩個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聲諾曰：「吾王別來無恙。」宣王定睛看時，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這一驚不小，抹眼之間，入車俱不見。問左右人等，都說：「並不會見。」宣王正在驚疑，那杜伯左儒又駕着小車子往來，不離王車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來犯駕！」拔出一太阿一寶劍，望空揮之。只見杜伯左儒齊聲罵曰：「無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無辜，今日大數已盡，吾等專來報冤，還我命來！」話未絕聲，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窩內射來。宣王大叫一聲，昏倒於玉輦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將，薑湯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當下飛駕入城，扶着宣王進宮，各軍士未及領賞，草草而散。正是一乘輿而來，敗輿而返。——髻翁有詩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軍隊裏聘飛輪。君王枉殺還須報，何況區區平等人。」

未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話說宣王自東郊遊獵，遇了杜伯左儒陰魂索命，得疾回宮，合眼便見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藥，三日之

後，病勢愈甚。其時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託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問安。宣王命內侍扶起，靠於繡褥之上，謂二臣曰：「朕賴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甯，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宮湏年雖已長，性頗暗昧，卿等竭力輔佐，勿替世業！」二臣稽首受命。方出宮門，遇太史伯陽父，召虎私謂伯陽父曰：「前童謠之語，吾曾說過，恐有弓矢之變，今王親見厲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篤，其兆已應，王必不起。」伯陽父曰：「吾夜觀乾象，妖星隱伏於紫微之垣，國家更有他變，王身未足以當之。」尹吉甫曰：「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諸君但言天道而廢人事，置三公六卿於何地乎？」言罷各散。

不隔一時，各官復集宮門候問，聞御體沉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顧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領百官，扶太子宮湏行舉哀禮，卽位於柩前，是爲幽王。詔以明年爲元年，立申伯之女爲王后，子宜臼爲太子，進后父申伯爲申侯。史臣有詩讚宣王中興之美云：

「於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窮荒，變消鼎治。外仲內姜，克襄隆治；幹父之蠱，中興立幟。」

却說姜后因悲慟太過，未幾亦薨。幽王爲人暴戾寡恩，動靜無常，方諒陰之時，狎昵羣小，飲酒食肉，全無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無忌憚，耽於聲色，不由朝政。申侯屢諫不聽，退歸申國去了。——也是西周氣數將盡，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繼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與尹吉甫之子尹球，並列三公。三人皆讒諂面諛之人，貪位慕祿之輩，惟王所欲，逢迎不暇。其時只有司徒鄭伯友，是個正人，幽王不加信用。

一日幽王視朝，岐山守臣申奏：「涇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遂退朝還宮。

太史伯陽父執大夫趙叔帶手歎曰：「三川發源於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將塞，川旣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發跡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無恙乎？趙叔帶曰：「若國家有變，當在何時？」伯陽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內。」叔帶曰：「何以知之？」伯陽父曰：「善盈而後福，惡盈而後

禍，十者數之盈也。」叔帶曰：「天子不恤國政，任用佞臣；我職居言路，必盡順節以諫之。」伯陽父曰：「但恐言而無益。」二人私語多時，早有人報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帶進諫，說破他奸佞，直入深宮，都將伯陽父與趙叔帶私相議論之語，述與幽王。說他：「謗毀朝廷，妖言惑衆。」幽王曰：「愚人妄說國政，如野田洩氣，何足聽哉！」

却說趙叔帶懷着一股忠義之心，屢欲進諫，未得其便，過了數日，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說：「三川俱竭，岐山復崩，壓壞民居無數。」幽王全不畏懼，方命左右訪求美色，以充後宮。趙叔帶乃上表諫曰：「山崩川竭，其象爲脂血俱枯，高危下墜，乃國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業所基，一旦崩頽，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賢輔政，尙可望消弭天變。奈何不訪賢才而訪美女乎？」虢石父奏曰：「國朝定都豐鎬，千秋萬歲，那岐山如已棄之屣，有何關係。叔帶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謗訕，望君王詳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遂將叔帶免官，逐歸田野。叔帶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吾不忍坐見西周有一麥秀之歌，於是攜家竟往晉國而去。是爲晉國大夫趙氏元祖。趙衰趙盾卽其後裔也。——後來趙氏與韓氏三分晉國，列爲諸侯。此是後話。後人有詩歎曰：

「忠臣避亂先歸北，世運凌夷漸欲東；自古老臣當愛惜，仁賢一去國虛空。」

却說大夫襄珙，自襄城來，聞趙叔帶被逐，急忙入朝進諫：「吾王不畏天變，黜逐賢臣，恐國家空虛，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珙於獄中。自此諫諍路絕，賢豪解體。

話分兩頭，却說賣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懷抱妖女，逃奔襄地，欲行撫養，因乏乳食，恰好有個娼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疋之類，轉乞此女過門，撫養成入，取名襄娼，論年紀雖則一十四歲，身材長成，到像十六七歲及笄的模樣，更兼目秀眉清，脣紅齒白，髮挽烏雲，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傾國傾城之貌。一來娼大住居鄉僻，二來襄娼年紀幼小，所以雖有絕色，無人聘定。

却說襄珙之子洪德，偶因收斂，來到鄉間，湊巧襄娼門外汲水——雖然村妝野束，不掩國色天姿——洪德大驚：「如此窮鄉，乃有此等麗色。」因私計：「父親囚於鎬京獄中，三年尙未釋放，若得此女貢獻天子，可以贖父。」

罪矣。」遂於鄰舍訪問姓名的實，歸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諫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無道，購四方美色，以充後宮。有如大之女，非常絕色，若多將金帛買來獻上，求寬父獄。」此散宜生救文府出獄之計也。其母曰：「此計如果可行，何惜財帛？汝當速往！」洪德遂親至如家，與如大講就布帛三百疋，買得褒如回家。香湯沐浴，食以膏粱之味，飾以文繡之衣，教以禮數。攜至鎬京，先用金銀打通虢公關節，求其轉奏，言：「臣珣自知罪當萬死，珣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復生，特訪求美人名曰「褒如」。一進上以贖父罪。萬望吾王赦宥！」幽王聞奏，即宣褒如上殿，拜舞已畢，幽王擡頭觀看，姿容態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際，光豔照人，龍顏大喜。四方雖貢獻有人，不及褒如萬分之一。——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如於別宮，降旨赦褒如出獄，復其官爵。是夜幽王與褒如同寢，魚水之樂，所不必言。自此坐則疊股，立則並肩，飲則交杯，食則同器，一連十日不朝，羣臣伺候朝門者，皆不得望見顏色，莫不歎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詩爲證：

「折得名花字國香，布荆一旦薦匡牀，風流天子渾閑事，不道龍縈已伏殃。」

幽王自從得了褒如，迷戀其色，居之瓊臺，約有三月，更不進申后之宮，早有人報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勝其憤，忽一日引着宮娥逕到瓊臺，正遇幽王與褒如聯膝而坐，並不起身迎接，申后忍氣不過，便罵：「何方賤婢，到此濁亂宮闈！」幽王恐申后動手，將身蔽于褒如之前，代答曰：「此朕新取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見，不必發怒。」申后罵了一場，恨恨而去。褒如問曰：「適來者何人？」幽王曰：「此王后也，汝明日可往謁之。」褒如默然無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宮。

再說申后在宮中憂悶不已，太子宜臼跪而問曰：「吾母貴爲六宮之主，有何不樂？」申后曰：「汝父寵幸褒如，全不顧嫡妾之分，將來此婢得志，我母子無置足之處矣。」遂將褒如不來朝見，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備細訴與太子，不覺淚下。太子曰：「此事不難，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視朝，吾母可着宮人往瓊臺採摘花朵，引那賤婢出臺觀看，待孩兒將他毒打一頓，以出吾母之氣，使父王噴怪罪責在我，與母無干也。」申后曰：「吾兒不可造次，

還須從容再商。」太子懷忿出宮，又過了一晚。

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羣臣賀朔；太子故意遣數十宮人往瓊臺之下，不問情由，將花朵亂摘。臺中走出一羣宮人攔住道：「此花乃萬歲栽種，與褻娘娘不時賞玩，休得毀壞，得罪不小！」這邊宮人道：「吾等奉東宮令旨，要採花供奉正宮娘娘，誰敢攔阻？」彼此兩下爭嚷起來，驚動褻妃，親自出外觀看，怒從心起，正要發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褻妃全不隄防。那太子仇人相見，分外眼睜，趕上一步，揪住烏雲鬢，大罵：「賤婢！你是何等之人，無名無位，也要忘稱娘娘，眼底無人！今日也教你認得我！」捻着拳便打，纔打得幾拳，衆宮娥懼幽王見罪，一齊跪下叩首，高叫：「千歲求饒！萬事須看王爺面上！」太子亦恐傷命，即時住手。褻妃含羞忍痛，回入臺中，已知是太子替母親出氣，雙行流淚。宮娥勸解曰：「娘娘不須悲泣，自有王爺做主。」……說聲未畢，幽王退朝，直入瓊臺，看見褻妃兩鬢蓬鬆，眼流珠淚，問道：「愛卿何故今日還不梳妝？」褻妃扯住幽王袍袖，放聲大哭，訴稱：「太子引着宮人在臺下摘花，賤妾又未曾得罪，太子一見賤妾，便加打罵。若非宮娥苦勸，性命難存，望乞我王做主！」說罷，嗚嗚咽咽，痛哭不已。那幽王心下到也明白，謂褻妃曰：「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此乃王后所遣，非出太子之意，休得錯怪了人。」褻妃曰：「太子爲母報怨，其意不殺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惜，但自蒙愛幸，身懷六甲，已兩月矣。妾之一命，即二命也！求王放妾出宮，保全母子二命。」幽王曰：「愛卿請將息，朕自有處分。」即日傳旨道：「太子宜白，好勇無禮，不能將順，權發去申國聽申侯教訓。東宮太傅、少傅等官，輔導無狀，並行削職。」太子欲入宮訴明，幽王分付宮門：「不許通報。」只得駕車自往申國去訖。申后久不見太子進宮，着宮人詢問，方知已貶去申國。孤掌難鳴，終日怨夫思子，含淚過日。

却說褻妃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子，幽王愛如珍寶，名曰「伯服」。——遂有廢嫡立庶之意。奈事無其因，難于啓齒。毓石父揣知王意，遂與尹球商議，暗通褻妃，說：「太子既逐去外家，合當伯服爲嗣，內有娘娘枕邊之言，外有我二人協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褻妃大喜，笑言：「全仗二卿同心維持，若得伯服嗣位，天下當與二卿共之。」

「褻妃自此密遣心腹左右，日夜伺申后之短。宮門內外俱置耳目，風吹草動，無不悉知。」

再說申后自獨居無侶，終日流淚，有一年長宮人知其心事，跪而奏曰：「娘娘既思想殿下，何不修書一封密寄申國，使殿下上表謝罪，若得感動萬歲，召還東宮，母子相聚，豈不美哉？」申后曰：「此言固好，但恨無人傳寄。」宮人曰：「妾母溫媼，頗知醫術，娘娘詐稱有病，召媼入宮看脈，令帶出此信，使妾兄送去，萬無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書信一通，內中大略言：「天子無道，寵信妖婢，使我母子分離，今妖婢生子，其寵愈固，汝可上表佯認已罪，今已悔悟自新，願父王寬赦。若天賜還朝，母子重逢，別作計較。」修書已畢，假稱有病臥牀，召溫媼看脈，早有人報知褻妃。褻妃曰：「此必有傳遞消息之事，俟溫媼出宮，搜檢其身，便知端的。」

却說溫媼來到正宮，宮人先已說知如此如此……申后佯爲診脈，遂于枕邊取出書信，囑咐：「星夜送至申國，不可遲誤。」當下賜綵繒二端，溫媼將那書信懷揣，手捧綵繒，洋洋出宮，被守門宮監盤住，問：「此繒從何而得？」媼曰：「老妾診視后脈，此乃王后所賜也。」內監曰：「別有夾帶否？」曰：「沒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檢，何以知其有無乎？」遂牽媼手轉來，媼東遮西閃，似有慌張之色。宮監心疑，越要搜檢，一齊上前，扯裂衣襟，那書角便露將出來，早被宮監搜出。申后這封書，即時連人押至瓊臺，來見褻妃。褻妃拆書觀看，心中大怒，命：「將溫媼銷禁空房，不許走漏消息。」却將綵繒二疋，手自剪扯裂爲寸寸。幽王進宮，見破繒碎綵，問其來歷，褻妃含淚而對曰：「妾不幸身入深宮，謬蒙寵愛，以致正宮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宮寄書太子，書尾云：『別作計較。』」必有謀妾母子性命之事，願王爲妾做主。」說罷，將書呈與幽王觀看。幽王認得申后筆迹，問：「其通書之人？」褻妃曰：「現有溫媼在此。」幽王卽命：「牽出。」不由分說，拔劍揮爲兩段。髻翁有詩云：

「未寄深宮信一封，先將冤血濺霜鋒。他年若問安儲事，溫媼應居第一功。」

是夜褻妃又在幽王前撒嬌撒癡，說：「賤妾母子性命，懸于太子之手。」幽王曰：「有朕做主，太子何能爲也。」褻妃曰：「吾王千秋萬歲之後，少不得太子爲君，今王后日夜在宮怨望咒詛，萬一他母子當權，妾與伯服，死無

葬身之地矣！言罷，嗚咽，又啼哭起來。幽王曰：『吾欲廢王后太子，立汝爲正宮，伯服爲東宮，只恐羣臣不從，如之奈何？』褒妃曰：『臣聽君順也，君聽臣逆也。吾王將此意曉諭大臣，只看公議如何。』幽王曰：『卿言是也。』是夜，褒妃先遣心腹傳言與虢尹二人，來朝預辦對答。

次日早朝禮畢，幽王宣公卿上殿，開言問曰：『王后嫉妒怨望，咒詛朕躬，難爲天下之母，可以拘來問罪。』虢公父奏曰：『王后六宮之主，雖然有罪，不可拘問。』如果德不稱位，但當傳旨廢之，另擇賢德，母儀天下，實爲萬世之福。』尹球奏曰：『臣聞褒妃德性貞靜，堪主中宮。』幽王曰：『太子在申，若廢申后，如太子何？』虢石父奏曰：『臣聞一母以子貴，子以母貴。今太子避罪居申，溫清之禮久廢，况既廢其母，焉用其子？臣等願扶伯服爲東宮，社稷有幸。』幽王大喜，傳旨將申后退入冷宮，廢太子宜曰爲庶人，立褒妃爲后，伯服爲太子。如有進諫者，卽係宜白之黨，治以重罪。此乃幽王九年之事。兩班文武，心懷不平，知幽王主意已決，徒取殺身之禍，無益於事，盡皆緘口。太史伯陽父歎曰：『三綱已絕，周亡可立而待矣。』卽日告老去位，羣臣棄職歸田者甚衆。朝中惟尹球、虢石父、祭公易，一班佞臣在側。幽王朝夕與褒妃在宮作樂。

褒妃雖篡位正宮，有專席之寵，從未開顏一笑。幽王欲取其歡，召樂工鳴鐘擊鼓，品竹彈絲，宮人歌舞進觴，褒妃全無悅色。幽王問曰：『愛卿惡聞音樂，所好何事？』褒妃曰：『妾無好也，曾記昔日手裂綵繒，其聲爽然可聽。』幽王曰：『旣喜聞繒裂之聲，何不早言？』卽命司庫日進綵繒百疋，使宮娥有力者裂之，以悅褒妃。

可怪褒妃雖好裂繒，依舊不見笑臉。幽王問曰：『卿何故不笑？』褒妃答曰：『妾生平不笑。』幽王曰：『朕必欲卿一開笑口。』遂出令：『不拘宮內宮外，有能致褒后一笑者，賞賜千金。』虢石父獻計曰：『先王昔年因西戎強盛，恐彼入寇，乃於驪山之下，置煙墩二十餘所，又置大鼓數十架，但有賊寇，放起狼煙，直冲霄漢，附近諸侯，發兵相救。又鳴起大鼓，催趲前來。今數年以來，天下太平，烽火皆熄，吾主若要王后啓齒，必須同后遊觀驪山，夜舉烽煙，諸侯援兵必至，至而無寇，王后必笑無疑矣。』幽王曰：『此計甚善。』乃同褒后並駕往驪山遊觀。至晚設宴驪宮，

傳令「舉烽」。時鄭伯友正在朝中，其時以司徒爲前導，聞命大驚，急趨至驪宮，奏曰：「煙墩者，先王所設以備緩急，所以取信於諸侯，今無故舉烽，是戲諸侯也。異日倘有不虞，即使舉烽，諸侯必不信矣。將何物徵兵以救急哉？」幽王怒曰：「今天下太平，何事徵兵？朕今與王后出游驪宮，無可消遣，聊與諸侯爲戲，他日有事，與卿無與。」遂不聽鄭伯之諫，大舉烽火，復擂起大鼓，鼓聲如雷，火光燭天。畿內諸侯，疑鎬京有變，一個個即時領兵點將，連夜趕至驪山，但聞樓閣管籥之音，幽王與褒妃飲食作樂，使人謝諸侯曰：「幸無外寇，不勞跋涉。」諸侯面面相覷，捲旂而回。褒妃在樓上，憑欄望見諸侯忙去忙回，並無一事，不覺撫掌大笑。幽王曰：「愛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虢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賞之。至今俗語相傳：「千金買笑。」蓋本於此。鬻翁有詩單詠：「烽火戲侯諸」之事，詩曰：

「良夜驪宮奏管簧，無端烽火燭穹蒼。可憐列國奔馳若，止博褒妃笑一場。」

却說申侯聞幽王廢申后立褒妃，上疎諫曰：「昔桀寵妹喜以亡夏，紂寵妲己以亡商，王今寵信，褒妃廢嫡立庶，既乖夫婦之義，又傷父子之情，桀紂之事，復見於今，夏商之禍，不在異日，望吾王收回亂命，庶可免亡國之殃也。」幽王覽奏，拍案大怒曰：「此賊何敢亂言！」虢石父奏曰：「侯見太子被逐，久懷怨望，今聞后與太子俱廢，意在謀叛，故敢暴王之道。」幽王曰：「如此何以處之？」石父奏曰：「申侯本無他功，因后進爵，今后與太子俱廢，申侯亦宜貶爵，仍舊爲伯，發兵討罪，庶無後患。」幽王准奏，下令削去申侯之爵，命石父爲將，簡兵蒐乘，欲舉伐申之師。畢竟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周平王東遷洛邑

話說申侯進表之後，有人在鎬京探信，聞幽王命虢公爲將，不日領兵伐申。星夜奔回，報知申侯。申侯大驚曰：「國小兵微，安能抵敵王師？」大夫呂章進曰：「天子無道，廢嫡立庶，忠良去位，萬民皆怨，此孤立之勢也。今西戎兵力方強，與申國接壤，主公速致書戎，主借兵向鎬，以救王后，必要天子傳位於故太子。此伊周之業也。語云：「

先發制人。一機不可失。申侯曰：「此言甚當。」遂備下金繒一車，遣人賫書與犬戎借兵，許以破鎬之日，府庫金帛，任憑搬取。戎主曰：「中國天子失政，申侯國舅，召我以誅無道，扶立東宮，此我志也。」遂發戎兵一萬五千，分爲三隊。右先鋒李丁，左先鋒滿也，速戎主自將中軍，槍刀塞路，旌旆蔽空。申侯亦起本國之兵相助，浩浩蕩蕩，殺奔鎬京而來。出其不意，將王城圍繞三匝，水息不通。幽王聞變，大驚曰：「機不密，禍先發，我兵未起，戎兵先動，此事如何？」虢石父奏曰：「吾王速遣人於驪山舉起烽煙，諸侯救兵必至，內外夾攻，可取必勝。」幽王從其言，遣人舉烽，諸侯之兵無片甲來者。——蓋因前被烽火所戲，是時又以爲詐，所以皆不起兵也。

幽王見救兵不至，犬戎日夜攻城，謂石父曰：「賊勢未知強弱，卿可試之。」朕當簡閱壯勇，以繼其後。」虢石父本非能戰之將，只得勉強應命，率領兵車二百乘，開門殺出。申侯在陣上望見石父出城，指謂戎主曰：「此欺君誤國之賊，不可走了。」戎主聞之曰：「誰爲我擒之？」李丁曰：「小將願往。」舞刀拍馬，直取石父，鬪不上十合，石父被李丁一刀斬於車下。戎主與滿也速，一齊殺將前進，喊聲大舉，亂殺入城，逢屋放火，逢人舉刀，連申侯也阻擋他不住，只得任其所爲，城中大亂。幽王未及閱軍，見勢頭不好，以小車載褒姒和伯服，開後宰門出走。司徒鄭伯友自後趕上，大叫：「吾王勿驚，臣當保駕。」出了北門，迤邐望驪山而去。途中又遇尹球來到，言：「犬戎焚燒宮室，搶掠庫藏，祭公已死於亂軍之中矣。」幽王心膽俱裂，鄭伯友再令舉烽，烽煙透入九霄，救兵依舊不到。

犬戎兵追至驪山之下，將驪宮團團圍住，口中只叫：「休走了昏君。」幽王與褒姒嚇做一堆，相對而泣。鄭伯友進曰：「事急矣！臣拚微命保駕，殺出重圍，竟投臣國，以圖後舉。」幽王曰：「朕不聽叔父之言，以至於此，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保付之叔父矣。」當下鄭伯教人至驪宮前，放起一把火來，以惑戎兵，自引幽王從宮後衝出。鄭伯手持長矛，當先開路；尹球保着褒后母子，緊在幽王之後。行不多時，早有犬戎兵攔住。——乃是小將古里赤——鄭伯咬牙大怒，便接住交戰，戰不數合，一矛刺古里赤於馬下。戎兵見鄭伯驍勇，一時驚散，約行半里，背後喊聲又起，先鋒李丁引大兵追來。鄭伯叫尹球保駕先行，親自斷後，且戰且走，却被犬戎鐵騎橫衝，分爲兩截。鄭伯困在垓

心全無懼性！這根矛神出鬼沒；但當先者無不着手。犬戎主教四面放箭，箭如雨點，不分玉石。可憐一國賢侯，今日死於萬鏃之下！左先鋒滿也，速早把幽王車仗攔住。犬戎主看見袞袍玉帶，知是幽王，就車中一刀砍死，并殺伯服；襲妲美貌饒死，以輕車載之，帶歸氈帳取樂。尹球躲在車箱之內，亦被戎兵牽出斬之。——統計幽王在位共十一年，因賣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拾取清水河邊妖女，逃於褒國——此女即褒姒也——蠱惑君心，欺凌嫡母。害得幽王今日身亡國破，昔童謠所云：『月將升，日將沒，檠弧箕箒，實亡周國。』正應其兆。天數已定於宣王之時矣。
東屏先生有詩曰：

「多方圖笑掖庭中，鋒火光搖粉黛紅；自絕諸侯猶似可，忍教國祚喪羌戎？」

又隴西居士詠史詩曰：

「驪山一笑犬戎噴，弧矢童謠已驗真；十八年來猶報應，挽回造化是何人？」

又有一絕，單道尹球等無一善終，可爲奸臣之戒。詩云：

「巧語纔言媚暗君，滿圖富貴百年身；一朝駢首同誅戮，落得千秋罵佞臣！」

又有一絕，詠鄭伯友之忠。詩曰：

「石父捐軀尹氏亡，鄭桓今日死勤王；三人總爲周家死，白骨風前那個香！」

且說申侯在城內，見宮中火起，忙引本國之兵入宮，一路撲滅。先將申后放出冷宮，巡到瓊臺，不見幽王；褒姒縱跡。有人指說：『已出北門去矣。』料走驪山，慌忙追趕於路上，正迎着戎主，車馬相湊，各問勞苦。說及：『昏君已殺。』申侯大驚曰：『孤初心止欲糾正王，不意遂及於此。後世不忠於君者，必以孤爲口實矣。』亟令從人收斂其屍，備禮葬之。戎主笑曰：『國舅所謂「婦人之仁」也。』

却說申侯回到京師，安排筵席，款待戎主，庫中寶玉搬取一空。又斂聚金縉十車爲贈，指望他滿欲而歸。誰想戎主把殺幽王一件，自以爲不世之功，人馬盤踞京城，終日飲酒作樂，絕無還軍歸國之意。百姓皆歸怨申侯。申侯

無可奈何，乃寫密書三封，發人往三路諸侯處約會勤王。那三路諸侯，乃北路晉侯姬仇，東路衛侯姬和，西路秦君嬴開，又遣人到鄭國，將鄭伯死難之事，報知世子掘突，教他起兵復仇，不在話下。

單說世子掘突，年方二十三歲，生得身長八尺，英毅非常。一聞父親戰死，不勝哀憤。遂素袍縞帶，帥車三百乘，星夜奔馳而來。早有探馬報知犬戎主，預作準備。掘突一到，便欲進兵。公子成諫曰：「我兵兼程而進，疲勞未息，宜深溝固壘，待諸侯兵集，然後合攻。此萬全之策也。」掘突曰：「君父之仇，禮不反兵——况犬戎志驕意滿，我以銳擊惰，往無不克。若待諸侯兵集，豈不慢了軍心？」遂麾軍直逼城下。城上偃旗息鼓，全無動靜。掘突大罵：「犬羊之賊，何不出城決一死戰？」城上並不答應。掘突喝教左右打點攻城。忽聞叢林深處，巨鑼聲响。一枝軍從後殺來，乃犬戎主定計，預先埋伏在外者。掘突大驚，慌忙挺槍來戰。城上巨鑼聲又起，城門大開，又有一枝軍殺出。掘突前有李丁，後有滿也速，兩下夾攻，抵當不住，大敗而走。戎兵追趕三十餘里方回。

掘突收拾殘兵，請公子成曰：「孤不聽卿言，以至失利，今計將安出？」公子成曰：「此去濮陽不遠，衛侯老成經事，何不投之？鄭衛合兵，可以得志。」掘突依言，分付：「望濮陽一路而進。」約行二日，塵頭起處，望見無數兵車如牆而至，中間坐着一位諸侯，錦袍金帶，蒼顏白髮，飄飄然有神仙之態。那位諸侯，正是衛武公姬和——時已八十餘歲矣——掘突停車高叫曰：「我鄭世子掘突也。犬戎兵犯京師，吾父死於戰場，我兵又敗，特來求救。」武公拱手答曰：「世子放心，孤傾國勤王，聞秦晉之兵，不久亦當至矣。何憂犬羊哉！」掘突讓衛侯先行，撥轉車轅，重回鎬京，辭二十里，分兩處下寨。教人打聽秦晉二國軍兵消息。探子報道：「西角上金鼓大鳴，車聲轟地，繡旗上大書「秦」字。」武公曰：「秦爵雖附庸，然習於戎俗，軍兵勇悍善戰，犬戎之所畏也。」言未畢，北路探子又報：「晉兵亦至，已於化門立寨。」武公大喜曰：「二國兵來，大事濟矣！」即遣人與秦晉二君相聞。須臾之間，二君皆到武公營中，互相勞苦。二君見掘突渾身素縞，問：「此位何人？」武公曰：「此鄭世子也。」遂將鄭伯死難，與幽王被殺之事，述了一遍。二君歎息不已。武公曰：「老夫年邁無識，止爲臣子，義不容辭，勉力來此，掃蕩腥羶，全仗上國。今計將

安出？秦襄公曰：『犬戎之志，在於標掠女子金帛而已。彼謂我兵初至，必不隄防。今夜三更，宜分兵東南北三路攻打，獨缺西門，放他一條走路。却教鄭世子伏兵彼處，候其出奔，從後掩擊，必獲全勝。』武公曰：『此計甚善。』

話分兩頭，再說申侯在城中，聞知四國兵到，心中大喜，遂與小周公啗密議：『只等攻城，這裏開門接應。却勸戎主先將寶貨金繒，差右先鋒李丁分兵押送回國，以削其勢。又教左先鋒滿也速盡數領兵出城迎敵。』犬戎主認作好話，一一聽從。

却說滿也速營於東門之外，正與衛兵對壘，約會明日交戰。不期三更之後，被衛兵劫入大寨。滿也速提刀上馬，急來迎敵。其奈戎兵四散亂竄，雙拳兩臂，撐持不住，只得一同奔走。三路諸侯，吶喊攻城，忽然城門大開，三路車馬一擁而入，毫無撐禦。——此乃申侯之計也。——戎主在夢中驚覺，跨着剗馬，逕出西城，隨身不數百人，又遇鄭世子掘突，攔住廝殺。正在危急，却得滿也速收拾敗兵來到混戰一場，方得脫身。掘突不敢窮追，入城與諸侯相見，恰好天色大明，褻媼不及隨行，自縊而亡。胡曾先生有詩歎云：

「錦繡圍中稱國母，腥羶隊裏作番婆；到頭不免投繯苦，爭似爲妃快樂多。」

申侯大排筵席，款待四路諸侯。只見首席衛武公推箸而起，謂諸侯曰：『今日君亡國破，豈臣子飲酒之時耶？』衆人齊聲拱立道：『某等願受教訓。』武公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故太子在申，宜奉之以卽王位。諸君以爲如何？』襄公曰：『君侯此言，文武成康之靈也。』世子掘突曰：『小子身無寸功，迎立一事，願效微勞，以成先司徒之志。』武公大喜，舉爵勞之。遂於席上草成表章，備下法駕，各國皆欲以兵相助。掘突曰：『原非赴敵，安用多徒？只用本兵足矣。』申侯曰：『下國有車三百乘，願爲引導。』次日，掘突遂往申國，迎太子宜臼爲王。

却說宜臼在申，終日納悶，正不知國舅此去凶吉如何。忽報：『鄭世子賚着國舅申侯同諸侯，連名表章，奉迎還京。』心下倒吃了一驚。展開看時，乃知幽王已被犬戎所殺，父子之情，不覺放聲大哭。掘突奏曰：『太子當以社稷爲重，望早正大位，以安人心。』宜臼曰：『孤今負不孝之名於天下矣，事已如此，只索起程。』不一日，到了鎬京。

周公先驅入城，掃除宮殿；國舅申侯引着衛晉秦三國諸侯同鄭世子及一班在朝文武，出郭三十里迎接。卜定吉日進城。宜曰：見宮室殘毀，淒然淚下。當下先見了申侯，稟命過了，然後服袞冕告廟，卽王位，是爲平王。

平王升殿，衆諸侯百官朝賀已畢。平王宣申伯上殿，謂曰：「朕以廢棄之人，獲承宗祧，皆舅氏之力也。」淮爵爲申公。申伯辭曰：「賞罰不明，國政不清，鎬京亡而復存，乃衆諸侯勤王之功，臣不能禁戢犬戎，獲罪先王，臣當萬死，敢領賞乎？」堅辭三次。平王令復侯爵，衛武公又奏曰：「褒姒母子恃寵亂倫，虢石父尹球等欺君誤國，雖則身死，均當追貶。」平王一一准奏。衛侯和進爵爲公，晉侯仇加封河內附庸之地，鄭伯友死於王事，賜諡爲桓，世子掘突襲爵爲伯，加封昉田千頃。秦君原是附庸，加封秦伯列於諸侯，小周公咺拜太宰之職，申后號爲太后，褒姒與伯服俱廢爲庶人，虢石父尹球祭公姑念其先世有功，兼死於王事，止削本身爵號，乃許子孫襲位。又出安民榜，撫慰京師被害百姓，大宴羣臣，盡歡而散。有詩爲證：

「百官此日逢恩主，萬姓今朝喜太平。自是累朝功德厚，山河再整望中興。」

次日諸侯謝恩，平王再封衛侯爲司徒，鄭伯掘突爲卿士，留朝與太宰咺一同輔政。惟申秦二君，以本國迫近戎狄，拜辭而歸。申侯見鄭世子掘突英毅非常，以女妻之，是爲武姜。此話攔過不題。

却說犬戎自到鎬京擾亂一番，識熟了中國的道路，雖則被諸侯驅逐出城，其鋒未曾挫折，又自謂勞而無功，心懷怨恨，遂大起戎兵，侵占周疆岐豐之地，半爲戎有，漸漸逼近鎬京，連月烽火不絕。又宮闕自焚燒之後，十不存五，頽牆敗棟，光景甚是淒涼。平王一來府庫空虛，無力建造宮室；二來怕犬戎早晚入寇，遂萌遷都洛邑之念。一日朝罷，謂羣臣曰：「昔王祖成王，既定鎬京，又營洛邑，此何意也？」羣臣齊聲奏曰：「洛邑爲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路適均，所以成王命召公相宅，周公興築，號曰東都宮室制度，與鎬京同。每朝會之年，天子行幸東都，接見諸侯，此乃便民之政也。」平王曰：「今犬戎逼近鎬京，禍且不測，朕欲遷都於洛，何如？」太宰咺奏曰：「今宮闕焚毀營建不易，勞民傷財，百姓嗟怨，西戎乘釁而起，何以禦之？遷都於洛，實爲至便。」兩班文武俱以犬戎爲慮，齊聲曰：「太

宰之言是也。』惟司徒衛武公低頭長歎。平王曰：『老司徒何獨無言？』武公乃奏曰：『老臣年逾九十，蒙君王不棄老耄，備位六卿。——若知而不言，是不忠於君也；若違衆而言，是不和於友也；然甯得罪於友，不敢得罪於君。夫鎬京左有殺函，右有隴蜀，披山帶河，沃野千里，天下形勝，莫過於此。洛邑雖天下之中，其勢平衍，四面受敵之地。所以先王雖並建兩都，然宅西京以振天下之要，留東都以備一時之巡。吾王若棄鎬京而遷洛，恐王室自是衰弱矣。』平王曰：『犬戎侵奪岐豐，勢甚猖獗，且宮闕殘毀，無以壯觀，朕之東遷，實非得已。』武公奏曰：『犬戎豺狼之性，不當引入臥闔，申公借兵失策，開門揖盜，使其焚燒宮闕，戮及先王，此不共之仇也。王今勵志自強，節用愛民，練兵訓武，效先王之北伐南征，俘彼戎主，以獻七廟，尚可瀚雪前恥。若隱忍避仇，棄此適彼，我退一尺，敵進一尺，恐蠶食之變不止於岐豐而已。昔堯舜在位，茅茨土階，禹居卑宮，不以爲陋。京師壯觀，豈在宮室？惟吾王熟思之。』太宰咺又奏曰：『老司徒乃安常之論，非通變之言也。先王怠政滅倫，自招寇賊，其事已不足深咎。今王掃除煨燼，僅正名號，而府庫空虛，兵力單弱，百姓畏懼，犬戎如畏豺虎，一旦戎騎長驅，民心瓦解，誤國之罪，誰能任之？』武公又奏曰：『申公既能召戎，定能退戎，王遣人問之，必有良策。……』正商議間，國舅申公遣人賫告急表文來到。平王展開看之大意謂：『犬戎侵擾不已，將有亡國之禍。伏乞我王憐念瓜葛，發兵救援。』平王曰：『舅氏自顧不暇，安能顧朕東遷之事，朕今決矣。』乃命太史擇日東行。衛武公曰：『臣職在司徒，若主上一行，民生離散，臣之咎難辭矣。』遂先期出榜示諭百姓：『如願隨駕東遷者，作速準備，一齊起程。』祝史作文，先將遷都緣由祭告宗廟。

至期，大宗伯抱着七廟神主，登車先導。秦伯嬴開平王東遷，親自領兵護駕。百姓攜老扶幼，相從者不計其數。當時宣王大祭之夜，夢見美貌女子，大笑三聲，大哭三聲，不慌不忙，將七廟神主，捆着一束，冉冉望東而去。大笑三聲，應裏如驪山烽火戲諸侯事，大哭三聲者，幽王褒姒伯服三命俱絕，神主捆束往東，正應今日東遷。此夢無一不驗。又太史伯陽父辭云：『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馬逢犬逐。慎之慎之，槩弧箕箒。』「羊被鬼吞」者，宣王四十六年，「遇鬼而亡」，乃己未年，「馬逢犬逐」，犬戎入寇，幽王十一年庚午也。自此西周遂亡，天數有定如此，亦

見伯陽父之神占矣！東遷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話說平王東遷，車駕至於洛陽，見市井稠密，宮闕壯麗，與鎬京無異，心中大喜。京都既定，四方諸侯，莫不進表稱賀，貢獻方物，情有荊國不到。平王議欲征之，羣臣諫曰：『蠻荆久在化外，宣王始討而服之，每年止貢菁茅一車，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不責他物，所以示羈縻之意。今遷都方始，人心未定，倘王師遠討，未卜順逆，且宜包容，使彼懷德而來，如或怙終不悛，俟兵力既足，討之未晚。』自此南征之議遂息。秦襄公告辭回國，平王曰：『今岐豐之地，半被犬戎侵據，卿若能驅逐犬戎，此地盡以賜卿，少酬藩從之勞，永作西藩，豈不美哉！』秦襄公稽首受命而歸，即整頓戎馬，爲滅戎之計。不及三年，殺得犬戎七零八落，其大將李丁滿也速等，俱死於戰陣，戎主遠遁西荒，岐豐一片盡爲秦有，關地千里，遂成大國。鬻翁有詩云：

「文武當年發跡鄉，如何輕棄界秦邦。岐豐形勝如依舊，安得秦強號始皇？」

却說秦乃帝顓頊之裔，其後人名皐陶，自唐堯時爲士師官，皐陶子伯翳佐大禹治水，烈山焚澤，驅逐猛獸，以功賜姓曰嬴，爲舜主畜牧之事。伯翳生二子，若木大廉，若木封國於徐，夏商以來，世爲諸侯。至紂王時，大廉之後，有蜚廉者，善走，日行五百里，其子惡來有絕力，能手裂虎豹之皮，父子俱以材勇爲紂幸臣，相助爲虐。武王克商，誅蜚廉，并及惡來。蜚廉少子曰季勝，其曾孫名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穆王，封於趙，爲晉趙氏之祖。其後有非子者，居犬邱，善於養馬，周孝王用之，命畜馬於汧渭二水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大喜，以秦地封非子爲附庸之君，使續嬴祀，號爲嬴秦。傳六世至襄公，以勤王功封秦伯，又得岐豐之地，勢益強大，定都於雍，始與諸侯通聘。襄公薨，子文公立。一時平王十五年也。一日，文公夢酈邑之野有黃蛇自天而降，止於山陂，頭如車輪，下屬於地，其尾連天。俄頃化爲小兒，謂文公曰：『我上帝之子也，帝命汝爲白帝，以主西方之祀。』言訖不見。明日，召太史敦占之，敦奏曰：『

白者，西方之色；君奄有西方，上帝所命，祠之必當獲福。乃於郟邑築高臺，立白帝廟，號曰郟時，用白牛祭之。又陳倉人獵得一獸，似豬而多刺，擊之不死，不知其名，欲牽以獻文公。路間，子遇二童子，指曰：「此獸名曰『獬』，常伏地中，啖死人腦，若捶其首即死。」獬亦作人言曰：「二童乃雉精，名曰『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二童子被說破，即化為野雞飛去。其雌者，止於陳倉山之北阪，化為石雞。視獬亦失去矣。獵人驚異，奔告文公。文公復立陳寶祠於陳倉山。又終南山，有大梓樹。文公欲伐為殿材，鋸之不斷，砍之不入。忽大風雨，乃止。有一人夜宿山下，聞衆鬼向樹賀喜，樹神亦應之一鬼曰：「秦若使人披其髮，以朱絲繞樹，將奈之何？」樹神默然。明日，此人以鬼語告於文公。文公依其說，復使人伐之，樹隨鋸而斷。有青牛從樹中走出，逕投雍水。其後近水居民，時時見青牛出水中。文公聞之，使騎士候而擊之，牛力大，觸騎士倒地。騎士髮散披面，牛懼更不敢出。文公乃制髦頭於軍中，復立怒特祠以祭大梓之神。

時魯惠公聞秦國僭祀上帝，亦遣太宰讓到周，請用郊禘之禮。平王不許。惠公曰：「吾祖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禮樂吾祖之所制作，子孫用之可傷？」况天子不能禁秦，安能禁魯？遂僭用郊禘，比於王室。平王知之，不敢問也。自此王室日益卑弱，諸侯自是擅權，互相侵伐，天下紛紛多事矣。史官有詩歎曰：

「自古王侯禮數懸，未聞侯國可郊天。一從秦魯開端僭，列國紛紛竊大權。」

再說鄭世子掘突嗣位，是為武公。武公乘周亂，並有東虢及鄆地，遷都於鄆，謂之新鄭。以滎陽為京城，設關於制邑。鄭自是亦遂強大，與衛武公同為周朝卿士。平王十三年，衛武公薨，鄭武公獨乘周政，只為鄭都滎陽與洛邑鄰近，或在朝，或在國，往來不一。這也不在話下。

却說鄭武公夫人是申侯之女姜氏，所生二子：長曰寤生，次曰段。為何喚做寤生？原來姜氏夫人分娩之時，不曾坐蓐，在睡夢中產下，醒覺方知姜氏吃了一驚，以此取名寤生，心中便有不快之意。及生次子段，長成得一表人材，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又且多力善射，武藝高強。姜氏心中偏愛此子，「若襲位為君，豈不勝寤生十倍？」屢次可

其夫武公稱道次子之賢，宜立爲嗣。武公曰：「長幼有序，不可紊亂；况寤生無過，豈可廢長而立幼乎？」遂立寤生爲世子，只以小小共城爲段之食邑，號曰共叔。姜氏心中愈加不悅。及武公薨，寤生卽位，是爲鄭莊公，仍代父爲周卿士。姜氏夫人見共叔無權，心中快快，乃謂莊公曰：「汝承父位，享地數百里，使同胞之弟，容身藁爾，於心何忍？」莊公曰：「惟母所欲。」姜氏曰：「何不制邑封之？」莊公曰：「制邑巖險著名，先王遺命，不許分封，除此以外，無不奉命。」姜氏曰：「其次則京城亦可。」莊公默然不語。姜氏作色曰：「再若不允，惟有逐之他國，使其別圖仕進，以餬口耳。」莊公連聲曰：「不敢不敢。」遂唯唯而退。

次日升殿，卽宣共叔段欲封之。大夫祭足諫曰：「不可。一天無二日，民無二君。一京城有百雉之雉，地廣民衆，與滎陽相等；况共叔夫人之愛子，若封之大邑，是二君也。恃其內寵，恐有後患。」莊公曰：「我母之命，何敢拒之？」遂封共叔於京城。共叔謝恩已畢，入宮來辭姜氏。姜氏屏去左右，私謂段曰：「汝兄不念同胞之情，待汝甚薄；今日之封，我再三懇求，雖則勉從，中心未必和順。汝到京城，宜聚兵蒐乘，陰爲准備。倘有機會可乘，我當相約。汝與襲鄭之師，我爲內應，國可得也。汝若代了寤生之位，我死無憾矣。」共叔領命，遂往京城居住。自此國人改口俱稱爲京城太叔。開府之日，西部北鄙之宰，俱來稱賀。太叔段謂二宰曰：「汝二人所掌之地，如今屬我封土，自今貢稅俱要到我處交納，兵車俱要聽我徵調，不可違誤。」二宰久知太叔爲國母愛子，有嗣位之望，今日見他丰采昂昂，人才出衆，不敢違抗，且自應承。太叔託名射獵，日逐出城訓練士卒，并收二鄙之衆，一齊造入軍冊，又假出獵爲由，襲取鄆及廩延。兩處邑宰逃入鄭國，遂將太叔引兵取邑之事，備細奏聞莊公。莊公微笑不言。班中有一位官員高聲叫曰：「段可誅也。」莊公擡頭觀看，乃是上卿公子呂。莊公曰：「子封有何高論？」公子呂奏曰：「臣聞一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太叔內挾母后之寵，外恃京城之固，日夜訓兵講武，其志不篡奪不已；主公假臣偏師，直造京城，縛段而歸，方絕後患。」莊公曰：「段惡未著，安可加誅？」子封曰：「今兩鄙被收，直至廩延；先君土地，豈容日割？」莊公笑曰：「段乃姜氏之愛子，寡人之愛弟，寡人甯可失城，豈可傷兄弟之情，拂國母之意乎？」公子呂又奏曰：

「臣非慮失地，實慮失國也！今人心皇皇，見太叔勢力強，盡懷觀望；不久都城之民，亦將二心。主公今日能容太叔，恐異日太叔不能容主公，悔之何及？」莊公曰：「卿勿妄言，寡人當思之。」

公子呂出外，謂正卿祭足曰：「主公以宮闈之私情，而忽社稷之大計，吾甚憂之。」祭足曰：「主公才智兼人，此事必非坐視；只因大庭耳目之地，不便洩露。子貴戚之卿也，若私叩之，必有定見。」公子呂依言，直叩宮門，再請莊公求見。莊公曰：「卿此來何意？」公子呂曰：「主公嗣位，非國母之意也；萬一中外合謀，變生肘腋，鄭國非主公之有矣！臣寢食不甯，是以再請。」莊公曰：「此事干礙國母。」公子呂曰：「主公豈不聞周公誅管蔡之事乎？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望早早決計。」莊公曰：「寡人籌之熟矣。段雖不道，尚未顯然叛逆；我若加誅，姜氏必從中阻撓，徒惹外人議論，不惟說我不友，又說我不孝；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爲；彼恃寵得志，肆無忌憚，待其造逆，那時明正其罪，則國人必不敢助，而姜氏亦無辭矣。」公子呂曰：「主公遠見，非臣所及。」但恐日復一日，養成勢大，如蔓草不可芟除，可奈何？主公若必欲俟其先發，宜挑之速來。」莊公曰：「計將安出？」公子呂曰：「主公久不入廟，無非爲太叔故也。今聲言如周，太叔必謂國內空虛，興兵爭鄭；臣預先引兵伏於京城近處，乘其出城，入而據之，主公從廩延一路殺來，腹背受敵，太叔雖有冲天之翼，能飛去乎？」莊公曰：「卿計甚善，慎毋洩之他人。」公子呂辭出宮門，歎曰：「祭仲料事，可謂如神矣！」

次日早朝，莊公假傳一令，使大夫祭足監國，自己要朝周，面君輔政。姜氏聞知此信，心中大喜曰：「段有福爲君矣！」遂寫密信一通，遣心腹送到京城，約太叔五月初旬，興兵襲鄭。——時四月下旬事也。——公子呂預先差人伏於要路，獲住賚書之人，登時殺了，將書密送莊公。莊公啓緘看畢，重加封固，別遣人假作姜氏所差，送達太叔。索有回書，以五月初五日爲期，要立白旗一面於城樓，便知接應之處。莊公得書，喜曰：「段之供招在此，姜氏尚能庇護耶？」遂入宮辭別姜氏，只說往周，却望廩延一路徐徐而進。公子呂率車二百乘，於京城鄰近埋伏，自不必說。却說太叔接了母夫人姜氏密信，與其子公孫滑商議，使滑往衛國借兵，許以重賂。自家盡率二城二鄙之衆，

託言：『奉鄭伯之命，使段監國。』祭纛犒軍，揚揚出城。公子呂預遣兵車十乘，扮作商賈模樣，潛入京城。只等太叔兵動，便於城樓放火。公子呂望見火光，即便殺來。城中之人開門納之，不勞餘力，得了京城。即時出榜安民，榜中備說莊公孝友，太叔背義忘恩之事，滿城人都說太叔不是。

再說太叔出兵，不上二日，就聞了京城失事之信心，下慌忙，星夜回轅，屯扎城外，打點攻城。只見手下士卒紛紛耳語：『原來軍伍中有人接了城中家信，說：『莊公如此厚德，太叔不仁不義。』』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道：『我等背正從逆，天理難容。』哄然而散。太叔點兵，去其大半，知人心已變，急望鄆邑奔走。再欲聚衆，不道莊公兵已在鄆，乃曰：『其吾故封也。』於是走入其城，閉門自守。莊公引兵攻之，那共城區區小邑，怎當得兩路大軍如泰山壓卵一般，須臾攻破。太叔聞莊公將至，歎曰：『姜氏誤我矣！何面目見吾兄乎？』遂自刎而亡。吳曾先生有詩曰：

「寵弟多才占大封，况兼內應在宮中，誰知公論難容逆，不在京城死在共。」

又有詩說莊公養成段惡，以寒姜氏之口，真千古奸雄詩曰：

「子弟全憑教育功，養成稔惡陷災凶，一從京邑分封日，太叔先操掌握中。」

莊公撫段之屍，大哭一場，曰：『癡兒何至如此！』遂簡其行裝，姜氏所寄之書尚在，將太叔回書總作一封，使人馳至鄭國，教祭足呈與姜氏觀看。即命將姜氏送去，潁地安置，遣誓言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姜氏見了二書，羞慚無措，自家亦無顏與莊公相見，即時離了宮門，出居潁地。

莊公回至國都，目中不見姜氏，不覺良心頓萌，歎曰：『吾不得已而殺弟，何忍又離其母，誠天倫之罪人矣！』却說潁谷封人，名曰潁考叔，爲人正直無私，素有孝友之譽。見莊公安置姜氏於潁，謂人曰：『母雖不母子，不可以不子，主公此舉，傷化極矣！』乃覓鴉鳥數頭，假以獻野味爲名，來見莊公。莊公問曰：『此何鳥也？』潁考叔對曰：『此鳥名鴉，晝不見泰山，夜能察秋毫，明於細而暗於大也。小時其母哺之，既長乃啄食其母，此乃不孝之鳥，故捕而食之。』莊公默然，適宰夫進蒸羊，莊公命割一肩賜考叔食之。考叔只簡好肉用紙包裹藏之袖內。莊公怪而問之。

考叔對曰：『小臣家有老母，小臣家貧，每日取野味以悅其口，未嘗享此厚味；今君賜及小臣，而老母不沾一櫛之惠，小臣念及老母，何能下咽？故此攜歸，欲作羹以進母耳。』莊公曰：『卿可謂孝子矣。』言罷，不覺淒然長歎。考叔問曰：『主公何爲而歎？』莊公曰：『你有母奉養，得盡人子之心，寡人貴爲諸侯，反不如你。』考叔佯爲不知，又問曰：『姜夫人在堂無恙，何爲無母？』莊公將姜氏與太叔共謀襲鄭，及安置潁邑之事……細述一遍，已設下黃泉之誓，悔之無及。考叔對曰：『太叔已亡，姜夫人止存主公一子，又不奉養，與鴉鳥何異？倘以黃泉相見爲歎，臣有一計可以解之。』莊公問：『何計可解？』考叔對曰：『掘地見泉，建一地室，先迎姜夫人在內居住，告以主公想念之情，料夫人念子，不減主公之念母，主公在地室中相見，於及泉之誓，未嘗違也。』莊公大喜，遂命考叔發壯士五百人於曲洧，牛脾山下，掘地深十餘丈，泉水湧出，因於泉側架木爲室，室成，設下長梯一座。考叔往見武姜，曲道莊公悔恨之意，如今欲迎歸孝養。武姜且悲且喜。考叔先奉武姜至牛脾山地室中，莊公乘輿亦至，從梯而下，拜倒在地。口稱：『寤生不孝，久缺定省，求國母恕罪。』武姜曰：『此乃老身之罪，與汝無與。』用手扶起。母子抱頭大哭，遂升梯出穴。莊公親扶武姜登輦，自己執轡隨侍。國人見莊公母子同歸，無不以手加額，稱莊公之孝——此皆考叔調停之力也。吳曾先生有詩云：

「黃泉誓母絕纒倫，大隧猶疑隔世人；考叔不行懷肉計，莊公安肯認天親？」

莊公感考叔全其母子之愛，賜爵大夫，與公孫闕同掌兵權。不在話下。再說共叔之子公孫滑，請得衛師，行至半途，聞共叔見殺，遂逃奔衛，訴說伯父殺弟囚母之事。衛桓公曰：『鄭伯無道，當爲公孫討之。』遂興師伐鄭。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助衛逆魯宋興兵

却說鄭莊公聞公孫滑起兵前來侵伐，問計於羣臣。公子呂曰：『一斬草留根，逢春再發。』公孫滑逃死爲幸，

反與衛師；此衛侯不知其叔襲鄭之罪，故起兵助滑，以救祖母爲辭也。依臣愚見，莫如修尺一之書，致於衛侯，說明其故；衛侯必抽兵回國，滑勢既孤，可不戰而擒矣。」公曰：「然。」遂遣使致書於衛，衛桓公得書，讀曰：

「寤生再拜奉書衛侯賢侯殿下，家門不幸，骨肉相殘，誠有愧於鄰國。然封京賜土，非寡人之不友，恃寵作亂，實叔段之不共。寡人念先人世守爲重，不得不除。母姜氏以溺愛叔段之故，內懷不安，避居潁城，寡人已自迎歸奉養。今逆滑昧父之非，奔投大國，賢侯不知其非義，師徒下臨敝邑，自反並無得罪。惟賢侯同聲亂賊之誅，勿傷唇齒之誼，敝邑幸甚。」

衛桓公覽罷，大驚曰：「叔段不義，自取滅亡；寡人爲滑興師，實爲助逆。」遂遣使收回本國之兵。使者未到，滑兵乘廩延無備，已攻下了。鄭莊公大怒，命大夫高渠彌出車二百乘，來爭廩延。時衛兵已撤回，公孫滑勢孤不敵，棄了廩延，仍奔衛國。公子呂乘勝追逐，直抵衛郊。衛桓公大集羣臣，問戰守之計。公子州吁進曰：「水來土掩，兵至將迎。」又何疑焉？大夫石碣奏曰：「不可！不可！鄭兵之來，緣我助滑爲逆所致。前鄭伯有書到，我不若以書答之，引咎謝罪，不勞師徒，可却鄭兵。」衛侯曰：「卿言是也。」卽命碣作書，致於鄭伯。書曰：

「完，再拜上王卿士鄭賢侯殿下。寡人誤聽公孫滑之言，謂「上國殺弟囚母，使孫姪無窳身之地。」是以興師；今來書備知京城太叔之逆，悔不可言，卽日收回廩延之兵。倘蒙鑒察，當縛滑以獻，復修舊好。惟賢侯圖之。」

鄭莊公覽書曰：「衛旣服罪，寡人又何求焉？」

却說國母姜氏，聞莊公興師伐衛，恐公孫滑被殺，絕了太叔之後，遂向莊公哀求：「乞念先君武公遺體存其一命。」莊公旣礙姜氏之面，又度公孫滑孤立無援，不能有爲，乃回書衛侯，書中但言：「奉教撤兵，言歸於好。滑雖有罪，但逆弟止此一子，乞留上國以延段祀。」一面取回高渠彌之兵。公孫滑老死於衛。此是後話。

却說周平王因鄭莊公久不在位，偶因虢公忌父來朝，言語相投，遂謂虢公曰：「鄭侯父子秉政有年，今久不

供職，朕欲卿權理政務，卿不可辭。』虢公叩首曰：『鄭伯不來，必國中有事故也；臣若代之，鄭伯不惟怨臣，且將怨及王矣。臣不敢奉命。』再三辭謝，退歸本國。——原來鄭莊公身雖在國，留人於王都，打聽朝中之事，動息傳報。今日平王欲分政於虢公，如何不知？即日駕車如周，朝見已畢，奏曰：『臣荷聖恩，父子相繼秉政，臣實不才，有忝職位，願拜還卿士之爵，退就藩封，以守臣節。』平王曰：『卿久不蒞任，朕心懸懸，今見卿來，如魚得水，卿何故出此言耶？』莊公又奏曰：『臣國中有逆弟之變，曠職日久，今國事粗完，星夜趨朝，聞道路相傳，謂「吾王有委政虢公之意。」臣才萬分不及虢公，安敢尸位以獲罪於王乎？』平王見莊公說及虢公之事，心慚面赤，勉強言曰：『朕別卿許久，亦知卿國中有事，欲使虢公權管數日，以候卿來；虢公再三辭讓，朕已聽其還國矣。卿又何疑焉？』莊公又奏曰：『夫政者，王之政也，非臣一家之政也；用人之柄，王自操之。虢公才堪佐理，臣理當避位，不然，羣臣必以臣爲貪於權勢，昧於進退，惟王察之。』平王曰：『卿父子有大功於國，故相繼付以大政，四十餘年，君臣相得，今卿有疑朕之心，朕何以自明？卿如必不見信，朕當命太子狐爲質於鄭，如何？』莊公再拜辭曰：『從政罷政，乃臣下之職，焉有天子委質於臣之禮？恐天下以臣爲要君，臣當萬死。』平王曰：『不然，卿治國有方，朕欲使太子觀風於鄭，因以釋目下之疑，卿若固辭，是罪朕也。』莊公再三不敢受旨，羣臣奏曰：『依臣等公議，王不委質，無以釋鄭伯之疑，若獨委質，又使鄭伯乖臣子之義，莫若君臣交質，兩釋猜忌，方可全上下之恩。』平王曰：『如此甚善。』莊公使人先取世子忽，待質於周，然後謝恩。周太子狐亦如鄭爲質。史官評論周鄭交質之事，以爲：『君臣之分，至此盡廢矣。』詩曰：『腹心手足本無私，一體相猜事可嗤；交質分明如市賈，王綱從此遂陵夷。』

自交質以後，鄭伯留周輔政，一向無事……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而崩，鄭伯與周公黑肩同攝朝政，使世子忽歸鄭，迎迴太子狐來周嗣位，太子狐痛父之死，未得侍疾含斂，哀痛過甚，到周而薨，其子林嗣立，是爲桓王。衆諸侯俱來奔喪，并謁新天子，虢公忌父先到，舉動皆合禮數，人人愛之。桓王傷其父以質鄭身死，且見鄭伯久專朝政，心中疑懼，私與周公黑肩商議曰：『鄭伯會質先太子於國，意必輕朕；君臣之間，恐不相安。虢公執事甚恭，朕欲畀之

以政。卿意以爲何如？周公黑肩奏曰：「鄭伯爲人慘刻少恩，非忠順之臣也。」但我周東遷洛邑，晉鄭功勞甚大，今改元之日，遽奪鄭政，府於他手，鄭伯憤怒，必有跋扈之舉，不可不慮。」桓王曰：「朕不能坐而受制，朕意決矣。」

次日桓王早朝，謂鄭伯曰：「卿乃先王之臣，朕不敢屈在班僚，卿其自安。」莊公奏曰：「臣久當謝政，今即拜辭！」遂忿忿出朝，謂人曰：「孺子負心，不足輔也！」即日駕車回國。世子忽率領衆官員出郭迎接，問其歸國之故。莊公將桓王不用之語，述了一遍，人人俱有不平之意。大夫高渠彌進曰：「吾主兩世輔周，功勞甚大，况前太子質於吾國，未嘗缺禮。今舍吾主而用虢公，大不義也。何不與師打破周城，廢了今王，而別立賢胤？天下諸侯，誰不畏鄭方伯之業可成矣？」潁考叔曰：「不可。君臣之倫，比於母子，主公不忍仇其母，何忍仇其君？但隱忍歲餘，入周朝覲，周王必有悔心。主公勿以一朝之忿，而傷先公死節之義。」大夫祭足曰：「以臣愚見，二臣之言，當兼用之。臣願帥兵直抵周疆，託言歲凶，就食溫洛之間。若周王還使責讓，吾有辭矣。如其無言，主公入朝未晚。」莊公准奏，命祭足領了一枝軍馬，聽其便宜行事。祭足巡到溫邑界首，說：「本國歲凶乏食，向溫大夫求粟千鍾。」溫大夫以未奉王命不許。祭足曰：「方今二麥正熟，儘可資食，我自能取，何必求之。」遂遣士卒各備鎌刀，分頭將田中之麥，盡行割取，滿載而回。祭足自領精兵，往來接應。溫大夫知鄭兵強盛，不敢相爭。祭足於界上休兵，三月有餘，再巡至成周地方。時秋七月中旬，見田中早稻已熟，分付軍士假扮作商人模樣，將車埋伏各村里，三更時分，一齊用刀將禾頭割下，五鼓取齊。成周郊外，稻禾一空，比及守將知覺，點兵出城，鄭兵已去之遠矣。

兩處俱有文書到於洛京，奏聞桓王，說鄭兵盜割麥禾之事。桓王大怒，便欲興兵問罪。周公黑肩奏曰：「鄭祭足雖然盜取禾麥，乃邊庭小事，鄭伯未必得知，以小忿而棄懿親，甚不可也。若鄭伯心中不安，必然親來謝罪修好。」桓王准奏，但命「沿邊所在，加意隄防，勿容客兵入境。」其芟麥刈禾一事，並不計較。伯見周王全無責備之意，果然心懷不安，遂定入朝之議。

正欲起行，忽報：『齊國有使臣到來。』莊公接見之間，使臣致其君僖公之命，約鄭伯至石門相會。莊公正欲與齊相結，遂赴石門之約。二君相見，歃血訂盟，約爲兄弟，有事相偕。齊侯因問：『世子忽曾婚娶否？』鄭伯對以：『未曾。』僖公曰：『吾有愛女，年雖未笄，頗有才慧，倘不棄嫌，願爲待年之婦。』鄭莊公唯唯稱謝，及返國之日，向世子忽言之。忽對曰：『妻者，齊也，故曰配偶。今鄭小齊大，大小不倫，孩兒不敢仰攀。』莊公曰：『請婚出於彼意，若與齊爲甥舅，每事可以仰仗，吾兒何以辭之？』忽又對曰：『丈夫志在自立，豈可仰仗於婚姻耶？』莊公喜其有志，遂不強之。後來齊使至鄭，聞鄭世子不願就婚，歸國奏知僖公。僖公歎曰：『鄭世子可謂謙讓之至矣。吾女年幼，且俟異日再議可也。』後人有詩嘲富室攀高，不如鄭忽辭婚之善。詩曰：

「婚姻門戶要相當，大小須當自酌量；却笑攀高庸俗子，拚財但買一巾方！」

忽一日，鄭莊公正與羣臣商議朝周之事，適有衛桓公計音到來。莊公詰問來使，備知公子州吁弑君之事。莊公頓足歎曰：『吾國行且被兵矣！』羣臣問曰：『主公何以料之？』莊公曰：『州吁素好弄兵，今旣行篡逆，必以兵威逞志。鄭衛素有嫌隙，其試兵必先及鄭，宜預備之。』

且說衛州吁如何弑君，原來衛莊公之夫人，乃齊東宮得臣之妹，名曰莊姜，貌美而無子。次妃乃陳國之女，名曰厲嬀，亦不生育。厲嬀之妹，名曰戴嬀，隨姊嫁衛，生子曰完。晉莊姜性不嫉妒，育完爲己子，又進宮女於莊公。莊公嬖幸之，生子州吁。州吁性暴戾，好武喜於談兵。莊公溺愛州吁，任其所爲。大夫石碯嘗諫莊公曰：『臣聞愛子者，教以義方，弗納於邪；夫寵過必驕，驕必生亂。主公若欲傳位於吁，便當立爲世子；如其不然，當稍裁抑之，庶無驕奢淫佚之禍。』莊公不聽。石碯之子石厚，與州吁交好，時嘗並車出獵，騷擾民居。石碯將厚鞭責五十鎖禁空房，不許出入。厚踰牆而出，遂往州吁府中，一飯必同，竟不回家。石碯無可奈何！

後莊公薨，公子完嗣位，是爲桓公。桓公生性懦弱，石碯知其不能有爲，告老在家，不與朝政。州吁益無忌憚，日夜與石厚商量篡奪之計。其時平王崩，計適至，桓王林新立，衛桓公欲如周弔賀，石厚謂州吁曰：『大事可成矣！明

日主公往周。公子可設餞於西門，預伏甲士五百於門外。酒至數巡，袖出短劍而刺之，手下有不從者，即時斬首。諸侯之位，唾手可得。州吁大悅，預命石厚領壯士五百，埋伏西門之外。州吁自駕車，迎桓王至於行館，早已排下筵席。州吁躬身進酒曰：「兄侯遠行，薄酒奉餞。」桓公曰：「又教賢弟費心，我此行不過月餘，便回，煩賢弟暫攝朝政，小心在意。」州吁曰：「兄侯放心。」酒至數巡，州吁起身滿斟金盞，進於桓公。桓公一飲而盡，亦斟滿盃回敬。州吁急騰步閃至桓公背後，抽出短劍，從後刺之，刃透於胸，即時重傷而斃。——時周桓王元年春三月戊申也。——從駕諸臣，素知州吁武力勝衆，石厚又引五百名甲士圍住公館，衆人自度氣力不如，只得降順。以空車載屍殯殮，託言暴疾。州吁遂代立爲君，拜石厚爲上大夫。桓公之弟晉逃奔邢國去了。史臣有詩嘆衛莊公寵吁致亂，詩云：

「教子須知有義方，養成驕佚必生殃。鄭莊克段天倫薄，猶勝桓侯束手亡。」

州吁卽位三日，聞外邊沸沸揚揚，盡傳說弑兄之事，乃召上大夫石厚商議曰：「欲立威鄰國，以脅制國人，問何國當伐？」石厚奏：「鄰國俱無嫌隙。——惟鄭國昔年討公孫滑之亂，曾來攻伐，先君莊公服罪求免，此乃吾國之恥。主公若用兵，非鄭不可。」州吁曰：「齊鄭有石門之盟，二國結連爲黨，衛若伐鄭，齊必救之，一衛豈能敵二國？」石厚奏曰：「當今異姓之國，惟宋稱公爲大，同姓之國，惟魯稱叔父爲尊，主公欲伐鄭，必須遣使於宋魯，求其出兵相助，并合陳蔡之師，五國同事，何憂不勝？」州吁曰：「陳蔡小國，素順周王，鄭與周新隙，陳蔡必知之。呼使伐鄭，不愁不來。——若宋魯大邦，焉能強乎？」石厚又奏曰：「主公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昔宋穆公受位於其兄宣公，穆公將死，思報兄之德，乃舍其子馮，而傳位於兄之子與夷，馮怨父而嫉與夷，出奔於鄭，鄭伯納之，常欲爲馮起兵伐宋，奪取與夷之位。今日勾連伐鄭，正中其懷。——若魯之國事，乃公子翬秉之，翬兵權在手，觀魯君如無物。如以重賂結公子翬，魯兵必動無疑矣。」

州吁大悅，卽日遣使往魯，陳蔡三處去訖，獨難使宋之人。石厚薦一人姓甯名翬，乃中牟人也。——此人

甚有口辯，可以遣之。」州吁依言，命甯翊如宋請兵。宋殤公問曰：「伐鄭何意？」甯翊曰：「鄭伯無道，誅弟囚母，公孫滑亡命敵邑，又不能容，與兵來討。先君畏其強力，與顏謝服，今寡君欲雪先君之恥，以大國同仇，是以借助。」殤公曰：「寡人與鄭素無嫌隙，子曰：『同仇，』得無過乎？」甯翊曰：「請屏左右，翊得畢其說。」殤公即麾去左右，側席問曰：「何以教之？」甯翊曰：「君侯之位，受之誰乎？」殤公曰：「傳之吾兄穆公也。」甯翊曰：「父死子繼，古之常理，穆公雖有堯舜之心，奈公子馮每以失位爲恨，身居鄰國，其心須臾未嘗忘宋也。鄭納子馮，其交已固，一日擁馮興師，國人感穆公之恩，不忘其子，內外生變，君侯之位危矣！今日之舉，名曰伐鄭，實爲君侯除心腹之患也。君侯若主其事，敵邑悉起師徒，連魯陳蔡三國之兵，一齊效勞，鄭之滅亡，可待矣！」——宋殤公原有忌公子馮之心，這一席話，正投其意——遂許與師。

大司馬孔父嘉，乃殷湯王之後裔，爲人正直無私，聞殤公聽衛起兵，諫曰：「衛使不可聽也。若以鄭伯弑弟囚母爲罪，則州吁弑兄篡位，獨非罪乎？願主公思之。」殤公已許下甯翊，遂不聽孔父嘉之諫，刻日興師。魯公子翬接了衛國重賂，不繇隱公作主，亦起重兵來會陳蔡。如期而至，自不必說。宋公尊推爲盟主，衛石厚爲行先，州吁自引兵打後，多齎糧草，犒勞四國之兵。五國共甲軍一千三百乘，將鄭東門圍得水洩不通。鄭莊公問計於羣臣，言戰言和，紛紛不一。莊公笑曰：「諸君皆非良策也。州吁新行篡逆，未得民心，故託言舊怨，借兵四國，欲立威以壓衆耳。魯公子翬貪衛之賂，君事不繇，陳蔡與鄭無仇，皆無必戰之意。只有宋國忌公子馮在鄭，實心協助，吾將公子馮出居長葛，宋兵必移，再令子封引徒兵五百，出東門單搦衛戰，詐敗而走。州吁有戰勝之名，其志已得，國事未定，豈能久留軍中，其歸必速。吾聞衛大夫石碯，大有忠心，不久衛將有內變，州吁自顧不暇，安能害我乎？」乃使大夫瑕叔盈引兵一枝，護送公子馮往長葛去訖。莊公使人於宋曰：「公子馮逃死敵邑，不忍加誅，今令伏罪於長葛，惟君自圖之。」

宋殤公果然移兵去圍長葛，蔡陳魯三國之兵，見宋兵移動，俱有返旆之意。忽報：「公子呂出西門單搦衛戰。」

『三國登壁壘上，袖手觀之。』

却說石厚引兵與公子呂交鋒，未及數合。公子呂倒拖畫戟而走，石厚追至西門，門內接應入去。石厚將西門外禾稻盡行芟刈，以勞軍士，傳令班師。州吁曰：『未見大勝，如何便回？』石厚屏去左右，說出班師之故，州吁大悅。畢竟石厚說甚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衛石碓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話說石厚纔勝鄭兵一陣，便欲傳令班師；諸將皆不解其意，齊來稟復州吁曰：『我兵銳方盛，正好乘勝進兵，如何遽退？』州吁亦以爲疑，召厚問之。厚對曰：『臣有一言，請屏左右。』州吁麾左右使退。厚乃曰：『鄭兵素強，且其君乃王朝卿士也，今爲我所勝，足以立威。主公初立國事未定，若久在外方，恐有內變。』州吁曰：『微卿言，寡人慮不及此。』少頃，魯陳蔡三國俱來賀勝，各請班師，遂解圍而去。——計合圍至圍纔五日，耳石厚自矜有功，令三軍齊唱凱歌，擁衛州吁揚揚歸國。但聞野人歌曰：

『一雄斃，一雄興，歌舞變刀兵，何時見太平，恨無人兮訴洛京！』

州吁曰：『國人尚不和也，奈何？』石厚曰：『臣父碓，昔位上卿，素爲國人所信服，主公若徵之入朝，與其國政，位必定矣。』州吁命取白璧一雙，白粟五百鍾，候問石碓，卽徵碓入朝議事。石碓託言病篤，堅辭不受。州吁又問石厚曰：『卿父不肯入朝，寡人欲就而問計，何如？』石厚曰：『主公雖往，未必相見，臣當以君命叩之。』乃回家見父，致新君敬慕之意。石碓曰：『新主相召，欲何爲也？』石厚曰：『只爲人心未和，恐君位不定，欲求父親決一良策。』石碓曰：『諸侯卽位，以稟命於王朝爲正，新主若能覲周，得周王錫以黻冕車服，奉命爲君，國人更有何說？』石厚曰：『此言甚當，但無故入朝，周王必然起疑，必先得人通情於王方可。』石碓曰：『今陳侯忠順，周王朝聘不缺，王甚嘉寵之，吾國與陳素相親睦——近又有借兵之好——若新主親往朝陳，央陳侯通情周王，然後入覲，有何難』

哉？石厚卽將父碯之言述於州吁，州吁大喜；當備玉帛禮儀，命上大夫石厚護駕，往陳國進發。石碯與陳國大夫子鍼，素相厚善，乃割指瀝血，寫下一書，密遣心腹人，竟到子鍼處，託彼呈達。陳桓公書曰：

「外臣石碯，百拜致書陳賢侯殿下，衛國褊小，天降重殃，不幸有弑君之禍，此雖逆弟州吁所爲，實臣之逆子厚，負位助桀，二逆不誅，亂臣賊子，行將接踵於天下矣！老夫年耄，力不能制，負罪先公，今二逆聯車入朝，上國實出老夫之謀，幸上國拘執正罪，以臣子之綱，實天下之幸，不獨臣國之幸也！」

陳桓公看畢，問子鍼曰：「此事如何？」子鍼對曰：「衛之惡，猶陳之惡，今之來陳，乃自送死，不可縱之。」桓公曰：「善。」遂定下擒州吁之計。

却說州吁同石厚到陳，尙未知石碯之謀；一君一臣，昂然而入。陳侯使公子佗出郭迎接，留於客館安置，遂致陳侯之命，請來日太廟中相見。州吁見陳侯禮意殷勤，不勝之喜。次日設庭燎於太廟，陳桓公立於主位，左擯右相，擺列得甚是整齊。石厚先到，見太廟門首立着白牌一面，上寫「爲臣不忠，爲子不孝者，不許入廟！」石厚大驚，問大夫子鍼曰：「立此牌者何意？」子鍼曰：「此吾先君之訓，吾君不敢忘也。」石厚遂不疑。史須州吁駕到，石厚導引下車，立於賓位，僮相啓請入廟。州吁佩玉秉圭，方欲鞠躬行禮，只見子鍼立於陳侯之側，大聲喝曰：「周天子有命，一只擊弑君賊州吁，石厚二人，餘人俱免！」說聲未畢，先將州吁擒下。石厚急拔佩劍，一時着忙，不能出鞘，只用手格鬪，打倒二人。廟中左右壁廂，俱伏有甲士，一齊攏來，將石厚綁縛，從車兵衆，尙然在廟外觀望。子鍼將石碯來書宣揚一遍，衆人方知吁厚被擒，皆石碯主謀，假手於陳，天理當然，遂紛然而散。史官有詩歎曰：

一州吁昔日餞桓公，今日朝陳受禍同。屈指爲君能幾日，好將天理質蒼穹。

陳侯卽欲將吁厚行戮正罪，羣臣皆曰：「石厚乃石碯親子，未知碯意如何，不若請衛自來議罪，庶無後言。」陳侯曰：「諸卿之言是也。」乃將君臣二人，分作兩處監禁。州吁囚於濮邑，石厚囚於本國，使其音信隔絕。遣人星夜馳報衛國，竟投石碯。

却說石碣自告老之後，未曾出戶。見陳侯有使命至，即命輿人駕車伺候，一面請諸大夫朝中相見。衆各駭然。石碣親到朝中，會集百官，方將陳侯書信啓看。知吁厚已拘執在陳，專等衛大夫到，公同議罪。百官齊聲曰：「此社稷大計，全憑國老主張。」石碣曰：「二逆罪俱不赦，明正典刑，以謝先靈。誰肯往任其事？」右宰醜曰：「亂臣賊子，人得而誅。」醜雖不才，竊有公憤，逆吁之戮，醜當蒞之。」諸大夫皆曰：「右宰足辦此事矣。」——但首惡州吁既已正法，石厚從逆，可從輕議。」石碣大怒曰：「州吁之惡，皆逆子所釀成。諸君請從輕典，得無疑我有舐犢之私乎？老夫當親自一行，手誅此賊。不然，無面目見先人之廟也。」家臣孺羊肩曰：「國老不必發怒，某當代往。」石碣乃使右宰醜往濮蒞殺州吁，孺羊肩往陳蒞殺石厚。一面整備法駕，迎公子晉於邢。左邱明修傳至此，稱石碣爲「大義而滅親，真純臣也。」史臣詩曰：

「公義私情不兩全，甘心殺子報君冤；世人溺愛偏多昧，安得芳名壽萬年？」

隴西居士又有詩言石碣不先殺石厚，正爲今日并殺州吁之地。詩曰：

「明知造逆有根株，何不先將逆子除？自是老臣懷遠慮，故留子厚誤州吁。」

再說右宰醜同孺羊肩同造陳都，先謁見陳桓公，謝其除亂之恩，然後分頭幹事。右宰醜至濮，將州吁押赴市曹州吁見醜大呼曰：「汝吾臣也，何敢犯吾？」右宰醜曰：「衛有先臣弑君者，吾效之耳。州吁俛首受刑，孺羊肩往陳都蒞殺石厚，石厚曰：『死吾分內，願上囚車。』一見父親之面，然後就死。」孺羊肩曰：「吾奉汝父之命，來誅逆子。汝如念父，當攜汝頭相見也。」遂拔劍斬之。公子晉自邢歸衛，以誅吁告於武宮，重爲桓公發喪，即侯位，是爲宣公。尊石碣爲國老，世世爲卿。從此陳衛益相親睦。

却說鄭莊公見五國兵解，正欲遣人打探長葛消息，忽報：「公子馮自長葛逃回，在朝門外候見。」莊公召而問之。公子馮訴言：「長葛已被宋兵打破，占據了城池，逃命到此，乞求覆護。」言罷痛哭不已。莊公撫慰一番，仍令馮住居館舍，厚其廩餼，不一日，聞州吁被殺於濮，衛已立新君。莊公乃曰：「州吁之事，與新君無干。」——但主兵伐

鄭者，宋也；寡人當先伐之。」乃大集羣臣，問以伐宋之策。祭足進曰：「前者，五國連兵伐鄭；今我若伐宋，四國必懼，合兵救宋，非勝算也。爲今之計，先使人請成於陳，再以利結魯。若魯陳結好，則宋勢孤矣。」

莊公從之，遂遣使如陳，請成。陳侯不許，公子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鄭來講好，不可違之。」陳侯曰：「鄭伯狡詐不測，豈可輕信？不然，宋衛皆大國，不聞講和，何乃先及我？此乃離間之計也。」况我曾從宋伐鄭，今與鄭成，宋國必怒，得鄭失宋，有何利焉？遂却鄭使不見。莊公見陳不許成，怒曰：「陳所恃者，宋衛耳！衛亂初定，自顧不暇，豈能無人俟我結好魯國，當合齊魯之衆，先報宋仇，次及於陳。此「破竹」之勢也。」祭足奏曰：「不然，鄭強陳弱，請成自我，陳必疑離間之計，所以不從。若命邊人乘其不備，侵入其境，必當大獲，因使舌辨之士，還其俘獲，以明不欺，彼必聽從。平陳之後，徐議伐宋爲當。」莊公曰：「善。」乃使兩鄙宰率徒兵五千，假裝出獵，潛入陳界，大掠男女輜重，約百餘車。陳疆吏申報桓公，桓公大驚，正集羣臣商議，忽報：「有鄭使穎考叔在朝門外，齎本國書求見，納還俘獲。」陳桓公問公子佗曰：「鄭使此來如何？」公子佗曰：「通使美意，不可再却。」桓公乃召穎考叔進見。考叔再拜，將國書呈上，桓公啓而觀之，略曰：

「寤生再拜奉書陳賢侯殿下，君方膺王寵，寡人亦忝爲王臣，理宜相好，共效屏藩；近者請成不獲，邊衷吏遂忌疑，吾二國有隙，擅行侵掠，寡人聞之，臥不安枕。今將所俘人口輜重，盡數納還，遣下臣穎考叔謝罪。寡人願與君結兄弟之好，惟君諾焉。」

陳侯看畢，方知鄭之修好，出於至誠；遂優禮穎考叔，遣公子佗報聘。——自是陳鄭和好，鄭莊公謂祭足曰：「陳已平矣，伐宋奈何？」祭足奏曰：「宋爵尊國大，王朝且待以賓禮，不可輕伐；主公向欲朝覲，只因齊侯約會石門，又遇州吁兵至，擔擱至今。今日宜先入周，朝見周王，然後假稱王命，號召齊魯，合兵加宋。兵出有名，往無不勝矣。」鄭莊公大喜曰：「卿之謀事，可謂萬全。」——時周桓王卽位已三年矣。

莊公命世子忽監國，自與祭足如周，朝見周王——正值冬十一月朔，乃賀正之期。——周公黑肩勸王加禮。

於鄭，以勸列國，桓王素不喜鄭，又想起侵奪麥禾之事，怒氣勃勃。謂莊公曰：「卿國今歲收成何如？」莊公對曰：「託賴吾王如天之福，水旱不侵。」桓王曰：「幸而有年，溫之麥，成周之禾，朕可留以自食矣。」莊公見桓王言語相侵，閉口無言，當下辭退。桓王也不設宴，也不贈賄，使人以黍米十車遺之曰：「聊以爲備荒之資。」莊公既悔此來，謂祭足曰：「大夫勸寡人入朝，今周王如此怠慢，口出怨言，以黍禾見誦，寡人欲却而不受，當用何辭？」祭足對曰：「諸侯所以重鄭也，以世爲卿士，在王左右也，王者所賜，不論厚薄，總曰「天寵」。主公若辭而不受，分明與周爲隙，鄭既失周，何以取重於諸侯乎……」

正議論間，忽報「周公黑肩相訪」。私以綵繒二車爲贈。言語之際，備極款曲，良久辭去。莊公問祭足曰：「周公此來何意？」祭足對曰：「周王有二子，長子曰沱，次曰克。周王寵愛次子，屬周公使輔翼之，將來必有奪嫡之謀。故周公今日先結好我國，以爲外援。主公受其綵繒，正有用處。」莊公曰：「何用？」祭足曰：「鄭之朝王，鄰國莫不知之。今將周公所贈綵帛，分布於十車之上，外用錦袱覆蓋，出都之日，宣言「王賜」。再加彤弓弧矢，假說「宋公久缺朝貢，主公親承王命，率兵討之」。以此號召列國，責以從兵，有不應者，卽係抗命，重大其事，諸侯必然信從。宋雖大國，其能當奉命之師乎？」莊公拍祭足肩曰：「卿真智士也！寡人一一聽卿而行。」隴西居士詠史詩曰：

「綵繒禾麥不相當，無命如何假托王。畢竟虛名能動衆，睢陽行作戰爭場。」

莊公出了周境，一路宣揚王命，聲播宋公不臣之罪，聞者無不以爲真。這話直傳至宋國，殤公心中驚懼，遣使密告於衛宣公。宣公乃糾合齊僖公，欲與宋鄭兩國講和，約定月日，在瓦屋之地相會，歃血訂盟，各釋舊憾。宋殤公使人以重幣遺衛，約先期在大邱。一面商議鄭事，然後並駕至於瓦屋，齊僖公亦如期而至。惟鄭莊公不到。齊侯曰：「鄭伯不來，和議敗矣！」便欲駕車回國。宋公強留與盟，齊侯外雖應承，中懷觀望之意。惟宋衛交情已久，深相結納而散。

是時周桓王欲罷鄭伯之政，以虢公忌父代之。周公黑肩力諫，乃用忌父爲右卿士，任以國政。鄭伯爲左卿士，

虛名而已。莊公聞之，笑曰：「料周王不能奪吾爵也！」後聞齊宋合黨，謀於祭足，祭足對曰：「齊宋原非深交，皆因衛侯居間糾合，雖然同盟，實非本心。主公今以王命並布於齊魯，即託魯侯糾合齊侯，協力討宋。魯與齊連壤，世爲婚媾，魯侯同事，齊必不違。蔡衛邲許諸國，亦當傳檄召之，方見公討有不赴者，移師伐之。」

莊公依計，遣使至魯，許以用兵之日，侵奪宋地，盡歸魯國。公子翬乃貪橫之徒，欣然諾之。奏過魯君，轉約齊侯，與鄭在中邱取齊。齊侯使其弟夷仲年爲將，出車三百乘，魯侯使公子翬爲將，出車二百乘，前來助鄭。鄭莊公親統着公子呂、高渠彌、穎考叔、公孫閱……等一班將士，自爲中軍，建大纛一面，名曰「盂孤」。上書「奉天討罪」。四大字，以輅車載之。將彤弓、弧矢，懸於車上，號爲卿士討罪。夷仲年將左軍，公子翬將右軍，楊威耀武，殺奔宋國。公子翬先到老桃地方，守將引兵出迎，被公子翬奮勇當先，只一陣，殺得宋兵棄甲曳兵，逃命不迭。被俘者二百五十餘人。公子翬將捷書飛報鄭伯，就迎至老桃下寨，相見之際，獻上俘獲，莊公大喜，稱贊不絕口。命幕府填上第一功，殺牛享士。安歇二日，然後分兵進取，命穎考叔同公子翬領兵攻打郕城。公子呂接應，命公孫閱同夷仲年領兵攻打防城。高渠彌接應，將老營安扎老桃，專聽報捷。

却說宋殤公聞三國兵已入境，驚得面如土色，急召司馬孔父嘉問計。孔父嘉奏曰：「臣曾遣人到王城打聽，並無伐宋之命。鄭託言奉命，非真命也。齊魯特墮其術中耳。」然三國既合，其勢誠不可爭鋒。爲今之計，惟有一策，可令鄭不戰而退。殤公曰：「鄭已得利，肯遽退乎？」孔父嘉曰：「鄭假托王命，遍召列國，今相從者，惟齊魯兩國耳。東門之役，宋蔡陳魯同事，魯貪鄭賂，陳與鄭平，皆入鄭黨，所不致者，蔡衛也。鄭君親將在此，車徒必盛，其國空虛。主公誠以重賂，遣使告急於衛，使糾合蔡國，輕兵襲鄭。鄭君聞己國受兵，必返旆自救。鄭既退，齊魯能獨留乎？」殤公曰：「卿策雖善，然非卿親往，衛兵未必即動。」孔父嘉曰：「臣當引一枝兵，爲蔡鄉導。」殤公即簡車徒二百乘，命孔父嘉爲將，攜帶黃金白璧綵緞等物，星夜來到衛國，求衛君出師襲鄭。衛宣公受了禮物，遣右宰醜率兵同孔父嘉從間道出其不意，直逼蔡陽。世子忽同祭足急忙傳令守城，已被宋衛之兵在郭外大掠一番，擄去人畜輜

重無算。右宰醜便欲攻城，孔父嘉曰：『凡襲人之兵，不過乘其無備，得利卽止。若頓師堅城之下，鄭伯還兵來救，我腹皆受敵，是坐困耳。』不若借徑於戴，全軍而返，度我兵去鄭之時，鄭君亦當去宋矣。』右宰醜從其言，使人假道於戴，戴人疑其來襲，已國閉上城門，授兵登陴。孔父嘉大怒，離戴城十里，同右宰醜分作前後兩寨，準備攻城。戴人固守，屢次出城交戰，互有斬獲。孔父嘉遣使往蔡國乞兵相助，不在話下。

此時穎考叔等已打破郕城，公孫闕等亦打破防城，各遣人於鄭伯老營報捷，恰好世子忽告急文書到來。不知鄭伯如何處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却說鄭莊公得了世子忽告急文書，卽時傳令班師。夷仲年公子翬……等親到老營來見鄭伯曰：『小將等乘勝正欲進取，忽聞班師之令，何也？』莊公奸雄多智，隱下宋衛襲鄭之事，只云：『寡人奉命討宋，今仰仗上國兵威，割取二邑，已足當削地之刑矣。竇王上爵，王室素所尊禮，寡人何敢多求！所取郕防二邑，齊魯各得其一，寡人毫不敢私。』夷仲年曰：『上國以王命徵師，敝邑奔走恐後，少效微勞，禮所當然，決不敢受邑。』謙讓再三，莊公曰：『既公子不肯受地，二邑俱奉魯侯，以酬公子老桃首功之勞。』公子翬更不推辭，拱手稱謝，另差別將，領兵分守郕防兩邑，不在話下。

莊公大犒三軍，臨別與夷仲年公子翬刑牲而盟：『三國同患相恤，後有軍事，各出兵車爲助，如背此言，神明不宥！』

單說夷仲年歸國，見齊僖公，備述取防之事。僖公曰：『石門之盟，一有事相偕。』今雖取邑，理當歸鄭。』夷仲年曰：『鄭伯不受，并歸魯侯矣。』僖公以鄭伯爲至公，稱嘆不已。

再說鄭伯班師，行至中途，又接得本國文書一道，內稱：『宋衛已移兵向戴矣。』莊公笑曰：『吾固知二國無

能爲也！然孔父不知兵，烏有自救而復遷怒者？吾當以計取之。」乃傳令四將，分爲四隊，各各授計，銜枚臥鼓，並望戴國進發。

再說宋衛合兵攻戴。又請得蔡國領兵助戰，滿望一鼓成功，忽報：「鄭國遣上將公子呂領兵救戴，離城五十里下寨。」右宰醜曰：「此乃石厚手中敗將，全不耐戰，何足懼哉？」少頃，又報：「戴君知鄭兵來救，開門接入去了。」孔父嘉曰：「此城唾手可得，不意鄭兵相助，又費時日，奈何！」右宰醜曰：「戴既有幫手，必然合兵索戰，你我同升壁壘，察城中之動靜，好做準備。」二將方在壁壘之上，指手畫脚，忽聽連珠砲響，城上遍插鄭國旗號。公子呂全裝披掛，倚着城樓外檻，高聲叫曰：「多賴三位將軍氣力，寡君已得戴矣，多多致謝！」——原來鄭莊公設計假稱公子呂領兵救戴，其實莊公親在戎車之中，只要哄進戴城，就將戴君逐出，并了戴國之軍。城中連日戰守困倦，素聞鄭伯威名，誰敢抵敵？幾百世相傳之城池，不勞餘力，歸於鄭國。戴君引了宮眷，投奔西秦去了。

孔父嘉見鄭伯白占了戴城，忿氣填胸，將兜鍪擲地曰：「吾今日與鄭誓不兩立！」右宰醜曰：「此老奸最善用兵，必有後繼，倘內外夾攻，吾輩危矣。」孔父嘉曰：「右宰之言，何太怯也……」正說間，忽報城中着人下戰書。孔父嘉即批來日決戰，遂一面約會衛蔡二國，要將三路軍馬，齊退後二十里以防沖突。孔父嘉居中，蔡衛左右營，離隔不過三里。立寨甫畢，喘息未定，忽聞寨後一聲砲響，火光接天，車聲震耳。諜者報：「鄭兵到了！」孔父嘉大怒，手持方天畫戟，登車迎敵；只見車聲頓歇，火光俱滅了。纔欲回營，左邊砲聲又響，火光不絕。孔父嘉出營觀看，左邊火光又滅，右邊砲響連聲，一片火光，隱隱在樹林之外。孔父嘉曰：「此老奸疑軍之計。」傳令：「亂動者斬！」

少頃，左邊火光又起，喊聲震地，忽報：「左營蔡軍被劫！」孔父嘉曰：「吾當親往救之。」纔出營門，只見右邊火光復熾，正不知何處軍到。孔父嘉喝教御人：「只顧推車向左！」御人向左，反推向右去，遇着一隊兵車，互相擊刺，約在更餘，方知是衛國之兵。彼此說明，合兵一處，同到中營，那中營已被高渠彌據了，急回轅時，右有穎考叔，左有公孫閱，兩路兵到。公孫閱接住右宰醜，穎考叔接住孔父嘉，做兩隊廝殺，東方漸曉，孔父嘉無心戀戰，奪路而走。

遇着高渠彌，又殺一陣，孔父嘉棄了乘車，跟隨者止存二十餘人，徒步奔脫。右宰醜陣亡，三國車徒悉爲鄭所俘獲，所擄鄭國郊外人畜輜重，仍舊爲鄭所有。——此莊公之妙計也。——史官有詩云：

「主客雌雄尙未分，莊公智計妙如神；分明螭蚌相持勢，得利還歸結網人。」

莊公得了戴城，又兼了三國之師，大軍奏凱滿載而歸。莊公大排筵宴，款待從行諸將，將輪番獻卮上壽。莊公面有德色，舉酒灑地曰：「寡人賴天地祖宗之靈，諸卿之力，戰則必勝，威加上公。於古之方伯何如？」羣臣皆稱「千歲」。惟穎考叔默然，莊公睜目視之，考叔奏曰：「君失言矣！夫方伯者，受王命爲一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令無不行，呼無不應。今主公託言王命，聲罪於宋，周天子實不與聞。况傳檄徵兵，蔡衛反助宋侵鄭，鄭許小國，公然不至。方伯之威，固如是乎？」莊公笑曰：「卿言是也。蔡衛全軍覆沒，已足小懲，今欲問罪鄭許，二國孰先？」穎考叔曰：「鄭鄰於齊，許鄰於鄭，主公既欲加以違命之名，宜正告其罪。遣一將助齊伐鄭，請齊兵同來伐許，得鄭則歸之齊，得許則歸之鄭，庶不失兩國共事之誼。俟事畢獻捷於周，亦可遮飾四方之耳目。」莊公曰：「善。但當次第行之。」乃先遣使將問罪鄭許之情，告於齊。齊侯欣然聽允，遣夷仲年將兵伐鄭，鄭遣大將公子呂率兵助之，直入其都。鄭人大懼，請成於齊。齊侯受之，就侯使跟隨公子呂到鄭，叩問伐許之期。莊公約齊侯在時來地方會面，轉央齊侯去訂魯侯同事。——時周桓王八年之春也。——公子呂途中得病歸國，未幾而死。莊公哭之慟曰：「子封不祿，吾失右臂矣！」乃厚卹其家，錄其弟公子元爲大夫。時正卿位缺，莊公欲用高渠彌，世子忽密諫曰：「渠彌貪而狠，非正人也，不可重任。」莊公點首，乃改用祭足爲上卿，以代公子呂之位。高渠彌爲亞卿，不在話下。

且說是夏齊魯二侯皆至時來，與鄭伯面訂師期，以秋七月朔，在許地取齊。二侯領命而別。鄭莊公回國，大閱軍馬，擇日祭告於太宮，聚集諸將於教場，重製「螫弧」大旗，建於大車之上，用鐵縮之。這大旗以錦爲之，錦方一丈二尺，綴金鈴二十四個，旗上繡「奉天討罪」四大字，旗竿長三丈三尺。莊公傳令：「有能手執大旗，步履如常者，拜爲先鋒，卽以輅賜之。」言未畢，班中走出一員大將，頭帶銀盔，身穿紫袍金甲，生得黑面虬鬚，濃眉大眼，衆

視之乃大夫瑕叔盈也。上前奏曰：「臣能執之。」隻手拔起旗竿，緊緊握定；上前三步，退後三步，仍豎立車中，略不氣喘。軍士無不喝采。瑕叔盈大叫：「御人何在？爲我駕車！」方欲謝恩。班中又走出一員大將，頭帶雉冠，綠錦抹額，身穿緋袍，犀甲口稱：「執旗展步，未爲希罕，臣能舞之。」衆人上前觀看，乃大夫穎考叔也。御者見考叔口出大言，便不敢上前，且立住腳觀看。只見考叔左手撩衣，將右手打開，縮從背後倒拔那旗，湧身一跳，那旗竿早拔起，到手忙將左手搭住，順勢打個轉身，將右手托起，左旋右轉，如長槍一般，舞得呼呼的響，那面旗捲而復舒，舒而復捲，觀者盡皆駭然。莊公大喜曰：「真虎臣也！」當受此車爲先鋒……言猶未畢，班中又走出一員少年將軍，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頭帶束髮紫金冠，身穿織金綠袍，指着考叔大喝道：「你能舞旗，偏我不會舞？這車且留下！」大踏步上前。考叔見他來勢兇猛，一手把着旗竿，一手挾着車轅，飛也似跑去了。那少年將軍不捨，在兵器架上綽起一柄方天畫戟，隨後趕出教場，將至大路，莊公使大夫公孫獲傳語解勸。那將軍見考叔已去遠，恨恨而返曰：「此人貌我姬姓，無人吾必殺之！」那少年將軍是誰？乃是公族大夫名喚公孫闕，字子都。乃男子中第一的美色，爲鄭莊公所寵。孟子云：「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正是此入。平日恃寵驕橫，兼有勇力，與考叔素不相睦。當下回轉教場，兀自怒氣勃勃。莊公誇獎其勇，曰：「二虎不得相鬥，寡人自有區處。」另以車馬賜公孫闕，并賜瑕叔盈，兩個各各謝恩而散。髯翁有詩云：

「軍法從來貴止齊，挾轅拔戟敢胡爲；鄭庭雖是多驍勇，無禮之人命必危。」

至七月朔日，莊公留祭足同世子忽守國，自統大兵望許城進發。齊魯二侯已先近城二十里下寨等候。三君相見敘禮，讓齊侯居中，魯侯居右，鄭伯居左。是日，莊公大排筵席，以當接風。齊侯袖中出檄書一紙，書中數許男不共職貢之罪，今奉王命來討。魯鄭二君俱看過，一齊拱手曰：「必如此，師出方爲有名。」約定來日庚辰協力攻城，先遣人將討檄射進城去。

次早，三營各各放砲起兵。那許本男爵，小小國都，城不高，池不深，被三國兵車，密密扎扎，圍得水洩不漏，城內

好生驚怕。只因許莊公是個有道之君，素得民心，願爲固守，所以急切未下。齊魯二君原非主謀，不甚用力；到底將出力，人人奮勇，個個誇強。就中穎考叔，因公孫闕奪車一事，越要施逞手段。到第三日壬午，考叔在轅車上，將「螿弧」大旗挾於脅下，湧身一跳，早登許城。公孫闕眼明手快，見考叔先已登城，忌其有功，在人叢中認定考叔，颺的發一冷箭。也是考叔合當命盡，正中後心，從城上連旗倒跌下來。瑕叔盈只道考叔爲守城軍士所傷，一股憤氣，太陽中迸出火星，就取過大旗，一湧而上，遠城一轉，大呼：「鄭君已登城矣！」衆軍士望見繡旗飄颺，認鄭伯真個登城，勇氣百倍，一齊上城，砍開城門，放齊魯之兵入來。隨後三君並入。許莊公易服雜於軍民中，逃奔衛國去了。齊侯出榜安民，將許國土地讓與魯侯，魯隱公堅辭不受。齊僖公曰：「本謀出鄭，既魯侯不受，宜歸鄭國。」鄭莊公滿念貪許，因見齊魯二君交讓，只索佯推假遜。

正在議論之際，傳報：「有許大夫百里引着一個小兒求見。」三君同聲喚入，百里哭倒在地，叩首乞哀，願延太岳一線之祀。齊侯問：「小兒何人？」百里曰：「吾君無子，此君之弟名新臣。」齊魯二侯各淒然有憐憫之意。鄭莊公見景生情，將計就計，就轉口曰：「寡人本迫於王命，從君討罪，若利其土地，非義舉也。今許君雖竄，其世祀不可滅絕。既其弟見在，且有許大夫可託，有君有臣，當以許歸之。」百里曰：「臣止爲君亡國破，求保全六尺之孤耳。土地已屬君掌握，豈敢復望。」鄭莊公曰：「吾之復許，乃真心也，恐叔年幼不任國事，寡人當遣人相助。」乃分許爲二，其東偏使百里奉新臣以居之，其西偏使鄭大夫公孫獲居之。——名爲助許，實是監守一般。——齊魯二侯不知是計，以爲處置妥當，稱善不已。百里同許叔拜謝了三君，三君亦各自歸國。髡翁有詩，單道鄭莊公之詐詩曰：

「殘忍全無骨肉恩，區區許國有何親？二偏分處如監守，却把虛名哄外人。」

許莊公老死於衛。許叔在東偏愛鄭制縛，直待鄭莊公薨後，公子忽突相爭，數年突入而復出，忽出而復入。那時鄭國擾亂，公孫獲病死，許叔方纔與百里用計乘機潛入許都，復整宗廟。此是後話。

再說鄭莊公歸國，厚賞瑕叔盈，思念穎考叔不置，深恨射考叔之人，而不得其名，乃使從征之衆，每百人爲卒，

出豬一頭，二十五人爲行，出犬雞各一隻，召巫史爲文，以咒詛之。公孫閱暗暗苦笑。如此咒詛三日將畢。鄭莊公親率諸大夫往觀，纔焚祝文，只見一人蓬頭垢面，逡巡造，鄭伯面前，跪哭而言曰：「臣考叔先登許城，何負於國？被奸臣子都挾爭車之仇，冷箭射死。臣已得請於上帝，許償臣命。蒙主君垂念，九泉懷德！」言訖，以手自探其喉，喉中噴血如注，登時氣絕。莊公認得此人是公孫閱，急使人救之，已呼喚不醒。——原來公孫閱被穎考叔附魂索命，自訴於鄭伯之前，到此方知射考叔者卽閱也。鄭莊公嗟歎不已，感考叔之靈，命於穎谷立廟祀之。今河南府登封縣，卽穎谷故地，有穎大夫廟，又名「純孝廟」，一洧川亦有之。隴西居士有詩譏莊公云：

「爭車方罷復傷身，亂國全然不忌君；若使羣臣知畏法，何須雞犬贖神明？」

莊公又分遣二使，將幣幣往齊魯，二國稱謝，齊國無話，單說所遣魯國使臣回來，繳上幣幣，原書不啓。莊公問其緣故，使者奏曰：「臣入魯境，聞知魯侯被公子翬所弑，已立新君，國書不合，不敢輕投。」莊公曰：「魯侯謙讓寬柔，乃賢君也，何以見弑？」使者曰：「其故臣備聞之。魯先君惠公元妃早薨，寵妾仲子立爲繼室，生子名軌，欲立爲嗣。魯侯乃他妾之子也。惠公薨，羣臣以魯侯年長，奉之爲君，魯侯承父之志，每言「國乃軌之國也，因其年幼寡人，暫時居攝耳。」子翬求爲太宰之官，魯侯曰：「俟軌居君位，汝自求之。」公子翬反疑魯侯有忌軌之心，密奏魯侯曰：「臣聞「利器入乎，不可假之。」主公已嗣爵爲君，國人悅服，千歲而後，便當傳之子孫，何得以居攝爲名，起人非望？今軌年長，恐將來不利於主，臣請殺之，爲主公除此隱憂，何如？」魯侯掩耳曰：「汝非癡狂，安得出此亂言？」吾已使人於菟裘築下宮室，爲養老計，不日當傳位於軌矣。」翬默然而退，自悔失言，誠恐魯侯將此一段話告軌，軌卽位，必當治罪，夤夜往見軌，反說：「主公見汝年齒漸長，恐來爭位，今日召我入宮，密囑行害於汝。」軌懼而問計，翬曰：「他無仁，我無義，公子必欲免禍，非行大事不可。」軌曰：「彼爲君已十一年矣，臣民信服，若大事不成，反受其殃。」翬曰：「吾已爲公子定計矣，主公未立之先，曾與鄭君戰狐壤，被鄭所獲，囚於鄭大夫尹氏之家，尹氏素奉祀一神，名曰鍾巫，主公暗地祈禱，謀逃歸於魯國，卜卦得吉，乃將實情告於尹氏，那時尹氏正不得志於鄭，乃與

主公共逃至魯，遂立鍾巫之廟於城外，每歲冬月必親自往祭。今其時矣，祭則必館於窻大夫之家。吾預使勇士充作徒役，雜居左右。主公不疑，俟其睡熟刺之，一夫之力耳。」軌曰：「此計雖善，然惡名何以自解？」鞏曰：「吾預囑勇士潛逃，歸罪於窻大夫，有何不可？」子軌下拜曰：「大事若成，當以太宰相屈。」子鞏如計而行，果弑魯侯。今軌已嗣爲君，鞏爲太宰，討窻氏以解罪，國人無不知之，但畏鞏權勢，不敢言耳。」莊公乃問於羣臣曰：「討魯與和魯二者孰利？」祭仲曰：「魯鄭世好，不如和之；臣料魯國不日有使命至矣……言未畢，魯使已及館驛，莊公使人先叩其來意。言：『新君卽位，特來修先君之好。』且約兩國君面會訂盟。」莊公厚禮其使，約定夏四月中於越地相見，歃血立誓，永好無渝。自是魯鄭信使不絕。——時周桓公之九年也。——髯翁讀史至此，論公子鞏兵權在手，伐鄭伐宋，專行無忌，逆端已見，及請殺弟軌，隱公亦謂其亂言矣。若暴明其罪，肆諸市朝，弟軌亦必感德，乃告以讓位，激成弑逆之惡，豈非優柔不斷，自取其禍？有詩歎云：

「跋扈將軍素橫行，履霜全不戒堅冰。菟裘空築人難老，窻氏誰爲抱不平？」

又有詩譏鍾巫之祭無益。詩曰：

「狐壤逃歸廟額題，年年設祭報神祇。鍾巫靈感能相助，應起天雷擊子鞏。」

却說宋穆公之子馮，自周平王末年奔鄭，至今尚在鄭國。忽一日，傳言：「有宋使至鄭，迎公子馮回國，欲立爲君。」莊公曰：「莫非宋君臣哄馮回去，欲行殺害？」祭仲曰：「且待接見使臣，自有國書。」不知書中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敗戎兵鄭忽辭婚

話說宋殤公與夷，自卽位以來，屢屢用兵。單說伐鄭，已是三次了。只爲公子馮在鄭，故忌而伐之。太宰華督素與公子馮有交，見殤公用兵於鄭，口中雖不敢諫阻，心上好生不樂。孔父嘉是主兵之官，華督如何不怪他？每思尋

端殺害；只爲他是虜公重用之人，掌握兵權，不敢動手，自伐戴一出，全軍覆沒，孔父嘉隻身逃歸，國人頗有怨言。盡說：『宋君不恤百姓，輕師好戰，害得國中妻寡子孤，戶口耗減。』華督又使心腹人於里巷布散流言，說：『屢次用兵，皆出孔司馬主意。』國人信以爲然，皆怨司馬，華督正中其懷。

又聞說：『孔父嘉繼室魏氏，美豔非常，世無其比，只恨不能一見。』忽一日，魏氏歸甯，隨外家出郊省墓。時值春月，柳色如煙，花光似錦，正士女踏青之候。——魏氏不合揭起車幃，偷覷外邊光景。華督正在郊外遊玩，驀然相遇，詢知是孔司馬家眷，大驚曰：『世間有此尤物，名不虛傳矣！』日後思想，魂魄俱銷。『若後房得此一位美人，足勾下半世受用！』除是殺其夫，方可以奪其妻。』繇此嘉之謀益決。

時周桓王十年春蒐之期，孔父嘉簡閱車馬，號令頗嚴。華督又使心腹人在軍中揚言：『司馬又將起兵伐鄭，昨日與太宰會議已定，所以今日治兵。』軍士人人恐懼，三三兩兩，俱往太宰門上訴苦，求其進言於君，休動干戈。華督故意將門閉緊，但遣關人於門隙中以好言撫慰，軍士求見愈切，人越聚得多了——多有帶器械者——看天晚，不得見太宰，吶喊起來。自古道：『聚人易，散人難。』華督知軍心已變，衷甲佩劍而出，傳命開門。教軍士立定，不許喧嘩，自己當門而立，先將一番假慈悲的話，穩住衆心。然後說：『孔司馬主張用兵，殃及毒衆，主君偏於信任，不從吾諫，三日之內，又要大舉伐鄭，宋國百姓何罪，受此勞苦？』激得衆軍士咬牙切齒，聲聲叫：『殺！』華督假意解勸：『你們不可造次，若司馬聞知，奏之主公，性命難保。』衆軍士紛紛都道：『我們父子親戚，連歲爭戰，死亡過半，今又大舉出征，那鄭國將勇兵強，如何敵得他過？左右是死，不如殺却此賊。與民除害，死而無怨。』華督又曰：『一投鼠者當忌其器。』司馬雖惡，實主公寵幸之臣，此事決不可行。』衆軍士曰：『若得太宰做主，便是那無道昏君，吾等也不怕他。』一頭說，一頭扯住華督袍袖不放。齊曰：『願隨太宰殺害民賊。』當下衆軍士幫助與人駕起車來，華督被衆軍士簇擁登車——車中自有心腹緊隨——一路呼哨，直至孔司馬私宅，將宅子團團圍住。華督分付：『且不要聲張，待我叩門於中取事。』

其時黃昏將盡，孔父在內室飲酒，聞外面叩門聲急，使人傳問。說：「是華太宰親自到門，有機密事相商。」孔父嘉忙整衣冠，出堂迎接，纔啓大門，外邊一片聲吶喊，軍士蜂擁而入。孔父嘉心慌，却待轉步，華督早已登堂大叫：「害民賊在此！何不動手？」嘉未及開言，頭已落地。華督自引心腹直入內室，搶了魏氏登車而去。魏氏在車中無計可施，暗解束帶，自繫其喉。比及到華氏之門，氣已絕矣。華督歎息不已，分付載去郊外藁葬，嚴戒同行人從，不許宣揚其事。嗟乎！不得一夕之歡，徒造萬劫之怨，豈不悔哉！衆軍士乘機將孔氏家私，擄掠罄盡。孔父嘉止一子名木金，父年尚幼，其家臣抱之奔魯，後來以字爲氏曰孔氏，孔聖仲尼，卽其六世之孫也。

且說宋殤公聞司馬被殺，手足無措，又聞華督同往，大怒，卽遣人召之，欲正其罪。華督稱疾不赴，殤公傳令駕車，欲親臨孔父之喪。華督聞之，急召軍正謂曰：「主公寵信司馬，汝所知也，汝曹擅殺司馬，烏得無罪？先君穆公舍其子而立主公，主公以德爲怨，任用司馬，伐鄭不休。今司馬受戮，天理昭彰，不若并行大事，迎立先君之子，轉禍爲福，豈不美哉？」軍正曰：「太宰之言，正合衆意。」於是號召軍士，齊伏孔氏之門，只等宋公一到，鼓譟而起，侍衛驚散，殤公遂死於亂軍之手。華督聞報，衰服而至，舉哀者再，乃鳴鼓以聚羣臣，胡亂將軍中一二人坐罪行誅。以掩衆目，倡言：「先君之子馮，見在鄭國，人心不忘先君，合當迎立其子。」百官唯唯而退。華督遂遣使往鄭報喪，且迎公子馮，一面將宋國寶庫中重器，行賂各國，告明立馮之故。

且說鄭莊公見了宋使，接了國書，已知來意，便整備法駕，送公子馮歸宋爲君。公子馮臨行，泣拜於地曰：「馮之殘喘，皆君所留，幸而返國，得延先祀，當世爲陪臣，不敢二心。」莊公亦爲嗚咽。

公子馮回宋，華督奉之爲君，是爲莊公。華督仍爲太宰，分賂各國，無不受納。齊侯、魯侯、鄭伯，同會於稷，以定宋公之位，使華督爲相。史官有詩歎曰：

「春秋篡弑歎紛紛，宋魯奇聞只隔年。列國若能辭賄賂，亂臣賊子豈安眠？」

又有詩單說宋殤公背義忘馮，今日見弑，乃天也。詩曰：

「穆公讓國乃公心，可恨。虜公反忘，馮今日殤亡，馮卽位，九泉羞見父和兄。」

單表齊僖公自會稷回來，中途接得警報：「今有北戎主遣元帥大良小良帥戎兵一萬來犯齊界，已破祝阿，直攻歷下。守臣不能抵當，連連告急，乞主公速回。」僖公曰：「北戎屢次侵擾，不爭鼠竊狗偷而已。今番大舉入犯，若使得利而去，將來北鄙必無寧歲。」乃分遣人於魯衛鄭三處借兵，一面同公子元公孫戴仲等：「前去歷城拒敵。」

却說鄭莊公聞齊有戎患，乃召世子忽謂曰：「齊與鄭同盟，且衛每用兵，齊必相從。今來乞師，宜速往救。」乃選車三百乘，使世子忽爲大將，高渠彌副之，祝聃爲先鋒，星夜望齊國進發。聞齊僖公在歷下，逕來相見。時魯衛二國之師，尙未曾到。僖公感激無已，親自出城犒軍，與世子忽商議退戎之策。世子忽曰：「戎用徒，易進亦易敗；我用車，難敗亦難進。然雖如此，戎性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是可誘而取也。况彼恃勝，必然輕進，若以偏師當敵，詐爲敗走，戎必來追吾，預伏兵以待之。追兵遇伏必駭而奔，奔而逐之，必獲全勝。」僖公曰：「此計甚妙！」齊兵伏於東，以遏其前；鄭兵伏於北，以逐其後。首尾攻擊，萬無一失。世子忽領命自去北路，分作兩處埋伏去了。

僖公召公子元授計：「汝可領兵伏於東門，只等戎軍來追，卽忙殺出，使公孫戴仲引一軍誘敵，只要輸不要贏，誘至東門伏兵之處，便算有功。」分撥已定，公孫戴仲開關搦戰，戎帥小良持刀躍馬，領着戎兵三千，出寨迎敵。兩下交鋒，約二十合，戴仲氣力不加，回車便走，却不進北關，繞城向東路而去。小良不捨，儘力來追。大良見戎兵得勝，盡起大軍隨後。將近東門，忽然礮聲大震，金鼓喧天，茨葦中都是兵，如蜂攢蠅集。小良急叫：「中計！」撥回馬頭便走，反將大良後隊衝動，立脚不牢，一齊都奔。公孫戴仲與公子元合兵追趕，大良分付小良上前開路，自己斷後。且戰且走，落後者俱被齊兵擒斬。戎兵行至鵠山，回顧追軍漸遠，喘息方定。正欲埋鍋造飯，山坳裏喊聲大舉，一枝軍馬衝出口稱：「鄭國上將高渠彌在此！」大良小良慌忙上馬，無心戀戰，奪路奔逃。高渠彌隨後掩殺，約行數里。

之程。前面喊聲又起，却是世子忽引兵殺到，後面公子元率領齊兵亦至。殺得戎兵七零八落，四散逃命。小良被祝職一箭，正中腦袋，墜馬而死。大良匹馬潰圍而出，遇着世子忽，戎車措手不及，亦被世子忽斬之。生擒甲首三百，死者無算。

世子忽將大良小良首級，并甲首都解到齊侯軍前獻功。僖公大喜曰：『若非世子如此英雄，戎兵安得便退？今日社稷安靜，皆世子之所賜也。』世子忽曰：『偶效微勞，何煩過譽？』於是僖公遣使住止魯衛之兵，免勞跋涉。命大排筵席，專待世子忽。席間又說起『小女願備箕箒』。世子忽再三謙讓。席散之後，僖公使夷仲年私謂高渠彌曰：『寡君慕世子英雄，願結姻好，前番遣使，未蒙見允。今日寡君親與世子言之，世子執意不從，不知何意？大夫能玉成其事，請以白璧二雙，黃金百鎰爲獻。』高渠彌領命來見世子，備道齊侯相慕之意。『若諾婚好，異日得此大國相助，亦是美事。』世子忽曰：『昔年無事之日，蒙齊侯欲婚我，我尚然不敢仰攀。今奉命救齊，幸而成功，乃受室而歸，外人必謂我挾功求娶，何以自明？』高渠彌再三攛掇，只是不允。次日，齊僖公又使夷仲年來議婚。世子忽辭曰：『未稟父命，私婚有罪。』卽日辭回本國。齊僖公怒曰：『吾有女如此，何患無夫？』

再說鄭世子忽回國，將辭婚之事，稟知莊公。莊公曰：『吾兒能自立功業，不患無良姻也。』祭足私謂高渠彌曰：『君多內寵，公子突，公子儀，公子廩，三人皆有覬覦之志。世子若結婚大國，猶可藉其助援。齊不議婚，猶當請之。奈何自剪羽翼耶？吾子從行，何不諫之？』高渠彌曰：『吾亦言之，奈不聽何！』祭足歎息而去。髯翁有詩單論子忽辭婚之事。詩曰：

「丈夫作事有剛柔，未必辭婚便失謀；試詠載驅并敝笱，魯桓可是得長籌？」

高渠彌素與公子廩相厚，聞祭足之語，益相交結。公子忽言於莊公曰：『渠彌與子廩私通，往來甚密，其心不可測也。』莊公以世子忽之言，而責渠彌。渠彌諱言無有，轉背卽與子廩言之。子廩曰：『吾父欲用汝爲正卿，爲世子所阻而止，今又欲斷吾兩人之往來，父在日猶然，若父百年之後，豈復能相容乎？』高渠彌曰：『世子優柔不斷，

不能害人，公子忽憂也。——子輿與高渠彌，自此與世子忽有隙，後來高渠彌弑忽立輿，蓋本於此。再說祭足爲世子忽畫策，使之結婚於陳，修好於衛。陳、衛二國方睦，若與鄭成鼎足之勢，亦足自固。『世子忽以爲然。』祭足乃言於莊公，遣使如陳求婚，陳侯從之。世子忽至陳，親迎嬀氏以歸。魯桓公亦遣使求婚於齊。只因齊侯將女文姜許婚魯侯，又生出許多事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

話說齊僖公生有二女，皆絕色也。長女嫁於衛，卽衛宣姜，另有表白在後。單說次女文姜，生得秋水爲神，芙蓉如面，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真乃絕佳世人。古今國色兼且通，今博古出口成文，因此號爲文姜。世子諸兒，原是個酒色之徒，與文姜雖爲兄妹，各自一母。諸兒長於文姜，只二歲。自小時在宮中同行同坐，戲耍頑皮，及文姜漸已長成，出落得如花如玉。諸兒已通情竇，見文姜如此才貌，况且舉動輕薄，每有調戲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個不顧禮義之人，語言戲謔，時及閨巷穢褻，全不避忌。諸兒生得長身偉幹，粉面朱唇，天生的美男子，與文姜到是一對人品，可惜產於一家，分爲兄妹，不得配合成雙。如今聚於一處，男女無別，遂至並肩攜手，無所不至，只因礙着左右宮人，單少得同衾貼肉了。也是齊侯夫婦溺愛子女，不預爲防範，以致兒女成禽獸之行。後來諸兒身弑國危，禍皆由此。自鄭世子忽大敗戎師，齊僖公在文姜面前誇獎他許多英雄，今與議婚，文姜不勝之喜，及聞世子忽堅辭不允，心中鬱悶，染成一疾，暮熱朝涼，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寢食俱廢，有詩爲證：

「二八深閨不解羞，一樁情事鎖眉頭。鸞鳳不入情絲網，野鳥家雞總是愁。」

世子諸兒以候病爲名，時時闖入閨中，挨坐床頭，遍體撫摩，指問疾苦，但耳目之際，便不及亂。

一日，齊僖公偶到文姜處看視，見諸兒在房，責之曰：『汝雖則兄妹，禮宜避嫌，今後但遣宮人致候，不必自到。』諸兒唯唯而出，自此相見遂稀。——未幾，僖公爲諸兒娶宋女魯莒，俱有媵，諸兒愛戀新婚，兄妹蹤跡益疎。文姜

深閨寂寞，懷念諸兒，病勢愈加；却是胸中展轉，難以出口。正是：「啞子漫嘗黃柏味，自家有苦自家知。」有詩爲證：

「春草醉春烟，深閨入獨眠。積恨顏將老，相思心欲燃。幾回明月夜，飛夢到郎邊。」

却說魯桓公卽位之年，年齒已長，尙未聘有夫人，大夫臧孫達遂曰：「古者國君年十五而生子，今君內主尚虛，異日主器何望？非所以重宗廟也。」公子翬曰：「臣聞齊侯有愛女，文姜欲妻，鄭世子忽而不果，君盍求之。」桓公曰：「諾。」卽使公子翬求婚於齊，齊僖公以文姜病中，請緩其期。宮人却將魯侯請婚的喜信，報知文姜。文姜本是過時思想之症，得此消息，心下稍舒，病覺漸減。及齊魯爲宋督一事，共會於稷，魯侯當面又以姻事爲請，齊侯期以明歲。至魯桓公三年，又親至嬴地，與齊侯爲會，齊僖公感其懇勤，許之。魯侯遂於嬴地納幣，視常禮加倍隆重，僖公大喜，約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魯成婚。魯侯乃使公子翬至齊迎女。齊世子諸兒聞文姜將嫁他國，從前狂心，不覺復萌，使宮人假送花朵於文姜，附以詩曰：

「桃有華，燦燦其霞，當戶不折，飄而爲苴。吁嗟兮復吁嗟！」

文姜得詩，已解其情，亦復以詩曰：

「桃有英，燦燦其靈，今茲不折，詎無來春。吁嗟兮復吁嗟！」

諸兒讀其答詩，知文姜有心於彼，相慕轉切。未幾，魯使上卿公子翬如齊，迎取文姜。齊僖公以愛女之故，欲親自往送。諸兒聞之，請於父曰：「聞妹子將適魯侯，齊魯世好，此誠美事，但魯侯既不來親迎，必須親入往送。父親國事在身，不便遠離，孩兒不才，願代一行。」僖公曰：「吾已親口許下，自往送親，安可失信？」說猶未畢，入報魯侯。魯侯停駕瓏邑，專候迎親。僖公曰：「魯禮義之國中道迎親，正恐勞吾入境，吾不可以不往。」諸兒默然而退。姜氏心中亦如有所失。

其時秋九月初旬，吉期已迫，文姜別過六宮妃眷，到東宮來別哥哥諸兒。諸兒整酒相待，四目相視，各不相捨。只多了元妃在坐，且五父位公遣宮人守候，不能交言，暗暗嗟歎。臨別之際，諸兒挨至車前，單道個：「妹子留心，莫

忘「叮嚀」之句！文姜答言：「哥哥保重，相見有日。」齊僖公命諸兒守國，親送文姜至瓊，與魯侯相見。魯侯彼甥舅之禮，設席款待，從人皆有厚賜。僖公辭歸，魯侯引文姜到國成親。一來齊是個大國，二來文姜如花絕色，魯侯十分愛重。三朝見廟，大夫宗婦，俱來朝見。君夫人僖公復使其弟夷仲年聘魯，問候姜氏。自此齊魯親密，不在話下。無名子有詩，單道文姜出嫁事。詩云：

「從來男女憤嫌微，兄妹如何不隔離？只爲臨歧言保重，致令他日玷中閨！」

話分兩頭，再說周桓王自聞鄭伯假命伐宋，心中大怒，竟使虢公林父獨秉朝政，不用鄭伯。鄭莊公聞知此信，心怨桓王，一連五年不朝。桓王曰：「鄭寤生無禮甚矣！若不討之，人將效尤。朕當親帥六軍，往聲其罪。」虢公林父諫曰：「鄭有累世卿士之勞，今日奪其政柄，是以不朝，且宜下詔徵之，不必自往，以褻天威。」桓王忿然作色，曰：「寤生欺朕，非止一次，朕與寤生誓不兩立。」乃召蔡衛陳三國一同帥師伐鄭。

是時陳侯鮑方薨，其弟公子佗字伍父，弑太子免而自立，諡鮑爲桓公。國人不服，紛紛逃散。周使徵兵，公子佗初卽位，不敢違王之命，只得糾集車徒，遣大夫伯爰諸統領，望鄭國進發。蔡衛各遣兵從征。桓王使虢公林父將右軍，以蔡衛之兵屬之，使周公黑肩將左軍，陳兵屬之。王自統大兵爲中軍，左右策應。鄭莊公聞王帥將至，乃集諸大夫問計，羣臣莫敢先應。正卿祭仲曰：「天子親自將兵，責我不朝，名正言順，不如遣使謝罪，轉禍爲福。」莊公怒曰：「王奪我政權，又加兵於我，三世勤王之績，付與東流。此番若不挫其銳氣，宗社難保。」高渠彌曰：「陳與鄭素睦，其助兵乃不得已也，蔡衛與我夙仇，必然效力。天子震怒自將，其鋒不可當，宜堅壁以待之，俟其意怠，或戰或和，可以如意。」大夫公子元進曰：「以臣戰君，於理不直，宜速不宜遲也。臣雖不才，願獻一計。」莊公曰：「卿計如何？」子元曰：「王師既分爲三，亦當爲三軍以應之，左右二師皆結方陣，以左軍當其右軍，以右軍當其左軍，主公自率中軍以當王。」莊公曰：「如此可必勝乎？」子元曰：「陳佗弑君新立，國人不順，勉從徵調，其心必離，若令右軍先犯陳師，出其不意，必然奔竄。再令左軍逕奔蔡衛，蔡衛聞陳敗，亦將潰矣。然後合兵以攻王卒，萬無不勝。」莊公曰：

「卿料敵如指掌，子封不死矣！」

正商議間，疆吏報：「王師已至繻葛，三營聯絡不斷。」莊公曰：「但須破其一營，餘不足破也。」乃使大夫曼伯引一軍爲右拒，使正卿祭足引一軍爲左拒，自領上將高渠彌、原繁、瑕叔盈、祝聃……等建「蜚弧」大旗於中軍。祭仲進曰：「蜚弧」所以勝宋許也，奉天討罪，以伐諸侯則可以伐王則不可。」莊公曰：「寡人思不及此，即命以大旆易之。」仍使瑕叔盈執掌其「蜚弧」，實於武庫，自後不用。高渠彌曰：「臣觀周王頗知兵法，今番交戰，不比尋常，請爲「魚麗」之陣。」莊公曰：「魚麗陣」如何？」高渠彌曰：「甲車二十五乘爲偏，甲士五人爲伍，每車一偏在前，別用甲士五二十五人隨後，塞其闕漏，車傷一人，伍卽補之，有進無退。此陣法極堅極密，難敗易勝。」莊公曰：「善。」

三軍將近繻葛，扎住營寨。桓王聞鄭伯出師抵敵，怒不可言，便欲親自出戰。虢公林父諫止之，次日各排陣勢。莊公傳令：「左右二軍不可輕動，只看軍中大旆展動，一齊進兵。」且說桓王打點一番，青鄭的說話，專待鄭君出頭打話，當陣訴說，以折其氣。鄭君雖列陣，只把住陣門，絕無動靜。桓王使人挑戰，並無人應。將至午後，莊公度王卒已怠，教瑕叔盈把大旆麾動，左右二拒一齊鳴鼓，鼓聲如雷，各各奮勇前進。

且說曼伯殺入左軍，陳兵原無鬪志，卽時奔散，反將周兵衝動。周公黑肩阻遏不住，大敗而走。再說祭足殺入右軍，只看蔡衛旗號衝突，將去二國不能抵當，各自覓路奔逃。虢公林父仗劍立於軍前，約束軍人：「如有亂動者，斬！」祭足不敢逼。林父緩緩而退，不折一兵。再說桓王在中軍，聞敵營鼓聲震天，知是出戰，准備相持，只見士卒紛紛耳語，隊伍早亂。原來望見潰兵，知左右二營有失，連中軍也立脚不住，却被鄭兵如牆而進。祝聃在前，原繁在後，曼伯祭足亦領得勝之兵，并力合攻，殺得車傾馬斃，將隕兵亡。桓王傳令速退，親自斷後，且戰且走。祝聃望見繻蓋之下，料是周王，儘着眼力覷真，一箭射去，正中周王右肩，幸裹甲堅厚，傷不甚重。祝聃催車前進，正在危急，却得虢公林父前來救駕，與祝聃交鋒，原繁曼伯一齊上前，各聘英雄。忽聞鄭中軍鳴金甚急，遂各收軍。桓王引兵退三十

下寨。周公黑肩亦至，訴稱：『陳人不肯用力，以至於敗。』桓王赧然曰：『此朕用人不明之過也。』祝聃等回軍，見鄭莊公曰：『臣已射王肩，周王膽落，正待追趕，生擒那斷，何以鳴金？』莊公曰：『本爲天子不明，將德爲怨，今日應敵，萬非得已，賴諸卿之力，社稷無隕足矣，何敢求多，依你說取回天子，如何發落？』即射王，亦不可也。萬一重傷殞命，寡人有弑君之名矣。』祭足曰：『主公之言是也。今吾國兵威已立，料周王必當畏懼，宜遣使問安，稍致慰勤，使知射肩非出主公之意。』莊公曰：『此行非仲不可。』命備牛十二頭，羊百隻，粟芻之物共百餘車，連夜到周王營內，祭仲叩首再三，口稱：『死罪臣寤生，不忍社會之阻，勒兵自衛，不料軍中不戒，有犯王躬。寤生不勝戰兢，竊之至，謹遣陪臣足待罪轅門，敬問無恙，不腆敝賦，聊充軍勞之用，惟天王憐而赦之。』桓王默然，自有慚色。虢公林父從旁代答曰：『寤生既知其罪，當從寬宥，來使便可謝恩。』祭足再拜稽首而出，遍歷各營，俱問：『安否？』史官有詩歎云：

「謾誇神箭集王肩，不想君臣等地天；對壘公然全不讓，却將虛禮媚王前。」

又髯翁有詩譏桓王，不當輕兵伐鄭，自取其辱。詩云：

「明珠彈雀古來譏，豈有天王自出軍；傳檄四方兼貶爵，鄭人甯不懼王威？」

桓王兵敗歸周，不勝其忿，便欲傳檄四方，共聲鄭寤生無王之罪。虢公林父諫曰：『王輕舉喪功，若傳檄四方，是自彰其敗也。諸侯自陳、衛、蔡三國而外，莫非鄭黨，徵兵不至，徒爲鄭笑。且鄭已遣祭足勞軍謝罪，可借此赦宥開鄭自新之路。』桓王默然，自此更不言鄭事。

却說蔡侯因遣兵從周伐鄭，軍中探聽得陳國篡亂，人心不服，公子佗於是引兵襲陳。不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話說陳桓公之庶子名躍，係蔡姬所出，蔡侯封人之甥也。因陳蔡之兵，一同伐鄭，陳國是大夫伯爰諸將，蔡國是蔡侯之弟蔡季為將，蔡季向伯爰諸私問陳事，伯爰諸曰：「新君佗，雖然篡位，奈人心不服，又性好田獵，每每微服從禽於郊外，不恤國政，將來國中必然有變。」蔡季曰：「何不討其罪而戮之？」伯爰諸曰：「心非不欲，恨力不逮耳！」及周王兵敗，三國之師，各回本國，蔡季將伯爰諸所言奏聞蔡侯，蔡侯曰：「太子免既死，次當吾甥佗，佗乃篡弑之賊，豈容久竊富貴耶？」蔡季奏曰：「佗好獵，俟其出，可襲而弑也。」蔡侯以為然，乃密遣蔡季率兵車百乘，待於界口，只等逆佗出獵，便往襲之。

蔡季遣諜打探回報：「陳君三日前出獵，見屯界口。」蔡季曰：「吾計成矣！」乃將車馬分為十隊，都扮作獵人模樣，一路打圍前去。正遇陳君隊中射倒一鹿，蔡季馳車奪之。陳君怒，輕身來擒蔡季，季回東便走。陳君招引車徒趕來，只聽得金鑼一聲響，嘯十隊獵人一齊上前，將陳君拿住。蔡季大叫道：「吾非別人，乃蔡侯親弟蔡季是也。因汝國逆佗弑君，奉吾兄之命，來此討賊，止誅一人，餘俱不問。」衆人俱拜伏於地。蔡季一一撫慰，言：「故君之子，躍是我蔡侯外甥，今扶立為君，何如？」衆人齊聲答曰：「如此甚合公心，某等情願前導。」蔡季將逆佗即時梟首，懸頭於車上，長驅入陳，在先跟陳君出獵的一班人衆，為之開路，表明蔡人討賊立君之意。於是市井不驚，百姓歡呼載道。蔡季至陳，命以逆佗之首，祭於陳桓公之廟，擁立公子躍為君，是為厲公。此周桓王十四年之事也。

公子佗篡位，纔一年零六個月，為此須臾富貴，甘受萬載惡名，豈不愚哉？有詩為證：

「弑君指望千年貴，淫獵誰知一旦誅。若是兇人無顯戮，亂臣賊子定紛如。」

陳自公子躍即位，與蔡甚睦，數年無事。——這段話繳過不題。

且說南方之國曰楚，芊姓子爵，出自顓頊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之官，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重黎死，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子陸終，娶鬼方國君之女，得孕懷十一年，開左脅，生下三子，又開右脅，復生下三子。長曰樊，己姓，封於衛墟，為夏伯湯伐桀滅之；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時為胡國，後滅於楚；三曰彭祖，彭姓，封於韓墟，為商伯。

商未始亡；四曰會人，妊姓，封於鄭墟；五曰安，曹姓，封於荊墟；六曰季連，芊姓，乃季連之苗裔。有名鬻熊者，博學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師之。後世以熊爲氏，成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得鬻熊之曾孫熊繹，封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都於丹陽。五傳至熊渠，甚得江汉間民和，僭號稱王。周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侵伐，去王號，不敢稱。又八傳至於熊儀，是爲若敖；又再傳至熊詢，是爲蚡冒。蚡冒卒，其弟熊通弑蚡冒之子而自立。熊通強暴好戰，有僭號稱王之志。見諸侯戴周朝聘不絕，以此猶懷解望。及周桓王兵敗於鄭，熊通益無忌憚，僭謀遂決。令尹鬬伯比進曰：『楚去王號已久，今欲復稱，恐駭觀聽，必先以威力制服諸侯方可。』熊通曰：『其道如何？』伯比對曰：『漢東之國，惟隨爲大。君姑以兵臨隨，而遣使求成焉。隨服，則漢淮諸國無不順矣。』熊通從之，乃親率大軍屯於瑕，遣大夫鬻章求成於隨。隨有一賢臣，名曰季梁，及有一諛臣，名曰少師。陳侯喜諛而疎賢，所以少師有寵，及楚使至隨，隨侯召二臣問之。季梁奏曰：『楚強隨弱，今來求成，其心不可測也。姑外爲應承，而內修備禦，方保無虞。』少師曰：『臣請奉成約，往探楚軍。』隨侯乃使少師至瑕，與楚結盟。

鬬伯比聞少師將至，奏熊通曰：『臣聞少師乃淺近之徒，以諛得寵；今奉使來此探吾虛實，宜藏其壯銳，以老弱示之，彼將輕我，其氣必驕，驕必怠，然後我可以得志。』大夫熊率且比曰：『季梁在彼，何益於事？』伯比曰：『非爲今日，吾以圖其後也。』熊通從其計。少師入楚營，左右瞻視，見戈甲朽敝，人或老或弱，不堪戰鬥，遂有矜高之色。謂熊通曰：『吾兩國各守疆宇，不識上國之求成何意？』熊通謬應曰：『敝邑連年荒歉，百姓疲羸，誠恐小國合黨爲梗，故欲與上國約爲兄弟，爲唇齒之援耳。』少師對曰：『漢東小國皆敝邑，號令所及，君不必慮也。』熊通遂與少師斷盟。少師行後，熊通傳令班師。

少師還見隨侯，述楚軍羸弱之狀：『幸而得盟，卽刻班師，其懼我甚矣；願假臣偏師追襲之，縱不能悉俘以歸，亦可掠取其半，使楚今後不敢正眼視隨。』隨侯以爲然，方欲起師，季梁聞之，趨入諫曰：『不可！不可！楚自若敖蚡冒以來，世修其政，馮陵江漢，積有歲年。熊通弑姪而自立，兇暴更甚，無故請成，包藏禍心；今以老弱示我，蓋誘我耳。』

若追之必墮其計。』隨侯卜之，不吉，遂不追楚師。

熊通聞季梁諫止追兵，復召鬬伯比問計。伯比獻策曰：『請合諸侯於沈鹿。若隨人來會，服從必矣；如其不至，則以叛盟伐之。』熊通遂遣使徧告漢東諸國，以孟春之朔，於沈鹿取齊。至期，巴庸、濮鄧、鄆絞、羅郢、貳軫、申江……諸國畢集，惟黃隨二國不至。楚至，使遺章責黃，黃子遣使告罪；又使屈瑕責隨，隨侯不服。

熊通乃率師伐隨，軍於漢淮二水之間。隨侯集羣臣問拒楚之策。季梁進曰：『楚初合諸侯，以兵臨我，其鋒方銳，未可輕敵。不如卑辭以請成。楚苟聽我，復修舊好足矣；其或不聽，曲在於楚。楚欺我之辭卑，士有怠心，我見楚之拒請，士有怒氣，我怒彼怠，庶可一戰以圖僥倖乎？』少師從旁攘臂言曰：『爾何怯之甚也？楚人遠來，乃自送死耳！若不速戰，恐楚人復如前番遁逃，豈不可惜？』隨侯惑其言，乃以少師爲戎右，以季梁爲御，親自出師禦楚，布陣於青林山之下。季梁升車以望楚師，謂隨侯曰：『楚兵分左右各二軍，楚俗以左爲上，其君必在左，君之所在，精兵聚焉。請專攻其右軍，若右敗，則左亦喪氣矣。』少師曰：『避楚軍而不攻，甯不貽笑於楚人乎？』隨侯從其言，先攻楚左軍，楚開陣以納隨師，隨侯殺入陣中，楚四面伏兵皆起，人人勇猛，個個精強。少師與楚將鬬丹交鋒，不十合，被鬬丹斬於馬下。季梁保着隨侯死戰，楚兵不退，隨侯棄了戎車，微服混於小車之中。季梁殺條血路，方脫重圍。點視軍卒，十分不存三四。隨侯謂季梁曰：『孤不聽汝言，以至於此。』問：『少師何在？』有軍人見其被殺，奏知隨侯，隨侯歎息不已。季梁曰：『此誤國之人，君何惜焉？爲今之計，作速請成爲上。』隨侯曰：『孤今以國聽子。』

季梁乃入楚軍求成，熊通大怒曰：『汝主叛盟拒會，以兵相抗，今兵敗求成，非誠心也。』季梁面不改色，從容進曰：『昔者，奸臣少師恃寵貪功，強寡君於行陣，實非出寡君之意。今少師已死，寡君自知其罪，遣下臣稽首於麾下，君若赦宥，當倡率漢東君長，朝夕在庭，永爲南服。惟君裁之。』鬬伯比曰：『天意不欲亡隨，故去其諛佞，隨未可滅也，不若許或，使倡率漢東君長，頌楚功績於周，因假位號以鎮服蠻夷，於楚無不利焉。』熊通曰：『善。』乃使遺章私謂季梁曰：『寡君奄有江漢，欲假位號以鎮服蠻夷，若徵惠上國，率羣蠻以請於周室，幸而得請，寡君之榮實。』

惟上國之賜，寡君戢兵以待命。季梁歸言於隨侯，隨侯不敢不從，乃自以漢東諸侯之意，頌楚功績，請王室以王號假楚，彈壓蠻夷，桓王不許。能通聞之，怒曰：「吾先人熊鬻，有輔導二王之勞，僅封微國，遠在荆山。今地關民衆，蠻夷莫不臣服，而王不加位，是無賞也。鄭人射王肩而不能征討，是無罰也。何以爲王？」且王號我先君熊渠之所自稱也，孤亦光復舊號，安用周爲？遂卽中軍自立爲楚武王，與隨人結盟而去。漢東諸國各遣使稱賀，桓王雖怒，楚無如之何。——自此周室愈弱，而益無威。熊渠卒，其子熊貲遷都於郢，役屬羣蠻，駸駸乎有侵犯中國之勢。後來若非召陵之師，城濮之戰，則其勢不可遏矣。

話分兩頭，再說鄭莊公自勝王師，深嘉公子元之功，大城櫟邑，使之居守，比於附庸，諸大夫各有封賞。惟祝聃之功不錄，祝聃自言於莊公曰：「射王而錄其功，人將議我。」祝聃忿恨，疽發於背而死。莊公私給其家，命厚葬之。周桓王十九年夏，莊公有疾，召祭足至牀頭，謂曰：「寡人有子十一人，自世子忽之外，子突、子廕、子儀，皆有貴微。子突才智福祿，似又出三子之上，三子皆非令終之相也。寡人意欲傳位於突，何如？」祭足曰：「鄧曼元妃也，子忽嫡長，久居儲位，且屢建大功，國人信從，廢嫡立庶，臣不敢奉命。」莊公曰：「突志非安於下位者，若立忽，惟有出突於外家耳。」祭足曰：「一知子莫如父，一惟君命之。」莊公歎曰：「鄭國自此多事矣！」乃使公子突出居於宋。

五月莊公薨，世子忽卽位，是爲昭公，使諸大夫分聘各國，祭足聘宋，因便察子突之變。——却說公子突之母，乃宋雍氏之女，名曰雍姑，雍氏宗族多仕於宋，宋莊公甚寵任之。公子突被出在宋，思念其母雍姑，與雍氏商議歸鄭之策。雍氏告於宋公，宋公許爲之計，適祭足行聘至宋，宋公喜曰：「子突之歸，只在祭仲身上。」乃使南宮長萬、伏甲士於朝，以待祭仲入朝，致聘行禮畢，甲士趨出，將祭足拘執。祭足大呼：「外臣何罪？」宋公曰：「姑至軍府言之。」是日，祭足被囚於軍府，甲士圍把守，水洩不通。祭足疑懼，坐不安席，至晚太宰華督攜酒親至軍府，與祭足壓驚。祭足曰：「寡君使足修好上國，未有開罪，不知何以觸怒將寡君之禮，或有所缺，抑使臣之不職乎？」華督曰：「皆非也。公子突之出於雍，誰不知之？今子突竄伏在宋，寡君憫焉。且子忽柔懦，不堪爲君，吾子若能行廢立之事，

寡君願與吾子世修姻好，惟吾子圖之。」祭足曰：「寡君之立，先君所命也；以臣廢君，諸侯將討吾罪矣。」華督曰：「雍姑有寵於鄭先君，母寵子貴，不亦可乎？」且弑逆之事，何國蔑有？惟力是視，誰加罪焉？」因附祭足之耳曰：「吾寡君之立，亦有廢而後興，子必行之，寡君當任其無咎。」祭足皺眉不答。華督又曰：「子必不從，寡君將命南宮長萬爲將，發車六百乘，納公子突於鄭，出軍之日，斬吾子以殉於軍。吾見子止於今日矣！」祭足大懼，只得應諾。華督復要之立誓，祭足曰：「若不立公子突者，神明殛之！」史官有詩譏祭足云：

「丈夫寵辱不能驚，國相如何受脅陵。若是忠臣拚一死，宋人未必敢相輕。」

華督連夜還報宋公，說「祭仲已聽命了。」次日，宋公使人召公子突，至於密室，謂曰：「寡人與雍氏有言許歸吾子。今鄭國告立新君，有密書及寡人曰：『必殺之，願割三城爲謝。』寡人不忍，故私告子。」公子突拜曰：「突不幸，越在上國，突之死生已屬於君，若以君之靈，使得重見先人之宗廟，惟君所命，豈惟三城！」宋公曰：「寡人囚祭足於軍府，正惟公子之故，此大事，非仲不成，寡人將盟之。」乃并召祭足，使與子突相見，亦召雍氏，將廢忽立突之事說明。三人歃血訂盟，宋公自爲司盟，太宰華督蒞事。宋公使子突立下誓約，三城之外，定要白璧百雙，黃金萬鎰，每歲輸穀三萬鍾，以爲酬謝之禮。祭足書名爲證。公子突急於得國，無不應承。宋公又要公子突將國政盡委祭足，突亦允之。又聞祭足有女，使許配雍氏之子雍糾，就教帶雍糾歸國成親，仕以大夫之職。祭足亦不敢不從。

公子突與雍糾皆微服，詐爲商賈，駕車跟隨祭足，以九月朔日至鄭，藏於祭足之家。祭足僞稱有疾，不能趨朝。諸大夫俱至祭府問安，祭足伏死。士百人於壁衣之中，請諸大夫至內室相見。諸大夫見祭足面色无盈，衣冠齊整，大驚曰：「相君無恙，何不入朝？」祭足曰：「足非身病，乃國病也。先君寵愛子突，囑諸宋公，今宋將遣南宮長萬爲將，率車六百乘，輔突伐鄭。鄭國未寧，何以當之？」諸大夫面面相覷，不敢置對。祭足曰：「今日欲解宋兵，惟有廢立可免耳。」公子突見在諸君從否，願一言而決。高渠彌因世子忽諫止上卿之位，素與子忽有隙，挺身撫劍而言曰：「相君此言，社稷之福，吾等願見新君。」衆人聞高渠彌之言，疑與祭足有約，又窺見壁衣有人，各懷恐懼。齊

聲唯唯。祭足乃呼公子突至，納之上坐。祭足與高渠彌先下拜。諸大夫沒奈何，只得同拜伏於地。祭足預先寫就連名表章，使人上之，言：『宋人以重兵納突，臣等不能事君矣。』又自作密啓，啓中言：『主君之立，實非先君之意，乃臣足主之。今宋囚臣而突要臣以盟，臣恐身死無益於君，已口許之。今兵將及郊，羣臣畏宋之強，協謀往迎，主公不若從權，暫時避位，容臣乘間再圖迎復。』未寫一誓云：『違此言者，有如日。』鄭昭公接了表文，及密啓，自知孤立無助，與嬖妃泣別，出奔衛國去了。

九月己亥日，祭足奉公子突即位，是爲厲公。大小政事，皆決於祭足。以女妻雍糾，謂之雍姬。姬言於公，官雍糾以大夫之職。雍氏原是厲公外家，厲公在宋時，與雍氏親密往來，所以厲公寵信雍糾，亞於祭足。自厲公即位，國人俱已安服。惟公子癸、公子儀二人，心懷不平。又恐厲公加害，是月公子癸奔蔡，蔡公子儀奔陳。宋公聞子突定位，遣人致書來賀。因此一番使命，挑起兩國干戈，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仲殺壻逐主

却說宋莊公遣人致書稱賀，就索取三城，及白璧黃金，歲輸穀數。厲公召祭足商議，厲公曰：『當初急於得國，以此恣其需索，不敢違命。今寡人即位方新，就來責償，若依其言，府庫一空矣。况嗣位之始，便失三城，豈不貽笑鄰國？』祭足曰：『可辭以一人心未定，恐割地生變，願以三城之貢賦代輸於宋。』其白璧黃金，姑與以三分之一。婉言謝之。歲輸穀數，請以來年爲始。厲公從其言，作書報之，先貢上白璧三十雙，黃金三千鎰，其三城貢賦，約定冬初交納。使者還報，宋莊公大怒曰：『突死而吾生之，突貧賤而吾富貴之，區區所許，乃子忽之物，於突何與，而敢吝惜？』即日又遣使往鄭坐索，必欲如數。且立要交割三城，不願輸賦。厲公又與祭仲商議，再貢去穀二萬鍾。宋使去而復來，傳言：『若不滿所許之數，要祭仲自來回話。』祭仲謂厲公曰：『宋受我先君大德，未報分毫，今乃吝立君之功，貪求無厭。且出言無禮，不可聽也。臣請奉使齊魯，求其宛轉。』厲公曰：『齊魯肯爲鄭用乎？』祭足曰：『往年

我先君伐許伐宋，無役不與齊魯同事。况魯侯之立，我先君實成之。卽齊不厚鄭，魯自無辭。」厲公曰：「宛轉之策何在？」祭仲曰：「當初華督弑君而立子馮，吾先君與齊魯並受賄賂，玉成其事，魯受郟之大鼎，吾國亦受商彝，今當訴告齊魯以商彝還宋，宋公追想前情，必愧而自止。」厲公大喜曰：「寡人聞仲之言，如夢初醒。」卽遣使費了禮幣分頭往齊魯二國，告立新君，且訴以宋人忘恩背德，索賂不休之事，使人到魯致命，魯桓公笑曰：「昔者宋君行賂於敝邑，止用一鼎，今得鄭賂已多，猶未滿意乎？寡人當身任之，卽日親往宋，爲汝君求解。」使者謝別。

再說鄭使至齊致命，齊僖公向以敗戎之功，感激子忽，欲以次女文姜連姻。雖然子忽堅辭，到底齊侯心內，還偏向他一分。今日鄭國廢忽立突，齊侯自然不喜，謂使者曰：「鄭君何罪，輒行廢立爲汝君者，不亦難乎？寡人當親率諸侯，相見於城下。」禮幣俱不受。使者回報厲公，厲公大驚，謂祭足曰：「齊侯見責，必有干戈之事，何以待之？」祭足曰：「臣請簡兵蒐乘，預作準備，敵至則迎，又何懼焉？」

且說魯桓公遣公子柔，往宋訂期相會。宋莊公曰：「既魯君有言相訂，寡人當躬造魯境，豈肯煩君遠辱？」公子柔返命魯侯，再遣人往約，酌地之中，在扶鍾爲會。——時周桓王二十年秋，九月也。宋莊公與魯侯會於扶鍾，魯侯代鄭稱謝，并爲求寬。宋公曰：「鄭君受寡人之恩深矣！譬之雞卵，寡人抱而翼之，所許酬勞，出彼本心，今歸國篡位，直欲負諾，寡人豈能忘情乎？」魯侯曰：「大國所以賜鄭者，鄭豈忘之，但以嗣服未久，府庫空虛，一時未得如約，然速遲之間，決不負諾。此事寡人可以力保。」宋公又曰：「金玉之物，或以府庫不充爲辭，若三城交割，只在片言，何以不決？」魯侯曰：「鄭君懼失守故業，遺笑列國，故願以賦稅代之，聞已納粟萬鍾矣。」宋公曰：「二萬鍾之入，原在歲輸數內，與三城無涉，况所許諸物，還未及半。今日尚然，異日事冷，寡人更何望焉？惟君早爲寡人圖之。」魯侯見宋公十分固執，怏怏而罷。魯侯歸國，卽遣公子柔使鄭，致宋公不肯相寬之語。

鄭伯又遣大夫雍糾，捧著商彝，呈上魯侯，言：「此乃宋國故物，寡君不敢擅留，請納還宋府庫，以當三城，更進白璧三十雙，黃金二千鎰，求君侯善言解釋。」魯桓公情不能已，只得親至宋國，約宋公於穀邱之地相會。二君相

見禮畢。魯侯又代鄭伯致不安之意，呈上白璧黃金如數。魯侯曰：『君謂鄭所許諸物，還未及半；寡人正言責鄭，是以勉力輸納。』宋公並不稱謝，但問：『三城何日交割？』魯侯曰：『鄭君念先人世守，不敢以私恩之故，輕棄封疆；今奉一物，可以相當。』即命左右將黃錦袱包裹一物，高高捧着跪獻於宋公之前。宋公聞說『私恩』二字，眉頭微絢，已有不悅之意。及啓袱觀看，認得商彝，乃當初宋國賂鄭之物，勃然變色，佯爲不知，問：『此物何用？』魯侯曰：『此大國故府之珍。鄭先君莊公，向曾效力於上國，蒙上國賜以重器，藏爲世寶。嗣君不敢自愛，仍歸上國。乞念昔日更事之情，免其納地。鄭先君咸受其賜，豈惟嗣君？』宋公見提起舊事，不覺兩頰發赤，應曰：『往事寡人已忘之矣，將歸問之故府……』正議論間，忽報：『燕伯朝鄭，駕到穀邱。』宋公即請燕伯與魯侯一處相見。燕伯見宋公，訴稱：『地鄰於齊，嘗被齊國侵伐，寡人願邀君之靈，請成於齊，以保社稷。』宋公許之。魯侯謂宋公曰：『齊與紀世仇，嘗有襲紀之心，君若爲燕請成，寡人亦願爲紀乞好，各修和睦，免構干戈。』三君遂一同於穀邱結盟。

魯桓公回國，自秋至冬，並不見宋國回音。鄭國因宋使督促財賄，不絕於道，又遣人求魯侯，魯侯只得又約宋公於虛龜之境，會以決平鄭之事。宋公不至，遣使報魯曰：『寡君與鄭自有成約，君勿與聞可也。』魯侯大怒，罵曰：『匹夫貪而無信，尙然不可，况國君乎？』遂轉轅至鄭，與鄭伯會於武父之地，約定連兵伐宋。鬻仙有詩云：

「遂忽弑隱並元凶，同惡相求意自濃；只爲宋莊貪詐甚，致令魯鄭起兵鋒。」

宋莊公聞魯侯發怒，料想歡好不終；又聞齊侯不肯助突，乃遣公子游往齊結好，訴以子突負德之事。『寡君有悔於心，類與君協力攻突，以復故君忽之位。』并爲燕伯求平。『使者未返，宋疆吏報：『魯鄭二國與兵來伐，其鋒甚銳，將近睢陽。』宋公大驚，遂召諸大夫計議迎敵。公子御說諫曰：『師之老壯，在乎曲直；我貪鄭賂，又棄魯好，彼有詞矣。不如請罪求和，息兵罷戰，乃爲上策。』南宮長萬曰：『兵至城下，不發一矢自救，是示弱也，何以爲國？』太宰督曰：『長萬言是也。』

宋公遂不聽御說之言，命南宮長萬爲將，長萬薦猛獲爲先鋒，出車三百乘，兩下排開陣勢。魯侯、鄭伯並駕而

出停車陣前，單搦宋君答話。宋公心下懷慚，託病不出。南宮長萬遠遠望見兩枝繡蓋飄揚，知是二國之君，乃撫猛獲之肩曰：『今日爾不建功，更待何時？』猛獲應命，手握渾鐵點鋼矛，麾車直進，魯鄭二君看見來勢兇猛，將車退後一步。左右擁出二員上將，魯有公子溺，鄭有原繁，各駕戎車迎住。先問姓名，答曰：『吾乃先鋒猛獲是也。』原繁笑曰：『無名小卒，不得污吾刀斧，換你正將來決一死敵。』猛獲大怒，舉矛直刺原繁，原繁輪刀接戰，子溺指引魯軍，鐵葉般裹來，猛獲力戰二將，全無懼怯。魯將秦子梁子，鄭將檀伯，一齊俱上，猛獲力不能支，被梁子一箭射着右臂，不能持矛，束手受縛。兵車甲士盡爲俘獲，只逃走得步卒五十餘人。

南宮長萬聞敗，咬牙切齒曰：『不取回猛獲，何面目入城？』乃命長子南宮牛，引車三十乘搦戰。『佯輸詐敗，誘得敵軍追至西門，我自有的計。』南宮牛應聲而出，橫戟大罵：『鄭突背義之賊，自來送死，何不速降？』剛遇鄭將，引着弓弩手數人，單車巡陣，欺南宮牛年少，便與交鋒。未及三合，南宮牛回車便走，鄭將不捨，隨後趕來。將近西門，砲聲大舉，南宮長萬從後截住，南宮牛回車，兩下夾攻。鄭將連發數箭，射南宮牛不着，心裏驚慌，被南宮長萬躍入車中，隻手擒來。鄭將原繁聞知本營偏將軍車赴敵，恐其有失，同檀伯引軍疾驅而前。只見宋國城門大開，太宰華督自率大軍，出城接應。這裏魯將公子溺，亦引秦子梁子助戰。兩下各秉火炬，混殺一場，直殺至鷄鳴方止。宋兵損折極多。南宮長萬將鄭將獻功，請宋公遣使到鄭營，願以鄭將換回猛獲。宋公許之。宋使至於鄭營，說明交換之事，鄭伯應允，各將檻車推出陣前，彼此互換。鄭將歸於鄭營，猛獲仍歸宋城去了。是日各自休息不戰。

却說公子游往齊致命，齊僖公曰：『鄭突逐兄而立，寡人之所惡也。』但寡人方有事於紀，未暇及此。倘貴國肯出師助寡人伐紀，寡人敢不相助伐鄭。』公子游辭了齊侯，回復宋公去訖。

再說魯侯與鄭伯在營中，正商議攻宋之策，忽報：『紀國有人告急。』魯侯召見，呈上國書，內言：『齊兵攻紀至急，亡在旦夕，乞念婚姻世好，以一旅救諸水火。』魯桓公大驚，謂鄭伯曰：『紀君告急，孤不得不救。宋城亦未可猝拔，不如撤兵。』量宋公亦不敢復來索賂矣。鄭厲公曰：『君既移兵救紀，寡人亦願悉率敵賦以從。』魯侯大喜。

即時傳令拔寨，齊望紀國進發。魯侯先行三十里，鄭伯引軍斷後。宋國先得了公子游回音，後知敵營移動，恐別有誘兵之計，不來追趕，只遣諜遠探回報。『敵兵盡已出境，果往紀國。』方纔放心，太宰華督奏曰：『齊既許助攻，鄭我亦當助其攻紀。』南宮長萬曰：『臣願往。』宋公發兵車二百乘，仍命猛獲爲先鋒，星夜前來助齊。

却說齊僖公會衛侯，并徵燕兵，衛方欲發兵，而宣公適病薨，世子朔卽位，是爲惠公。惠公雖在喪中，不敢推辭，遣兵車二百乘相助。燕伯懼齊吞并，正欲借此修好，遂親自引兵來會。紀侯見三國兵多，不敢出戰，只深溝高壘，堅守以待。忽一日報到：『魯鄭二君前來救紀。』紀侯登城而望，心中大喜，安排接應。

再說魯侯先至，與齊侯相遇於軍前。魯侯曰：『紀乃敝邑世姻，聞得罪於上國，寡人躬來請赦。』齊侯曰：『吾先祖哀公爲紀所譖，見烹於周，於今八世，此仇未報。君助其親，我報其仇，今日之事，惟有戰耳。』魯侯大怒，卽命公子溺出車，齊將公子彭生接住廝殺。彭生有萬夫不當之勇，公子溺如何敵得過？秦子梁子二將，并力向前，未能取勝，剛辨得架隔遮欄。衛燕二主，聞齊魯交戰，亦來合攻，却得後隊鄭伯大軍已到，原繁引檀伯衆將，直衝齊侯老營。紀侯亦使其弟贏季，引軍出城相助，喊聲震天。公子彭生不敢戀戰，急急回轅。六國兵車，混做一處相殺。魯侯遇見燕伯，謂曰：『穀邱之盟，宋魯燕三國同事，口血未乾，宋人背盟，寡人伐之，君亦效宋所爲，但知目前媚齊，獨不爲國家長計乎？』燕伯自知失信，垂首避去，託言兵敗奔逃。衛無大將，其師先潰，齊侯之師亦敗，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彭生中箭幾死，正在危急，又得宋國兵到，魯鄭方纔收軍。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一明欺弱小恣貪謀，只道孤城頃刻收。他國未亡我已敗，令人千載笑齊侯。

宋軍方到，喘息未定，却被鄭魯各遣一軍衝突前來。宋軍不能立營，亦大敗而去。各國收拾殘兵，分頭回國。齊侯回顧紀城，誓曰：『有我無紀，有紀無我，決不兩存也。』紀侯迎接魯鄭二君入城，設享款待，軍士皆重加賞犒。贏季進曰：『齊兵失利，恨紀愈深，今兩君在堂，願求保全之策。』魯侯曰：『今未可也，當徐圖之。』

次日紀侯遠送出城三十里，垂淚而別。魯侯歸國後，鄭厲公又使人來修好，尋武父之盟——自此魯鄭爲一

黨。時鄭國守櫟大夫子元已卒，祭足奏過厲公，以檀伯代之。——此周桓王二十二年也。——齊僖公爲兵敗於紀，懷憤成疾，是冬病篤，召世子諸兒至榻前，囑曰：「紀吾世仇也，能滅紀者，方爲孝子。汝今嗣位，當以此爲第一件事，不能報此仇者，勿入吾廟。」諸兒頓首受教。僖公又召夷仲年之子無知，使拜諸兒，囑曰：「吾同母弟，只此一點骨血，汝當善視之，衣服禮秩，一如我生前可也。」言畢，目遂瞑。諸大夫奉世子諸兒成喪，卽位，是爲襄公。

宋莊公恨鄭入骨，復遣使將鄭國所約金玉，分賂齊、蔡、衛、陳四國，乞兵復仇。齊因新喪，止遣大夫雍廩率車一百五十乘相助，蔡、衛亦各遣將同宋伐鄭。鄭厲公欲戰，上卿祭足曰：「不可。宋大國也，起傾國之兵，盛氣而來。若戰而失利，社稷難保，幸而勝，將結沒世之怨，吾國無寧日矣。不如縱之。」厲公意猶未決，祭仲遂發令，使百姓守城。有請戰者罪之。宋公見鄭師不出，乃大掠東郊，以火攻破渠門，入及大達，至於太宮，盡取其椽以歸，爲宋盧門之椽以辱之。鄭伯鬱鬱不樂，嘆曰：「吾爲祭仲所制，何樂乎爲君？」於是陰有殺祭足之意。

明年春三月，周桓王病篤，召周公黑肩於牀前，謂曰：「立子以嫡禮也。然次子克，朕所鍾愛，今以託卿。異日兄弟及，惟卿主持。」言訖遂崩。周公遵命奉世子佗，卽王位，是爲莊王。鄭厲公聞周有喪，欲遣使行弔，祭足固諫，以爲：「周乃先君之仇，祝聃曾射王肩，若遣人往弔，祇取其辱。」厲公雖然依允，心中愈怒。

一日，游於後圃，止有大夫雍糾相從。厲公見飛鳥翔鳴，淒然而嘆。雍糾進曰：「當此春景融和，百鳥莫不得意；主公貴爲諸侯，似有不樂之色，何也？」厲公曰：「百鳥飛鳴自繇，全不受制於人，寡人反不如鳥，是以不樂。」雍糾曰：「主公所慮，豈非秉鈞之人耶？」厲公嘿然。雍糾又曰：「吾聞君猶父也，臣猶子也。子不能爲父分憂，卽爲不孝；臣不能爲君排難，卽爲不忠。倘主公不以糾爲不肖，有事相委，不敢不竭死力。」厲公屏去左右，謂雍糾曰：「卿非仲之愛婿乎？」糾曰：「婿則有之，愛則未也。糾之婚於祭氏，實出宋君所迫，非祭足本心。足每言及舊君，猶有依戀之心，但畏宋不敢改圖耳。」厲公曰：「卿能殺仲，吾以卿代之，吾不知計將安出？」雍糾曰：「今東郊被宋兵殘破，民居未復，主公明日命司徒修整廩舍，却教祭足齎粟帛往彼，安撫居民，臣當於東郊設享，以鴆酒毒之。」厲公曰：

「寡人委命於卿，卿當仔細。」

雍糾歸家，見其妻祭氏，不覺有皇遽之色；祭氏心疑，問：「朝中今日有何事？」糾曰：「無也。」祭氏曰：「妾未察其言，先觀其色；今日朝中必無無事之理。夫婦同體，事無大小，妾當與知。」糾曰：「君欲使汝父往東郊安撫居民；至期，吾當設享於彼，與汝父稱壽，別無他事。」祭氏曰：「子欲享吾父，何必郊外？」糾曰：「此君命也，汝不必問。」祭氏愈疑，乃醉糾以酒，乘其昏睡，詳問曰：「君命汝殺祭仲，汝忘之耶？」糾夢中糊塗應曰：「此事如何敢忘？」早起，祭氏謂糾曰：「子欲殺吾父，吾已盡知矣。」糾曰：「未嘗有此。」祭氏曰：「夜來子醉後自言，不必諱也。」糾曰：「設有此事，與爾何如？」祭氏曰：「既嫁從夫，又何說焉？」糾乃盡以其謀告於祭氏。祭氏曰：「吾父恐行止未定，至期，吾當先一日歸甯，慫恿其行。」糾曰：「事若成，吾代其位於爾，亦有榮也。」

祭氏果先一日回至父家，問其母曰：「父與夫二者孰親？」其母曰：「皆親。」又問：「二者親情孰甚？」其母曰：「父甚於夫。」祭氏曰：「何也？」其母曰：「未嫁之女，夫無定而父有定，已嫁之女，有再嫁而無再生。夫合於人，父合於天，夫安得比於父哉？」其母雖則無心之言，却點醒了祭氏有心之聽，遂雙眼流淚曰：「吾今日爲父，不能復顧夫矣！」遂以雍糾之謀，密告其母；其母大驚，轉告於祭足。祭足曰：「汝等勿言，臨時吾自能處分。」至期，祭足使心腹強鉏，帶勇士十餘人，暗藏利刀跟隨，再命公子闕率家甲百餘，郊外接應防變。

祭足行至東郊，雍糾半路迎迓，設享甚豐。祭足曰：「國事奔走，禮之當然，何勞大享？」雍糾曰：「郊外春色可娛，聊具一酌節勞耳。」言訖，滿斟大觥，跪於祭足之前，滿臉笑容，口稱百壽。祭足假作相攙，先將右手握糾之臂，左手接杯澆地，火光迸裂。遂大喝曰：「匹夫何敢弄吾！」叱左右：「爲我動手！」強鉏與衆勇士一擁而上，擒雍糾縛而斬之，以其屍棄於周池。魯公伏有甲士在於郊外，幫助雍糾做事，俱被公子闕搜着，殺得七零八落。魯公聞之大驚曰：「祭仲不吾容也！」乃出奔蔡國。後有人言及雍糾通知祭氏，以致祭足預作準備，魯公乃嘆曰：「國家大事，謀及婦人，其死宜矣！」

且說祭足聞厲公已出，乃使公父定叔往衛國迎昭公，忽復位，曰：『吾不失信於舊君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間易君

卻說衛宣公名晉，爲人縱淫不簡，自爲公子時，與其父莊公之妾名夷姜者私通，生下一子，寄養於民間，取名曰急子。宣公卽位之日，元配邢妃無寵，只有夷姜得幸，如同夫婦。就許立急子爲嗣，屬之於右公子職。時急子長成，已一十六歲，爲之聘齊僖公長女，使者返國，宣公聞齊女有絕世之姿，心貪其色，而難於啓口，乃構名匠築高臺於淇河之上，朱欄華棟，重宮複室，極其華麗，名曰新臺。先以聘宋爲名，遣開急子，然後使左公子洩如齊，迎姜氏，逕至新臺，自己納之，是爲宣姜。時人作新臺之詩，以刺其淫亂。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蔕不鮮。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蘧蔕」一戚施，一皆醜惡之貌，以喻宣公。言姜氏本求佳偶，不意乃配此醜惡也。後人讀史至此，言齊僖公二女長宣姜，次文姜，宣姜淫於舅，文姜淫於兄，人倫天理，至此滅絕矣。有詩嘆曰：

「妖豔春秋首二姜，致令齊衛紊綱常。天生尤物殃人國，不及無鹽左伯王。」

急子自宋回家，復命於新臺，宣公命以庶母之禮，謁見姜氏。急子全無幾微怨恨之意，宣公自納齊女，只往新臺朝歡暮樂，將夷姜又撇一邊。一住三年，與齊姜連生二子，長曰壽，次曰朔。自古道：『母愛子貴。』宣公因偏寵齊姜，將昔日憐愛急子之情，都移在壽與朔身上，心中便想百年之後，把衛國江山傳與壽朔兄弟。他便心滿意足，反似多了急子一人。只因公子壽天性孝友，與急子如同胞一般相愛，每在父母面前周旋其兄。那急子又溫柔敬慎，無有失德，所以宣公未曾顯露其意。私下將公子壽囑託左右子洩，異日扶他爲君。

那公子朔雖與壽一母所生，賢愚迥然不同，年齒尚幼，天生狡猾，恃其母之得寵，陰蓄死士，心懷非望，不惟憎

嫌急子，並親兄公子壽，也像贅疣一般。只是事有緩急，宜先除急子要緊。常把說話挑激母親，說：『父親眼下雖然將我母子看待，有急子在先，他爲兄，我等爲弟，異日傳位，蔑不得長幼之序。』况夷姜被你奪寵，心懷積忿，若急子爲君，彼爲國母，我母子無安身之地矣！』齊姜原是急子所聘，今日跟隨宣公，生子得時，也覺急子與己有礙，遂與公子朔合謀，每每譏諍急子於父親之前。

一日，急子誕日，公子壽治酒相賀，朔亦與席。坐間急子與公子壽說話甚密，公子朔插嘴不下，託病先別。一逕到母親齊姜面前，雙眼垂淚，扯箇大謊，告訴道：『孩兒好意同自己哥哥與急子上壽，急子飲酒半醺，戲謔之間，呼孩兒爲兒子。孩兒心中不平，說他幾句，他說：『你母親原是我的妻子，你便稱我爲父，於理應該。』孩兒再待開口，他便奮臂要打，虧自己哥哥勸住，孩兒逃席而來。受此大辱，望母親稟知父侯，與孩兒做主。』齊姜信以爲然，待宣公入宮，嗚嗚咽咽的告訴出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又裝點幾句道：『他還要玷污妾身，說：『我母夷姜原是父親的庶母，尚然收納爲妻。况你母親原是我舊妻，父親只算借貸一般，少不得與衛國江山一同還我。』宣公召公子壽問之，壽答言：『並無此說。』宣公半疑不信，但遣內侍傳諭夷姜責備，他不能教訓其子，夷姜怨氣填胸，無處伸訴，投繯而死。鬻翁有詩嘆曰：

「父妾如何與子通，聚塵傳笑衛淫風；夷姜此日投繯晚，何似當初守節終？」

急子痛念其母，惟恐父親瞋怪，暗地啼哭。公子朔又與齊姜誘說急子：『因生母死於非命，口出怨言，日後要將母子償命。』宣公本不信有此事，無奈妬妾譏子，日夜擯撥，定要宣公殺急子，以絕後患，不由宣公不聽。但展轉躊躇，形是殺之無名，必須假手他人，死於道路，方可掩人耳目。

其時適齊僖公約會伐紀，徵兵於衛，宣公乃與公子朔商議，假以往訂師期爲名，遣急子如齊，授以白旄。此去幸野，是往齊的要路，舟行至此，必然登陸，在彼安排急子，他必不作准備。公子朔向來私蓄死士，今日正用得著，教他假裝盜賊伏於幸野，只認白旄過去，便趕出一齊下手，以旄復命，自有重賞。公子朔處分已定，回復齊姜，齊姜心

下十分歡喜。

却說公子壽見父親屏去從人，獨召弟朔議事，心懷疑惑，入宮來見母親，探其語氣。齊姜不知隱瞞，盡吐其實。囑咐曰：「此乃汝父主意，欲除我母子後患，不可洩漏他人。」公子壽知其計已成，諫之無益，私下來見急子，告以父親之計。此去莘野必由之路多凶少吉，不如出奔他國，別作良圖。」急子曰：「爲人子者，以從命爲孝，棄父之命，卽爲逆子。世間豈有無父之國，卽欲出奔，將安往哉？」遂束裝下舟，毅然就道。

公子壽泣勸不從思想：「吾兄真仁人也。此行若死於盜賊之手，父親立我爲嗣，何以自明？」子不可以無父，弟不可以無兄。吾當先兄而行，代他一死，吾兄必然獲免。父親聞吾之死，倘能感悟，慈孝兩全，落得留名萬古。」於是別以一舟載酒，亟往河下，請急子餞別。急子辭以：「君命在身，不敢逗留。」公子壽乃移樽過舟，滿斟以進，未及開言，不覺淚珠墮於杯中，急子連忙接而飲之。公子壽曰：「酒以污矣。」急子曰：「正欲飲吾弟之情也。」公子壽拭淚言曰：「今日此酒，乃吾弟兄永訣之酒，哥哥若鑒小弟之情，多飲幾杯。」急子曰：「敢不盡量。」兩人淚眼相對，彼此勸酬。公子壽有心留量，急子到手便吞，不覺盡醉，倒於席上，剝剝睡去。公子壽謂從人曰：「君命不可遲也，我當代往。」卽取急子手中白旄，故意建於舟首，用自己僕從相隨，囑付急子隨行人衆，好生守候。袖中出一簡付之曰：「俟世子酒醒後，可呈看也。」卽命發舟，行近莘野，方欲整車登岸，那些埋伏的死士，望見河中旌旗飄颺，認得白旄，定是急子到來，一聲呼哨，如蜂而集。公子壽挺然出喝曰：「吾乃本國衛侯長子，奉使往齊，汝等何人，敢來邀截？」衆賊齊聲曰：「吾等奉衛侯密旨，來取汝首。」挺刀便砍。從者見勢頭兇猛，不知來歷，一時驚散。可憐壽子引頸受刀，賊黨取頭盛於木匣，一齊下船，偃旄而歸。

再說急子酒量原淺，一時便醒，不見了公子壽。從人將簡緘呈上，急子拆而看之，簡上只有八個字云：「弟已代行，兄宜速避。」急子不覺墮淚曰：「弟爲我犯難，吾當速往，不然恐誤殺吾弟也。」喜得僕從俱在，就乘了公子壽之舟，催攬舟人速行。真箇似電流光捷，鳥逝超羣。其夜首明如水，急子心念其弟，目不交睫，注視鷁首之前，望見

公子壽之舟，喜曰：『天幸吾弟尚在！』從人稟曰：『此來舟非去舟也。』急子心疑，教擺船上去。兩船相近，樓櫓俱明。舟中一班賊黨，並不見公子壽之面。急子愈疑，乃詳問曰：『主公所命，會了事否？』衆賊聽得說出祕密，却認爲公子朔。差來接應的，乃捧函以對曰：『事已了矣。』急子取函啓視，見是公子壽之首，仰天大哭曰：『天子冤哉！』衆賊駭然，問曰：『父殺其子，何故稱冤？』急子曰：『我乃真急子也，得罪於父，父命殺我。此吾弟壽也，何罪而殺之？可速斷我頭，歸獻父親，可贖誤殺之罪。』賊黨中有認得二公子者，於月下細認之曰：『真誤矣！』衆賊遂將急子斬首，并納函中。從人亦皆四散。衛風有乘舟之詩，正咏兄弟爭死之事，詩曰：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詩人不敢明言，但追想乘舟之人，以寓悲思之意也。

再說衆賊連夜奔入衛城，先見公子朔呈上白旄，然後將二子先後被殺事情，細述一遍，猶恐誤殺得罪，誰知一箭射雙鷗，正中公子朔的私懷，自出金帛，厚賞衆賊，却入宮來見母親，說：『公子壽載旄先行，自隕其命，喜得急子後到，天教他自吐真名，償了哥哥之命。』齊姜雖痛公子壽，却幸除了急子，拔去眼中的釘，正是憂喜相半。母子商量，且教慢與宣公說知。

却說左公子洩，原受急子之託，右公子職，原受公子壽之託，二人各自關心，遣人打探消息，回報如此如此：起先未免各爲其主，到此同病相憐，合在一處商議，候宣公早朝，二人直入朝堂，拜倒在地，放聲大哭。宣公驚問何故，公子洩、公子職二人一辭，將急子與公子壽被殺情由，細述一遍。『乞收拾屍首埋葬，以盡當初相託之情。』說罷，哭聲轉高。宣公雖怪急子，却還憐愛公子壽，忽聞二子同時被害，嚇得面如土色，半晌不言，痛定生悲，淚如雨下。連聲嘆曰：『齊姜誤我，齊姜誤我！』即召公子朔問之，朔辭不知。宣公大怒，就著公子朔拘拿殺人之賊。公子朔口中應承，只是支吾，那肯獻出賊黨。宣公自受驚之後，又想念公子壽，感成一病，閉眼便見夷姜急子壽子一班在前啼啼哭哭，祈禱不效，半月而亡。

公子朔發喪襲位，是爲惠公——時朔年一十五歲——將左右二公子罷官不用。庶兄公子碩字昭伯，心中不服，連夜奔齊。公子洩與公子職，怨恨惠公，每思爲急子及公子壽報仇，未得其便。

話分兩頭，却說衛侯朔初卽位之年，因助齊攻紀，爲鄭所敗，正在銜恨，忽聞鄭國有使命至，問其來意，知鄭厲公出奔，羣臣迎故君忽復位，心中大喜，卽發重徒護送昭公還國，祭足再拜謝。昔日不能保護之罪，昭公雖不治罪，心中快快，恩禮稍減於昔日。祭足亦覺跼蹐不安，每每稱疾不朝。高渠彌素愛於昭公，及昭公復國，恐爲所害，陰養死士，爲弑忽立輿之計。時鄭厲公在蔡，亦厚結蔡人，遣人傳語檀伯，欲借櫟爲巢窟。檀伯不從，於是使蔡人假作商賈，於檀地往來交易，因而厚結櫟人，暗約爲助，乘機殺了檀伯。厲公遂居櫟，增城濬池，大治甲兵，將謀襲鄭，遂爲敵國。祭足聞報大驚，急奏昭公，命大夫傅瑕屯兵大陵，以遏厲公來路。厲公知鄭有備，遣人轉央魯侯謝罪於宋，許以復國之後，仍補前賂未納之數。魯使至宋，宋莊公貪心頓起，結連蔡衛，共納厲公。

時衛侯朔有送昭公復國之勞，昭公並不修禮往謝，所以亦怨昭公，反與宋公協謀。因卽位以來，並未與諸侯相會，乃自將而往。公子洩謂公子職曰：「國君遠出，吾等舉事，此其時矣。」公子職曰：「如欲舉事先定所立，人民有主，方保不亂……」正密議間，闖人報：「大夫寧跪有事相訪。」兩公子迎入，甯跪曰：「二公子忘乘舟之冤乎？今日機會不可失也！」公子職曰：「正議擁戴，未得其人。」甯跪曰：「吾觀羣公子中，惟黔牟仁厚可輔，且周王之堦，可以彈壓國人。」三人遂歃血定議，乃暗約急子壽子原舊一班從人，假傳一個諜報，只說：「衛侯伐鄭，兵敗身死。」於是迎公子黔牟卽位。百官朝見已畢，然後宣播衛朔構陷二兄，致父忿死之惡，重爲急壽二子發喪，改葬其柩，遣使告立君於周。寧跪引兵營於郊外，以遏惠公歸路。公子洩欲殺宣姜，公子職止之曰：「姜雖有罪，然齊侯之妹也，殺之恐得罪於齊，不如留之以結齊好。」乃使宣姜出居別宮，月至廩餼無缺。

再說宋魯蔡衛共是四國，合兵伐鄭。祭足自引兵至大陵，與傅瑕合力拒敵，隨機應變，未嘗挫失。四國不能取勝，只得引回。

單說衛侯朔伐鄭無功，回至中途，聞二公子作亂，已立黔牟，乃出奔於齊國。齊襄公曰：「吾甥也。」厚其館餼，許以興兵復國。朔遂與襄公立約，如歸國之日，內府寶玉，盡作酬儀。襄公大喜，忽報：「魯侯使到。」因齊侯求婚於周，周王允之，使魯侯主婚，要以王姬下嫁。魯侯欲親自至齊，面議其事。襄公想起妹子文姜，久不相會，何不一同請來，遂遣使至魯，并迎文姜。

諸大夫請問伐衛之期，襄公曰：「黔牟，亦天子壻也；寡人方圖婚於周，此事姑且遲之。」但恐衛人殺害宣姜，遣公孫無知納公子碩於衛，私囑無知要公子碩悉於宣姜，以爲復朔之地。公孫無知領命，同公子碩歸衛，與新君黔牟相見。時公子碩內子已卒，無知將齊侯之意，遍致衛國君臣，并致宣姜，那宣姜到也，心肯。衛國衆臣，素惡宣姜，僭位中宮，今日欲貶其名號，無不樂從。只是公子碩念父子之倫，堅不允從，無知私言於公子職，曰：「此事不諧，何以復寡君之命？」公子職恐失齊歡，定下計策，請公子碩飲宴，使女樂侑酒，灌得他爛醉，扶入別宮，與宣姜同宿，醉中成就其事。醒後悔之，已無及矣。宣姜與公子碩遂爲夫婦，後生男女五人，長男齊子早，卒次戴公，申次文公，燬女二，爲宋桓公，許穆公夫人，史臣有詩嘆曰：

「子婦如何攘作妻，子烝庶母報非遲；夷姜生子宣姜繼，家法源流未足奇！」

此詩言昔日宣公烝父妾夷姜，而生急子，今其子昭伯，亦烝宣姜，而生男女五人，家法相傳，不但新臺之報也！話分兩頭，再說鄭祭足自大陵回，因舊君子突在櫟，終爲鄭患，思一制禦之策。想齊與厲公原有戰紀之仇，今日謀納厲公，惟齊不與，况且新君嗣位，正好修睦。又聞魯侯爲齊主婚，齊魯之交將合，於是奏知昭公，自賈禮帛，往齊結好，因而結魯。若得二國相助，可以敵宋。自古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祭足但知防備厲公，却不知高渠彌毒謀已就，只慮祭足多智，不敢動手。今見祭足遠行，肆無忌憚，乃密使人迎公子慶在家，乘昭公冬行烝祭，伏死士於半路，突起弑之。託言爲盜所殺。遂奉公子慶爲君，使人以公子慶之命，召祭足回國，與高渠彌並執國政。可憐昭公復國，未滿三載，遂遭逆臣之禍。子仙讀史至此，論昭公：「自爲世子時，已知高渠彌之惡，及兩次爲君，不能翦除。」

兇人，留以自禍，豈非優柔不斷之禍？」有詩嘆云：

「明知惡草自當鋟，蛇虎如何與共居？我不制人人制我，當年枉自識高渠！」

不知鄭子臆如何結束，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臆君臣爲戮

却說齊襄公見祭足來聘，欣然接之，正欲報聘，忽聞高渠彌弑了昭公，援立子臆，心中大怒，便有興兵誅討之意。因魯侯夫婦將至齊國，且將鄭事攔起，親至灤水迎候。

却說魯夫人文姜，見齊使來迎，心下亦想念其兄，欲借歸甯之名，與桓公同行。桓公溺愛其妻，不敢不從。大夫申繻諫曰：「一女有室，男有家，古之制也。禮無相瀆，瀆則有亂。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歲一歸寧。今夫人父母俱亡，無以妹寧兄之理。魯以秉禮爲國，豈可行此非禮之事？」桓公已許文姜，遂不從申繻之諫。夫婦同行，車至灤水，齊襄公早先在矣，殷勤相接，各聚寒溫，一同發駕，來到臨淄。魯侯致周王之命，將婚事議定，齊侯十分感激，先設大享，款待魯侯夫婦，然後迎文姜至宮中。只說與舊日宮嬪相會，誰知襄公預遣下密室，零治私宴，與文姜敘情飲酒。中間四目相視，你貪我愛，不顧天倫，遂成苟且之事。兩下迷戀不捨，遂留宿宮中。日上三竿，尙相抱未起。撇却魯桓公在外，冷冷清清，魯侯心中疑慮，遣人至宮門細訪，回報：「齊侯未娶正妃，止有偏宮連氏，乃大夫連稱之從妹，向來失寵，齊侯不與相處。姜夫人自入齊宮，只是兄妹敘情，並無他宮嬪相聚。」魯侯情知不做好事，恨不得一步跨進齊宮，觀其動靜，恰好入報：「國母出宮來了！」魯侯盛氣以待，便問姜氏曰：「夜來宮中共誰飲酒？」答曰：「同連妃。」又問：「幾時散席？」答曰：「久別話長，直到粉牆月上，可半夜矣。」又問：「你兄會來陪飲否？」答曰：「我兄不會來。」魯侯笑而問曰：「難道兄妹之情，不來相陪？」姜氏曰：「飲至中間，會來相勸一杯，即時便去。」魯侯曰：「你席散如何不出宮？」姜氏曰：「夜深不便。」魯侯又問曰：「你在何處安置？」姜氏曰：「君侯差矣，何必盤

聞至此宮中許多空房，豈少下榻處？妾自在西宮過宿，卽昔年守閨之所也。」魯侯曰：「你今日如何起得恁遲？」姜氏曰：「夜來飲酒勞倦，今早梳妝，不覺過時。」魯侯又問曰：「宿處誰人作伴？」魯氏曰：「宮娥耳。」魯侯又曰：「你兄在何處睡？」姜氏不覺面赤曰：「爲妹的怎管哥哥睡處？言之可笑。」魯侯曰：「只怕爲哥的到要管妹子睡處。」姜氏曰：「是何言也？」魯侯曰：「自古一男女有別，你留宿宮中，兄妹同宿，寡人已盡知之，休得瞞隱。」齊氏口中雖是含糊抵賴，啼啼哭哭，心中却也十分慚愧。魯桓公身在齊國，無可奈何，心中雖然忿恨，却不好發作出來。正是一敢怒而不敢言。卽遣人告辭齊侯，且待歸國，再作區處。

却說齊襄公自知做下不是，姜氏出宮之時，難以放心，便密遣心腹力士石之紛如跟隨，打聽魯侯夫婦相見有何說話。石之紛如回復魯侯與夫人角口，如此如此……襄公大驚曰：「亦料魯侯久後必知，何其早也？」少頃，見魯使來辭，明知事洩之故，乃固請於牛山一遊，便作餞行，使人連逼幾次，魯侯只得命駕出郊，文姜自留邸舍，悶不悅。

却說齊襄公一來捨不得文姜回去，二來懼魯侯懷恨成仇，一不做二不休，分付公子彭生待席散之後，送魯侯回邸，要在車中結果魯侯性命。彭生記起戰紀時一箭之恨，欣然領命。是日，牛山大宴，盛陳歌舞，襄公意倍殷勤，魯侯只低頭無語。襄公教諸大夫輪流把盞，又教宮娥內侍，捧樽跪勸。魯侯心中憤鬱，也要借杯澆悶，不覺酩酊大醉，別時不能成禮。襄公使公子彭生抱之上車。彭生遂與魯侯同載，離國門約有二里，彭生見魯侯熟睡，挺臂以拉其脅。彭生力大，其臂如鐵，魯侯被拉脅折，大叫一聲，血流滿車而死。彭生謂衆人曰：「魯侯醉後中惡，速馳入城，報知主公。」衆人雖覺蹊蹺，誰敢多言？史臣有詩云：

「男女嫌疑最要明，夫妻越境太胡行。當時若聽申繻諫，何至車中六尺橫？」

齊襄公聞魯侯暴薨，佯啼假哭，卽命厚殮入棺，使人報魯迎喪。魯之從人回國，備言車中被弑之由，大夫申繻曰：「國不可一日無君，且扶世子同主，張喪事，候喪車到日，行卽位禮。」公子慶父字孟，乃桓公之庶長子，攘臂言

曰：『齊侯亂倫無禮，禍及君父，願假我戎車三百乘，伐齊聲罪。』大夫申繻惑其言，私以問謀士施伯曰：『可伐齊否？』施伯曰：『此曖昧之事，不可聞於鄰國，况魯弱齊強，伐未可必勝，反彰其醜，不如含忍，姑請究車中之故，使齊殺公子彭生，以解說於列國，齊必聽從。』申繻告於慶父，遂使施伯草成國書之稿——世子居喪不言，乃用大夫出名——遣人加齊，致書迎喪。齊襄公啓書看之，書曰：

「外臣申繻等拜上齊侯殿下，寡君奉天子之命，不敢甯居來議大婚，今出而不入，道路紛紛，皆以車中之變爲言，無所歸咎，辱播於諸侯，請以彭生正罪。」

襄公覽畢，卽遣彭生入朝，彭生自謂有功，昂然而入。襄公當魯使之面罵曰：『寡人以魯侯過酒，命爾扶持上車，何不小心服侍，使其暴薨，爾罪難辭！』喝令左右縛之，斬於市曹。彭生大呼曰：『淫其妹而殺其夫，皆出汝無道昏君所爲！今日又委罪於我死而有知，必爲妖孽，以取爾命！』襄公遽自掩其耳，左右皆笑。襄公一面遣人往周王處謝婚，并訂娶期；一面遣人送魯侯喪車回國，文姜仍留齊不歸。魯大夫申繻率世子同迎柩至郊，卽於柩前行禮成喪，然後嗣位，是爲莊公。申繻顯孫生，公子溺，公子偃，曹沫……一班文武，重整朝綱，庶兄公子慶父，庶弟公子牙，嫡弟季友，俱參國政。申繻薦施伯之才，亦拜上士之職，以明年改元，實周莊王之四年也。

魯莊公集羣臣商議，爲齊迎婚之軍。施伯曰：『國有三恥，君知之乎？』莊公曰：『何謂三恥？』施伯曰：『先君已成服，惡名在口，一恥也；君夫人留齊未歸，引人議論，二恥也；齊爲仇國，况君在衰絰之中，乃爲主婚，辭之則逆王命，不辭則貽笑於人，三恥也。』魯莊公蹴然曰：『此三恥何以免之？』施伯曰：『欲人勿惡，必先自美，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先君之立，未膺王命，若乘主婚之機，請命於周，以榮名被之，九泉則一恥免矣；君夫人在齊，宜以禮迎之，以成主公之孝，則二恥免矣……惟主婚一事，最難兩全，然亦有策。』莊公曰：『其策何如？』施伯曰：『可將王姬館舍，築於郊外，使上大夫迎而送之，君以喪辭，上不逆天王之命，下不拂大國之情，中不失居喪之禮，如此則三恥亦免矣。』莊公曰：『申繻言汝一智過於腹，果然！』遂一一依策而行。

却說魯使大夫顓孫生至周，請迎王姬，因請以黻冕圭璧爲先君泉下之祭。周莊王許之，擇人使魯錫桓公命。周公黑肩願行，莊王不許，別遣大夫榮叔。原也。莊王之弟王子克，有寵於先王，周公黑肩曾受臨終之託，莊王疑黑肩有外心，恐其私交外國，樹成王子克之黨，所以不用。黑肩知莊王疑己，夜詣王子克家，商議欲乘嫁王姬之日，聚衆作亂，殺莊王而立子克。大夫辛伯聞其謀，以告莊王，乃殺黑肩而逐子克。子克奔燕，此事表過不提。

且說魯顓孫生送王姬至齊，就奉魯侯之命，迎接夫人姜氏。齊襄公十分難捨，礙於公論，只得放回。臨行之際，把袂留連，千聲珍重，相見有日，各各洒淚而別。姜氏一者貪歡戀愛，不捨齊侯；二者背理賊倫，羞回故里，行一步懶一步，車至漕地，見行館整潔，嘆曰：「此地不魯不齊，正吾家也！」分付從人回復魯侯：「未亡人性貪閒適，不樂還宮，要吾回國，除非死後！」魯侯知其無顏歸國，乃爲築館於祝邱，迎姜氏居之。姜氏遂往來於兩地，魯侯饋問，四時不絕。後來史官議論，以爲：「魯莊公之於文姜，論情則生身之母，論義則殺父之仇，若文姜歸魯，反是難處之事。只合徘徊兩地，乃所以全魯侯之孝也。」髯翁詩云：

「殺夫無面返東蒙，漕地徘徊齊魯中。若使靦顏歸故國，親仇兩字怎融通？」

話分兩頭，再說齊襄公拉殺魯桓公，國人沸沸揚揚，盡說：「齊侯無道，幹此淫殘蔑理之事。」襄公心中暗愧，急使人迎王姬至齊成婚，國人議論猶未息，欲行一二義舉，以服衆心。想：「鄭弑其君，衛逐其君，兩件都是大題目，但衛公子黔牟，是周王之婿，方娶王姬，未可便與黔牟作對，不若先討鄭罪，諸侯必然畏服。」又恐起兵伐鄭，勝負未卜，乃佯遣人致書子亶，約於首止，相會爲盟。子亶大喜曰：「齊侯下交，吾國安如泰山矣！」欲使高渠彌祭足同往，祭足稱疾不行。原繁私問於祭足曰：「新君欲結好齊侯，君宜輔之，何以不往？」祭足曰：「齊侯勇悍殘忍，嗣守大國，侈然有圖伯之心，况先君昭公有功於齊，齊所念也。夫大國難測，以大結小，必有奸謀，此行也，君臣其爲戮乎？」原繁曰：「君言果信，鄭國誰屬？」祭足曰：「必子儀也。」是有君人之相，「先君莊公會言之矣。」原繁曰：「人言君多智，吾姑以此試之。」

至期齊襄公遣王子成父管至父二將各率死士百餘環侍左右力士石之紛如緊隨於後高渠彌引著子輿同登盟壇與齊侯敘禮已畢嬖臣孟陽手捧血盂跪而請飲襄公目視之孟陽遽起襄公執子輿手問曰「先君昭公因甚而殂」子輿變色驚顛不能出詞高渠彌代答曰「先君因病而殂何煩君問」襄公曰「聞烝祭遇賊非關病也」高渠彌遮掩不過只得對曰「原有寒疾復受賊驚是以暴亡耳」襄公曰「君行必有警備此賊從何而來」高渠彌對曰「嫡庶爭立已非一日各有私黨乘機竊發誰能防之」襄公又曰「曾獲得賊人否」高渠彌曰「至今尚在緝訪未有蹤跡」襄公大怒曰「賊在眼前何煩緝訪汝受國家爵位乃以私怨弑君到寡人面前還敢以言語支吾寡人今日爲汝先君報仇」叫方士「快與我下手」高渠彌不敢分辯石之紛如先將高渠彌綁縛子輿叩首乞哀曰「此事與孤無干皆高渠彌所爲也乞恕一命」襄公曰「既知高渠彌所爲何不討之汝今日自往地下分辯」把手一招王子成父與管至父引著死士百餘一齊上前將子輿亂砍死於非命隨行人衆見齊人勢大誰敢動手一時盡皆逃散襄公謂高渠彌曰「汝君已了汝猶望活乎」高渠彌對曰「自知罪重只求賜死」襄公曰「只與你一刀便宜了你」乃帶至國中命車裂於南門——車裂者將罪人頭與四肢縛於五輛車轅之上各自分向各駕一牛然後以鞭打牛牛走車行其人肢體裂而爲五俗言「五牛分屍」——此乃極重之刑襄公欲以義舉聞於諸侯故意用此極刑張大其事也高渠彌已死襄公命將其首號令南門榜曰「逆臣視此」一面使人收拾子輿屍首藁葬於東郭之外一面遣使告於鄭曰「賊臣逆子周有常刑汝國高渠彌主謀弑君擅立庶孽寡君痛鄭先君之不弔已爲鄭討而戮之矣願改立新君以邀舊好」原繁聞之歎曰「祭仲之智吾不及也」諸大夫共議立君叔詹曰「故君在櫟何不迎之」祭足曰「出亡之君不可再辱宗廟不如立公子儀」原繁亦贊成之於是迎公子儀於陳以嗣君位祭足爲上大夫叔詹爲中大夫原繁爲下大夫子儀既卽位乃委國於祭足恤民修備遣使修聘於齊陳諸國又受命於楚許以年年納貢永爲屬國厲公無間可乘自此鄭國稍安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却說王姬至齊，與襄公成婚。那王姬生性貞靜幽閒，言動不苟，襄公是個狂淫之輩，不甚相得。王姬在宮數月，備聞襄公淫妹之事，默然自嘆：『似此蔑倫悖理，禽獸不如。吾不幸錯嫁匪人，是吾命也。』鬱鬱成疾，不及一年，遂卒。襄公自王姬之死，益無忌憚心，下思想文姜，僞以狩獵為名，不時往徕，遣人往祝邱，密迎文姜到徕，晝夜淫樂，恐魯莊公發怒，欲以兵威脅之，乃親率重兵襲紀，取其鄆鄆三邑之地。兵移鄆城，使人告紀侯：『速寫降書，免至滅絕。』紀侯嘆曰：『齊吾世仇，吾不能屈膝仇人之庭，以求苟活也。』乃使夫人伯姬作書，遣人往魯求救。齊襄公出令曰：『有救紀者，寡人先移兵伐之。』魯莊公遣使如鄆，約他同力救紀。鄭伯子儀因厲公在櫟，謀襲鄭國，不敢出師，使人來辭。魯侯孤掌難鳴，行至滑地，懼齊兵威，留宿三日而返。

紀侯聞魯兵退回，度不能守，將城池妻子，交付其弟嬴季，拜別宗廟，一哭一場，半夜開門而出，不知所終。嬴季謂諸大臣曰：『死國與存祀，二者孰重？』諸大夫皆曰：『存祀為重。』嬴季曰：『苟能存祀宗廟，吾何惜自屈？』即寫降書，願為齊外臣，守鄆宗廟。齊侯許之。嬴季遂將紀國土地戶口之數，盡納於齊，叩首乞哀。齊襄公收其版籍，於紀廟之傍，割三十戶以供祭祀，號嬴季為廟主。紀伯姬驚悸而卒，襄公命葬以夫人之禮，以媚於齊。伯姬之姊叔姬，乃昔日從嫁者，襄公欲送之歸魯，叔姬曰：『婦人之義，既嫁從夫，生為嬴氏婦，死為嬴氏鬼，舍此安歸乎？』襄公乃聽其居鄆守禮，後數年而卒。史官贊云：

一世衰俗敝，淫風相襲，齊宮亂妹，新臺娶媳，禽行獸心，倫亡紀佚，小邦妾媵，矢節從一，甯守故廟，不歸宗國。卓哉叔姬，柏舟同式！

按齊襄公滅紀之歲，乃周莊王七年也。是年，楚武王熊通，以隨侯不朝，復興兵伐隨，未至而薨，令尹鬬祈莫敖屈重，祕不發喪，出奇兵從間道直逼隨城，隨懼行成。屈重僞以王命入盟隨侯，大軍既濟漢水，後然發喪。子熊賁即

位是爲文王。此事不提。

再說齊襄公滅紀凱旋，文姜於路迎接其兄，至於祝邱，盛爲燕享，用兩君相見之禮，彼此酬酢。大犒齊軍，又與齊襄公同至禚地，留連歡宿。襄公乃使文姜作書，召魯莊公來禚地相會。莊公恐違母命，遂至禚謁見文姜。文姜使莊公以甥舅之禮，見齊襄公，且謝葬紀伯姬之事。莊公亦不能拒，勉強從之。襄公大喜，亦具享禮款待莊公。時襄公新生一女，文姜以莊公內主尚虛，令其訂約爲婚。莊公曰：「彼女尙血胞非吾配也。」文姜怒曰：「汝欲疏母族耶！」襄公亦以長幼懸隔爲嫌。文姜曰：「待二十年而嫁，亦未晚也。」襄公懼失文姜之意，莊公亦不敢違母命，兩下只得依允。甥舅之親復加，甥舅情愈親密。二君並車馳獵於禚地之野，莊公矢不虛發，九射九中。襄公稱贊不已。野人竊指魯莊公戲曰：「此吾君假子也！」莊公怒，使左右踪跡其人殺之。襄公亦不噴怪。史臣論莊公有母無父，忘親事仇，作詩諷云：

「車中飲恨已多年，甘與仇讎共戴天；莫怪野人呼假子，已同假父作姻緣。」

文姜自魯齊同狩之後，益無忌憚，不時與齊襄公聚於一處，或於防，或於穀，或時直至齊都，公然留宿宮中，儼如夫婦。國人作載驅之詩，以刺文姜。詩云：

「載驅薄薄，簞芻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
薄薄者，疾車之貌；簞車，所以鋪芻芻車後戶，朱韞者，以朱漆獸皮，皆車飾也。齊子指文姜，言文姜乘此車而至齊，儻儻衆貌，言其僕從之多也。又有敝苟之詩，以刺莊公。詩云：

「敝苟在梁，其魚魴鱓，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苟在梁，其魚魴鱓，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苟者，取魚之器，言敝壞之罟，不能制大魚，以喻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任其僕從出入無禁也。

且說齊襄公自禚回國，衛侯朔迎賀滅紀之功，再請伐衛之期。襄公曰：「今王姬已卒，此舉無礙。」但非連合諸侯，不爲公舉，君少待之。」衛侯稱謝過數日，襄公遣使約會宋魯陳蔡四國之君，一同伐衛，共納惠公。其檄云：

「天禍衛國，生逆臣洩職，擅行廢立，致衛君越在敵邑，於今七年。孤坐不安席，以疆場多事，不卽誅討，今幸少閒，悉索敵賦，願從諸君之後，左右衛君，以誅衛之不當立者。」

時周莊王八年之冬也。齊襄公出車五百乘，同衛侯朔先至衛境，四國之君，各引兵來會。那四路諸侯：

宋閔公捷、魯莊公同、陳宣公杵臼、蔡哀侯獻舞。

衛侯聞五國兵至，與公子洩、公子職商議，遣大夫甯跪告急於周。莊王問羣臣：「誰能爲我救衛者？」周公忌父、西虢公伯皆曰：「王室自伐鄭，損威以後，號令不行，今齊侯諸兒不念王姬一脈之親，鳩合四國，以納君爲名，名順兵強，不可敵也。」左班中最下一人挺身出曰：「二公之言差矣！四國但只強耳，安得言名順乎？」衆人視之，乃下士子突也。周公曰：「諸侯失國，諸侯納之，何爲不順？」子突曰：「黔牟之立，已稟王命，旣立黔牟，必廢子朔。二公不以王命爲順，而以納諸侯爲順，誠突所不解也。」虢公曰：「兵戎大事，量力而行，王室不振，已非一日。伐鄭之役，先王親在軍中，尙中視聃之矢，至今兩世，未能問罪。况四國之力，十倍於鄭，孤軍赴援，如以卵抵石，徒自褻威，何益於事？」子突曰：「天下之事，理勝力爲常，力勝理爲變，王命所在，理所萃也。一時之強弱在力，千古之勝負在理。若蔑理而可以得志，無一人起而問之，千古是非，從此顛倒，天下不復有王矣。諸公亦何面目號爲王朝卿士乎？」虢公不能答，周公曰：「倘今日與救衛之師，汝能任其事否？」子突曰：「九伐之法，司馬掌之，突位微才劣，誠非其任。如無人肯往，突不敢愛死，願代司馬一行。」周公又曰：「汝救衛能保必勝乎？」子突曰：「突今日出師，已據勝理，若以文武宣平之靈，仗義執言，四國悔罪，王室之福，非突敢必也。」大夫富辰曰：「突言甚壯，可令一往，亦使天得知王室有人。」周王從之，乃先遣寧跪歸報衛國，王師隨後起行。

却說周虢二公，忌子突之成功，僅給戎車二百乘。子突並不推諉，告於大廟而行。時五國之師已至衛城下，攻圍甚急。公子洩、公子職晝夜巡守，懸望王朝大兵解圍。誰知子突兵微將寡，怎當五國如虎之衆，不等子突安營，大殺一場，二百營兵車，如湯潑雪。子突嘆曰：「吾奉王命而戰死，不失爲忠義之鬼也。」乃手殺數十人，然後自刎而

亡鬻翁有詩贊曰：

「雖然隻旅未成功，王命昭昭耳目中；見義勇爲真漢子，莫將成敗論英雄！」

衛國守城軍士，聞王師已敗，先自奔竄。齊兵首先登城，四國繼之，砍開城門，放衛侯朔入城。公子洩、公子職同寧，跪收拾敗兵，擁公子默、牟出走。正遇魯兵，又殺一場。甯跪奪路先奔，三公子俱被魯兵所擒。甯跪知力不能救，嘆口氣奔往秦國逃難去訖。魯侯將三公子獻俘於衛，衛不敢決，轉獻於齊。齊襄公喝教刀斧手將洩、職二公子斬訖。公子默、牟是周王之婿，於齊有連襟之情，赦之不誅，放歸於周。衛侯朔、鐘擊鼓重登侯位，將府庫所藏金玉厚賂齊襄公。襄公曰：「魯侯擒三公子，其勞不淺。」乃以所賂之半，分贈魯侯。復使衛侯另出器賄，散於宋、陳、蔡三國。此周莊王九年之事。

却說齊襄公自敗子突放駑車之後，誠恐周王來討，乃使大夫連稱爲將軍，管至父爲副，領兵戍葵邱，以遏東南之路。二將臨行，請於襄公曰：「戍守勞苦，臣不敢辭，以何期爲滿？」時襄公方食瓜，乃曰：「今此瓜熟之時，明歲瓜再熟，當遣人代汝。」二將往葵邱駐紮，不覺一年光景，忽一日，戍卒進瓜嘗新，二將想起瓜熟之約。一時正該交代，如何主公不遣人來？一特地差心腹往國中探信，聞齊侯在穀城與文姜歡樂，有一月不回。連稱大怒曰：「王姬薨後，吾妹當爲繼室，無道昏君，不顧倫理。在外日事淫媾，使吾等暴露邊鄙，吾必殺之。」謂管至父曰：「汝可助吾一臂。」管至父曰：「及瓜而代，主公所親許也，恐其忘之，不如請代。請而不許，軍心胥怨，乃可用也。」連稱曰：「善。」乃使人獻瓜於襄公，固求交代。襄公怒曰：「代出孤意，奈何請耶？」再候瓜一熟可也。使人回報，連稱恨恨不已，謂管至父曰：「今欲行大事，計將安出？」至父曰：「凡舉事必先有所奉，然後成。公孫無知，乃公子夷仲年之子，先君僖公以同母之故，寵愛仲年，并愛無知。從幼畜養宮中，衣服禮數，與世子無別。自主公卽位，因無知尚在宮中，與主公角力，無知足勾主公仆地，主公不悅。一日，無知又與大夫雍廩爭道，主公怒其不遜，遂疎黜之，品秩裁減大半。無知銜恨於心久矣，每思作亂，恨無幫手。我等不若密通無知，內應外合，事可必濟。」連稱曰：「當於何時？」管

至父曰：「主上性喜用兵，又好游獵；如猛虎離穴，易爲制耳。——但得預聞出外之期，方不失機會也。」連稱曰：「吾妹在宮中，失寵於主公，亦懷怨望，余囑無知陰與吾妹合計，使伺主公之間隙，星夜相聞，可無誤事。」於是再遣心腹，致書於公孫無知，書曰：

「賢公孫受先公如嫡之寵，一旦削奪，行路之人，皆爲不平，况君淫昏日甚，政令無常，葵邱久戍，及瓜不代三軍之士，憤憤思亂，如有間可圖，稱等願效犬馬，竭力推戴，稱之從妹，在宮失寵，銜怨天助，公孫以內應之資，機不可失！」

公孫無知得書大喜，即復書曰：

「天厭淫人，以啓將軍之衷，敬佩衷言，遲疾奉報。」

無知陰使女侍通信於連妃，且以連稱之書示之：「若事成之日，當立爲夫人。」連妃許之。

周莊王十一年冬，十月，齊襄公如姑楚之野，有山名貝邱，禽獸所聚，可以遊獵。乃預戒徒人費……等整頓車徒，將以次月往彼田狩。連妃遣宮人送信於公孫無知，無知星夜傳信葵邱，亟通知連管二將軍，約定十一月初旬，一齊舉事。連稱曰：「主上出獵，國中空虛，吾等率兵直入都門，擁立公孫如何？」管至父曰：「主上睦於鄰國，若乞師來討，何以禦之？不若伏兵於姑楚，先殺昏君，然後奉公孫即位，事可萬全也。」那時葵邱戍卒，因久役在外，無不思家，連稱密傳號令，各備乾糧，往貝邱行事。軍士人人樂從，不在話下。

再說齊襄公於十一月朔日，駕車出遊，止帶力士石之紛如，及幸臣孟陽一班，架鷹牽犬，準備射獵，不用大臣相隨。先至姑楚，原建有離宮，游玩竟日，居民餽酒肉，襄公歡飲至夜，遂留宿焉。次日，起駕往貝邱來。見一路樹木蒙茸，藤蘿翳鬱，襄公駐車高阜，傳令舉火焚林，然後合圍校射。縱放鷹犬，火烈風猛，狐兔之類，東奔西逃，忽有大豕一隻，如牛無角，似虎無斑，從火中奔出，竟上高阜，踞踞於車駕之前。時衆人俱往馳射，惟孟陽立於襄公之側，襄公顧孟陽曰：「汝爲我射此豕。」孟陽瞪目視之，大驚曰：「非豕也，乃公子彭生也。」襄公大怒曰：「彭生何敢見

我『奪孟陽之弓，親自射之，連發三矢不中；那大豕直立起來，雙拱前蹄，效人行步，放聲而啼，哀慘難聞。嚇得襄公毛骨俱悚，從車中倒撞下來，跌損左足，脫落了絲文履一隻，被大豕銜之而去，忽然不見鬚翁有詩曰：

「魯桓昔日死車中，今日車中遇鬼雄，枉殺彭生應化厲，諸兒空自引雕弓。」

徒人費與從人等，扶起襄公臥於車中，傳令罷獵，復回姑夢離宮住宿。襄公自覺精神恍惚，心上煩躁。時軍中已打二更，襄公因左足疼痛，展轉不寐，謂孟陽曰：『汝可扶我緩行幾步。』先前墜車，匆忙之際，不知失履，到此方覺，問徒人費取討。費曰：『履爲大豕銜去矣。』襄公心惡其言，乃大怒曰：『汝既跟隨寡人，豈不看履之有無？若果銜去，當時何不早言？』自執皮鞭，鞭費之背，血流滿地，方止。徒人費被鞭，含淚出門，正遇連稱引著數人打探動靜。將徒人費一索捆住，問曰：『無道昏君何在？』費曰：『在寢室。』又問：『已臥乎？』曰：『尚未臥也。』連稱舉刀欲砍，費曰：『勿殺我，我當先入，爲汝耳目。』連稱不信。費曰：『我適被鞭傷，亦欲殺此賊耳。』乃袒衣以背示之。連稱見其血肉淋漓，遂信其言，解費之縛，囑以內應，隨即招管至，父引著衆軍士殺入離宮。

且說徒人費翻身入門，正遇石之紛如，告以連稱作亂之事，遂造寢室，告於襄公。襄公驚惶無措，費曰：『事已急矣！若使一人僞作主公，臥於床上，主公潛伏戶後，幸而倉卒不辨，或可脫也。』孟陽曰：『臣受恩踰分，願以身代，不敢恤死。』孟陽即臥於床，以面向內。襄公親解錦袍覆之，伏身戶後。問徒人費曰：『汝將如何？』費曰：『臣當與紛如協力拒賊。』襄公曰：『不苦背劍乎？』費曰：『臣死且不避，何有於劍？』襄公嘆曰：『忠臣也。』徒人費分石之紛如引衆拒守中門，自己單身挾着利刃，詐爲迎賊，欲刺連稱。其時衆賊已攻進大門，連稱挺劍當先開路，管至父列兵門外，以防他變。徒人費見連稱來勢兇猛，不暇致詳，上前一步便刺，誰知連稱身被重鎧，刀刺不入，却被連稱一劍劈去，斷其二指，還復一劍，劈下半個頭顱，死於門中。石之紛如便挺矛來，鬪約戰十餘合，連稱轉鬪轉進，紛如漸漸退步，誤絆石階，脚蹠亦被連稱一劍砍倒，遂入寢室，侍衛先已驚散，圍花帳中，臥着一人，錦袍遮蓋，連稱手起劍落，頭離枕畔。舉火燭之，年少無鬚。連稱曰：『此非君也。』使人遍搜房中，並無蹤影。連稱自引燭照之，忽見戶

檻之下，露出絲文履一隻。知戶後藏躲有人，不是諸兒是誰？打開戶後看時，昏君因足疼，做一堆兒蹲著；那一隻絲文履仍在足上。連稱所見之履，乃是先前大豕銜去的，不知如何在檻下。分明是冤鬼所爲，可不畏哉？連稱認得諸兒，似鷄雛一般，一把提出戶外，擲於地下，大罵：『無道昏君，汝連年用兵，黷武殃民，是不仁也；背父之命，疎遠公孫，是不孝也；兄妹宣淫，公行不忌，是無禮也；不念遠戍，瓜期不代，是無信也；仁孝禮信，四德皆失，何以爲人？吾今日爲魯桓公報仇！』遂欲襄公爲數段，以床褥裹其尸，與孟陽同埋於戶下。

計襄公在位只五年，史官評論此事謂：『襄公疎遠大臣，親暱羣小，石之紛如，孟陽徒人費……等，平日受其私恩，從於昏亂，雖視死如歸，不得爲忠臣之大節。』連稱管至父，徒以久戍不代，遂行篡弑，當爲襄公惡貫已滿，假手二人耳。彭生臨刑大呼：『死爲妖孽，以取爾命！』大豕見形，非偶然也。『髻翁有詩詠費石等死難之事。』詩云：

「捐生殉主是忠貞，費石千秋無令名。假使從昏稱死節，飛廉崇虎亦堪旌。」

又詩嘆齊襄公云：

「方張惡焰君侯死，將熄兇威大豕狂。惡貫滿盈無不斃，勸人作善莫商量。」

連稱管至父重整軍容，長驅齊國。公孫無知預集私甲，一聞襄公兇信，引兵開門接應。連管二將入城。二將託言：『曾受先君信，公遣命奉公孫無知卽位。』立連妃爲夫人，連稱爲正卿，號爲國舅。管至父爲亞卿，諸大夫雖勉強排班，心不上服，惟雍廩再三稽首，謝往日爭道之罪，極其卑順，無知赦之，仍爲大夫。高國稱病不朝，無知亦不敢黜之。至父勸無知懸榜招賢，以收人望，因薦其族子管夷吾之才，無知使人召之。

未知夷吾肯應召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却說管夷吾，字仲生，生得相貌魁梧，精神俊爽，博通墳典，淹貫古今。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匡時之略。與鮑叔牙

同賈，至分金時，夷吾多取一倍，鮑叔從之；人心懷不平，鮑叔曰：『仲非貪此區區之金，因家貧不給，我自願讓之耳。』又會領兵隨征，每至戰陣，輒居後隊，及還兵之日，又爲先驅，多有笑其怯者，鮑叔曰：『仲有老母在堂，留身奉養，豈真怯門耶！』又數與鮑叔計事，往往相左，鮑叔曰：『人固有遇不遇，使仲遇其時，定當百不失一矣。』夷吾聞之，嘆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哉！』遂結爲生死之交。

值襄公諸兒卽位，長子曰糾，魯女所生；次子小白，莒女所生。雖皆庶出，俱已成立，欲爲立傅以輔導之。管夷吾謂鮑叔牙曰：『君生二子，異日爲嗣，非糾卽白，吾與爾各傅一人，若嗣立之日，互相薦舉。』叔牙然其言。於是管夷吾同召忽爲公子糾之傅，叔牙爲公子小白之傅。襄公欲迎文姜至，繇相會，叔牙謂小白曰：『君以淫聞，爲國人笑，及今止之，猶可掩飾，更相往來，如水決隄，將成泛溢，子必進諫。』小白果入諫，襄公曰：『魯侯之死，曠有煩言，男女嫌疑，不可不避。』襄公怒曰：『孺子何得多言！』以屨蹴之。小白趨而出，鮑叔曰：『吾聞之，一有奇淫者，必有奇禍。』一吾當與子適他國，以俟後圖。』小白問：『當適何國？』鮑叔曰：『大國喜怒不常，不如適莒。莒小而近齊，小則不敢慢我，近則且暮可歸。』小白曰：『善。』乃奔莒國。襄公聞之，亦不追還。及公孫無知篡位，來召管夷吾，夷吾曰：『此輩兵已在頸，尙欲累人耶！』遂與召忽共計，以魯爲子糾之母家，乃奉糾奔魯。魯莊公居之於生竇，月給廩餼。

魯莊公十二年春二月——齊公孫無知元年——百官賀旦，俱集朝房，只連管二人公然壓班，人人皆有怨憤之意。雍廩知衆心不附，佯言曰：『有客自魯來，傳言：「公子糾將以魯師伐齊。」諸君聞之否？』諸大夫皆曰：『不聞。』雍遂不復言。旣朝退，諸大夫互相約會，俱到雍廩家，叩問公子糾伐齊之信。雍廩曰：『諸君謂此事如何？』東郭牙曰：『先君雖無道，其子何罪？吾等日望其來也。』諸大夫有泣下者。雍廩曰：『廩之屈膝，寧無人心，正欲委曲以圖事耳。諸君若能相助，共除弑逆之賊，立先君子，豈非義舉？』東郭牙問計。雍廩曰：『高叔仲國之世臣，素有才望，爲人信服，連管二賊，得一片言，獎勵，重於千鈞——恨不能耳。誠使敬仲置酒以招二賊，必欣然往。赴吾僞以子糾兵信，面啓公孫，彼恐而無勇，俟其相就，卒然刺之，誰爲救者？然後舉火爲號，闔門而誅二賊，易如反掌。』東郭

牙曰：「敬仲雖疾惡如仇，然爲國自貶，當不斬也。吾力能必之。」遂以雍廩之謀，告於高倭。高倭許諾，卽命東郭牙往連管。二家致意，俱如期而至。高倭執驥言曰：「先君多行失德，老夫日虞國之喪亡，今幸大夫援立新君，老夫亦獲守家廟。向因老病，不與朝班。今幸賤體稍康，特治一酌，以報私恩，兼以子孫爲託。」連稱與管至父謙讓不已。高倭命將重門緊閉。今日飲酒，不盡歡不已。預戒閹人：「勿通外信。直待城中舉火，方來傳報。」

却說雍廩懷匕首直叩宮門，見了無知，奏言：「公子糾率領魯兵，旦晚將至，幸早圖應敵之計。」無知問：「國舅何在？」雍廩曰：「國舅與管大夫郊飲未回，百官俱集朝中，專候主公議事。」無知信之，方出朝堂，尙未坐定，諸大夫一擁而前，雍廩自後刺之，血流公座，登時氣絕。計無知爲君，纔一月餘耳。哀哉！連夫人聞變，自縊於宮中。史官詩云：

「祇因無寵間襄公，誰料無知寵不終。一月夫人三尺帛，何如寂寞守空宮？」

當時雍廩教人於朝外放起一股狼烟，烟透九霄。高倭正欲款客，忽聞門上傳板報說：「外廂舉火。」高倭卽便起身，往內而走。連稱管至父出其不意，却待要問其緣故，廡下預伏壯士，突然殺出，將二人砍爲數段。雖有從人身無寸鐵，一時畢命。雍廩與諸大夫陸續俱到高府，公同商議，將二人心肝剖出，祭奠襄公。一面遣人於姑楚離宮取出襄公之屍，重新殮殮，一面遣人於魯國迎公子糾爲君。

魯莊公聞之，大喜，便欲爲公子糾起兵。施伯諫曰：「齊魯互爲強弱，齊之無君，魯之利也。請勿動，以觀其變。」莊公躊躇未決。時夫人文姜因襄公被弑，自祝邱歸於魯國，日夜勸其子興兵伐齊，討無知之罪，爲其兄報仇。及聞無知受戮，齊使來迎公子糾爲君，不勝之喜。主定納糾，催促莊公起程。莊公爲母命所迫，遂不聽施伯之言，親率兵車三百乘，用曹沫爲大將，秦子梁子爲左右，護送公子糾入齊。管夷吾謂魯侯曰：「公子小白在莒，莒地比魯爲近，倘彼先入，主客分矣。乞假臣良馬，先往邀之。」魯侯曰：「甲卒幾何？」夷吾曰：「三十乘足矣。」

却說公子小白聞國亂無君，與鮑叔牙計議，向莒子借得兵車百乘，護送還齊。這裏管夷吾引兵晝夜奔馳，行

至卽墨，聞莒兵已過，從後追之，又行三十餘里，正遇莒兵停車造飯，管夷吾見小白端坐車中，上前鞠躬曰：「公子別來無恙？今將何往？」小白曰：「欲奔父喪耳。」管夷吾曰：「糾居長分應主喪，公子幸少留，無自勞苦。」鮑叔牙曰：「仲且退，各爲其主，不必多言！」夷吾見莒兵睜眉怒目，有爭鬥之色，誠恐衆寡不敵，乃佯諾而退。驀地彎弓搭箭，覷定小白，驄的射來，小白大喊一聲，口吐鮮血，倒於車上。鮑叔牙急忙來救，從人盡叫道：「不好了！」一齊啼哭起來。管夷吾率領那三十乘，加鞭飛跑去了。夷吾在路嘆曰：「子糾有福，合爲君也！」還報魯侯，酌酒與子糾稱慶。此時放心落意，一路邑長獻餼進饌，遂緩緩而行。

誰知這一箭，只射中小白的帶鈎，小白知夷吾妙手，恐他又射，一時急智，嚼破舌尖，噴血詐倒。連鮑叔牙都瞞過了。鮑叔牙曰：「夷吾雖去，恐其又來，此行不可遲也。」乃使小白變服，載以溫車，從小路疾馳，將近臨淄，鮑叔牙單車先入城中，遍謁諸大夫，盛稱公子小白之賢。諸大夫曰：「子糾將至，何以處之？」鮑叔牙曰：「齊連弑二君，非賢者不能定亂，况迎子糾而小白先至，天也。魯君納糾，其望報不淺，昔宋立子突，索賂無厭，兵連數年，吾國多難之餘，能堪魯之徵求乎？」諸大夫曰：「然則何以謝魯侯？」叔牙曰：「吾已有君，彼自退矣。」大夫隰朋、東郭牙、齊聲曰：「叔言是也。」於是迎小白入城即位，是爲桓公。髯仙有詩單詠射鈎之事，詩曰：

「魯公歡喜莒人愁，誰道區區中帶鈎。但看一時權變處，便知有智合諸侯。」

鮑叔牙曰：「魯兵未至，宜預止之。」乃遣仲孫湫往迎魯莊公，告以有君。莊公知小白未死，大怒曰：「立子以長，孺子安得爲君？孤不能容以三軍退也。」仲孫湫回報。齊桓公曰：「魯兵不退奈何？」鮑叔牙曰：「以兵拒之。」乃使王子成父將右軍，寧越副之；東郭牙將左軍，仲孫湫副之。鮑叔牙奉桓公親將中軍，雍廩爲先鋒。兵車共五百乘，分撥已定。東郭牙請曰：「魯君慮吾有備，必不長驅，乾時水草方便，此駐兵之處也。若設伏以待，乘其不備，破之必矣。」鮑叔牙曰：「善。」使寧越、仲孫湫各率本部分路埋伏，使王子成父、東郭牙從他路抄出魯兵之後，雍廩挑戰誘敵。

却說魯莊公同子糾行至乾時，管夷吾進曰：『小白初立，人心未定，宜速乘之，必有內變。』莊公曰：『如仲之言，小白已射死久矣。』遂出令於乾時安營，魯侯營於前，子糾營於後，相去二十里。次早諜報：『齊兵已到，先鋒雍廩索戰。』魯莊公曰：『先破齊師，城中自然寒膽也。』遂引秦子梁子駕戎車而前，呼雍廩親數之曰：『汝首謀誅賊，求君於我，今又改圖，信義安在？』挽弓欲射雍廩，雍廩佯作羞慚，抱頭鼠竄。莊公命曹沫逐之，雍廩轉轅來戰，不幾合又走。曹沫不舍，奮生平之勇，挺着畫戟趕來，却被鮑叔牙大兵圍住，曹沫深入重圍，左衝右突，身中兩箭，死戰方脫。

却說魯將秦子梁子恐曹沫有失，正待接應，忽聞左右喊聲齊震，寧越仲孫湫兩路伏兵齊起，鮑叔牙率領中軍，如牆而進，三面受敵，魯兵不能抵當，漸漸奔散。鮑叔牙傳令：『有能獲魯侯者，賞以萬家之邑。』使軍中大聲傳呼。秦子急取魯侯繡字黃旗，偃之於地，梁子復取旗建於自車之上。秦子問其故，梁子曰：『吾將以誤齊也。』魯莊公見事急，跳下戎車，別乘軺車，微服而逃。秦子緊緊跟定，殺出重圍，寧越望見繡旗，伏於下道，認是魯侯，麾兵圍之數重。梁子免胄以面示曰：『吾魯將也，吾君已去遠矣。』鮑叔牙知齊軍已全勝，鳴金收軍。仲孫湫獻戎輅，寧越獻梁子，齊侯命斬於軍前。齊侯因王子成父、東郭牙兩路兵尚無下落，留寧越、仲孫湫屯於乾時，大軍奏凱先回。

再說管夷吾……等管轄輜重，在於後營，聞前營戰敗，教召忽同公子糾守營，悉起兵車自來接應。正遇魯莊公，合兵一處。曹沫亦收拾殘車敗卒奔回，計點之時，十停已折其七。夷吾曰：『軍氣已喪，不可留矣。』乃連夜拔營而起。行不二日，忽見兵車連路，乃是王子成父、東郭牙抄出魯兵之後。曹沫挺戟大呼曰：『主公速行，吾死於此！』顧秦子曰：『汝當助吾。』秦子便接住王子成父廝殺，曹沫便接住東郭牙廝殺。管夷吾保著魯莊公，召忽保著公子糾，奪路而行。有紅袍小將追魯侯至急，魯莊公一箭正中其額，又有一白袍者追來，莊公亦射殺之。齊兵稍却，管仲教把輜重甲兵乘馬之類，連路委棄，恣齊兵搶掠，方纔得脫。曹沫左膊復中一刀，尚刺殺齊軍無數，潰圍而出。秦子戰死於陣。史官論：『魯莊公乾時之敗，實爲自取。』有詩嘆云：

「子糾本是仇人胤，何必勤兵往納之？若念深仇，天不戴，助糾不若助無知。」魯莊公等脫離虎口，如漏網之魚，急急奔走。隰朋、東郭牙從後趕來，直追過汶水，將魯境內汶陽之田，盡侵奪之，設守而去。魯人不敢爭較。齊兵大勝而歸。齊侯小白早朝，百官稱賀。鮑叔牙進曰：「子糾在魯，有管夷吾召忽爲輔，魯又助之，心腹之疾尚在，未可賀也。」齊侯小白曰：「爲之奈何？」鮑叔牙曰：「乾時一戰，魯君臣膽寒矣。臣當統三軍之衆，壓魯境上，請討子糾，魯必懼而從也。」齊侯曰：「寡人請舉國以聽子。」鮑叔牙乃簡閱車馬，率領大軍，直至汶陽，清理疆界。遣公孫隰朋致書於魯侯曰：

「外臣鮑叔牙百拜魯賢侯殿下。一家無二主，國無二君。一寡君已奉宗廟，公子糾欲行爭奪，非不二之誼也。寡君以兄弟之親，不忍加戮，願假手於上國。管仲召忽，寡君之仇，請受而戮於太廟。」

隰朋臨行，鮑叔牙囑之曰：「管夷吾天下奇才，吾言於君將召而用之，必令無死。」隰朋曰：「倘魯欲殺之如何？」鮑叔曰：「但提起射鈞之事，魯必信矣。」隰朋唯唯而去。魯侯得書，即召施伯。不知如何計議，再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却說魯莊公得鮑叔牙之書，即召施伯計議曰：「向不聽子言，以致兵敗，今殺糾與存糾孰利？」施伯曰：「小白初立，即能用，人敗我兵於乾時，此非子糾之比也。」况齊兵壓境，不如殺糾與之講和。時公子糾與管夷吾、召忽俱在生竇。魯莊公使公子偃將兵襲之，殺公子糾，執召忽、管仲至魯。將納檻車，召忽仰天大慟曰：「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分也。忽將從子糾於地下，安能受桎梏之辱？」遂以頭觸殿柱而死。管夷吾曰：「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死，吾且生入齊，爲子糾白冤。」便束身入檻車之中。施伯私謂魯莊公曰：「臣觀管子之容，似有內援，必將不死。此人天下奇才，若不死，必大用於齊，必霸天下。魯自此奉奔走矣。君不如請於齊而生之。管子生，則必德我，德我。」

而爲我用，齊不足慮也。」莊公曰：「齊君之仇，而我留之，雖殺糾，怒未解也。」施伯曰：「君以爲不可用，不如殺之，以其屍授齊。」莊公曰：「善。」公孫隰朋聞魯將殺管夷吾，疾趨魯庭，來見莊公曰：「夷吾射寡君中鈞，寡君恨之切骨，欲親加刃，以快其志；若以屍還，猶不殺也。」莊公信其言，遂囚夷吾，并函封子糾，召忽之首，交付隰朋，隰朋稱謝而行。

却說管夷吾在檻車之中，已知鮑叔牙之謀，誠恐施伯智士，雖然釋放，倘或翻悔，重加追還，吾命休矣。」心生一計，製成黃鵠之詞，教役人歌之。詞曰：

「黃鵠黃鵠！戢其翼，繫其足，不飛不鳴兮。中伏。高天何踞兮？厚地何踏？下陽九兮逢百六；引頸長呼兮，繼之以哭。黃鵠黃鵠！天生汝翼兮能飛，天生汝足兮能逐。遭此羅網兮誰與贖；一朝破樊而出兮，吾不知其升衢而漸。陸嗟彼戈人兮，徒傍觀而躑躅。」

役人既得此詞，且歌且走，樂而忘倦。車馳馬奔，計一日得兩日之程，遂出魯境。魯莊公果然追悔，使公子偃追之，不及而返。夷吾仰天嘆曰：「我今日乃更生也。」行至堂阜，鮑叔牙先在，見夷吾如獲至寶，迎之入館曰：「仲幸無恙。」即命破檻出之。夷吾曰：「非奉君命，未可擅脫。」鮑叔牙曰：「無傷也，吾行且薦子。」夷吾曰：「吾與召忽同事子糾，既不能奉以君位，又不能死於其難，臣節已虧矣，况復反面而事仇人，召忽有知，將笑我於地下。」鮑叔牙曰：「成大事者不恤小恥，立大功者不拘小諒。子有治天下之才，未遇其時，主公志大識高，若得子爲輔，以經營齊國，霸業不足道也。功高天下，名顯諸侯，孰與守匹夫之節，成無益之事哉？」夷吾嘿然不語，乃解其束縛，留之於堂阜。

鮑叔遂回臨淄，見桓公，先弔後賀。桓公曰：「何弔也？」鮑叔牙曰：「子糾，君之兄也；君爲國滅親，誠非得已，臣敢不弔。」桓公曰：「雖然，何以賀寡人？」鮑叔牙曰：「管子天下奇才，非召忽比也；臣已生致之，君得一賢相，臣敢賀。」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鈞，其矢尚在，寡人每戚戚於心，得食其肉不厭，况可用乎？」鮑叔牙曰：「臣人者，

各爲其主射鈞之時，知有糾不知有君。君若用之，當爲君射天下，豈特一人之鈞哉？桓公曰：「寡人姑聽之。」赦勿誅。鮑叔牙乃迎管夷吾至於其家，朝夕談論。

却說齊桓公修援立之功，高國世卿皆加采邑；欲拜鮑叔牙爲上卿，任以國政。鮑叔牙曰：「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至於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桓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辭。」鮑叔牙曰：「所謂知臣者，小心敬慎，循禮守法而已；此具臣之事，非治國家之才也。」夫治國家者，內安百姓，外撫四夷，勳加於王室，澤布於諸侯，國有泰山之安，君享無疆之福，功垂金石，名播千秋，此帝臣王佐之任，臣何以堪之？」桓公不覺欣然動色，促膝而前曰：「如卿所言，當今亦有其人否？」鮑叔牙曰：「君不求其人則已，必求其人，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有五：寬柔惠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施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敢戰無退，弗若也。」桓公曰：「卿卽召來，寡人將叩其所學。」鮑叔牙曰：「臣聞一賤不能臨貴，貧不能役富，疎不能制親。」君欲用夷吾，非置之相位，厚其祿，隆以父兄之禮，不可。夫相者，君之亞也。相而召之，是輕之也；相輕，則君亦輕。——夫非常之人，必待以非常之禮。君其卜日而郊迎之，四方聞君之尊賢禮士而不計私仇，誰不思效用於齊者？」桓公曰：「寡人聽子。」乃命太卜擇吉日郊迎。管子、鮑叔牙仍送管夷吾於郊外公館之中。

至期，三浴而三饗之，衣冠袍笏，比於上大夫。桓公親自出郊迎之，與之同載入朝；百姓觀者如堵，無不駭然。史官有詩云：

「爭賀君侯得相臣，誰知卽是檻車人；只因此日捐私忿，四海欣然號霸君。」

管夷吾已入朝，稽首謝罪。桓公親手扶起，賜之以坐。夷吾曰：「臣乃俘戮之餘，得蒙宥死，實爲萬幸。敢辱過禮？」桓公曰：「寡人有問於子，子必坐，然後敢請。」夷吾再拜就坐。桓公曰：「齊千乘之國，先倖公威服諸侯，號爲小霸；自先襄公政令無常，遂構大變。寡人獲主社稷，人心未定，國勢不張，今欲修理國政，立綱陳紀，其道何先？」夷吾

對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日君欲立國之綱紀，必張四維，以使其民，則紀綱立，而國勢振矣。』桓公曰：『如何而能使民？』夷吾對曰：『欲使民者，必先愛民；而後有以處之。』桓公曰：『愛民之道若何？』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卿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桓公曰：『愛民之道，既行，處民之道若何？』對曰：『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士之子常爲士，農之子常爲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習焉安焉，不遷其素，則民自安矣。』桓公曰：『民既安矣，甲兵不足，奈何？』對曰：『欲足甲兵，當制贖刑，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盾一戟，小罪分別入金，疑罪則宥之，訟理相對者，令納束矢，許其平。金既聚矣，美者以鑄劍戟，試諸犬馬，惡者以鑄鉏夷斤鑿，試諸壤土。』桓公曰：『甲兵既定，財用不足如何？』對曰：『銷山爲錢，煮海爲鹽，其利通於天下，因收天下百物之賤者而居之，以時貿易，爲女閭三百，以安行商，商旅如歸，百貨駢集，因而稅之，以佐軍興，如是而財用可足矣。』桓公曰：『財用既足，然軍旅不多，兵勢不振，如何而可？』對曰：『兵貴於精，不貴於多，強於心，不強於力。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天下諸侯皆將正卒伍，修甲兵，臣未見其勝也。君若強兵，莫若隱其名，而修其實。臣請作內政，而寄之以軍令焉。』桓公曰：『內政若何？』對曰：『內政之法，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之鄉十五，工商足財，士足兵。』桓公曰：『何以足兵？』對曰：『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設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卽以此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立一師，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師率之，十五鄉出三萬人，以爲三軍。君主中軍，高國二子，各主一軍。四時之隙，從事田獵，春曰蒐，以索不孕之獸；夏曰苗，以除五穀之災；秋曰獮，行殺以順秋氣；冬曰狩，圍守以告成功。使民習於武事，是故軍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勿令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葬同恤，人與人相儔，家相儔，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識，足以不散。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則同樂，死則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有此三萬人，足以橫行於天下。』桓公

曰：『兵勢既強，可以征天下諸侯乎？』對曰：『未可也。周室未屏，鄰國未附，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莫若尊周而親鄰國。』桓公曰：『其道若何？』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重爲皮幣以聘問，而勿受其貲，則四鄰之國親我矣。請以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貲帛，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又使人以皮幣玩好，鬻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擇其瑕者而攻之，可以益地，擇其淫亂篡弑者而誅之，可以立威。如此，則天下諸侯皆相率而朝於齊矣。然後率諸侯以事周，使其職貢，則王室尊矣。方伯之名，君雖欲辭之，不可得也。』

桓公與管夷吾，連語三日三夜，字字投機，全不知倦。桓公大悅，乃復齋戒三日，告於太廟，欲拜管夷吾爲相，夷吾辭而不受。桓公曰：『吾納子之伯策，欲成吾志，故拜子爲相，何爲不受？』對曰：『臣聞：『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潤，非一流之歸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則用五傑。』桓公曰：『五傑爲誰？』對曰：『升降揖遜，進退閒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司行。墾草萊，闢土地，聚粟衆，多盡地之利，臣不如寧越，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執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君欲霸王，臣雖不才，強成君命，以效區區。』桓公遂拜管夷吾爲相，國賜以國中市租一年，其隰明以下五人，皆依夷吾所薦，一一拜官，各治其事。遂懸榜國門，凡所奏富強之業，次第盡舉而行之。

他日，桓公又問于管夷吾曰：『寡人不幸而好田，又好色，得毋害於霸乎？』夷吾對曰：『無害也。』桓公曰：『然則何爲而害霸？』夷吾對曰：『不用賢，害霸；知賢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復以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於是專任夷吾，尊其號曰：『仲父。』恩禮在高國之上，『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憑仲父裁決。』又禁國人語言，不許犯夷吾之名，不問貴賤，皆稱仲父。蓋古人以稱字爲敬也。

却說魯莊公聞齊國拜管仲爲相，大怒曰：『悔不從施伯之言，反爲孺子所欺。』乃簡車蒐乘，謀伐齊以報乾時之仇。齊桓公聞之，謂管仲曰：『孤新嗣位，不欲頻受干戈，請先伐魯何如？』魯仲對曰：『軍政未定，未可用也。』

桓公不聽，遂拜鮑叔牙爲將，率師直犯長勺。魯莊公問于施伯曰：『齊欺吾太甚，何以禦之？』施伯曰：『臣薦一人，可以敵齊。』莊公曰：『卿所薦何人？』施伯對曰：『臣識一人，姓曹名釗，隱於東平之鄉，從未出仕，其人真將相之才也。』莊公命施伯往招之，釗笑曰：『肉食者無謀，乃謀及藿食耶？』施伯曰：『藿食能謀，行且肉食矣。』遂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齊？』曹釗曰：『兵事臨機制勝，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于行間。』莊公喜其言，與之共載，直趨長勺。

鮑叔牙聞魯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魯之心，下令擊鼓進兵，先陷者重賞。莊公聞鼓聲震地，亦教鳴鼓對敵。曹釗止之曰：『齊師方銳，宜靜以待之。』傳令軍中：『有敢喧嘩者，斬。』齊兵來衝魯陣，陣如鐵桶，不能衝動，只得退後。少頃，對陣鼓聲又震，魯軍寂如不聞。齊師又退，鮑叔牙曰：『魯怯戰耳，再鼓之，必走。』曹釗又聞鼓響，謂莊公曰：『敗齊，此其時矣，可速鼓之。』——論魯是初次鳴鼓，論齊已是第三通鼓了。齊兵見魯兵兩次不動，以爲不戰，都不在意了。誰知鼓聲一起，突然而來，刀砍箭射，勢如疾雷，不及掩耳，殺得齊兵七零八落，大敗而奔。莊公欲行追逐，曹釗曰：『未可也，臣當察之。』乃下車，將齊兵列陣之處，周圍看了一遍，復登車軾，遠望良久，曰：『可追矣。』莊公乃驅車而進，追三十餘里，方還，所獲輜重甲兵無算。不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媯

話說魯莊公大敗齊師，乃問於曹釗曰：『卿何以一鼓而勝三鼓，有說乎？』曹釗曰：『夫戰以氣爲主，氣勇則勝，氣衰則敗。鼓所以作氣也，一鼓氣方盛，再鼓則氣衰，三鼓則氣竭。吾不鼓以養三軍之氣，彼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禦竭，不勝何爲？』莊公曰：『齊師既敗，始何所見而不追，繼何所見而追，請言其故。』曹釗曰：『齊人多詐，恐有伏兵，其敗走未可信也。吾視其轍跡縱橫，軍心已亂，又望其旌旗不揚，急於奔馳，是以逐之。』莊公曰：『

卿可謂知兵矣！乃拜爲大夫，厚賞施伯薦賢之功。鬻翁有詩云：

「強齊壓境舉朝憂，帷幄誰知握勝籌。莫怪邊庭捷報杳，絲來肉食少佳謀。」

時周莊王十三年之春，齊師敗歸。桓公怒曰：「兵出無功，何以服諸侯乎？」鮑叔牙曰：「齊魯皆千乘之國，勢不相下，以主客爲強弱。昔乾時之戰，我爲主，是以勝魯。今長勺之戰，魯爲主，是以敗於魯。臣願以君命乞師於宋，齊宋同兵，可以得志。」桓公許之，乃遣使行聘於宋，請出宋師。

宋閔公捷自齊襄公時，兩國時常共事。今聞小白卽位，正欲通好，遂訂師期。以夏六月初旬，兵至郎城相會。至期，宋使南宮長萬爲將，猛獲副之；齊使鮑叔牙爲將，仲孫湫副之。各統大兵，集於郎城。齊軍於東北，宋軍於東南。魯莊公曰：「鮑叔牙挾忿而來，加以宋助，南宮長萬有觸山舉鼎之力，吾國無其對手。兩軍並峙，互爲犄角，何以禦之？」大夫公子偃進曰：「容臣自出覘其軍。」還報曰：「鮑叔牙戒心，軍容甚整。南宮長萬自恃其勇，以爲無敵，其行伍雜亂，尙自雲門竊出，掩其不備，宋可敗也。宋敗，齊不能獨留矣。」莊公曰：「汝非長萬敵也。」公子偃曰：「臣請試之。」莊公曰：「寡人自爲接應。」

公子偃乃以虎皮百餘，冒於馬上，乘月色朦朧，偃旗息鼓，開雲門而出。將近宋營，宋兵全然不覺。公子偃命軍中舉火，一時金鼓喧天，直前衝突，火光之下，遙見一隊猛虎咆哮。宋營人馬無不股慄。四下驚皇，爭先馳奔。南宮長萬雖勇，爭奈車徒先散，只得驅車而退。魯莊公後隊已到，合兵一處，連夜追逐，到乘邱地方。南宮長萬謂猛獲曰：「今日必須死戰，不然不免。」猛獲應聲而出，剛遇公子偃，兩下對殺。南宮長萬挺著長戟，直撞入魯侯大軍，逢人便刺。魯兵懼其驍勇，無敢近前。莊公謂戎右顓孫生曰：「汝素以力聞，能與長萬決一勝負乎？」顓孫生亦挺大戟，逕尋長萬交鋒。莊公登軾望之，見顓孫生戰長萬不下。顧左右曰：「取我一金僕姑來！」金僕姑者，魯軍府之勁矢也。——左右捧矢以進，莊公搭上弓弦，覩得長萬親切，颯的一箭，正中右肩，深入於骨。長萬用手拔箭，顓孫生乘其手慢，復儘力一戟，刺透左股。長萬倒撞於地，急欲掙扎，被孫生跳下車來，雙手緊緊按定，衆軍一擁上前擒住。

猛獲見主將被擒，棄車而逃。魯莊公大獲全勝，鳴金收軍。顛孫生解長萬獻功，長萬肩股被創，尚能挺立，毫無痛楚之態。莊公愛其勇，厚禮待之。鮑叔牙見宋師失利，全軍而返。

是年，齊桓公遣大司行隰朋告即位於周，且求婚焉。明年，周使魯莊公主婚，將王姬下嫁於齊。——徐蔡衛各以其女來媵。——因魯有主婚之勞，故此齊魯復通。各捐兩敗之辱，約爲兄弟。

其秋，宋大水，魯莊公曰：『齊旣通好，何惡於宋？』使人弔之。宋感魯恤災之情，亦遣人來謝。因請南宮長萬，魯莊公釋之歸國。——自此三國和好，各消前隙。鬻仙有詩曰：

「乾時長勺互雄雌，又見乘邱覆宋師。勝負無常終有失，何如修好兩無危？」

却說南宮長萬歸宋，宋閔公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長萬大慚而退。大夫仇牧私諫閔公曰：『君臣之間，以禮相交，不可戲也。戲則不敬，不敬則慢，慢而無禮，悖逆將生。君必戒之。』閔公曰：『孤與長萬習狎，無傷也。』

再說周莊王十五年，王有疾崩，太子胡齊立，是爲僖王。訃告至宋，時宋閔公與宮人遊於蒙澤，使南宮長萬擲戟爲戲。——原來長萬有一絕技，能擲戟於空中，高數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宮人欲觀其技，所以閔公召長萬同遊。長萬奉命耍弄了一回，宮人都誇獎不已。閔公微有妬恨之意，命內侍取博局與長萬決勝，以大金斗盛酒爲罰。這博戲却是閔公所長，長萬連負五局，罰酒五斗，已醉到八九分地位了。心中不服，再請覆局。閔公曰：『因乃常敗之家，安敢復與寡人賭勝！』長萬心懷慚忿，嘿嘿無言。——忽宮侍報道：『周王有使命到。』閔公問其來意，乃是報莊王之喪，且告立新君。閔公曰：『周已更立新王，卽當遣使弔賀。』長萬奏曰：『臣未睹王都之盛，願奉使一往。』閔公笑曰：『宋國卽無人，何至以囚奉使！』宮人皆大笑。長萬面頰發赤，羞變成怒，兼乘酒醉，一時性起，不顧君臣之分，大罵曰：『無道昏君，汝知囚能殺人乎！』閔公亦怒曰：『賊囚怎敢無禮！』便去搶長萬之戟，欲以刺之。長萬也不來奪戟，逕提博局，把閔公打倒，再復揮拳，嗚呼哀哉！閔公死於長萬拳下，宮人驚散。長萬怒氣猶勃勃。

未息，提戟步行，及於朝門。遇大夫仇牧，問：「主公何在？」長萬曰：「昏君無禮，吾已殺之矣！」仇牧笑曰：「將軍醉耶？」長萬曰：「吾非醉，乃實話也。」遂以手中血汚示之，仇牧勃然變色，大罵：「弑逆之賊，天理不容！」便舉笏來擊長萬，怎當得長萬有力如虎，擲戟於地，以手來迎，左手將笏打落，右手一揮，正中其頭，頭如齏粉，齒折隨手躍去，嵌入門內三寸，真絕力也！仇牧已死，長萬乃拾起畫戟，緩步登車，傍若無人。宋閔公即位共十年，只因一句戲言，遂遭逆臣毒手。春秋世亂，視弑君不啻割雞，可嘆！可嘆！史臣有仇牧贊云：

「世降道歎，綱常掃地；堂廉不隔，君臣交戲。君戲以言，臣戲以戟；壯哉仇牧，以笏擊賊！不畏強禦，忠肝瀝血；死重泰山，名光日月！」

太宰華督聞變，挺劍登車，將起兵討亂行至東宮之西，正遇長萬。長萬並不交言，一戟刺去，華督墜於車下，又復一戟殺之。遂奉閔公之從弟公子游爲君，盡逐戴武、宣穆、莊之族。羣公子出奔，蕭、公、子御說奔亳。長萬曰：「御說文而有才，且君之嫡弟，今在亳必有變。若殺御說，羣公子不足慮也。」乃使其子南宮牛同猛獲率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率戴武、宣穆、莊五族之衆，又合曹國之師救亳。公子御說悉起亳人開城接應，內外夾攻，南宮牛大敗被殺，宋兵盡降於御說。猛獲不敢回宋，逕投衛國去了。

戴叔皮獻策於御說：「即用降兵旗號，假稱『南宮牛等已克亳邑，擒了御說，得勝回朝。』」先使數人一路傳言，南宮長萬信之，不做準備。羣公子兵到，賺開城門，一擁而入，只叫：「單要拿逆賊長萬一人，餘人勿得驚慌！」長萬倉忙無計，急奔朝中，欲奉子游出奔，見滿朝俱是甲士填塞，有內侍走出，言：「子游已被衆軍所殺。」長萬長嘆一聲，思列國惟陳與宋無交，欲待奔陳，又想家有八十餘歲老母，嘆曰：「天倫不可棄也。」復翻身至家，扶母登輦，左手挾戟，右手推輦而行，斬門而出，其行如風，無人敢攔阻者。宋國至陳，相去二百六十餘里。長萬推輦一日便到，如此神力，古今罕有。

却說羣公子既殺子游，遂奉公子御說即位，是爲桓公。拜戴叔皮爲大夫，選五族之賢者爲子族大夫。蕭叔大

心乃歸守蕭，遣使往衛請執猛獲，再遣使往陳請執南宮長萬。公子日夷時止五歲，待於宋桓公之側，笑曰：『長萬不來矣！』宋公曰：『童子何以知之？』目夷曰：『勇力人所敬也，宋之所棄，陳必庇之。空手而行，何愛於我？』宋公大悟，乃命費重寶以賂之。

先說宋使至衛，衛惠公問於羣臣曰：『與猛獲與不與，孰便？』羣臣皆曰：『人急而投我，奈何棄之？』大夫公孫耳諫曰：『天下之惡一也。』宋之惡，猶衛之惡，留一惡人於衛，何益？——况衛宋之好舊矣，不遣獲，宋必怒，庇一人之惡，而失一國之歡，非計之善也。』衛侯曰：『善。』乃縛猛獲以畀宋。

再說宋使至陳，以重寶獻於陳宣公，宣公貪其賂，許送長萬，又慮長萬絕力難制，必須以計困之。乃使公子結謂長萬曰：『寡君得吾子，猶獲十城。宋人雖百請，猶不從也。寡君恐吾子見疑，使結布腹心，如以陳國褊小，更適大國，亦願從容數月，爲吾子治車乘。』長萬泣曰：『君能容萬，萬又何求？』公子結乃攜酒爲歡，結爲兄弟。明日，長萬親至公子結之家稱謝，公子結復留款酒半，大出婢妾勸酬，長萬歡飲大醉，臥於坐席。公子結使力士以犀革包裹，用牛筋束之，并囚其老母，星夜傳至於宋。至半路，長萬方醒，奮身蹴踏，革堅縛固，終不能脫。將及宋城，犀革俱被掙破，手足皆露於外，押送軍人以槌擊之，脛骨俱折。宋桓公命與猛獲一同綁至市曹，剝爲肉泥，使庖人治爲醢，偏賜羣臣曰：『人臣有不能事君者，視此醢矣。』八十歲老母，亦并誅之。髻翁有詩嘆曰：

「可惜赴力絕倫，但知母子昧君臣；到頭應難追悔，好諭將來造逆人。」

宋桓公以蕭叔大心有救毫之功，升蕭爲附庸，稱大心爲蕭君，念華督死難，仍用其子家爲司馬。——自是華氏世爲宋大夫。

再說齊桓公自長勺大挫之後，深悔用兵，乃委國管仲，日與婦人飲酒爲樂。有以國事來告者，桓公曰：『何不告仲父？』時有豎貂者，乃桓公之幸童，因欲親近內庭，不便往來，乃自宮以進。桓公憐之，寵信愈加，不離左右。

又齊之雍邑人名巫者，謂之雍巫，字易牙，爲人多權術，工射御，兼精於烹調之技。一日，衛姬病，易牙和五味以

進，衛姬食之而愈，因愛近之。易牙又以滋味媚豎，貂薦之於桓公。桓公召易牙而問曰：「汝善調味乎？」對曰：「然。」桓公戲曰：「寡人嘗鳥獸、蟲魚之味，幾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易牙既退，及午膳，獻蒸肉一盤，嫩如乳羊，而甘美過之。桓公食之盡，問易牙曰：「此何肉而美至此？」易牙跪而對曰：「此人肉也。」桓公大驚，問：「何從得之？」易牙曰：「臣之長子，三歲矣。臣聞一忠君者，不有其家。」君未嘗人味，臣故殺子以適君之口。」桓公曰：「子退矣。」桓公以易牙爲愛己，亦寵信之。衛姬復從中稱譽——自此豎貂易牙，內外用事，陰忌管仲。

至是豎貂與易牙合詞進曰：「聞一君出令，臣奉令。一今君一則仲父，二則仲父，齊國疑於無君矣。」桓公笑曰：「寡人於仲父，猶身之有股肱也；有股肱方成其身，有仲父方成其君。爾等小人何知？」二人乃不敢再言。管仲乘政三年，齊國大治。髡仙有詩云：

一疑人勿用，用無疑。仲父當年獨制齊，都似桓公能信任，貂巫百口亦何爲？

是時楚方強盛，滅鄧，克權，服隨，敗郢，盟絞，役息——凡漢東小國，無不稱臣納貢。惟蔡恃與齊侯婚姻，中國諸侯通盟，同兵，未曾服楚。至文王熊貲稱王，已及二世，有鬪祈、屈重、鬪伯比、鬪章、鬪廉、鬪拳……諸人爲輔，虎視漢陽，漸有侵軼中原之意。

却說蔡哀侯獻舞，與息侯同娶陳女爲夫人——蔡妻在先，息妻在後——息夫人媯氏，有絕世之貌，因歸寧於陳，道經蔡國，蔡哀侯曰：「吾姨至此，豈可不一相見？」乃使人要至宮中款待，語及戲謔，全無敬客之意。媯大怒而去，及自陳返息，遂不入蔡國。息侯聞蔡侯怠慢其妻，思以報之，乃遣使入貢於楚，因密告楚文王曰：「蔡恃中國，不肯納款；若楚兵加我，我因求救於蔡，蔡君勇而輕，必然親來相救。我因與楚合兵攻之，獻舞可虜也。既虜獻舞，不患蔡不朝貢矣。」楚文王大喜，乃興兵伐息。息侯求救於蔡，蔡哀侯果起大兵，親來救息。安營未定，楚伏兵齊起，哀侯不能抵當，急走息城。息侯閉門不納，乃大敗而走。楚兵從後追趕，直至莘野，活虜哀侯歸國。息侯大犒楚軍，送楚文王出境而返。蔡哀侯始知中了息侯之計，恨之入骨。

楚文王回國，欲殺蔡哀侯烹之，以饗太廟。鬻拳諫曰：「王方有事中原，若殺獻舞，諸侯皆懼矣，不如歸之，以取成焉。」再四苦諫，楚文王只是不從。鬻拳憤氣勃發，乃左手執王之袖，右手拔佩刀擬王曰：「臣當與王俱死，不忍見王之失諸侯也。」楚王懼，連聲曰：「孤聽汝。」遂捨蔡侯。鬻拳曰：「王幸聽臣言，楚國之福，然臣而劫君，罪當萬死，請伏斧鑕。」楚王曰：「卿忠心貫日，孤不罪也。」鬻拳曰：「王雖赦臣，臣何敢自赦。」卽以佩刀自斷其足，大呼曰：「人臣有無禮於君者視此。」楚王命「藏其足於大府，以識孤違諫之過。」使醫人療治鬻拳之病，雖愈不能行走。楚王使爲大關，以掌城門，尊之曰：「太伯。」遂釋蔡伯歸國，大排筵席，爲之餞行，席中盛張女樂。有彈箏女子儀容秀麗，楚王指謂蔡侯曰：「此女色技俱勝，可進一觴。」卽命此女以大觥送蔡侯。蔡侯一飲而盡，還斟大觥，親爲楚王壽。楚王笑曰：「君生平所見有絕世美色否？」蔡侯想起息侯導楚敗蔡之仇，乃曰：「天下女色，未有如息媯之美者，真天人也。」楚王曰：「其色何如？」蔡侯曰：「目如秋水，臉似桃花，長短適中，舉動生態，目中未見其二。」楚王曰：「寡人得一見息媯夫人，死不恨矣。」蔡侯曰：「以君之威，雖齊姬宋子，致之不難，何況宇下一婦人乎？」楚王大悅，是日盡歡而散，蔡侯遂辭歸本國。

楚王思蔡侯之言，欲得息媯，假以巡方爲名，來至息國。息侯迎謁道左，極其恭敬，親自闢除館舍，設大饗於朝堂。息侯執爵而前，爲楚王壽。楚王按爵在手，微笑而言曰：「昔者寡人曾效微勞於君夫人，今寡人至此，君夫人何惜爲寡人進一觴乎？」息侯懼楚之威，不敢違拒，連聲唯唯。卽時傳語宮中，不一時，但聞環珮之聲，夫人媯氏盛服而至，別設毯褥，再拜稱謝。楚王答禮不迭，媯氏取白玉卮滿斟以進，素手與玉色相映。楚王視之大驚，果然天上徒聞人間罕見——便欲以手親接其卮。那媯氏不慌不忙，將卮遞與宮人，轉遞楚王。楚王一飲而盡，媯氏復再拜請辭回宮。楚王心念息媯，反未盡歡，席散歸館，寢不能寐。

次日楚王亦設享於館舍，名爲答禮，暗伏兵甲。息侯赴席，酒至半酣，楚王假醉，謂息侯曰：「寡人有大功於君夫，大今三軍在此，君夫人不能爲寡人一犒勞乎？」息侯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優從者，容與寡小君圖之。」楚

王拍案曰：「匹夫背義，敢巧言拒我！左右何不爲我擒下？」息侯正待分訴，伏兵猝起，蓬章、鬪丹二將就席間擒息侯而縛之。楚王自引兵逕入息宮來尋息媯，息媯聞變，嘆曰：「引虎入室，吾自取也！」遂奔入後園中，欲投井而死。被鬪丹搶前一步，牽住衣裾曰：「夫人不欲全息侯之命乎？何爲夫婦俱死？」息媯嘿然。鬪丹引見楚王，楚王以好言撫慰，許以不殺息侯，不斬息祀，遂即軍中立息媯爲夫人，載以後車——以其臉似桃花，又曰：「桃花夫人。」今漢陽府城外有桃花洞，上有桃花夫人廟，卽息媯也。唐人杜牧有詩云：

「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

楚王安置息侯於汝水，封以十家之邑，使守息祀。息侯忿鬱而死。楚之無道，至此極矣！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寧戚

周釐王元年春，正月，齊桓公設朝，羣臣拜賀已畢，問管仲曰：「寡人承仲父之教，更張國政，今國中兵精糧足，百姓皆知禮義，意欲立盟定伯，何如？」管仲對曰：「當今諸侯，強於齊者甚衆，南有荆楚，西有秦晉，然皆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成霸。周雖衰微，乃天下之共主，東遷以來，諸侯不朝，不貢方物，故鄭伯射桓王之肩，五國拒莊王之命，遂令列國臣子，不知君父，能通僭號，宋鄭弑君，習爲故然，莫敢征討。今莊王初崩，新王卽位，宋國近遭南宮長萬之亂，賊臣雖戮，宋君未定，君可遣使朝周，請天子之旨，大會諸侯，立定宋君，宋君一定，然後奉天子以令諸侯，內尊王室，外攘四夷，列國之中，衰弱者扶之，強橫者抑之，昏亂不共命者，率諸侯討之。海內諸侯，皆知我之無私，必相率而朝於齊，不動兵車而霸可成矣。」桓公大悅，於是遣使至洛陽朝賀釐王，因請奉命爲會，以定宋君。釐王曰：「伯舅不忘周室，朕之幸也。泗上諸侯，惟伯舅左右之，豈有愛焉？」使者回報桓公，桓公遂以王命布告宋魯陳蔡衛鄭曹邾諸國，約以三月朔日，共會北杏之地。

桓公問管仲曰：『此番赴會，用兵車多少？』管仲曰：『君奉王命，以臨諸侯，安用兵車？請爲衣裳之會。』桓公曰：『諾。』乃使軍士先築壇三層，高起三丈，左懸鐘，右設鼓。先陳天子虛位於上，旁設反坫，玉帛器具，加倍整齊。又預備館舍數處，悉要高敞合式。

至期，宋桓公御說先到，與齊桓公相見，謝其定位之意。次日，陳宣公杵臼、邾子克、二君繼到。蔡京侯戲舞，恨楚見執，亦來赴會。四國見齊無兵車，相顧曰：『齊侯推誠待人，一至於此。』乃各將兵車退在二十里之外。

時二月將盡，桓公謂管仲曰：『諸侯未集，改期待之如何？』管仲曰：『語云：『三人成衆。』今至者四國，不爲不衆矣。若改期，是無信也，待而不至，是辱王命也。初合諸侯，而以不信聞，且辱王命，何以圖霸？』桓公曰：『盟乎？會乎？』管仲曰：『人心未一，俟會而不散，乃可盟耳。』桓公曰：『善。』

三月朔，味爽，五國諸侯俱集於壇下。相見禮畢，桓公拱手告諸侯曰：『王政久廢，叛亂相尋，孤奉周天子之命，會羣公以匡王室。今日之事，必推一人爲主，然後權有所屬，而政令可施於天下。』諸侯紛紛私議，欲推齊，則宋簡上公齊止稱侯，尊卑有序，欲推宋，則宋公新立，賴齊定位，未敢自尊，事在兩難。陳宣公杵臼越席言曰：『天子以糾合之命，屬諸齊侯，誰敢代之？宜推齊侯爲盟會之主。』諸侯皆曰：『非齊侯不堪此任，陳侯之言是也。』桓公再三謙讓，然後登壇，齊侯爲主，次宋公，次陳侯，次邾子，排列已定，鳴鐘擊鼓，先於天子位前行禮，然後交拜，敘兄弟之情。仲孫湫捧約簡一函，跪而讀之曰：『某年月日，齊小白、宋御說、陳杵臼、蔡獻舞、邾克以天子命會於北杏，共獎王室，濟弱扶傾，有敗約者，列國共征之。』諸侯拱手受命。論語稱：『桓公九合諸侯。』此其第一會也。髡翁有詩云：

一濟濟冠裳集五君，臨淄事業赫然新。局中先著誰能識？只爲推尊第一人。

諸侯獻酬甫畢，管仲歷階而上曰：『魯衛鄭曹故違王命，不來赴會，不可不討。』齊桓公舉手向四君曰：『敵邑兵車不足，願請諸君同事。』陳蔡邾三君齊聲應曰：『敢不率敵賦以從。』惟宋桓公嘿然。

是晚宋公回館，謂大夫戴叔皮曰：『齊侯妄自尊大，越次主會，便欲調遣各國之兵，將來吾國且疲於奔命矣！』

「叔皮曰：『諸侯從違相半，齊勢未集；若征服魯鄭，霸業成矣。齊之霸，非宋福也；與會四國，惟宋爲大，宋不從兵，三國亦將解體。』况吾今日之來，止欲得王命以定位耳，已列於會，又何俟焉？不如先歸。」宋公從其言，遂於五更登車而去。

齊桓公聞宋公背會逃歸，大怒，欲遣仲孫湫追之。管仲曰：『追之非義，可請王師伐之，乃爲有名。』然事更有急於此者。桓公曰：『何事更急於此？』管仲曰：『宋遠而齊近，且王室宗盟，不先服魯，何以服宋？』桓公曰：『伐魯當從何路？』管仲曰：『濟之東北有遂者，乃魯之附庸國，小而弱，纔四姓耳。若以重兵壓之，可不崇朝而下。遂下，魯必悚懼，然後遣一介之使，責其不會，再遣人通信於魯夫人。魯夫人欲其子親厚於外家，自當極力慫恿，魯侯內迫母命，外怵兵威，必將求盟。俟其來求，因而許之。平魯之後，移兵於宋，臨以王臣，此破竹之勢也。』桓公曰：『善。』乃親自率師至遂城，一鼓而下，因駐兵於濟水。魯莊公果懼，大集羣臣問計。公子慶父曰：『齊兵兩至吾國，未嘗得利，臣願出兵拒之。』班中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莊公視之，乃施伯也。莊公曰：『汝計將安出？』施伯曰：『臣嘗言之，管子天下奇才，今得齊政，兵有節制，其不可一也；北杏之會，以奉命尊王爲名，今責違命，理曲在我，其不可二也；子糾之戮，君有功焉，王姬之嫁，君有勞焉，棄往日之功勞，結將來之仇怨，其不可三也；爲今之計，不若修和請盟，齊可不戰而退。』曹劌曰：『臣意亦如此。』正議論間，報道：『齊侯有書至。』莊公視之，大喜曰：「寡人與君並事周室，情同昆弟，且婚姻也，北杏之會，君不與焉，寡人敢請其故。若有二心，亦惟命。」齊侯另有書通信於文姜，文姜召莊公語之曰：『齊魯世謂甥舅，使其惡我，猶將乞好，况取平乎？』莊公唯唯，乃使施伯答書略曰：

「孤有犬馬之疾，未獲奔命；君以大義責之，孤知罪矣。——然城下之盟，孤實恥之；若退舍於君之境上，孤敢不捧玉帛以從。」

齊侯得書，大悅，傳命退兵於柯。

魯莊公將往會齊侯，問羣臣：『誰能從？』將軍曹沫請往。莊公曰：『汝三敗於齊，不慮齊人笑耶？』曹沫曰：『惟恥三敗，是以願往。將一朝而雪之。』莊公曰：『雪之何如？』曹沫曰：『君當其君，臣當其臣。』莊公曰：『寡人越境求盟，猶再敗也。若能雪之，寡人聽子矣。』遂偕曹沫而行。至於柯地，齊侯預築土爲壇，以待魯侯。先使人謝罪，請盟。齊侯亦使人訂期。是日，齊侯將雄兵布列壇下，青紅黑白旗按東西南北四方，各自分隊，各有將官統領。仲孫湫掌之。階級七層，每層俱有壯士，執着黃旗把守。壇上建大黃旗一面，繡出「方伯」二字，傍置大鼓。王子成父掌之。壇中間設香案，排列着朱盤玉盃，盃盛牲醑，盟之器。隰朋掌之。兩傍反坫設有金尊玉罍，寺人貂掌之。壇西立石柱二根，繫着烏牛白馬，屠人准備宰殺。司庖易牙掌之。東郭牙爲傭，立於階下爲賓。管仲爲相——氣象十分整肅。齊侯傳令：『魯君一到，止許一君一臣登壇，餘人悉屏壇下。』曹沫衷甲，手提利劍，緊隨於魯莊公。莊公一步一戰，曹沫全無懼色，將此升階。東郭牙進曰：『今日兩君好會，兩相贊禮，安用凶器？請去劍。』曹沫睜目視之，兩毗盡裂。東郭牙倒退幾步。莊公君臣歷階而上。兩君相見，各叙通好之意。三通鼓畢，對香案行禮。隰朋將玉盃盛血，跪而請敵。曹沫右手按劍，左手攬桓公之袖，怒形於色。管仲急以身蔽桓公，問曰：『大夫何爲者？』曹沫曰：『魯連次受兵，國將亡矣。君以濟弱扶傾爲會，獨不爲敵邑念乎？』管仲曰：『然則大夫何求？』曹沫曰：『齊恃強欺弱，奪我汶陽之田。今日請還吾君，乃就敵耳。』管仲顧桓公曰：『君可許之。』桓公曰：『大夫休矣，寡人許了。』曹沫乃釋劍，代隰朋捧盃以進。兩君俱已歃訖。曹沫曰：『仲主齊國之政，臣願與仲歃。』桓公曰：『何必仲？寡人與子立誓。』乃向天指曰：『所不反汶陽田於魯者，有如此日。』曹沫受歃，再拜稱謝，獻酬甚歡。既畢事，王子成父……諸人俱憤憤不平，請於桓公，欲劫魯侯，以報曹沫之辱。桓公曰：『寡人已許曹沫矣。匹夫約言，尚不失信——况君乎？』衆人乃止。

明日桓公復置酒公館，與莊公歡飲而別。即命南鄙邑宰，將原侵汶陽田，盡數交割還魯。昔人論：『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此所以服諸侯，霸天下也。』有詩云：

「巍巍霸氣吞東魯，尺劍如何能用武？要將信義服羣雄，不吝汝陽一片土。」
又有詩單道曹沫劫齊桓公一事：「此乃後世俠客之祖。」詩云：

「森森戈甲擁如潮，仗劍登壇意氣豪。三敗羞顏一日洗，千秋俠客首稱曹！」

諸侯聞盟柯之事，皆服桓公之信義，於是衛曹二國皆遣人謝罪請盟，桓公約以伐宋之後，相訂爲會。

乃再遣使如周，告以「宋公不遵王命，不來赴會，請王師下臨，同往問罪。」周釐王使大夫單蔑率師會齊伐宋。諜報「陳曹二國引兵從征，願爲前部。」桓公使管仲先率一軍，前會陳曹，自引隰朋、王子成父、東郭牙……等統領大軍繼進，於商邱取齊。——時周釐王二年之春也。

却說管仲有愛妾名婧，鍾離人，通文有智，桓公好色，每出行，必以姬嬪自隨，管仲亦以婧從行。是日，管仲軍出南門，約行三十餘里，至獵山，見一野夫，短褐單衣，破笠赤脚，放牛於山下。此人叩牛角而歌。管仲在車上，察其人不凡，使人以酒食勞之。野夫食畢，言：「欲見相君仲父。」使者曰：「相國車已過去矣。」野夫曰：「某有一語，幸傳於相君：『浩浩乎白水！』」使者追及管仲之車，以其語述之。管仲茫然不解所謂，以問妾婧。婧曰：「妾聞古有『白水之詩』云：『浩浩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人殆欲仕也。」管仲卽命停車，使人召之。野夫將牛寄於村家，隨使者來見管仲，長揖不拜。管仲問其姓名，曰：「衛之野人也。姓甯，名戚，慕相君好賢禮士，不憚跋涉至此，無由自達，爲村人牧牛耳。」管仲叩其所學，應對如流，嘆曰：「豪傑辱於泥塗，不遇汲引，何以自顯？吾君大軍在後，不日當過此，吾當作書，子持以謁吾君，必當重用。」管仲卽作書，緘就交付甯戚，彼此各別。

甯戚仍牧牛於獵山之下，齊桓公大軍三日後方到，甯戚依然短褐單衣，破笠赤脚，立於路傍，全不畏避。桓公乘輿將近，甯戚遂叩牛角而歌之曰：

「滄浪之水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短褐單衣纒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桓公聞而異之，命左右擁至車前，問其姓名居處。戚以實對曰：「姓甯，名戚。」桓公曰：「汝牧夫何得譏刺時政？」甯戚曰：「臣小人安敢譏刺？」桓公曰：「當今天子在上，寡人率諸侯賓服於下，百姓樂業，草木沾春，舜日堯天，不過如此。汝謂「不逢堯舜」，又曰「長夜不旦」，非譏刺而何？」甯戚曰：「臣雖村夫，不覩先王之政，然嘗聞堯舜之世，十日一風，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今值紀綱不振，教化不行之世，而曰「舜日堯天」，誠小人之所不解也。且又聞堯舜之世，正百官而諸侯服，去四兇而天下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今明公一舉而宋背會，則舉而魯劫盟，用兵不息，民勞財敝，而曰「百姓樂業，草木沾春」，又小人之所不解也。小人又聞堯棄其子丹朱，而讓天下於舜，舜又避於南河，百姓趨而奉之，不得已即帝位，今君殺兄得國，假天子以令諸侯，小人又不知於唐虞揖讓何如也？」桓公大怒曰：「匹夫出言不遜！」喝令斬之。左右縛甯戚去，將行刑，戚顏色不變，了無懼色。仰天嘆曰：「桀殺龍逢，紂殺比干，今甯戚與之爲三矣！」隰朋奏曰：「此人見勢不趨，見威不惕，非尋常牧夫也。君其赦之。」桓公念頭一轉，怒氣頓平，遂命釋甯戚之縛，謂戚曰：「寡人聊以試子，子誠佳士。」甯戚因探懷中，出管仲之書，桓公拆而觀之。書略云：

「臣奉命出師，行至豸山，得衛人甯戚，此人非牧豎者流，乃當世有用之才，君宜留以自輔，若棄之使見用於鄰國，則悔無及矣。」

桓公曰：「子既有仲父之書，何不遂呈寡人？」甯戚曰：「臣聞：「賢君擇人爲佐，賢臣亦擇主而輔。」君如惡直好諛，以怒色加臣，臣甯死必不出相國之書矣！」桓公大悅，命以後車載之。

是晚，下寨休軍，桓公命舉火，索衣冠甚急。寺貂曰：「君索衣冠爲爵甯戚乎？」桓公曰：「然。」寺貂曰：「衛去齊不遠，何不使人訪之？若其人果賢，爵之未晚。」桓公曰：「此人廓達之才，不拘小節，恐其在衛，或有細過，訪得其過，爵之則不光，棄之則可惜。」即於燈燭之下，拜甯戚爲大夫，使與管仲同參國政。甯戚改換衣冠，謝恩而出。鬻翁有詩曰：

「短褐單衣牧豎窮，不逢堯舜遇桓公；自從扣角歌聲歇，無復飛熊入夢中。」

桓公兵至宋界，陳宣公杵臼、曹莊公射姑先在，隨後周單子兵亦至，相見已畢，商議攻宋之策。甯戚進曰：「明公奉天子之命，糾合諸侯，以威勝，不如以德勝。依臣愚見，且不必進兵。臣雖不才，請掉三寸之舌，前去說宋公行成。」桓公大悅，傳令札寨於界上，命甯戚入宋。

戚乃乘一小車，與從者數人，直至睢陽，來見宋公。宋公問於戴叔皮曰：「甯戚何人也？」叔皮曰：「臣聞此人乃牧牛村夫，齊侯新拔之於位，必其口才過人，此來乃使其遊說也。」宋公曰：「何以待之？」叔皮曰：「主公召入，勿以禮待之，觀其動靜；若開口一不當，臣請引紳爲號，便令武士擒而囚之，則齊侯之計沮矣。」宋公點首，分付武士伺候。

甯戚寬衣大帶昂然而入，向宋公長揖。宋公端坐不答，戚乃仰面長嘆曰：「危哉乎，宋國也！」宋公駭然曰：「孤位備上公，忝爲諸侯之首，危何從至？」戚曰：「明公自比與周公孰賢？」宋公曰：「周公，聖人也！孤焉敢比之？」戚曰：「周公在周盛時，天下太平，四夷賓服，猶且吐哺握髮，以納天下賢士；明公以亡國之餘，處羣雄角力之秋，繼兩世弑逆之後，卽效法周公，卑躬下士，猶恐士之不至，乃妄自矜大，簡賢慢客，雖有忠言，安能至明公之前乎？不危何待？」宋公愕然，離坐曰：「孤嗣位日淺，未聞君子之訓，先生勿罪！」

叔皮在旁，見宋公爲甯戚所動，連連舉其帶紳，宋公不顧，乃謂甯戚曰：「先生此來，何以教我？」戚曰：「天子失權，諸侯星散，君臣無等，篡弑日聞。齊侯不忍天下之亂，恭承王命，以主夏盟，明公列名於會，以定位也。若又背之，猶不定也。今天子赫然震怒，特遣王臣，驅率諸侯，以討於宋。明公旣叛王命於前，又抗王討於後，不待交兵，臣已卜勝負之有在矣。」宋公曰：「先生之見如何？」戚曰：「以臣愚計，勿惜一束之贄，與齊會盟，上不失臣周之禮，下可結盟主之權。兵甲不動，宋國安於太山。」宋公曰：「孤一時失計，不終會好，今齊方加兵於我，安肯受吾之贄？」戚曰：「齊侯寬仁大度，不錄人過，不念舊惡，如魯不赴會，一盟於柯，遂舉侵田而返之。」况明公在會之人，焉有不

納。宋公曰：『將何爲贊？』戚曰：『齊侯以禮睦鄰，厚往薄來，卽束脯可贊，豈必傾府庫之藏哉？』宋公大悅，乃遣使隨甯戚至齊軍中，請成。叔皮滿面羞慚而退。

却說宋使見了齊侯，言謝罪請盟之事，獻白玉十穀，黃金千鎰。齊桓公曰：『天子有命，寡人安敢自專，必須煩王臣轉奏於王方可。』桓公卽以所獻金玉，轉送單子，致宋公取成之意。單子曰：『苟君侯赦宥，有所藉手，以復於天王，敢不如命。』桓公乃使宋公修聘於周，然後再訂會期。單子辭齊侯而歸，齊與陳曹二君各回本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頽惠王反正

話說齊桓公歸國，管仲奏曰：『東遷以來，莫強於鄭，鄭滅東虢而都之，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聞於天下。故在昔莊公恃之以伐宋，兼許抗拒，王師今又與楚爲黨，楚僭國也，地大兵強，吞噬漢陽諸國，與周爲敵。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諸侯，非攘楚不可，欲攘楚必先得鄭。』桓公曰：『吾知鄭爲中國之樞，久欲收之，恨無計耳。』甯戚進曰：『鄭公子突爲君二載，祭足逐之而立子忽，高渠彌弑忽而立子臧，我先君殺子臧，祭足又立子儀，祭足以臣逐君，子儀以弟篡兄，犯分逆論，皆當聲討。』今子突在櫟，日謀襲鄭，况祭足已死，鄭國無人，主公命一將往櫟，送突入鄭，則突必懷主公之德，北面而朝齊矣。』桓公然之，遂命賓須無引兵車二百乘，屯於櫟城二十里之外，賓須無預遣人致齊侯之意。

鄭厲公突先聞祭足死信，密差心腹到鄭國打聽消息，忽聞齊侯遣兵送己歸國，心中大喜，出城遠接，大排宴會。二人敘話間，鄭國差人已轉回說：『祭仲已死，如今叔詹爲上大夫。』賓須無曰：『叔詹何人？』鄭伯突曰：『治國之良，非將才也。』差人又稟：『鄭城有一奇事，南門之內，有一蛇長八尺，青頭黃尾，門外又有一蛇長丈餘，紅頭綠尾，鬪於門闕之中，三日三夜，不分勝負，國人觀者如市，莫敢近之。後十七日，內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至

太廟之中。忽然不見。須無欠身賀鄭伯曰：『君位定矣！』鄭伯突曰：『何以知之？』須無曰：『鄭國外蛇，卽君也。長丈餘，君居長也。內蛇，子儀也。長八尺，弟也。十七日，鄭內蛇被傷，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以甲申之夏，今當辛丑之夏，恰十有七年矣。內蛇傷死，此子儀失位之兆。外蛇入於太廟，君主宗祀之徵也。我主方申大義於天下，將納君於正位，蛇鬪適當其時，殆天意乎？』鄭伯突曰：『誠如將軍之言，沒世不敢負德。』賓須無乃與鄭伯定計，夜襲大陵。傅瑕率兵出戰，兩下交鋒，不虞省須無繞出背後，先打破大陵，插了齊國旗號。傅瑕知力不敵，只得下車投降。

鄭伯突銜傅瑕十七年相拒之恨，咬牙切齒，叱左右：『斬訖報來。』傅瑕大呼曰：『君不欲入鄭耶？何爲殺我？』鄭伯突喚轉問之。傅瑕曰：『君若赦臣一命，臣願梟子儀之首。』鄭伯突曰：『汝有何策能殺子儀？不過以甘言哄寡人，欲脫身歸鄭耳。』瑕曰：『當今鄭政皆叔詹所掌，臣與叔詹至厚，君能救我，我潛入鄭國，與詹謀之。子儀之首，必獻於座下。』鄭伯突大罵：『老賊奸詐，焉敢誑吾！吾今放汝入城，汝將與叔詹起兵拒我矣。』賓須無曰：『瑕之妻孥，見在大陵，可因於櫟城爲質。』傅瑕叩頭求曰：『如臣失信，誅臣妻子。』且指天曰爲誓。鄭伯突乃從之。

傅瑕至鄭，夜見叔詹。詹見瑕大驚曰：『汝守大陵，何以至此？』瑕曰：『齊侯欲正鄭位，命大將賓須無統領大軍，送公子突歸國。大陵已失，瑕連夜逃命至此。齊兵旦晚當至，事在危急，子能斬子儀之首，開城迎之，富貴可保。』亦免生靈塗炭，轉禍爲福。在此一時不然，悔無及矣。詹聞言，嘿然良久曰：『吾向日原主迎立，故君之議，爲祭仲所阻，今祭仲已故，是天助故君。違天必有咎，但不知計將安出。』瑕曰：『可通信櫟城，令速進兵。子出城，僞爲拒敵，子儀必臨城觀戰，吾戲使圖之。子引故君入城，大事定矣。』

叔詹從其謀，密使人致書於突。傅瑕然後參見子儀，訴以齊兵助突，大陵失陷之事。子儀大驚曰：『孤當以重賂求救於楚，待楚兵到日，內外夾攻，齊兵可退。』叔詹故緩其事，過二日，尙未發使往。諜報：『櫟軍已至城下。』叔詹曰：『臣當引兵出戰，君同傅瑕登城固守。』子儀信以爲然。

却說鄭伯突引兵先到，叔詹略戰數合，賓須無引齊兵大進。叔詹回車便走。傅瑕在城上大叫曰：『鄭師敗矣！』

「子儀素無膽勇，便欲下城，瑕從後刺之，子儀死於城上。叔詹叫開城門，鄭伯同賓須無一同入城，傅瑕先往清宮，遇子儀二子，俱殺之，迎突復位，國人素附厲公，歡聲振地，厲公厚賄賓須無，約以冬十月親至齊，廷乞盟，須無辭歸。厲公復位數日，人心大定，乃謂傅瑕曰：『汝守大陵，十有七年，力拒寡人，可謂忠於舊君矣！今貪生畏死，復爲寡人而弑舊君，汝心不可測也。寡人當爲子儀報仇！』喝令力士押出，斬於市曹，其妻孥姑赦弗誅。鬻翁有詩嘆云：「鄭突奸雄世所無，借人成事又行誅。傅瑕不受須臾活，贏得忠名萬古呼。」

原繁當先贊立子儀，恐其得罪，稱疾告老。厲公使人責之，乃自縊而死。厲公復治逐君之罪，殺公子闕，強鉏避於叔詹之家，叔詹爲之求生，乃免死，別其足。公父定叔出奔衛國，後三年，厲公召而復之，曰：『不可使其叔無復也。』祭足已死勿論，叔詹仍爲正卿，堵叔師叔並爲大夫，鄭人謂之「三良」。

再說齊桓公知鄭伯突已復國，衛曹二國去冬亦曾請盟，欲大合諸侯，刑性定約。管仲曰：『君新舉霸事，必以簡便爲政。』桓公曰：『簡便如何？』管仲曰：『陳蔡邾自北杏之後，事齊不貳，曹伯雖未會，已同伐宋之舉。此四國不必再煩奔走，惟宋衛未嘗與會，且當一見，俟諸國齊心，方舉盟約可也。』言未畢，忽傳報：『周王再遣單蔑報宋之聘，已至衛國。』管仲曰：『宋可成矣。衛居道路之中，君當親至衛地，爲會以親諸侯。』桓公乃約宋衛鄭三國會於鄆地，連單子齊侯共是五位，不用敵血，揖讓而散，諸侯大悅。齊侯知人心悅從，乃大合宋魯陳衛鄭許……諸國於幽地，敵血爲盟，始定盟主之號。——此周釐王三年之冬也。

却說楚文王熊貲，自得息媯立爲夫人，寵幸無比。三年之內，生下二子，長曰熊羆，次曰熊惲。息媯雖在楚宮三載，從不與楚王說話，楚王怪之，一日問其不言之故。息媯垂淚不答。楚王固請言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守節而死，又何面目向人言語乎！』言訖，淚下不止。胡曾先生有詩云：

「息亡身入楚王家，回看春風一面花。感舊不言常掩淚，祇應翻恨有榮華。」

楚王曰：『此皆蔡獻舞之故，孤當爲夫人報此仇也。夫人勿憂。』乃興兵伐蔡，入其郭，蔡侯獻舞肉袒伏罪，盡

出其庫藏寶玉以賂楚，楚師方退，適鄭伯突遣使告復國於楚，楚王曰：「突復位二年，乃始告孤，慢孤甚矣！」復興兵伐鄭，鄭謝罪請成，楚王許之。

周釐王四年，鄭伯突畏楚，不敢朝齊，齊桓公使人讓之，鄭伯使上卿叔詹如齊，謂桓公曰：「敝邑困於楚，兵早夜城守，未獲息肩，是以未修歲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寡君敢不朝夕立於齊廷乎？」桓公惡其不遜，囚詹於軍府，詹視隙逃回鄭國——自是鄭背齊事楚，不在話下。

再說周釐王在位五年崩，子閔立，是爲惠王。惠王之二年，楚文王熊貲淫暴無政，喜於用兵。先年曾與巴君同伐申國，而驚擾巴師，巴君怒，遂襲那處克之，守將閻敖游涌水而遁，楚王殺閻敖，閻氏之族怨王，至是約巴人伐楚，願爲內應，巴兵伐楚，楚王親將迎之，大戰於津，不提防閻族數百人假作楚軍，混入陣中，竟來跟尋，楚王楚軍大亂，巴兵乘之，遂大敗楚，楚王而頰中箭而奔，巴君不敢追，遂收兵回國，閻氏之族從之，遂爲巴人。

楚王回至方城，夜叩城門，鬻拳在門內問曰：「君得勝乎？」楚王曰：「敗矣！」鬻拳曰：「自先王以來，楚兵戰無不勝，巴小國也，王自將而見敗，甯不爲人笑乎？今黃不朝，楚若伐黃而勝，猶可自解。」遂閉門不納。楚王憤然謂軍士曰：「此行再不勝，寡人不歸矣！」乃移兵伐黃，王親鼓士卒死戰，敗黃師於階陵，是夜宿於營中，夢息侯怒氣勃勃而前曰：「孤何罪而見殺？又占吾疆土，淫吾妻室，吾已請於上帝矣！」乃以手批楚王之頰，楚王大叫一聲，醒來，箭瘡迸裂，血流不止，急傳令回軍，至於湫地，夜半而薨。鬻拳迎喪歸葬，長子熊羆嗣立。鬻拳曰：「吾犯王二次，縱王不加誅，吾敢偷生乎？吾將從王於地下。」乃謂家人曰：「我死必葬我經皇，使子孫知我守門也。」遂自剄而死。熊羆憐之，使其子孫世爲大關。先儒左氏稱鬻拳爲愛君，史官有詩駁之曰：

「諫主如何敢用兵，閉門不納亦堪驚。若將此事稱忠愛，亂賊紛紛盡借名。」

鄭厲公聞楚文王凶信，大喜曰：「吾無憂矣！」叔詹進曰：「臣聞一依人者危，臣人者辱。」今立國於齊，楚之間，不辱卽危，非長計也。先君桓武及莊，三世爲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國，征服諸侯。今新王嗣統，聞號晉二國朝王，

王爲之饗醴，命宥，又賜玉五穀馬三匹。君不若朝，貢於周。若賴王之寵，以修先世卿士之業，雖有大國，不足畏也。」厲公曰：「善。」乃遣大夫師叔如周，請朝師叔回報。『周室大亂。』厲公問：「亂形如何？」對曰：「昔周莊王嬖姜姚姬，謂之王姚，生子頹，莊王愛之，使大夫爲國爲之師傅。子頹性好牛，嘗養牛數百，親自餵養，飼以五穀，被以文繡，謂之「文獸」。凡有出入，僕從皆乘牛而行，踐踏無忌。又陰結大夫爲國邊伯子禽，祝跪詹父往來甚密。釐王之世，未嘗禁止。今新王卽位，子頹恃在叔行，驕橫益甚，新王惡之，乃裁抑其黨，奪子禽祝跪詹父之田。新王又因築苑囿於宮側，蘇國有圃，邊伯有室，皆近王宮，王俱取之，以廣其囿。又膳夫石速進膳不精，王怒，革其祿。石速亦憾王，故五大夫同石速作亂，奉子頹爲君，以攻王。賴周公忌父同召伯廖……等死力拒敵，衆人不能取勝，乃出奔於蘇。先周武王時，蘇忿生爲王司寇有功，謂之蘇公，授以南陽之田爲采地。忿生死，其子孫爲狄所制，乃叛王而事狄，又不繳還采地於周。桓王八年，乃以蘇子之田畀我先君莊公，易我近周之田——於是蘇子與周嫌隙益深。衛侯朔惡周之立黔牟，亦有夙怨。蘇子因奉子頹奔衛，同衛侯帥師伐王城。周公忌父戰敗，同召伯廖……等奉王出奔於鄆。五大夫等尊子頹爲王，人心不服。君若興兵納王，此萬世之功也。」厲公曰：「善。雖然，子頹懦弱，所恃者衛燕之衆耳。五大夫無能爲也，寡人再使人以理諭之，若悔禍反正，免動干戈，豈不美哉？」一面使人如鄆迎王，暫幸櫟邑。因厲公向居櫟十七年，宮室齊整故也。」——一面使人致書於王子頹，書曰：

「突聞『以臣犯君，謂之不忠；以弟奸兄，謂之不順。』不忠，不順，天殃及之。王子誤聽奸臣之計，放逐其君，若能悔禍之延，奉迎天子，束身歸罪，不失富貴。——不然，退處一隅，比於藩服，猶可謝天下之口。惟王子速圖之。」

子頹得書，猶豫未決。五大夫曰：「騎虎者，勢不能復下；豈有尊居萬乘，而復退居臣位者？此鄭伯欺人之語，不可聽之。」頹遂逐出鄭使，鄭厲公乃朝王於櫟，遂奉王襲入成周，取傳國寶器，復還櫟城。——時惠王三年也。是冬，鄭厲公遣人約會西虢公，同起義兵納王，虢公許之。惠王四年之春，鄭虢二君會兵於弭，夏四月，同伐王。

城。鄭厲公親率兵攻南門，虢公率兵攻北門。魯國忙叩宮門，來見子頹。子頹因餉牛未畢，不即相見。魯國曰：「事急矣！」乃假傅子頹之命，使邊伯子禽祝跪詹父登陴守禦。周人不順子頹，聞王至，歡聲如雷，爭開城門迎接。魯國方草國書，謀遣人往衛求救，書未寫就，聞鐘鼓之聲，人報：「舊王已入城坐朝矣！」魯國自刎而死。祝跪子禽死於亂軍之中，邊伯詹父被周人綁縛獻功。子頹出奔西門，使石速押文牛爲前隊，牛體肥行遲，悉爲追兵所獲，與邊伯詹父一同斬首。髡翁有詩嘆子頹之愚云：

「挾寵橫行意未休，私交乘釁起奸謀；一年南面成何事，只合關門去餉牛！」

又一詩說：「齊桓公既稱盟主，合倡義納王，不應讓之鄭虢也。」詩云：

「天子蒙塵九廟羞，紛紛鄭虢效忠謀；如何仲父無遺策，却讓當時第一籌？」

惠王復位，賞鄭虎牢以東之地，及后之鑿鑑，賞西虢公以酒泉之邑，及酒爵數器。二君謝恩而歸。鄭厲公於路得疾，歸國而薨，羣臣奉世子捷卽位，是爲文公。

周惠王五年，陳宣公疑公子禦寇謀叛，殺之。公子完，字敬仲，乃厲公之子，與禦寇相善，懼誅奔齊，齊桓公拜爲王正。一日，桓公就敬仲家飲酒甚樂，天色已晚，索燭盡歡。敬仲辭曰：「臣止卜晝，未卜夜，不敢繼以燭也。」桓公曰：「敬仲有禮哉！」贊嘆而去。桓公以敬仲爲賢，使食采於田——是爲田氏之祖——是年，魯莊公爲圖婚之事，會齊大夫高偃於防地。

却說魯夫人文姜，自齊襄公變後，日夜哀痛想憶，遂得嗽疾；內侍進莒醫察脈，文姜久曠之後，慾心難制，遂留

莒醫飲食與之私通。後莒醫回國，文姜託言就醫，兩次如莒館於莒醫之家。莒醫復薦人以自代，文姜老而愈淫，然終以不及襄公爲恨。周惠王四年，秋七月，文姜病愈劇，遂薨於魯之別寢。臨終，謂莊公曰：「齊女今長成十八歲矣，汝當速娶，只正六宮之位，萬勿拘終喪之制，使我九泉之下，懸念不了。」又曰：「齊方圖伯，汝謹事之，勿替世好。」言訖而逝。莊公喪葬如常禮，遵依遺命，其年便欲議婚。大夫曹劌曰：「大喪在殯，未可驟也，請俟三年，喪畢行之。」

莊公曰：『吾母命我矣，乘喪則驟，終喪則避，酌其中可也。』遂以期年之後與高偃申訂前約，請自如齊行納幣之禮。齊桓公亦以魯喪未終，請緩其期。

直至惠王七年，其議始定，以秋爲吉。——時莊公在位二十四年，年已三十有七歲矣。意欲取悅於齊女，凡事極其奢侈，又念父桓公薨於齊國，今復娶齊女，心終不安，乃重建桓宮，丹其楹，刻其桷，欲以媚亡者之靈。大夫御孫切諫不聽，是夏莊公如齊親迎，至秋八月，姜氏至魯，立爲夫人，是爲哀姜。大夫宗婦行見小君之禮，一概用幣。御孫私嘆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采，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而由夫人亂之，其不終乎！』

自姜氏歸魯後，齊魯之好愈固矣。齊桓公復同魯莊公合兵伐徐，徐戎俱臣服於齊。鄭文公見齊勢愈大，恐其侵伐，遂遣使請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周惠王十年，徐戎俱已臣服於齊。鄭文公見齊勢愈大，恐其侵伐，遣使請盟。乃復會宋魯陳鄭四國之君，同盟於幽，諸國莫不歸心於齊。齊桓公歸國，大設宴以勞羣臣，酒至半酣，鮑叔牙執卮至桓公之前，滿斟爲壽。桓公曰：『樂哉今日之飲！』鮑叔牙曰：『臣聞一明主賢臣，雖樂不忘其憂。一臣願君毋忘出奔，管仲毋忘檻囚，寧戚毋忘飯牛車下之日。』桓公遽起離席再拜曰：『寡人與諸大夫皆能毋忘，此齊國社稷無窮之福也。』是日極歡而散。

忽一日，報『周王遣召伯廖來到。』桓公迎接入館，召伯廖宣惠王之命，賜齊侯爲方伯，修太公之職，得專征伐。因言：『衛朔援立子頹，助逆犯順，朕懷之十年，迄今天討未彰，煩伯舅爲朕圖之。』惠王十一年，齊桓公親率車徒伐衛，時衛惠公朔先薨，子赤立，已三年矣，是爲懿公。懿公不問來由，率兵接戰，大敗而歸。桓公乃直抵城下，宣揚王命，數其罪狀。懿公曰：『然則先君之過，與寡人無與也。』乃使其長子開方，輦金帛五車，納於齊軍，求其講和，免

罪。桓公曰：『先王之制，罪不及子孫，苟遵王命，寡人何多求於衛耶？』公子開方見齊國強盛，願仕於齊。齊侯曰：『子乃衛侯長子，論次序當爲國儲，奈何舍南面之尊，而北面於寡人乎？』開方對曰：『明公乃天下之賢侯，倘得執鞭侍左右，榮幸已甚，豈不勝於爲君？』桓公以開方爲愛己，拜爲大夫，寵之與豎貂易牙等。齊人謂之「三貴」。開方復言衛侯少女之美，衛惠公先曾以女媵齊，此其妹也。桓公遣使納幣，求之爲妾，衛懿公不敢辭，却卽送衛姬至齊，齊侯納之。因以長衛姬少衛姬別之，姊妹俱有寵，髯翁有詩云：

「衛侯罪案重如山，奉命如何取賂還？漫說尊王申大義，到來功利在心間。」

說分兩頭，却說晉國姬姓侯爵，自周成王時，剪桐葉爲珪，封其弟叔虞於此，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二子，長曰仇，次曰成師。穆侯薨，子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子昭侯立，畏其叔父桓叔之強，乃割曲沃以封之，謂之曲沃伯。改晉號曰翼，謂之一二晉。昭侯立七年，大夫潘父弑之，而納曲沃伯翼人，不受，殺潘父而立昭侯之弟平，是爲孝侯。孝侯之八年，桓叔薨，子鱣立，是爲曲沃莊伯。孝侯立十五年，莊伯伐翼，孝侯逆戰大敗，爲莊伯所殺。翼人立其弟郟，是爲鄂侯。鄂侯立二年，率兵伐曲沃，戰敗，奔隨國，子光嗣位，是爲哀侯。哀侯之二年，莊伯薨，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九年，武公率其將韓萬、梁宏伐翼，哀侯逆戰被殺。周桓王命卿士虢公林父立其弟緡，是爲小子侯。小子侯立四年，武公復誘而殺之，遂并其國，定都於絳，仍號曰晉，悉取晉庫藏寶器，輦入於周，獻於釐王。釐王貪其賂，遂命稱代以一軍爲晉侯，稱代凡立三十九年薨，子嵬諸立，是爲晉獻公。獻公忌桓莊之族，慮其爲患，大夫士鷖獻計，散其黨，因誘而盡殺之。獻公嘉其功，命爲大司空，因使大城絳邑，規模極其壯麗，比於大國之都。

先獻公爲世子時，娶賈姬爲妃，久而無子，又娶大戎主之姪女曰狐姬，生子曰重耳，小戎允姓之女，生子曰夷吾。當武公晚年求娶於齊，齊桓公以宗女歸之，是爲齊姜。時武公已老，不能御女，齊姜年少而美，獻公悅而烝之，與生一子，私寄養於申氏，因名申生。獻公卽位之年，賈姬已薨，遂立齊姜爲夫人。時重耳已二十一歲矣。夷吾年亦長於申生，因申生是夫人之子，論嫡庶不論長幼，乃立申生爲世子，以大夫杜原款爲太傅，大夫里克爲少

傅相與輔導世子。齊姜又生一女而卒。獻公使納賈姬之弟曰賈君，亦無子，因以齊姜所生之女，使賈君育之。獻公十五年，與兵伐驪戎，驪戎男請和，納其二女於獻公，長曰驪姬，次曰少姬。那驪姬生得貌比息媯，妖同妲己，智計千條，詭詐百出，在獻公前，小忠小信，貢媚取憐，又時常參與政事，十言九中，所以獻公寵愛無二，一飲一食，必與之俱。踰年，驪姬生一子，名曰奚齊，又踰年，少姬亦生一子，名曰卓子。

獻公既心惑驪姬，又喜其有子，遂忘齊姜一段恩情，欲立驪姬爲夫人，使太卜郭偃以龜卜之。郭偃獻兆，其繇曰：

「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

獻公曰：「何謂也？」郭偃曰：「渝者，變也；意所專尚，心亦變亂，故曰「專之渝」。攘，奪也；瑜，美也；心變則美惡倒置，故有一攘公之瑜。一草之香者曰薰，臭者曰蕕，香不勝臭，穢氣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尚有臭」也。」獻公一心溺愛驪姬，不信其言，更命史蘇筮之，得「觀卦」之一六二爻，一詞曰：「闕觀利女貞。」獻公曰：「居內觀外，女子之正，吉孰大焉？」卜偃曰：「開闕以來，先看象，後有數，龜象也，筮數也。從筮不如從龜。」史蘇曰：「禮無二嫡，諸侯不再娶，所謂觀也，繼稱夫人，何以爲正？不，正何利之有？以易言之，亦未見吉。」獻公曰：「若卜筮有定，盡鬼謀矣。」竟不聽史蘇卜偃之言，擇日告廟，立驪姬爲夫人，少姬封爲次妃。

史蘇私謂大夫里克曰：「晉國將亡，奈何？」里克大驚，問曰：「亡晉者，何人？」史蘇曰：「其驪戎乎？」里克不解其說，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女妹喜歸之；桀寵妹喜，遂以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女妲己歸之；紂寵妲己，遂以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女褒姒歸之；幽王寵褒姒，西周遂亡。今晉伐驪戎而獲其女，又加寵焉，不亡得乎？」適太卜郭偃亦至，里克述史蘇之言，郭偃曰：「晉亂而已，亡則未也。昔唐叔之封，卜曰：「尹正諸夏，再造王國。」晉業方大，何亡之患？」里克曰：「若亂當在何時？」郭偃曰：「善惡之報，不出十年。十年，益數也。」里克識其言於簡。

再說獻公愛驪姬，欲立其子奚齊爲嗣；一日，與驪姬言之。驪姬心中甚欲，只因申生已立做世子，無故更變，恐羣臣不服，必然諫阻，又且重耳夷吾與申生相與友愛，三公子俱在左右。若說而不行，反被提防，豈不誤事？乃跪而對曰：「太子之立，諸侯莫不聞，且賢而無罪，君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廢立，妾甯自殺！」獻公以爲真心，遂置不言。獻公有嬖幸大夫二人曰：梁五、東關五，並與獻公察聽外事，挾寵弄權，晉人謂之「二五」。又有優人名施者，少年美姿，伶俐多智，能言快語，獻公尤嬖之，出入宮禁，不知防範，驪姬遂與施私通，情好甚密。因告以心腹之事，謀離間三公子，徐爲奪嗣之計。優施爲之畫策：「必須以封疆爲名，使三公子遠遠出鎮，然後可居中行事。」然此事又必須外臣開口，方見忠謀。今「二五」用事，夫人誠以金幣結之，俾彼相與進言，則主公無不聽矣。」驪姬乃出金帛付優施，使分送「二五」。優施先見梁五曰：「君夫人願交權於大夫，使施致不腆之敬。」梁五大驚曰：「君夫人何須於我，必有囑也。子不言，吾必不受。」優施乃盡以驪姬之謀告之。梁五曰：「必得東關爲助，乃可。」施曰：「夫人亦有饋如大夫也。」於是同詣東關五之門，三人做一處商議停當。

次日，梁五進言於獻公曰：「曲沃始封之地，先君宗廟之所在也。蒲與屈地近戎狄，邊疆之要地也。此三邑者，不可無人以主之，宗邑無主，則民無畏威之心，邊疆無主，則戎狄有窺伺之意。若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分主蒲屈，君居中制馭，此磐石之安矣。」獻公曰：「世子出外可乎？」東關五曰：「太子君之貳也，曲沃國之貳也，非太子其誰居之？」獻公曰：「曲沃則然矣，蒲屈乃荒野之地，如何可守？」東關五又曰：「不城則爲荒野，城之卽爲都邑。」二人又齊聲贊美曰：「一朝而增二都，內可屏蔽封內，而外可開拓疆宇，晉自此益大矣。」獻公信其言，使世子申生居曲沃以主宗邑，太傅杜原款從行，使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主邊疆。狐毛從重耳於蒲，呂飴甥從夷吾於屈。又使趙夙爲太子城曲沃，比舊邑加高廣，謂之新城，使士蔭監築蒲屈二城，士蔭聚薪築土，草草完事。或言：「恐不堅固。」士蔭笑曰：「數年之後，此爲仇敵，何以固爲？」因賦詩曰：

「狐裘龍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狐裘，貴者之服；龍背，亂貌；言貴者之多，喻嫡庶長幼無分別也。士爲預知驪姬必有奪嫡之謀，故爲此語。申生與二公子俱遠居晉鄙，惟奚齊卓子在君左右，驪姬益獻媚取寵，以蠱獻公之心。髡翁有詩云：

「女色從來是禍根，驪姬寵愛獻公昏。空勞畚築疆場遠，不道干戈伏禁門。」

時獻公新作二軍，日將上軍，使世子申生將下軍，率領大夫趙夙、畢萬、攻狄、霍、魏三國，滅之。以狄賜趙夙，魏賜畢萬爲采邑，太子功益高，驪姬忌之益甚，而謀愈深且毒矣。此事攔過一邊。

却說楚熊羆、熊惲兄弟，雖同是文夫人所生，熊惲才智勝於其兄，爲文夫人所愛，國人亦推服之。熊羆既嗣位，心忌其弟，每欲因事誅之，以絕後患。左右多有爲熊惲周旋者，是以因循不決。熊羆怠於政事，專好遊獵，在位三年，無所施設。熊惲嫌隙已成，私畜死士，乘其兄出獵，襲而殺之，以病薨告於文夫人。文夫人雖則心疑，不欲明白其事，遂使諸大夫擁立熊惲爲君，是爲成王。以熊羆未嘗治國，不成爲君，號爲「堵敖」。一不以王禮葬之，任其叔王子善爲令尹——卽子元也——子元自其兄文王之死，便有篡立之意，兼慕其嫂息媯，天下絕色，欲與私通。况熊羆、熊惲二子，年齒俱幼，自恃尊行，全不在眼，只畏大夫鬬伯比正直無私，且多才智，故此不敢縱肆。

至是周惠王十一年，鬬伯比病卒，子元竟無忌憚，遂於王宮之旁，大築館舍，每日歌舞奏樂，欲以蠱惑文夫人之意。文夫人聞之，問侍人曰：「宮外樂舞之聲何來？」侍人曰：「此令尹之新館也。」文夫人曰：「先君舞矛，以習武事，以征諸侯，是以朝貢不絕於庭，今楚兵不至，中國者十年矣，令尹不圖雪恥，而樂舞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侍人述其言於子元，子元曰：「婦人尚不忘中原，我反忘之，不伐鄭，非丈夫也。」遂發兵車六百乘，自爲中軍。鬬、御、疆、闞、梧、建、大、旆爲前隊，王、孫、游、王、孫、嘉爲後隊，浩浩蕩蕩，殺奔鄭國而來。

鄭文公聞楚師大至，急召百官商議，堵叔曰：「楚兵衆盛，未可敵也，不如請成。」師叔曰：「吾新與齊盟，齊必來救，且宜堅壁以待之。」世子華年少方剛，請背城一戰，叔詹曰：「三人之言，吾取師叔——然以臣愚見，楚兵不久自退。」鄭文公曰：「令尹自將，安肯退乎？」叔詹曰：「自楚加兵入國，未有用六百乘者，公子元操必勝之心，欲

以媚息夫人耳。夫求勝者亦必畏敗。楚兵若來，臣自有計退之。……正商議間，諜報：「楚師斬桔柣關而進，已破外郭，入純門，將及達市。」堵叔曰：「楚兵偪矣，如行成不可，且奔桐邱以避之。」叔詹曰：「無懼也。」乃使甲士埋伏於城內，大開城門，街市百姓來往如常，並無懼色。鬬御疆……等前隊先到，見如此模樣，城上絕無動靜，心中疑惑，謂鬬梧曰：「鄭閒暇如此，必有詭計，哄吾入城，不可輕進，且待令尹來議之。」遂離城五里，扎住營寨。

須臾，子元大兵已到，鬬御疆……等稟知城中如此……子元親自登高阜處，以望鄭城，忽見旌旗整肅，甲士林立。看了一回，嘆曰：「鄭有三良在其謀，叵測萬一失利，何面目見文夫人乎？更探聽虛實，方可攻城也。」次日，後隊王孫游遣人來報說：「諜探得齊侯同宋魯二國諸侯，親率大軍前來救鄭，鬬將軍等不敢前進，特候軍令，准備迎敵。」子元大驚，謂諸將曰：「諸侯若截吾去路，吾腹背受敵，必致損折，吾侵鄭及於達市，可謂全勝矣。」乃暗傳號令人銜枚，馬摘鈴，是夜拔寨都起，猶恐鄭兵追趕，命勿撤軍幕，仍建大旗以疑鄭人。大軍潛出鄭界，乃始鳴鐘擊鼓，唱凱歌而還。先遣報文夫人曰：「令尹全勝而回矣。」夫人謝曰：「令尹若能殲敵成功，宜宣示國人，以彰明罰，告諸太廟，以慰先王之靈，未亡人何與焉？」子元大慚。楚王熊暉聞子元不戰而還，自是有不悅之意。

却說鄭叔詹親督軍士巡城，徹夜不睡。至曉，望見楚幕，指曰：「此空營也，楚師遁矣。」衆猶未信，問：「何以知之？」叔詹曰：「幕乃大將所居，鳴鉦設儼，軍聲震動，今見羣鳥棲噪於上，故知其爲空幕也。吾度諸侯救兵必至，楚先聞信，是以遁耳。」未幾，諜報：「諸侯救兵果到，未及鄭境，聞楚師已去，各散回本國去了。」衆始服叔詹之智。鄭遣使致謝齊侯救援之勞，自此感服齊國，不敢懷貳。

再說楚子元自伐鄭無功，內不自安，篡謀益急，欲先通文夫人，然後行事。適文夫人有小恙，子元假稱問安，來至王宮，遂移臥具寢處宮中，三日不出。家甲數百環列宮外。大夫鬬廉聞之，闖入宮門，直至臥榻，見子元方對鏡整鬢，讓之曰：「此豈人臣櫛沐之所耶？」令尹宜速退。」子元曰：「此吾家宮室，與射師何與？」鬬廉曰：「王侯之貴，弟兄不得通屬，令尹雖弟，弟亦人臣也。人臣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咳唾其地，猶爲不敬，况寢處乎？」且寡夫人密邇

於此，男女別嫌，令尹豈未聞耶？」子元大怒曰：「楚國之政，在吾掌握，汝何敢多言？」命左右梏其手，拘於廡下，不放出宮。

文夫人使侍人告急於鬬伯比之子鬬穀於菟，使其入宮靖難；鬬穀於菟密奏楚王，約會鬬梧、鬬御、鬬疆，及其子鬬班，半夜率甲以圍王宮，將家甲亂砍，衆俱驚散。子元方擁宮人醉寢，夢中驚起，仗劍而出，恰遇鬬班，亦仗劍而入。子元喝曰：「作亂乃孺子耶！」鬬班曰：「我非作亂，特來誅亂者耳！」兩下就在宮中爭戰，不數合，鬬御、鬬梧、鬬齊到。子元度不能勝，奪門欲走，被鬬班一劍砍下頭來。鬬穀於菟將鬬廉開梏放出一齊至文夫人寢室之外，稽首問安而退。次早，楚成王熊惲御殿，百官朝見已畢，楚王命滅子元之家，榜其罪狀於通衢。鬚翁論公子元欲盡文夫人之事，有詩曰：

一堪嗟色膽大於身，不論尊兮不論親；莫怪狂且輕動念，楚夫人是息夫人！

却說鬬穀於菟之祖曰鬬若敖，娶鄖子之女，生鬬伯比。若敖卒，伯比尚幼，隨母居於隕國，往來宮中。鄖夫人愛之如子，鄖夫人有女，與伯比爲表兄妹之親，自小宮中作伴遊耍，長亦不禁，遂成私情。鄖女有孕，鄖夫人方纔知覺，乃禁絕伯比，不許入宮，使其女詐稱有病，屏居一室。及期已滿，產下一子，鄖夫人潛使侍人用衣服包裹，將出宮外，棄於夢澤之中。章欲瞞過鄖子，且不欲揚其女之醜名也。伯比羞慚，與其母歸於楚國去訖。

其時，鄖子適往夢澤田獵，見澤中有猛虎踞踞，使左右放箭，箭從旁落，一矢不中。其虎全不動懼。鄖子心疑，使人至澤察之，回報：「虎方抱一嬰兒，喂之以乳，見人亦不畏避。」鄖子曰：「是神物不可驚之。」獵畢而歸，謂夫人曰：「適至夢澤，見一奇事。」夫人問曰：「何事？」鄖子遂將「猛虎乳兒」之事，述了一遍。夫人曰：「夫君不知，此兒乃妾所棄也。」鄖子駭然曰：「夫人安得此兒而棄之？」夫人曰：「夫君勿罪，此兒實吾女與鬬甥所生，妾恐汚吾女之名，故命侍者棄於夢澤。妾聞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子，棄之水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爲神，收養成人，名之曰棄，官爲后稷，遂爲周代之祖。此兒既有虎乳之異，必是大貴人也。」鄖子從之，使人取回，命其女撫養，踰年，送其

女於楚，與鬬伯比成親。楚人鄉談，呼乳曰「穀」，呼虎曰「於菟」，取乳虎爲義，名其子曰穀於菟，表字子文。

今雲夢縣有於菟鄉，卽子文生處也。

穀於菟既長，有安民治國之才，經文緯武之略，父伯比仕楚爲大夫，伯比死，穀於菟嗣爲大夫。及子元之死，令尹官缺，楚王欲用鬬廉，鬬廉辭曰：「方今與楚爲敵者，齊也，齊用管仲甯戚，國富兵強，臣才非管甯之流明矣。王欲改紀楚政，與中原抗衡，非鬬穀於菟不可。」百官齊聲保奏：「必須此人，方稱其職。」楚王准奏，遂拜鬬穀於菟爲令尹。楚王曰：「齊用管仲，號爲仲父，今穀於菟尊顯於楚，亦當字之。」乃呼爲子文而不名。周惠王之十三年也。

子文既爲令尹，倡言曰：「國家之禍，皆由君弱臣強所致。凡百官采邑，皆以半納還公家。」子文先於鬬氏行之，諸人不敢不從。又以郢城南極湘潭，北據漢江，形勝之地，自丹陽都徙之，號曰郢都。治兵訓武，進賢任能，以公族屈完爲賢，使爲大夫，族人鬬章才而有智，使與諸鬬同治軍旅，以其子鬬班爲申公，楚國大治。

齊桓公聞楚王任賢圖治，恐其爭勝中原，欲起諸侯之兵伐之，問管仲對曰：「楚稱王南海，地大兵強，周天子不能制，今又任子文爲政，四境安堵，非可以兵威得志也。」且君新得諸侯，非有存亡興滅之德，深入人心，

恐諸侯之兵不爲我用，今當益廣威德，待時而動，方保萬全。」桓公曰：「自我先君報九世之仇，剪滅紀國，奄有其地，鄆爲紀附庸，至今未服，寡人欲并滅之，何如？」管仲曰：「鄆雖小國，其先乃太公之支孫，爲齊同姓，滅同姓，非義也，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軍巡視紀城，示以欲伐之狀，鄆必畏而來降，是無滅親之名，而有得地之實矣。」桓公用其策，鄆君果畏懼求降。桓公曰：「仲父之謀，百不失一。」君臣正計議國事，忽近臣來報：「燕國被山戎用兵侵伐，特遣人求救。」管仲曰：「君欲伐楚，必先定戎，患旣熄，乃可專事於南方矣。」畢竟桓公如何服戎，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話說山戎乃北戎之一種，國於令支，亦曰離支；其西爲燕，其東南爲齊魯，令支界於三國之間。恃其地險兵強，不臣不貢，屢犯中國。先時曾侵齊界，爲鄭公子忽所敗。至是聞齊侯圖伯，遂統戎兵萬騎，侵擾燕國，欲絕其通齊之路。燕莊公抵敵不住，遣人走間道告急於齊。齊桓公問於管仲，管仲對曰：「方今爲患，南有楚，北有狄，西有狄，此皆中國之憂，盟主之責也。即戎不病燕，猶思膺之，况燕人被師，又求救乎？」桓公乃率師救燕，師過濟水，魯莊公迎之於魯濟。桓公告以伐戎之事，魯侯曰：「君剪豺狼，以靖北方，敝邑均受其賜，豈惟燕人？寡人願索敝賦以從。」桓公曰：「北方險遠之地，寡人不敢勞君玉趾。若遂有功，君之靈也，不然而借兵於君，未晚。」魯侯曰：「敬諾。」桓公別了魯侯，望西北進發。

却說令支子名密盧，蹂躪燕境，已及二月，擄掠子女，不可勝計。聞齊師大至，解圍而去。桓公至薊門關，燕莊公出迎，謝齊侯遠救之勞。管仲曰：「山戎得志而去，未經挫折，我兵若退，戎兵必然又來，不如乘此伐之，以除一方之患，可也。」桓公曰：「善。」燕莊公請率本國之兵爲前隊，桓公曰：「燕方經兵困，何忍復令衝鋒？君姑將後軍爲寡人聲勢足矣。」燕莊公曰：「此去東八十里，國名無終。雖戎種不附山戎，可以招致，使爲嚮導。」桓公乃大出金帛，遣公孫隲朋召之。無終子卽遣大將虎兒斑，率領騎兵二千前來助戰。桓公復厚賞之，使爲前隊。約行將二百里，桓公見山路逼險，問於燕伯曰：「此地名葵茲，乃北戎出入之要路也。」桓公與管仲商議，將輜重資糧，分其一半，屯聚於葵茲，令士卒伐木築土爲關，留鮑叔牙把守，委以轉運之事。休兵三日，汰下疲病，只用精壯兼程而進。

卻說令支子密盧聞齊兵來伐，召其將速買計議。速買曰：「彼兵遠來疲困，乘其安營未定，突然沖之，可獲全勝。密盧與之三千騎，速買傳下號令，四散埋伏於山谷之中，只等齊兵到來行事。虎兒斑前隊先到，速買只引百餘騎迎敵；虎兒斑奮勇手持長柄鐵瓜錘，望速買當頭便打。速買大叫：『且慢來！』亦挺大桿刀相迎。略鬥數合，速買

詐敗，引入林中，一聲呼哨，山谷皆應，把虎兒斑之兵，截爲二段。虎兒斑死戰，馬復被傷，束手待縛，恰遇濟侯大軍已到，王子成父大逞神威，殺散速買之兵，將虎兒斑救出，速買大敗而去。虎兒斑先領戎兵，多有損折，來見桓公，面有愧色。桓公曰：『勝負常事，將軍勿以爲意。』乃以名馬賜之，虎兒斑感謝不已。

大軍東進三十里，地名伏龍山。桓公和燕莊公結寨於山上，王子成父、賓須無、立二營於山下，皆以大車聯絡爲城，巡警甚嚴。次日，令支子密盧親自帶領速買，引著騎兵萬餘，前來挑戰。一連沖突數次，皆被車城隔住，不能得入。延至午後，管仲在山頭望見戎兵漸漸稀少，習下馬臥地，口中謾罵。管仲撫虎兒斑之背曰：『將軍今日可雪恥也。』虎兒斑應諾，車城開處，虎兒斑引本國人馬飛奔殺出，隰朋曰：『恐戎兵有計。』管仲曰：『吾已料之矣。』卽命王子成父率一軍出左，賓須無率一軍出右，兩路接應，專殺伏兵。

原來山戎慣用埋伏之計，見齊兵堅壁不動，乃伏兵於谷中，故意下馬謾罵，以誘齊兵。虎兒斑馬頭到處，戎兵皆棄馬而奔。虎兒斑正欲追趕，聞大寨鳴金，卽時勒馬而回。密盧見虎兒斑不來追趕，一聲呼哨，招引谷中人馬，指望悉力來攻，却被王子成父和賓須無兩路兵到，殺得七零八落。戎兵又大敗而回，乾折了許多馬匹。速買獻計曰：『齊欲進兵，必由黃臺山谷口而入，吾將木石擋斷，外面多掘坑塹，以重兵守之，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飛越也。伏龍山二十餘里皆無水泉，必仰汲於濡水，若將濡流壩斷，彼軍中乏水飲，必亂，亂則必潰。吾因潰而乘之，無有不勝。』一面再遣人求救於孤竹國，借兵助戰，此萬全之算也。密盧大喜，依計而行。

却說管仲見戎兵退後，一連三日不見動靜，心下懷疑，使諜者探聽，回言：『黃臺山大路已斷塞了。』管仲乃召虎兒斑問曰：『尙有別徑可入否？』虎兒斑曰：『此去黃臺山不過十五里，便可以直擣其國，若要尋別徑，須從西南打大寬轉。』由芝蔴嶺抄出青山口，復轉東數里，方是令支巢穴。但山高路險，車馬不便轉動耳。正商議間，牙將連擊稟道：『戎主斷吾汲道，軍中乏水如何？』虎兒斑曰：『芝蔴嶺一派都是山路，非數日不到，若無水攜載，亦自難往。』桓公傳令，教軍士鑿山取水，先得水者重賞。公孫隰朋進曰：『臣聞蟻穴居知水，當視蟻處掘之。』

『軍士各處搜討，並無蟻，又來稟復。』隰朋曰：『蟻冬則就暖，居山之陽，夏則就涼，居山之陰，今冬月必於山之陽，不可亂掘。』軍士如其言，果於山腰掘得水泉，其味清冽。桓公曰：『隰朋，可謂聖矣。』因號其泉曰『聖泉』。伏龍山改爲龍泉山。

軍中得水，歡呼相慶。密盧打聽得齊軍未嘗乏水，大駭曰：『中國豈有神助耶！』速買曰：『齊兵雖然有水，然涉遠而來，糧必不繼，吾堅守不戰，彼糧盡自然退矣。』密盧從之。管仲使賓須無假託轉回葵茲取糧，却用虎兒斑領路，引一軍取芝蔴嶺進發。以六日爲期，却教牙將連摯日往黃臺山挑戰，以綴密盧之兵，使之不疑。如此六日，戎兵並不接戰。管仲曰：『以日計之，賓將軍西路將達矣，彼既不戰，我不可以坐守。』乃使士卒各負一囊，實土其中，先使人駕空車二百乘前探，遇壘坑處，即以土囊填滿。大軍直至谷口，發聲喊，齊將木石搬運而進。密盧自以爲無患，日與速買飲酒爲樂，忽聞齊軍殺入，連忙跨馬迎敵，未及交鋒，戎兵報：『西路又有敵軍殺到。』速買知小路有失，無心戀戰，保着密盧望東南而走。賓須無追趕數里，見山路崎嶇，戎人馳馬如飛，不及而還。馬匹器械，牛羊帳幕之類，遺棄無算，俱爲齊有。奪還燕國子女，不可勝計。令支國人從未見此兵威，無不箠食壺漿，迎降於馬首。桓公一一撫慰，分付：『不許殺戮降夷一人。』戎人大悅。桓公召降戎問曰：『汝主此去當投何國？』降戎曰：『我國與孤竹爲鄰，素相親睦；近來曾遣人乞師未到，此行必投孤竹也。』桓公問孤竹強弱，并路之遠近。降戎曰：『孤竹乃東南大國，自商朝便有城郭，從此去約百餘里，有溪名曰『卑耳』。過溪便是孤竹界內。』但山路險峻難行耳。』桓公曰：『孤竹黨山戎爲暴，旣在密邇，宜前討之。』適鮑叔牙遣牙將高黑運乾糧五十車到，桓公卽留高黑軍前聽用。於降戎中挑選精壯千人，付虎兒斑帳下，以補前損折之數。休兵三日，然後起程。

再說密盧等行至孤竹，見其主答里呵，哭倒在地，備言：『齊兵恃強，侵奪我國，意欲乞兵報仇。』答里呵曰：『俺這裏正欲起兵相助，因有小恙，遲這幾日，不意你吃了大虧。此處有卑耳之溪，深不可渡，俺這裏將竹筏盡行拘回港中，齊兵插翅亦飛不過。俟他退兵之後，俺和你領兵殺去，恢復你的疆土，豈不穩便？』大將黃花元師曰：『恐

彼造筏而渡，宜以兵守溪口，晝夜巡行，方保無事。」答里呵曰：「彼若造筏，吾豈不知？遂不聽黃花之言。」

再說齊桓公大軍起程，行不十里，望見頑山連路，怪石嵯峨，草木蒙茸，竹菁寨路，有詩爲證：

「盤盤曲曲接青雲，怪石嵯峨路不分。任是胡兒須下馬，還愁石窟有山君。」

管仲教取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撒入草樹之間，放起火來，唵唵剝剝，燒得一片聲響，真個草木無根，狐兔絕影，火光透天，五日夜不絕，火熄之後，命鑿山開道，以便進車，諸將稟稱：「山高且險，車行費力。」管仲曰：「戎馬便于驅馳，惟車可以制之。」乃製上山下山之歌，使軍人歌之。上山歌曰：

「山崑崙兮路盤盤，木濯濯兮頑石如欄。雲薄薄兮日玉寒，我驅車兮上巉巖。風伯爲馭兮兪兒操竿，如飛鳥兮生羽翰，陟彼山巔兮不爲難。」

下山歌曰：

「上山難兮下山易，輪如環兮蹄如墜。聲麟麟兮人吐氣，歷幾盤兮頃刻而平地。擣彼戎盧兮消烽燧，勸勸孤竹兮億萬世。」

人夫唱起歌來，你我和輪轉如飛。桓公與管仲隰朋等登卑耳之巔，觀其上下之勢。桓公嘆曰：「寡人今日知人力可以歌取也！」管仲對曰：「臣昔在檻車之時，恐魯人見追，亦作歌以教軍夫，樂而忘倦，遂有兼程之功。」桓公曰：「其故何也？」對曰：「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悅其神者忘其形。」桓公曰：「仲父通達人情，一至於此！」於是催攬車徒一齊進發。

行過了幾處山頭，又上一嶺，只見前面大小車輛，俱壅塞不進。軍士稟稱：「兩邊天生石壁，中間一徑，止容單騎，不通車輛。」桓公面有懼色，謂管仲曰：「此處倘有伏兵，吾必敗矣！」正在躊躇，忽見山凹裏走出一件東西來，桓公睜眼看之，似人非人，似獸非獸，約長一尺有餘，朱衣玄冠，赤著兩腳，向桓公面前再三拱揖，如相逐之狀，然後以右手握衣，竟向石壁中間疾馳而去。桓公大驚，問管仲曰：「卿有所見乎？」管仲曰：「臣無所見。」桓公述其形

狀管仲曰：『此正臣所製歌詞中俞兒者是也。』桓公曰：『俞兒若何？』管仲曰：『臣聞北方有登山之神，名曰俞兒，有霸王之主，則出見君之所見，其殆是乎？拱揖相迓者，欲君往伐也；搃衣者，示前有水也；右手者，水右必深。教君以向左也。』髯翁有詩論管仲識俞兒之事，詩云：

「春秋典籍數而知，仲父何從識俞兒？豈有異人傳異事，張華博物總堪疑。」

管仲又曰：『既有水阻，幸石壁可守，且屯軍山上，使人探明水勢，然後進兵。』探水者去之良久，回報：『下山不五里，即卑耳溪，溪水大而且深，雖冬不竭。原有竹筏以渡，今被戎主拘收矣。右去水愈深，不啻丈餘；若從左而行，約去三里，水面雖闊而淺，涉之沒不及膝。』桓公撫掌曰：『俞兒之兆驗矣。』燕莊公曰：『卑耳溪不聞有淺處可涉，此殆神助君侯成功也。』桓公曰：『此去孤竹城，有路多少？』燕莊公曰：『過溪東去，先圍子山，次馬鞭山，又次雙子山，三山連絡，約三十里。——此乃商朝孤作三君之墓。——過了三山，更二十五里，便是無棣城，即孤作國君之都也。』

虎兒斑請率本部兵先涉，管仲曰：『兵行一處，萬一遇敵，進退兩難，須分兩路而行。』乃令軍人伐竹，以籐貫之；頃刻之間，成筏數百，留下車輛，以爲載筏。軍士牽之下了山頭，將軍馬分爲兩隊，王子成父同高黑引著一軍，從右乘筏而渡爲正兵；公子開方豎貂隨着齊桓公親自接應。賓須無同虎兒斑引着一軍，從左涉水而渡爲奇兵；管仲同連摯隨着燕莊公接應，俱于圍子山下取齊。

却說管里呵在無棣城中，不知齊公去來消息，差小番到溪中打聽，見滿溪俱是竹筏，兵馬紛紛而渡，慌忙報知城中。管里呵大驚，即令黃花元帥率兵五千拒敵。密盧曰：『俺在此無功，願引速買爲前部。』黃花元帥曰：『屢敗之人，難與同事。』跨馬巡行。管里呵謂密盧曰：『西北圍子山，乃東來要路，相煩賢君臣把守，就便接應俺這裏隨後也到。』密盧口雖應諾，却怪黃花元帥輕薄了他，心中頗有不悅之意。

却說黃花元帥兵未到溪口，便遇了高黑前隊，兩下接住廝殺。高黑戰黃花不過，却待要走，王子成父已到。黃

花撒了高黑，便與王子成父廝殺，大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齊侯大軍俱到，公子開方在右，豎貂在左，一齊攙上。黃花元帥心慌，棄軍而走。五千人馬，被齊兵掩殺大半。餘者盡降。黃花單騎奔逃，將近團子山，見兵馬如林，都打着齊燕無終三國旗號，乃是賓須無等涉水而渡，先據了團子山了。黃花不敢過山，棄了馬匹，扮作樵採之人，從小路爬山得脫。齊桓公大勝，進兵至團子山，與左路軍馬做一處列營，再議征進。

却說密盧引軍剛到馬鞭山，前哨報道：「團子山已被齊兵所占。」只得就馬鞭山屯札。黃花元帥逃命至馬鞭山，認做自家軍馬，投入營中，却是密盧。密盧曰：「元帥屢勝之將，何以單身至此？」黃花羞慚無極，索酒食不得，與以炒麥一升，又索馬騎，與之漏蹄。黃花大恨，回至無棣城，見答里呵，請兵報仇。答里呵曰：「吾不聽元帥之言，以至如此。」黃花曰：「齊侯所恨，在于令支。今日之計，惟有斬密盧君臣之首，獻于齊君，與之講和，可不戰而退。」答里呵曰：「密盧窮而歸我，何忍賣之？」宰相兀律古進曰：「臣有一計，可以反敗為功。」答里呵問：「何計？」兀律古曰：「國之北有地名曰旱海，又謂之迷谷，乃砂磧之地，一望無水草。從來國人死者，棄之於此，白骨相望，白晝常見鬼，又時時發冷風，風過處人馬俱不能存立，中人毛髮輒死，又風沙刮起，咫尺不辨。若誤入迷谷，路紆曲難認，急不能出。兼有毒蛇猛獸之患，誠得一人詐降，誘至彼地，不須廝殺，管取死亡八九。吾等整頓軍馬，坐待其斃，豈非妙計！」答里呵曰：「齊兵安肯至彼乎？」兀律古曰：「主公同宮眷暫伏陽山，令城中百姓俱到山谷避兵，空其城市，然後使降人告于齊侯，只說：『吾主逃往砍磧借兵。』彼必來追趕，墮吾計矣。」黃花元帥欣然願往，更與騎兵千人，依計而行。黃花元帥在路思想：「不斬密盧之首，齊侯如何肯信？若使成功，主公亦必不加罪。」遂至馬鞭山來見密盧。

卻說密盧正與齊兵相持未決，且喜黃花救兵來到，欣然出迎。黃花出其不意，即于馬上斬密盧之首。速買大怒，綽刀上馬來鬥黃花，兩家軍兵各助其主，自相擊鬥，互有殺傷。速買料不能勝，單刀獨馬，逕奔虎兒斑營中投降。虎兒斑不信，叱軍士縛而斬之。可憐令支國君臣，只因侵擾中原，一朝俱死于非命。豈不哀哉！史官有詩云：

一山有黃臺水有濡周圍百里令支居燕山鹵獲今何在國滅身亡可嘆吁！

黃花元帥并有密盧之衆，直奔齊軍，獻上密盧首級，備言：「國主傾國逃去砂磧，與外國借兵報仇，臣勸之投降不聽。今自斬密盧之首，投于帳下，乞收爲小卒。情願率本部人馬爲嚮導，追趕國主，以効微勞。」桓公見了密盧首級，不由不信，即用黃花爲前部，引大軍進發，直抵無棣，果是個空城，益信其言爲不謬。誠恐答里呵去遠，止留燕莊公兵一支守城，其餘盡發，連夜追襲。黃花請先行探路，桓公使高黑同之，大軍繼後。

已到砂磧，桓公催軍速進，行了許久，不見黃花消息。看看天晚，但見白茫茫一片平沙，黑黯黯千重慘霧，冷淒淒數羣啼鬼，亂颯颯幾陣悲風。寒氣逼人，毛骨俱悚，狂飈刮地，人馬俱驚。軍馬多有中惡而倒者。時桓公與管仲並馬而行，仲謂桓公曰：「君久聞北方有旱海，是極利害之處，恐此是也，不可前行。」桓公急教傳令收軍，前後隊已自相失，帶來火種，遇風即滅，吹之不燃。管仲保着桓公，帶轉馬頭，急走隨行軍士，各各敲金擊鼓，一來以屏陰氣，二來使各隊聞聲來集。只見天昏地慘，東西南北，茫然不辨，不知走了多少路，且喜風息霧散，空中現出半輪新月，衆將聞金鼓之聲，追隨而至，屯扎一處。挨至天曉，計點衆將不缺，止不見隰朋一人。其軍馬七斷八續，損折無數，幸而隆冬閉蟄，毒蛇不出，軍聲喧鬧，猛獸潛藏，不然，真個不死帶傷，所存無幾矣！

管仲見山谷險惡，絕無人行，急教尋路出去，奈東冲西撞，盤盤曲曲，全無出路。桓公心下早已着忙，管仲進曰：「臣聞老馬識途，無終與山戎連界，其馬多從漠北而來，可使虎兒斑擇老馬數頭，觀其所往而隨之，必可得路也。」桓公依其言，取老馬數匹，縱之先行，委委曲曲，遂出谷口。髯翁有詩云：

「蟻能知水馬知途，異類能將危困扶。堪笑淺夫多自用，誰能舍己聽忠謨？」

再說黃花元帥引齊將高黑先行，逕走陽山一路。高黑不見後隊大軍來到，教黃花暫住等候，一齊進發。黃花只顧催攢，高黑心疑，勒馬不行。被黃花執之，來見孤竹主答里呵。黃花瞞過殺密盧之事，只說：「密盧在馬鞭山兵敗被殺，臣用詐降之計，已誘齊侯大軍，陷于旱海，又擒得齊將高黑在此，聽憑發落。」答里呵謂高黑曰：「汝若投

降，吾當重用。」高黑睜目大罵曰：「吾世受齊恩，安肯臣汝犬羊哉！」又罵黃花：「汝誘吾至此，我一身死不足惜；吾主到，汝君臣國亡身死，只在早晚，教你悔之無及！」黃花大怒，拔劍親斬其首。真忠臣也。答里呵再整軍容，來奪無棣城。燕莊公因兵少城空，不能固守，令人四面放火，乘亂殺出，直退回團子山下寨。

再說齊桓公大軍出了迷谷，行不十里，遇見一枝軍馬，使人探之，乃公孫隰朋也。於是合兵一處，逕奔無棣城來；一路看見百姓扶老攜幼，紛紛行走。管仲使人問之，答曰：「孤竹主逐去燕兵，已回城中；吾等向避山谷，今亦歸井里耳。」管仲曰：「吾有計破之矣！」乃使虎兒斑選心腹軍士數人，假扮做城中百姓，隨着衆人混入城中；只待夜半舉火爲應。虎兒斑依計去後，管仲使豎貂攻打南門，連擊攻打西門，公子開方攻打東門；只留北門與他做走路。卻教王子成父和隰朋分作兩路，埋伏于北門之外。只等答里呵出城，截住擒殺。管仲與齊桓公離城十里下寨。

時答里呵方救滅城中之火，招回百姓復業。一面使黃花整頓兵馬，以備廝殺。是夜黃昏時候，忽聞聲四舉，報言：「齊兵已到，將城門圍住。」黃花不意齊兵卽至，大吃一驚，驅率軍民登城守望。延至半夜，城中四五路火起，黃花使人搜索放火之人，虎兒斑率十餘人逕至南門，將城門砍開，放豎貂軍馬入來。黃花知事不濟，扶答里呵上馬，覓路奔走。聞北路無兵，乃開北門而去，行不二里，但見火把縱橫，鼓聲震地。王子成父和隰朋兩路軍馬殺來。開方、豎貂、虎兒斑得了城池，亦各統兵追襲。黃花元帥死戰良久，力盡被殺。答里呵爲王子成父所獲，兀律古死於亂兵之中。至天明，迎接桓公入城。桓公數答里呵助惡之罪，親斬其首，懸於北門，以警戎夷。安撫百姓，戎人言「高黑不屈被殺之事……」桓公十分嘆息，卽命錄其忠節，待回國再議卹典。

燕莊公聞齊侯勝兵入城，亦自團子山飛馬來會，稱賀已畢。桓公曰：「寡人赴君之急，跋涉千里，幸而成功，令支孤竹一朝殄滅，闢地五百里，然寡人非能越國而有之也，請以益君之封。」燕莊公曰：「寡人藉君之靈，得保宗社足矣，敢望益地，惟君建置之。」桓公曰：「北陲關遠，若更立夷種，必然復叛，君其勿辭。」東道已通，勉脩先召公之業，貢獻於周，長爲北藩，寡人與有榮施矣。」燕伯乃不敢辭。桓公卽無棣城大賞三軍，以無終國有助戰之功，命以

小泉山下之田畀之。虎兒斑拜謝先歸。桓公休兵五日而行，再渡卑耳之溪，於石壁取下車輛，整頓停當，緩緩而行。見令支一路荒煙餘燼，不覺慘然。謂燕伯曰：『戎主無道，殃及草木，不可不戒。』鮑叔牙自葵茲關來迎，桓公曰：『餉饋不乏，皆大夫之功也。』又分付燕伯設戍葵茲關，遂將齊兵撤回。燕伯送桓公出境，戀戀不捨，不覺送入齊界，去燕界五十餘里。桓公曰：『自古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無禮於燕君。』乃割地至所送之處畀燕，以爲謝過之意。燕伯苦辭不允，只得受地而還。在其地築城，名曰燕留。——言留齊侯之德於燕也。——燕自此西北增地五百里，東增地五十餘里，始爲北方大國。諸侯因桓公救燕，又不貪其地，莫不畏齊之威，感齊之德。史官有詩云：

「千里提兵治犬羊，要將職貢達周王。休言黷武非良策，尊攘須知定一匡。」

桓公還至魯濟，魯莊公迎勞于水次，設享稱賀。桓公以莊公親厚，特分二戎鹵獲之半以贈魯。莊公知管仲有采邑，名曰小穀，在魯界首，乃發丁夫代爲築城，以悅管仲之意。——時魯莊公三十二年，周惠王之十五年也。——是年秋八月，魯莊公薨，魯國大亂。欲知魯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話說公子慶父字仲，魯莊公之庶兄，其同母弟，名牙字叔，則莊公之庶弟。莊公之同母弟曰公子友。——因手掌中生成一「友」字文，遂以爲名。——字季，謂之季友。雖則兄弟三人同爲大夫，一來嫡庶之分，二來惟季友最賢，所以莊公獨親信季友。莊公卽位之三年，曾遊郎臺，於臺上窺見黨氏之女孟任，容色殊麗，使內侍召之，孟任不從。莊公曰：『苟從我，當立汝爲夫人也。』孟任請立盟誓，莊公許之。孟任遂割臂血誓神，與莊公同宿于臺上，遂載回宮。歲餘，生下一子，名般。莊公欲立孟任爲夫人，請命于母文姜。文姜不許，必欲其子與母家聯姻，遂定下襄公。始生之女爲婚。只因姜氏年幼，直待二十歲上方纔娶歸，所以孟任雖未立爲夫人，那二十餘年，却也權主六宮之政。比及姜氏入魯爲夫人，孟任已病廢不能起，未幾卒，以妾禮葬之。姜氏久而無子，其娣叔姜從嫁，生一子曰啓。

先有姜風氏，乃須句子之女。生一子名申，風氏將申託于季友，謀立爲嗣。季友曰：「子般年長。」乃止。姜氏雖爲夫人，莊公念是殺父仇家，外雖禮貌，心中不甚寵愛。公子慶父生得魁偉軒昂，姜氏看上了他，陰使內侍往來通語，遂與慶父私通，情好甚密。因與叔牙爲一黨，相約異日共扶慶父爲君，叔牙爲相，鬻翁有詩云：

「淫風鄭衛只尋常，更有齊風不可當。堪笑魯邦偏締好，文姜之後有哀姜。」

莊公三十一年，一冬無雨，欲行雩祭祈禱。先一日，演樂于大夫梁氏之庭。梁氏有女色甚美，公子般悅之，陰與往來，亦有約爲夫人之誓。是日，梁女梯牆而觀演樂，圍人犖在牆外窺見，梁女姿色立于牆下，故作歌以挑之，歌曰：

「桃之夭夭兮，凌冬而益芳。中心如結兮，不能踰牆。願同翼羽兮，化爲鴛鴦。」

公子般亦在梁氏觀雩，聞歌聲出，看見圍人犖，大怒，命左右擒下，鞭之三百，血流滿地。犖再三哀求，乃釋之。公子般訴之于莊公，莊公曰：「犖無禮，便當殺之，不可鞭也。犖之勇捷，天下無比，鞭之必懷恨于汝矣。」原來圍人犖有名絕力，曾登稷門城樓，飛身而下，及地復躡身一躍，遂手攀樓屋之角，以手撼之，樓俱震動。莊公勸殺犖，亦畏其勇故也。子般曰：「彼匹夫耳，何慮焉？」

圍人犖果恨子般，遂投慶父門下。次年秋，莊公疾篤，心疑慶父，故意先召叔牙，問以身後之事。叔牙果盛稱慶父之才，「若主魯國，社稷有賴，况一生一及魯之常也。」莊公不應。叔牙出，復召季友問之。季友對曰：「君與孟任有盟矣，既降其母，可復廢其子乎？」莊公曰：「叔牙勸寡人立慶父何如？」季友曰：「慶父殘忍無親，非人君之器。叔牙私於其兄，不可聽之。臣當以死奉般。」莊公點首，遂不能言。季友出宮，急命內侍傳莊公口語：「使叔牙待于大夫鍼季之家，卽有君命來到。」叔牙果往，鍼季友乃封鴆酒一瓶，使鍼季毒死叔牙，復手書致牙曰：「君有命，賜公子死。公子飲此而死，子孫世不失其位，不然，族且滅矣。」叔牙猶不肯服，鍼季執耳灌之，須臾，九竅流血而死。史官有詩論鴆牙之事曰：

「周公誅管安周室，季友鴆牙靖魯邦。爲國滅親真大義，六朝底事忍相戕。」

是夕，莊公薨，季友奉公子般主喪，諱國人以明年改元，各國遣弔，——自不必說。

至冬，十月，子般念外家黨氏之恩，聞外祖黨臣病死，往臨其喪。慶父密召圍人犖，謂曰：「汝不記鞭背之恨乎？夫蛟離水，匹夫可制，汝何不報之於黨氏？吾爲汝主。」犖曰：「苟公子相助，敢不如命！」乃懷利刃，蚤夜奔黨大夫家，時已三更，踰牆而入，伏於舍外。至天明時，小內侍啓門取水，圍人犖直入寢室，子般方下床穿履，驚問曰：「汝何至此？」犖曰：「來報去年鞭背之恨耳！」子般急取床頭劍劈之，傷額破腦，犖左手格劍，右手握刃刺般，中脅而死。內侍驚報黨氏，黨氏家衆操兵齊來攻犖，犖因腦破不能戰，被衆人亂斫爲泥。季友聞子般之變，知是慶父所爲，恐及于禍，乃出奔陳國以避難。慶父佯爲不知，歸罪於圍人犖，滅其家，以解說于國人。夫人姜氏遂欲立慶父，慶父曰：「二公子猶在不盡殺絕，未可代也。」姜氏曰：「當立申乎？」慶父曰：「申年長難制，不如立啓。」乃爲子般發喪，假計告爲多，親至齊國，告以子般之變，納賄于豎貂，立子啓爲君。時年八歲，是爲閔公。閔公乃叔姜之子，叔姜是夫人姜氏之娣也。閔公爲齊桓公外甥。

閔公內畏哀姜，外畏慶父，欲借外家爲重，故使人訂齊桓公會于姑落之地。閔公牽桓公之衣，密訴以慶父內亂之事，垂淚不止。桓公曰：「今者，魯大夫誰最賢？」閔公曰：「惟季友最賢，今避難於陳國。」桓公曰：「何不召而復之？」閔公曰：「恐慶父見疑。」桓公曰：「但出寡人之意，誰敢違者？」乃使人以桓公之命，召季友于陳。閔公次于郎地，候季友至，郎，並載歸國，立季友爲相。託言齊侯所命，不敢不從。時周惠王之六年，魯閔公之元年也。

是冬，齊侯復恐魯之君臣不安其位，使大夫仲孫湫來候問。且窺慶父之動靜，閔公見了仲孫湫，流涕不能成語。後見公子申，與之談論魯事，甚有條理。仲孫曰：「此治國之器也！」囑季友善視之。因勸季友早除慶父，季友伸一掌示之。仲孫已悟「孤掌難鳴」之意，曰：「湫當言於吾君，倘有緩急，不敢坐視。」慶父以重賂來見仲孫。仲孫曰：「苟公子能忠於社稷，寡君亦受其賜，豈惟湫乎？」固辭不受。慶父悚懼而退。仲孫辭閔公歸，謂桓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也！」桓公曰：「寡人以兵去之何如？」仲孫曰：「慶父兇惡未彰，討之無名。臣觀其志，不安于爲下，

必復有變；乘其變而誅之，此伯王之業也。」桓公曰：「善。」

閔公二年，慶父謀篡益急；只爲閔公是齊侯外甥，況且季友忠心相輔，不敢輕動。忽一日，閔人報：「大夫卜齮相訪。」慶父迎進書房，見卜齮怒氣勃勃，問其來意。卜齮訴曰：「我有田與太傅慎不害田莊相近，被慎不害用強奪去；我去告訴主公，主公偏護師傅，反勸我讓他。以此不甘，特來投公子，求於主公前一言。」慶父屏去從人，謂卜齮曰：「主公年幼無知，雖言不聽；子若能行大事，我爲子殺慎不害何如？」卜齮曰：「季友在，懼不免。」慶父曰：「主公有童心，嘗夜出武闌，遊行街市；子伏人於武闌，候其出而刺之。但云『盜賊』，誰能知者？吾以國母之命，代立爲君，逐季友如反掌耳。」卜齮許諾，乃求勇士得秋亞，受以利七首，使伏武闌。閔公果夜出，秋亞突起，刺殺閔公。左右驚呼，擒住秋亞。卜齮領家甲至奪去。慶父殺慎不害於家。季友聞變，夜叩公子申之門，蹴之起，告以慶父之亂。兩人同奔邾國，避難髯翁是詩云：

「子般遭弑閔公戕，操刀當時誰主張！魯亂盡由宮闈起，娶妻何必定齊姜！」

却說國人素服季友，聞魯侯被殺，相國出奔，舉國若狂，皆怨卜齮而恨慶父。是日國中罷市，一聚千人，先圍卜齮之家，滿門遭戮，將攻慶父，聚者益衆。慶父知人心不附，欲謀出奔，想起齊侯曾藉莒力以復國，齊莒有恩，可因莒以自說於齊。——况文姜原有莒醫一脈交情，今夫人姜氏，卽文姜之姪女，有此因緣，凡事可託。遂微服扮作商人，載了寶賄滿車，出奔莒國。夫人姜氏聞慶父奔莒，安身不牢，亦想至莒國躲避。左右曰：「夫人以仲慶父故，得罪國人，今復聚一國，誰能容之？」季友在邾，衆所與也，夫人不如適邾，以乞憐于季。」乃奔邾國，求見季友，季友拒之，弗見。季友聞慶父姜氏俱出，遂將公子申歸魯，一面使人告難於齊。齊桓公謂仲孫湫曰：「今魯國無君，取之如何？」仲孫湫曰：「魯秉禮之國，雖遭弑亂，一時之變，人心未忘周公，不可取也。」况公子申，明習國事，季友有勸亂之才，必能安集衆庶，不如因而守之。」桓公曰：「諾。」

乃命上卿高偃，率南陽甲士三千人，分付高偃：「相機而動。公子申堪主社稷，卽當扶立爲君，以修鄰好；不然，

便可併兼其地。高倭領命而行，來至魯國，恰好公子申、季友亦到。高倭見公子申，相貌端莊，議論條理，心中十分敬重，遂與季友定計，擁立公子申爲君，是爲僖公。使甲士幫助魯人築鹿門之城，以防邾、莒之變。季友使公子爰斯隨高倭至齊，謝齊侯定國之功。一面使人如莒，要假手莒人以戮慶父，啖以重賂。

却說慶父奔莒之時，載有魯國寶器，因莒醫以獻于莒子，莒子納之。至是，復貪魯重賂，使人謂慶父曰：「莒國褊小，懼以公子爲兵端，請公子改適他國。」慶父猶未行，莒子下令逐之。慶父思豎貂曾受賂相好，乃自邾如齊。疆吏素知慶父之惡，不敢擅納，乃寓居于汶水之上，恰好公子奚斯謝齊事畢，還至汶水，與慶父相見，欲載之歸國。慶父曰：「季友必不見容，子魚能爲我代言。」乞念先君一脈，願留性命，長爲匹夫，死且不朽。」奚斯至魯，復命遂致慶父之言，僖公欲許之。季友曰：「使弑君不誅，何以戒後？」因私謂奚斯曰：「慶父若自裁，尚可爲立後，不絕世祀也。」奚斯領命，再往汶上，欲告慶父，而難于啓齒，乃於門外號啕大哭。慶父聞其聲，知是奚斯，乃嘆曰：「子魚不入見而哭甚哀，吾不免矣。」乃解帶自縊於樹而死。奚斯乃入而殮之，還報僖公，僖公嘆息不已。

忽報「莒人遣其弟羸擊，領兵臨境，聞慶父已死，特索謝賂。」季友曰：「莒人未嘗擒送慶父，安得居功？」乃自請率師迎敵。僖公解所佩寶刀相贈，謂曰：「此刀名曰『孟勞』，一長不滿尺，鋒利無比，叔父寶之。」季友懸于腰，膀之間，謝恩而出，行至鄆地。莒公子羸擊列陣以待。季友曰：「魯新立君，國事未定，若戰而不勝，人心動搖矣。莒擊貪而無謀，吾當以計取之。」乃出陣前，請羸擊面話，因謂之曰：「我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聞公子多力善搏，友請各釋器械，與公子徒手賭一雌雄，何如？」羸擊曰：「甚善。」兩下約退軍士，就于戰場校對。一來一往，各無破綻，約鬪五十餘合。季友之子行父，時年八歲，友甚愛之，俱至軍中，時在旁觀鬥，見父親不能取勝，連呼：「孟勞！孟勞！何在！」季友忽然醒悟，故意賣個破綻，讓羸擊趕入一步。季友略一轉身，于腰間拔出一「孟勞」，因手一揮，連肩帶額，削去天靈蓋半邊，刃無血痕，眞寶刀也。莒軍見主將劈倒，不待交鋒，各自逃命。季友全勝，唱凱還朝。僖公親自迎之于郊，立爲上相，賜費邑爲之采地。季友奏曰：「臣與慶父叔牙並是桓公之孫，臣以社稷之故，鳩叔牙縊慶父，大

義滅親，語非得已。今二子俱絕後，而臣獨叨榮爵受大邑，臣何顏見桓公于地下？」僖公曰：「二子造逆，封之得無非典？」季友曰：「二子有逆心，無逆形，且其死非有刀鋸之戮也，宜並建之以明「親親」之誼。」僖公從之，乃以公孫敖繼慶父之後，是爲孟孫氏，慶父字仲，後人以字爲氏，本曰仲孫，因諱慶父之惡，改爲孟也。孟孫氏食采于成，以公孫茲繼叔牙之後，是爲叔孫氏，食采于郕，季友食采于費，加封以汶陽之田，是爲季孫氏。——于是季孟叔三家鼎足而立，並執魯政，謂之「三桓」。

是日魯南門無故自崩，識者以爲高而忽傾，異日必有凌替之禍，兆已見矣。史官有詩云：

「手文徵異已褒功，孟叔如何亦並封？亂世天心偏助逆，三家宗裔是桓公。」

話說齊桓公知姜氏在邾，謂管仲曰：「魯桓閔二公不得命終，皆以我姜之故，若不行討，魯人必以爲戒，姻好絕矣。」管仲曰：「女子旣嫁從夫，得罪夫家，非外家所得討也。君欲討之，宜隱其事。」桓公曰：「善。」乃使豎貂往邾，送姜氏歸魯。姜氏行至夷，宿館舍。豎貂告姜氏曰：「夫人與弒二君，齊魯莫不聞之，夫人卽歸，何面目見太廟乎？不如自裁，猶可自蓋也。」姜氏聞之，閉門哭泣，至半夜寂然。豎貂啓門視之，已自縊死矣。豎貂告夷宰，使治殮事，飛報僖公。僖公迎其喪以歸，葬之成禮。曰：「母子之情，不可絕也。」諡之曰哀，故曰哀姜。後八年，僖公以莊公無配，仍附哀姜于太廟，此乃過厚之處。

却說齊桓公自救燕定魯以後，威名愈振，諸侯悅服。桓公益信任管仲，專事飲獵爲樂。一日，獵于大澤之陂，豎貂爲御，車馳馬驟，較射方懽。桓公忽然停目而視，半晌無言，若有懼容。豎貂問曰：「君瞪目何所視也？」桓公曰：「寡人適見一鬼物，其狀甚怪而可畏，良久忽滅，殆不祥乎？」豎貂曰：「鬼陰物，安敢晝見？」桓公曰：「先君田姑，葬而見大冢，是亦晝也，汝爲我亟召仲父。」豎貂曰：「仲父非聖人，烏能悉知鬼神之事？」桓公曰：「仲父能識兪兒，何謂非聖？」豎貂曰：「君前者先言兪兒之狀，仲父因逢君之意，飾美說以勸君之行也。君今但言見鬼，勿洩其狀，如仲父言與君合，則仲父信聖不欺矣。」桓公曰：「諾。」乃趨駕歸，心懷疑懼，是夜遂大病如瘧。

明日，管仲與諸大夫問疾，桓公召管仲，與之言見鬼：「寡人心中畏惡，不能出口，仲父試道其狀。」管仲不能答曰：「容臣詢之。」豎貂在旁笑曰：「臣固知仲父之不能言也。」桓公病益增，管仲憂之，懸書於門：「如有能言公所見之鬼者，當贈以封邑三分之一。」有一人，荷筮懸鵝而來，求見管仲，管仲揖而進之。其人曰：「君有恙乎？」管仲曰：「然。」其人曰：「君病見鬼乎？」管仲又曰：「然。」其人曰：「君見鬼於大澤之中乎？」管仲曰：「子能言鬼之狀否？吾當與子共家。」其人曰：「請見君而言之。」

管仲見桓公於寢室，桓公方累重裯而坐，使兩婦人摩背，兩婦人搥足，豎貂捧湯，立而候飲。管仲曰：「君之病，有能言者，臣已與之俱來，君可召之。」桓公召入，見其荷筮懸鵝，心殊不喜，遽問曰：「仲父言識鬼者乃汝乎？」對曰：「公則自傷耳，鬼安能傷公？」桓公曰：「然則有鬼否？」對曰：「有之。水有一罔象，一邱有一峯，一山有一夔，一野有一彷徨，一澤有一委蛇。」桓公曰：「汝試言一委蛇」之狀。」對曰：「夫一委蛇」者，其大如殿，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轟車之聲，聞則捧其首而立，此不輕見見之者，必霸天下。」桓公驤然而笑，不覺起立曰：「此正寡人之所見也。」於是頓覺精神開爽，不知病之何往矣。桓公曰：「子何名？」對曰：「臣名皇子，齊西鄙之農夫也。」桓公曰：「子可留仕寡人。」遂欲爵爲大夫，皇子固辭曰：「公尊王室，攘四夷，安中國，撫百姓，使臣常爲治世之民，不妨農務足矣，不願居官。」桓公曰：「高士也。」賜之粟帛，命有司復其家，復重賞管仲，豎貂曰：「仲父不能言，而皇子言之，仲父安得受賞乎？」桓公曰：「寡人聞之，一任獨者暗，任衆者明。」微仲父寡人固不得聞皇子之言也。」豎貂乃服。

時周惠王十七年，狄人侵犯邢邦，又移兵衛，衛懿公使人如齊，告急，諸大夫請求之。桓公曰：「伐戎之役，瘡痍未息，且候來春，合諸侯往救可也。」其冬，衛大夫甯速至齊，言：「狄已破衛，殺衛懿公，今欲迎公子燬爲君。」齊侯大驚曰：「不早救衛，孤罪無辭矣。」不知狄如何破衛，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話說衛惠公之子懿公，自周惠王九年嗣位在位九年，般樂怠傲，不恤國政。最好的是羽族中一物，其名曰「鶴」。按浮邱伯相鶴經云：

「鶴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鶴七年一小變，十六年一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故其色白，聲聞天，故其頭赤，食于水，故其喙長，棲于陸，故其足高，翔于雲，故毛豐而肉疎，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壽不可量，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家之騏驥也。鶴之上相，隆鼻短口，則少眠，高脚疏節，則多力，露眼赤睛，則視遠，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鼈腹，則能產，輕前重後，則善舞，洪脾纖趾，則能行……」

那鶴色潔形清，能鳴善舞，所以懿公好之，俗諺云：「上人不好，下人不要。」因懿公偏好那鶴，凡獻鶴者皆有重賞，戈人百方羅致，都來進獻。自苑囿宮廷，處處養鶴，何止數百，有齊高帝咏鶴詩爲證：

「八風舞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

懿公所畜之鶴，皆有品位俸祿，上者食大夫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出遊，其鶴亦分班從幸，命以大軒載于車前，號曰「鶴將軍」。養鶴之人，亦有常俸。厚斂子民，以充鶴糧，民有飢凍，全不捫恤。

大夫石祁子——乃石碯之後，石貽仲之子——爲人忠直有名，與甯莊子名速，同秉國政，皆賢臣也。二人進諫屢次，俱不聽。公子燬乃惠公庶兄，公子碩，烝于宣姜而生者，卽文公也。燬知衛必亡，託故如齊，齊桓公妻以宗女，竟留齊國。衛人向來心憐故太子急子之冤，自惠公復位之後，百姓日夜呪詛：「若天道有知，必不終于祿位！」只因急子與壽俱未有子，公子碩早死，黔牟已絕，惟燬有賢德，所以人心俱歸附之。及懿公失政，公子燬出奔，衛人無不含怨。

却說北狄自周太王之時，獯鬻已強，威逼太王，遷都于岐；及武王一統，周公南懲荆舒，北膺戎狄，中國安迨。平王東遷之後，南蠻北狄，交肆其橫。單說北狄主名曰瞽瞍，控紘數萬，常有迭蕩中原之意；及聞齊伐山戎，瞽瞍怒曰：『齊兵遠伐，必有輕我之心，當先發制之。』乃驅胡騎二萬伐邢，殘破其國，聞齊謀救邢，遂移兵向衛。時衛懿公正欲載鶴出遊，謀報『狄人入寇。』懿公大驚，即時斂兵授甲爲戰守計，百姓皆逃避村野，不肯卽戎。懿公使司徒拘執之，須臾，擒百餘人來，問其逃避之故，衆人曰：『君用一物，足以禦狄，安用我等？』懿公問：『何物？』衆人曰：『鶴。』懿公曰：『鶴何能禦狄耶？』衆人曰：『鶴旣不能戰，是無用之物，君撤有用以養無用，百姓所以不服也。』懿公曰：『寡人知罪矣，願散鶴以從民可乎？』石祁子曰：『君亟行之，猶恐其晚也。』懿公遂使人縱鶴，鶴素受象養，盤旋故處，終不肯去。

石甯二大夫親往街市，述衛侯悔過之意，百姓始稍稍復集。狄兵已殺至熒澤，頃刻三報，石祁子奏曰：『狄兵驍勇，不可輕敵，臣請求救于齊。』懿公曰：『齊昔日奉命來伐，雖然退兵，我國並未修聘謝，安肯相救？不如一戰，以決存亡。』甯速曰：『臣請率師禦狄，君居守。』懿公曰：『孤不親行，恐人不用心。』乃與石祁子玉玦，使代理國政，曰：『卿決斷如此，玦矣。』與甯速矢，使專力守禦，又曰：『國中之事，全委二卿，寡人不勝狄，不能歸也。』石甯二大夫皆垂淚。

懿公分付已畢，乃大集車徒，使大夫渠孔爲將，于伯副之。黃夷爲先鋒，孔嬰齊爲後隊，——一路軍人口出怨言。懿公夜往祭之，軍中歌曰：

「鶴食祿，民力耕，鶴乘軒，民操兵，狄鋒厲兮不可撓，欲戰兮九死而一生，鶴今何在兮而我輩輩爲此行？」懿公聞歌，悶悶不已，大夫渠孔用法太嚴，人心益離，行近熒澤，見敵軍千餘，左右分馳，全無行次，渠孔曰：『人言狄勇，虛名耳。』卽命鼓行而進，狄人詐敗，入伏中，一時呼哨而起，如天崩地坍，將衛兵截做三處，你我不能相顧，衛兵原無心交戰，見敵勢兇猛，盡棄車仗而逃，懿公被狄兵圍之數重，渠孔曰：『事急矣，清偃大旆，君微服下車，尙

可脫也。」懿公嘆曰：「二三子苟能相救，以旆爲識，不然，去旆無益也。孤寧一死以謝百姓耳！」須臾，衛兵前後隊詐敗，黃夷戰死，孔嬰齊自刎而亡，狄軍圍益厚。于伯中箭墜車，懿公與渠孔先後被害，被狄人砍爲肉泥，全軍俱沒。髯翁有詩云：

「曾聞故訓戒禽荒，一鶴誰知便喪邦？熒澤當時遍燐火，可能騎鶴返仙鄉？」

狄人囚鄭太史華、龍滑、禮孔，欲殺之。華、禮二人知胡俗信鬼，給之曰：「我太史也，當掌國之祭祀，我先往爲汝白神，不然鬼神不汝祐，國不可得也。」瞽瞍信其言，遂縱之登車。甯速方戎服巡城，望見單車馳到，認是二太史，大驚，問：「主公何在？」答曰：「已全軍覆沒矣！狄師強盛，不可坐待滅亡，宜且避其鋒。」甯速欲開門納之，禮孔曰：「與君俱出不與君俱入，入臣之義，謂何？吾將事吾君子地下！」遂拔劍自刎。華、龍滑曰：「不可失史氏之籍。」乃入城。甯速與石祁子商議，引著衛侯宮眷及公子中，乘夜乘小車出城東走。華、龍滑抱典籍從之。國人聞二大夫已行，各各攜男抱女，隨後逃命，哭聲震天。狄兵乘勝長驅，直入衛城，百姓奔走，落後者盡被殺戮，又分兵追逐。石祁子保宮眷先行，甯速斷後，且戰且走。從行之民，半羅狄刃，將及黃河，喜得宋桓公遣兵來迎，備下船隻，星夜渡河。狄兵方纔退去，將衛國府庫及民間存留金粟之類，劫掠一空，墮其城郭，滿載而歸，不在話下。

却說衛大夫宏演，先奉使聘陳，比及反役，衛已破滅，聞衛侯死於熒澤，往覓其屍。一路看見骸骨暴露，血肉狼籍，不勝傷感。行至一處，見大旆倒于荒澤之傍，宏演曰：「旆在此，屍當不遠矣。」未數步，聞呻吟之聲，前往祭之，見一小內侍折足而臥。宏演問曰：「汝認得主公死處否？」內侍指一堆血肉曰：「此卽主公之屍也。吾親見主公被殺，爲足傷不能行走，故臥守於此，欲俟國人來而示之。」宏演視其屍骨，俱已零落不全，惟一肝完好。宏演對之再拜，大哭，乃復命於肝前，如生時之禮。事畢，宏演曰：「主公無人收葬，吾將以身爲棺耳。」囑從人曰：「我死後，埋我於林下，俟有新君，方可告之。」遂以佩刀自刎其腹，手取懿公之肝，納于腹中，須臾而絕。從者如言埋掩，因以車載小內侍渡河，察聽新君消息。

却說石祁子先扶公子申登舟，甯速收拾遺民，隨後趕上，至于漕邑。點查男女，纔存得七百有二十人。狄人殺戮之多，豈不悲哉？二大夫相議：「一國不可一日無君。」其奈遺民太少！乃于其滕二邑，十抽其三，共得四千有餘人，連遺民湊成五千之數。卽于漕邑創立廬舍，扶立公子申爲君。是謂戴公。宋桓公御說許桓公新臣，各遣人致唁。戴公先已有疾，立數日遂薨。甯速如齊迎公子燬嗣位。齊桓公曰：「公子歸自敵邑，將守宗廟，若器用不具，皆寡人之過也。」乃遣以良馬一乘，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各三百隻，又以魚軒贈其夫人，兼美錦三十端，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送之，並致門材，使立門戶。公子燬至漕邑，宏演之從人同折足，小內侍俱到，備述納肝之事。公子燬先遣使具棺，往葵澤收殮。一面爲懿公戴公發喪，追封宏演，錄用其子，以旌其忠。諸侯重齊桓公之義，多有弔賻。時周惠王十八年冬十二月也。

其明年春正月，衛侯燬改元，是爲文公。纔有車三十乘，寄居民間，甚是荒涼。文公布衣帛冠，蔬食菜羹，早起夜息，撫安百姓，人稱其賢。公子無虧辭回齊國，留甲士三千人，協戍漕邑，以防狄患。無虧回見桓公，言衛燬草創之狀，并述宏演納肝之事。桓公嘆曰：「無道之君，亦有忠臣如此者乎？其國正未艾也。」管仲進曰：「今留戍勞民，不如擇地築城，一勞永逸。」桓公以爲然。——正欲糾合諸侯同役，忽邢國遣人告急言：「狄兵又到本國，勢不能支，伏乞救援。」桓公問管仲曰：「邢可救乎？」管仲對曰：「諸侯所以事齊，謂齊能拯其災患也，不能救衛，又不救邢，霸業隕矣。」桓公曰：「然則邢衛之急孰先？」管仲對曰：「俟邢患旣平，因而城衛，此百世之功也。」桓公曰：「善。」卽傳檄宋魯曹邾各國，合兵救邢，俱於聶北取齊。宋曹二國兵先到，管仲又曰：「狄寇方張，邢力未竭，敵方張之寇，其勞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如待之。」邢不支，狄必潰，狄勝邢必疲，驅疲狄而援潰邢，所謂力省而功多者也。」桓公用其謀，託言待魯邾兵到，乃屯兵於聶北，遣諜打探邢狄攻守消息。史臣有詩譏管仲：「不早救邢衛，乃霸者，養亂爲功之謀也。詩云：

「救患如同解倒懸，提兵那可復遷延？從來霸事遜王事，功利偏居道義先。」

話說三國駐兵聶北。約及兩月，狄兵攻邢，晝夜不息。邢人力竭，潰圍而出。諜報方到，邢國男女填湧而來。俱投奔齊營求救。內一人哭倒在地，乃邢侯叔顏也。桓公扶起，慰之曰：「寡人相援不早，以致如此，罪在寡人，當請宋公曹伯共議驅逐狄人。」即日拔寨都起。

狄主眴瞞，擄至滿欲，無心戀戰。聞三國大兵將馳，放起一把火，望北飛馳而去。比及各國兵到，只見一派火光，狄人已遁。桓公傳令將火撲滅，問叔顏：「故城尚可居否？」叔顏曰：「百姓逃避難者，大半在夷儀地方，願遷夷儀以從民欲。」桓公乃命三國各具版築，築夷儀城，使叔顏居之，更爲建立朝廟，添設廬舍，牛馬粟帛之類，皆從齊國運至，充物其中。邢國君臣如歸故國，權祝之聲徹耳。事畢，宋曹欲辭齊歸國。桓公曰：「衛國未定，城邢而不城衛，衛其謂我何？」諸侯曰：「惟霸君命。」桓公傳令移兵向衛，凡畚鍤之屬，盡攜帶隨身。衛文公燬遠，遠相接。桓公見其大布爲衣，大帛爲冠，不改喪服，惻然久之，乃曰：「寡人藉諸君之力，欲爲君定都，未審何地爲吉？」文公燬曰：「孤已卜得吉地，在於楚邱。」但版築之費，非亡國所能辦耳。桓公曰：「此事寡人力任之。」即日傳令三國之兵俱往楚邱興工，復運門材，重立朝廟，謂之一封衛。衛文公感齊再造之恩，爲木瓜之詩以詠之。詩云：

一投我以木瓜兮，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兮，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兮，報之以瓊玖。

常時稱桓公存三亡國，謂立僖公以存魯，城夷儀以存邢，城楚邱以存衛。有此三大功勞，此所以謂「五霸之首」也。潛淵先生讀史云：

一周室東遷，綱紀摧。桓公糾合振頹類，與滅繼絕，存三國，大義堂堂五霸魁。

時楚成王熊惲，任用令尹子文圖治，修明國政，有志爭霸。聞齊侯救邢存衛，頌聲傳至荆襄。楚成王心甚不樂，謂子文曰：「齊侯布德沾名，人心歸向。寡人伏處漢東，德不足以懷人，威不足以攝衆。當今之時，有齊無楚，寡人恥之。」子文對曰：「齊侯經營伯業，於今幾三十年矣。彼以尊王爲名，諸侯樂附，未可敵也。鄭居南北之間，爲中原屏蔽，王若欲圖中原，非得鄭不可。」成王曰：「誰能爲寡人任伐鄭之事者？」大夫鬬章願往，成王與車二百乘，長驅

至鄭。

却說鄭自純門受師以後，日夜提防楚兵，探知楚國興師，鄭伯大懼，即遣大夫聃伯，率師把守純門，使人晝夜告急於齊，齊侯傳檄大合諸侯於櫓，將謀救鄭。鬬章知鄭有準備，又聞齊救將至，恐其失利，至界而返。楚成王大怒，解佩劍與鬬廉，使即軍中斬鬬章之首。鬬廉乃鬬章之兄也。既至軍中，且隱下楚王之命，密與鬬章商議：「欲免國法，必須立功，方可自贖。」鬬章跪而請教。鬬廉曰：「鄭知退兵，謂汝必不驟來，若疾走襲之，可得志也。」鬬章分軍爲二隊，自率前隊先行，鬬廉率後隊接應。

却說鬬章銜枚臥鼓，悄悄地侵入鄭界，遇恰聃伯在界上點閱車馬。聃伯聞有寇兵，正不知何國，慌忙點兵，在界上迎住廝殺，不期鬬廉後隊已到，反抄出鄭師之後，腹背夾攻，聃伯力不能支，被鬬章只一鐵箭打倒，雙手拿來，鬬廉乘勝掩殺，鄭兵折其大半。鬬章將聃伯上了囚車，便欲長驅入鄭。鬬廉曰：「此番掩襲成功，且圖免死，敢僥倖從事耶？」乃即日班師。

鬬章歸見楚成王，叩首請罪，奏曰：「臣回軍是誘敵之計，非怯戰也。」成王曰：「既有擒將之功，權許贖罪。」但鄭國未服，如何撤兵？鬬廉曰：「恐兵少不能成功，懼喪國威。」成王怒曰：「汝以兵少爲辭，明爲怯敵，今添兵車二百乘，汝可再往。若不得鄭成，休見寡人之面。」鬬廉奏曰：「臣願兄弟同往，若鄭不投降，當縛鄭伯以獻。」成王壯其言，許之。乃拜鬬廉爲大將，鬬章副之，共率車四百乘，重望鄭國殺來。史臣有詩云：

「荆襄自帝勢炎炎，蠶食多邦志未厭。湊湑何辜三受伐，解懸只把霸君瞻。」

且說鄭伯聞聃伯被囚，復遣人如齊請救。管仲進曰：「君數年以來，救燕存魯，城邢，封衛，恩德加于百姓，大義布于諸侯，若欲用諸侯之兵，此其時矣。君若救鄭，不如伐楚。伐楚必須大合諸侯。」桓公曰：「大合諸侯，楚必爲備，可必勝乎？」管仲曰：「蔡人得罪於君，君欲討之久矣，楚蔡接壤，誠以討蔡爲名，因而及楚，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也。」

先時，蔡穆公以其妹嫁桓公，爲第三夫人。一日，桓公爲蔡姬共登小舟，遊于池上，採蓮爲樂。蔡姬戲以水灑公止之，姬知公畏水，故蕩其舟，水濺公衣。公大怒曰：「婢子不能事君。」乃遣豎貂送蔡姬歸國。蔡穆公亦怒曰：「已嫁而歸，是絕之也。」竟將其妹更嫁于楚國，爲楚成王夫人。桓公甚恨蔡侯，故管仲言及之。桓公曰：「江黃二國，不堪楚暴，遣使納款，寡人欲與會盟，伐楚之日，約爲內應，何如？」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一向服楚，所以僅存，今背而從齊，楚人必怒，怒必加討。當此時，我欲救則限道路之遙，不救則乖同盟之義——况中國諸侯，五合十聚，儘可成功，何必借功蕞爾，不如以好言辭之。」桓公曰：「遠國慕義而來，辭之將失人心。」管仲曰：「君但識吾言於壁，異日勿忘江黃之急也。」

桓公遂與江黃二君盟會，密計伐楚之約，以明年春正月爲期。二君言：「舒人助楚爲虐，天下稱爲「荆舒」。不可不討。」桓公曰：「寡人當先取舒國，以翦楚翼。」乃因寫一書，付於徐子——徐與舒近，徐嬴嫁爲齊，桓公第二夫人，有婚姻之好，一向歸附於齊。故桓公以舒事囑之——徐果引兵襲取舒國，桓公卽命徐子屯兵舒城，以備緩急。江黃二君，各守本界，以候調遣。魯僖公遣季友至齊謝罪，稱：「有邾莒之隙，不得共邢衛之役，今聞會盟江黃，特來申好。嗣有征伐，願執鞭前驅。」桓公大喜，亦以伐楚之事，密與訂約。時楚兵再至鄭國，鄭文公請成，以紓民禍。大夫孔叔曰：「不可。齊方有事於楚，以我故也。人有德於我，棄之不祥，宜堅壁以待之。」於是再遣使如齊告急。桓公授之以計，使揚言齊救卽至，以緩楚。至期，或君或臣，率一軍出虎牢，於上蔡取齊，等候協力攻楚。於是遍約宋、魯、陳、衛、曹、許之君，俱要如期起兵，名爲討蔡，實爲伐楚。

明年，爲周惠王之十三年春，正月，元日，齊、桓公朝賀已畢，便議討蔡一事。命管仲爲大將，率隲、朋、賓、須、無、鮑、叔牙，公子開、方、豎貂……人等，出車三百乘，甲士萬人，分隊進發。太史奏：「七日出軍上吉。」豎貂請先率一軍，潛行掠蔡，就會集各國車馬。桓公許之。蔡人恃楚全不設備，直待齊兵到時，方纔斂兵設守。豎貂在城下耀武揚威，喝令攻城，至夜方退。蔡穆公認得是豎貂。先年在齊宮，曾伏侍蔡姬，受其恩惠，蔡姬退回，又是他送去的。曉得是宵小

之輩，乃于夜深，使人密送金帛一車，求其緩兵。豎貂受了，遂私將齊侯糾合七路諸侯，先侵蔡。後伐楚一段軍機，備細洩漏於蔡。『不日各國軍到，將蔡城蹂爲平地，不如及早逃遁爲上。』使者回報，蔡侯大驚。當夜率領宮眷，開門出奔楚國，百姓無主。卽時潰散。豎貂自以爲功，飛報齊侯去訖。

却說蔡侯至楚，見了成王，備述豎貂之語。成王方省齊謀，傳令簡閱兵車，準備戰守。一面撤回鬬章伐鄭之兵。數日後，齊侯兵至上蔡。豎貂謁見已畢，七路諸侯陸續俱到，一個個躬率車徒，前來助戰。軍威甚壯。那七路

一宋桓公御說魯僖公申陳宣公杵臼衛文公燬鄭文公捷曹昭公班許穆公新臣一

連主伯齊桓公小白，共是八位。內許穆公抱病，力疾率師先到蔡地。桓公嘉其勞，使序於曹伯之上。是夜，許穆公薨，齊侯留蔡三日，爲之發喪，令許國以侯禮葬之。

七國七師望南而進，直達楚界。只見界上，早有一人衣冠整肅，停車道左，磐折而言曰：『來者可是齊侯，可傳言：一楚國使臣奉候久矣。』那人姓屈名完，乃楚之公族，官拜大夫。今奉楚王之命爲行人，使於齊師。桓公曰：『楚人何以預知吾軍之至也？』管仲曰：『此必有人洩洩消息。』既彼遣使，必有所陳。臣當以大義責之，使彼自愧，屈，不可戰而降矣。』管仲亦乘車而出，與屈完車上拱手。屈完開言曰：『寡君聞上國車徒辱於敝邑，使下臣致命。寡君命使臣辭曰：一齊楚各君其國，齊居於北海，楚近於南海，雖風馬牛不相及也，不知君何以涉於吾地？一敢請其故。』管仲對曰：『昔周成王封吾先君太公於齊，使召康公賜之命辭曰：一五侯九伯，汝世掌征伐，以夾輔周室。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凡有不共王職，汝勿赦宥。一自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寡君奉命主盟，修復先業。爾楚國於南荆，當歲貢包茅，以助王祭。自爾缺貢，無以縮酒，寡人是徵。』且昭王南征而不返，亦爾故也。爾其何辭？』屈完對曰：『周失其綱，朝貢廢缺，天下皆然，豈惟南荆？』雖然，包茅不入，寡君知罪矣。敢不共給，以承君命。』若夫昭王不返，惟膠舟之故。君其問諸水濱，寡君不敢任咎。完將復於寡君。』言畢，塵車而退。

管仲告桓公曰：『楚人幅強，未可以口舌屈也，宜進逼之。』乃傳令八軍同發，直至陘山，離漢水不遠。管仲下

令：「就此屯札，不可前行。」諸侯皆曰：「兵已深入，何不濟漢，決一死戰，而逗留於此。」管仲曰：「蔡既遣使，必然有備。兵鋒一交，不可復解。今吾頓兵此地，遙張其勢，楚懼吾之衆，將復遣使，吾因取成焉。以討楚出，以服楚歸，不亦可乎？」諸侯猶未深信，議論紛紛不一。

却說楚成王已拜鬬子文爲大將，蒐甲厲兵，屯於漢南。只等諸侯濟漢，便來激擊。諜報：「八國之兵，屯駐陘地。」子文進曰：「管仲知兵，不萬全不發。今以八國之衆，逗留不進，是必有謀。當遣使再往，探其強弱，察其意向，或戰或和，決計未晚。」成王曰：「此番何人可使？」子文曰：「屈完既與夷吾識面，宜再遣之。」屈完奏曰：「缺貢包茅，臣前承其咎矣。君若請盟，臣當勉行，以解兩國之紛。若欲請戰，別遣能者。」成王曰：「戰盟任卿自裁，寡人不汝制也。」屈完乃再至齊軍。畢竟齊楚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話說屈完再至齊軍，請面見齊侯言事。管仲曰：「楚使復來，請盟必矣。君其禮之。」屈完見齊桓公再拜。桓公答禮，問其來意。屈完曰：「寡君以不貢之故，致干君討。寡君已知罪矣。君若肯退師一舍，寡君敢不惟命是聽。」桓公曰：「大夫能輔爾君以修舊職，俾寡人有辭於天子，又何求焉？」屈完稱謝而去。歸報楚王，言：「齊侯已許臣退師矣。臣亦許以入貢，君不可失信也。」少頃，諜報：「八路軍馬，拔寨俱起。」楚王再使探窺，回言：「退三十里在召陵駐紮。」楚王曰：「齊師之退，必畏我也。」欲悔入貢之事。子文曰：「彼八國之君，尚不失信於匹夫，君可使匹夫食言於國君乎？」楚王嘿然，乃命屈完費金帛八車，再往召陵犒八路之師。復備菁茅一車，在齊軍前呈樣過了，然後具表，如周進貢。

却說許穆公喪至本國，世子業嗣位主喪，是爲僖公。桓公之德，遣大夫百佗，率師會於召陵。桓公聞屈完再到，分付諸侯：「將各國車徒，分爲七隊，分列七方。齊國之兵，屯於南方以當楚。衝侯，齊軍中鼓起，七路一齊鳴鼓，器

械盜甲，務要十分整齊，以強中國之威勢。『屈完既入，見齊侯，陳上犒軍之物。桓公命分派八軍，其菁茅驗過，仍令屈完收管，自行進貢。桓公曰：『大夫亦曾觀我中國之兵乎？』屈完曰：『完僻居南服，未及睹中國之盛，願借一觀。』桓公與屈完同登戎輅，望見各國之兵，各占一方，聯絡數十里不絕。齊軍中一聲鼓起，七路鼓聲相應，正如雷霆震擊，駭地驚天。桓公喜形於色，謂屈完曰：『寡人有此兵衆，以戰何患不勝？以攻何患不克？』屈完對曰：『君所以主盟中夏者，爲天子宣布德意，撫恤黎元也。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恃衆逞力，楚國雖褊小，有方城爲城，漢水爲池，池深城峻，雖有百萬之衆，正未知所用耳。』桓公面有慚色，爲屈完曰：『大夫誠楚之良也。寡人願與汝國修先君之好如何？』屈完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於同盟，寡君其敢自外，請與君定盟可乎？』桓公曰：『可。』

是晚，留屈完宿於營中，設宴款待。次日，立壇於召陵，桓公執牛耳爲主盟，管仲爲司盟，屈完稱楚君之命。同立載書：『自今以後，世通盟好。』桓公先歃，七國與屈完以次受歃，禮畢，屈完再拜致謝。管仲私與屈完言，請放聃伯還鄭，屈完亦代蔡侯謝罪，兩下各許諾。管仲下令班師，途中鮑叔乎問於管仲曰：『楚之罪僭號爲大，吾子以包茅爲辭，吾所未解。』管仲對曰：『楚僭號已三世矣，我是以擯之，同於蠻夷。倘責其僭號，楚肯俛首而聽我乎？若其不聽，勢必交兵，兵端一開，彼此報復，其禍非數年不解，南北從此騷然矣。吾以包茅爲辭，使彼易於共命，苟有服罪之名，亦足以誇耀諸侯，還報天子，不愈於兵連禍結無已時乎？』鮑叔牙嗟嘆不已。胡曾先生有詩曰：

『奄王南海目無周，仲父當年善運籌，不用寸兵成款約，千秋伯業誦齊侯。』

又髡翁有詩譏：『桓仲苟且結局，無害於楚，所以齊兵退後，楚兵侵犯中原如故。桓仲不能再興伐楚之師矣。』詩云：

『南望躊躇數十年，遠交近合各紛然，大聲罪狀謀方壯，直革淫名局始全，昭廟孤魂終負痛，江黃義舉但貽愆，不知一畝成何事，依舊中原戰血鮮。』

陳大夫轅濤塗聞班師之令，與鄭大夫申侯商議曰：「師若取道於陳，鄭糧食衣屨所費不貲，國必甚病，不若東循海道而歸，使徐莒承供給之勞，吾二國可以少安。」申侯曰：「善。子試言之。」濤塗言於桓仲曰：「君北伐戎，南伐楚，若以諸侯之衆，觀兵於東夷，東方諸侯畏君之威，敢不奉朝請乎？」桓公曰：「大夫之言是也。」少頃，申侯請見，桓公召入，申侯進曰：「臣聞一師不踰時，懼勞民也。今自春徂夏，霜露風雨，師力疲矣。若取道於陳，鄭糧食衣屨取之猶外府也。若出於東方，倘東夷梗路，恐不堪戰，將若之何？濤塗自恤其國，非善計也，君其察之。」桓公曰：「微大夫之言，幾誤吾事。」乃命執濤塗於軍，使鄭伯以虎牢之地賞申侯之功，因使申侯大其城邑，爲南北藩蔽。鄭伯雖然從命，自心中有不樂之意。陳侯遣使納賂，再三請罪，桓公乃赦濤塗，諸侯各歸本國。桓公以管仲功高，乃奪大夫伯氏之駢邑三百戶，以益其封焉。

楚王見諸侯兵退，不欲貢茅，屈完曰：「不可以失信於齊——且楚惟絕周，故使齊得私之以爲重，若假此以自通於周，則我與齊共之矣。」楚王曰：「奈二王何？」屈完曰：「不序爵，但稱一遠臣某，一可也。」楚王從之，即使屈完爲使，費菁茅十車，加以金帛，貢獻天子。周惠王大喜曰：「楚不共職久矣，今效順如此，殆先王之靈乎？」乃告於文武之廟，因以胙賜楚，謂屈完曰：「鎮爾南方，毋侵中國。」屈完再拜稽首而退。齊桓公遣隰朋隨至，以服楚告，惠王待隰朋有加禮。隰朋因請見世子，惠王便有不樂之色，乃使次子帶與世子鄭一同出見。隰朋微窺惠王神色，似有倉皇無主之意。

隰朋自周歸，謂桓公曰：「周將亂矣！」桓公曰：「何故？」隰朋曰：「周王長子名鄭，先皇后姜氏所生，已正位東宮矣。姜后薨，次妃陳嬀有寵，立爲繼后。有子名帶，帶善於趨奉，周王愛之，呼爲太叔，遂欲廢世子而立帶。臣觀其神色倉皇，必然此事在心故也。恐小弁之事，復見於今日。君爲盟主，不可不圖。」桓公乃召管仲謀之，管仲對曰：「臣有一計，可以定周。」桓公曰：「仲父計將安出？」管仲對曰：「世子危疑，其黨孤也。君今具表周王，言一諸侯願見世子，請世子出會諸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雖欲廢立亦難行矣。」桓公曰：「善。」乃傳檄諸侯，以明

年夏月會於首止再遣隲朋如周言：「諸侯願見世子以申尊王之情。」周惠王本不欲子鄭出會，因齊勢強大，且名正言順，難以辭之，只得許諾。隲朋歸報。

至次年，桓公遣陳敬仲先至首止，築宮以待世子駕臨。夏五月，齊宋魯陳衛鄭許曹——八國諸侯並集首止。世子鄭亦至，停駕於行宮，桓公率諸侯起居，子鄭再三謙讓，欲以賓主之禮相見。桓公曰：「小白等忝在藩室，見世子如見王也，敢不稽首。」子鄭謝曰：「諸君且休矣！是夜子鄭使人邀桓公至於行宮，訴以太叔帶謀欲奪位之事。桓公曰：『小白當與諸臣立盟，共戴世子，世子勿憂也。』子鄭感謝不已，遂留於行宮，諸侯亦不敢歸國，各就館舍，輪番進獻酒食，及犒勞與從之屬。子鄭恐久勞諸國，便欲辭歸京師。桓公曰：『所以願與世子留連者，欲使天王知吾等愛戴世子，不忍相舍之意，所以杜其邪謀也。方今夏月大暑，稍俟秋涼，當送駕還朝耳。』遂預擇盟期，用秋八月之吉。

却說周惠王見世子鄭久不還轅，知是齊侯推戴，心中不悅，更兼惠后與叔帶朝夕在傍，將言語浸潤惠王。太宰周公孔來見，謂之曰：「齊侯名雖伐楚，其實不能有加於楚，今楚人獻貢效順，大非昔比，未見楚之不如齊也。齊又率諸侯擁留世子，不知何意，將置朕於何地？朕欲煩太宰通一密信於鄭伯，使鄭伯棄齊從楚，因為孤致意楚君，努力事周，無負朕意。」宰孔奏曰：「楚之效順，亦齊力也；王奈何棄久暱之伯舅，而就乍附之蠻夷乎？」惠王曰：「鄭伯不離，諸侯不散，能保齊之無異謀乎？朕志決矣，太宰無辭！」宰孔不敢復言。

惠王乃為璽書一通，封函甚固，密授宰孔。宰孔不知書中何語，只得使人星夜達於鄭伯。鄭文公啓函讀之，言：「子鄭違背父命，植黨樹私，不堪為嗣，朕意在次子帶也。叔父若能舍齊從楚，共輔少子，朕願委國以聽。」鄭伯喜曰：「吾先公武莊世為王卿士，領袖諸侯，不意中絕，夷於小國。厲公又有納王之勞，未蒙召用，今王命獨臨於我，政將及焉，諸大夫可以賀我矣。」大夫孔叔諫曰：「齊以我故，勤兵於楚，今乃反齊事楚，是悖德也。——况翼戴世子，天下大義，君不可以獨異。」鄭伯曰：「從霸何如從王？且王意不在世子，孤何愛焉？」孔叔曰：「周之主祀，惟嫡與

長幽王之愛伯服，桓王之愛子克，莊王之愛子頽，皆君所知也。人心不附，身死無成。君不惟大義是從，而乃蹈五大夫之覆轍乎？後必悔之。大夫申侯曰：『天子所命，誰敢違之？若從齊盟，是棄王命也。我去，諸侯必疑，疑則必散，盟未必成。』且世子有外黨，太叔亦有內黨，二子成敗，事未可知。不如且歸，以觀其變。鄭文公乃從申侯之言，託晉國中有事，不辭而行。

齊桓公聞鄭伯逃去，大怒，便欲奉世子以討鄭。管仲進曰：『鄭於周接壤，此必周有人誘之。一人去留，不足以阻大計。』且盟期已及，俟成盟而後圖之。桓公曰：『善。』於是即首止舊壇，歃血爲盟。齊宋魯陳衛許曹共是七國諸侯。世子鄭臨之，不與歃，示諸侯不敢與世子敵也。盟詞曰：『凡我同盟，共翼王儲，匡靖王室。有背盟者，神明殛之。』事畢，世子鄭降階揖謝曰：『諸君以先王之靈，不忘周室，曠就寡人，自文武以下，咸嘉賴之。况寡人其敢忘諸君之賜？』諸侯皆降拜稽首。次日，世子鄭欲歸，各國各具車徒護送。齊桓公同衛侯親自送出衛境，世子鄭垂淚而別。史官有詩讚云：

「君王溺愛冢嗣危，鄭伯甘將大義違。首止一盟儲位定，綱常賴此免凌夷。」

鄭文公聞諸侯會盟，且將討鄭，遂不敢從楚。

却說楚成王聞鄭不與首止之盟，喜曰：『吾得鄭矣！』遂遣使通於申侯，欲與鄭修好。——原來申侯先會仕楚，有口才，貪而善媚。楚文王甚寵信之。及文王臨終之時，恐後人不能容他，贈以白璧，使投奔他個避禍。申侯奔鄭，事厲公於櫟，厲公復寵信如在楚時。及厲公復國，遂爲大夫。楚臣俱與申侯有舊，所以今日打通這個關節，要申侯從中慫恿，背齊事楚。申侯密言鄭伯言：『非楚不能敵齊，况王命乎？——不然，齊楚二國，皆將仇鄭，鄭不能支矣。』鄭文公惑其言，乃陰遣申侯輸款於楚。

周惠王二十六年，齊桓公率同盟諸侯伐鄭，圍新密。——時申侯尚在楚。——言楚成王曰：『鄭所以願歸宇下者，正謂惟楚足以抗齊也。王不救鄭，臣無辭以復命矣。』楚王謀於羣臣，令尹子文進曰：『召陵之役，許穆公卒

於軍中，齊所憐也。許事齊最勤，王若加兵於許，諸侯必救，則鄭圍自解矣。楚王從之，乃親將伐許，亦圍許城。諸侯聞許被圍，果去鄭而救許，楚師遂退。申侯歸鄭，自以爲有全鄭之功，揚揚得意，滿望加封。鄭伯以虎牢之役，謂申侯之過分，不加爵賞。申侯口中不免有怨望之言。明年春，齊桓公復率師伐鄭，陳大夫轅濤塗自伐楚歸時，與申侯有隙，乃爲書致孔叔曰：

一申侯前以國媚齊，獨擅虎牢之賞，今又以國媚楚，使子之君負德背義，自召干戈，禍及民社，必殺申侯，齊兵可不戰而罷！

孔叔以書呈於鄭文公，鄭伯爲前日不聽孔叔之言，逃歸不盟，以致齊兵兩次至鄭，心懷愧悔，亦歸咎於申侯。乃召申侯責之曰：「汝言「惟楚能抗齊」，今齊兵屢至，楚救安在？」申侯方欲措辯，鄭伯喝教武士推出斬之，函其首，使孔叔獻於齊軍。曰：「寡君昔者，誤聽申侯之言，不終君好，今謹行誅，使下臣請罪於幕下，惟君侯赦宥之。」齊侯素知孔叔之賢，乃許鄭平。遂會諸侯於甯母，鄭文公終以王命爲疑，不敢公然赴會，使其世子華代行，至甯母聽命。

子華與弟子臧，皆嫡夫人所出。夫人初有寵，故立華爲世子。後復立兩夫人，皆有子，嫡夫人寵漸衰，未幾病死，又有南燕姑氏之女，爲媵於鄭宮，向未進御。一夕夢一偉丈夫，手持蘭草，謂女曰：「余爲伯儵，乃爾祖也。今以國香贈爾爲子，以昌爾國。」遂以蘭授之。及覺，滿室皆香，且言其夢，同伴嘲之曰：「當生貴子！」

是日鄭文公入宮，見此女而悅之，左右皆相顧而笑。文公問其故，乃以夢對。文公曰：「此佳兆也，寡人爲汝成之。」遂命採蘭蕊佩之，曰：「以此爲符。」夜召幸之，有娠，生子名之曰蘭。此後女漸有寵，謂之燕姑。

世子華見其父多寵，恐他日有廢立之事，乃私謀之於叔詹。叔詹曰：「得失有命，子亦行孝而已。」又謀之於孔叔，孔叔亦勸之以盡孝。子華不悅而去。子臧性好奇詭，集鷓羽以爲冠。師叔曰：「此非禮之服，願公子勿服。」子臧惡其直言，訴於其兄。故子華與叔詹、孔叔、師叔三大夫，心中俱有芥蒂。

至是鄭伯使子華代行赴會，子華慮齊侯見怪，不願往。叔詹促之使速行，子華心中益恨，思爲自全之術。既見齊桓公，請屏去左右，然後言曰：「鄭國之政，皆聽於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逃盟之役，三族實主之。若以君侯之靈，除此三臣，我願以鄭附齊，比於附庸。」桓公曰：「諾。」遂以子華之謀，告於管仲。管仲連聲曰：「不可！不可！諸侯所以服齊者，禮與信也。子奸父命，不可謂禮；以好來而謀亂其國，不可謂信。——且臣聞此三族皆賢大夫，鄭人稱爲「三良」，所貴盟主，順人心也。達人自違，災禍必及，以臣觀之，子華且將不免。君其勿許。」桓公乃謂子華曰：「世子所言，誠國家大事，俟子之君至，當與計之。」子華面皮發赤，汗流浹背，遂辭歸鄭。管仲惡子華之奸，故洩其語於鄭人；先有人報知鄭伯，比及子華復命，詭言：「齊侯深怪君不親行，不肯許成，不如從楚。」鄭伯大喝曰：「逆子幾賣吾國，尚敢謬說耶？」叱左右將子華囚禁於幽室之中。子華穴牆謀遁，鄭伯殺之。果如管仲所料。公子臧奔宋，鄭伯使人追殺之於途中。鄭伯感齊不聽子華之德，再遣孔叔如齊致謝，并乞受盟。胡曾先生詠史詩曰：

「鄭用三良似屋楹，一朝檣撤屋難撐。子華奸命思專國，身死徒留不孝名。」

此周惠王二十二年事也。

是冬，周惠王疾篤，王世子鄭恐惠后有變，先遣下士王子虎告難於齊。未幾，惠王崩，子鄭與周公孔召伯廖商議，且不發喪，星夜遣人密報於王子虎。王子虎言於齊侯，乃大合諸侯於洮——鄭文公亦親來受盟——同敵者齊宋魯衛陳鄭曹許，共八國諸侯。各各修表，遣其大夫如周。那幾位大夫：

「鄭大夫隰朋，宋大夫華秀，老魯大夫公孫敖，衛大夫甯速，陳大夫轅選，鄭大夫子人師，曹大夫公子戊，許大夫百佗。」

八國大夫連轂而至，羽儀甚盛。假以問安爲名，集於王城之外。王子虎先驅報信，王世子鄭使召伯廖問勞，然後發喪。諸大夫固請謁見新王，周召二公奉子鄭主喪，諸大夫假便宜，稱君命以弔。遂公請王世子嗣位百官朝賀，是爲襄王。惠后於叔帶暗暗叫苦，不敢復萌異志矣。襄王乃以明年改元，傳諭各國。

襄王元年，春，祭畢，命宰周公孔賜胙於齊，以彰翼戴之功。齊桓公先期聞信，復大合諸侯於葵邱。時齊桓公在路上，偶與管仲論及周事，管仲曰：『周室嫡庶不分，幾至禍亂，今君儲位尚虛，亦宜早建，以杜後患。』桓公曰：『寡人六子，皆庶出也，以長則無虧，以賢則昭。長衛姬事寡人最久，寡人已許之，立無虧矣。易牙豎貂二人，亦屢屢言之，寡人愛昭之賢，意尚未決。今決之於仲父。』管仲知易牙豎貂二人奸佞，且素得寵於長衛姬，恐無虧異日爲君，內外交黨，必亂國政。公子昭，鄭姬所出，鄭方受盟，假此又可結好，乃對曰：『欲嗣伯業，非賢不可。君既知昭之賢，立之可也。』桓公曰：『恐無虧狹長來爭，奈何？』管仲曰：『周王之位，待君而定。今番會盟，君試擇諸侯中之最賢者，以昭託之，又何患焉？』桓公點首，比至葵邱，諸侯畢集，宰周公孔亦到各就館舍。

時宋桓公御說薨，世子茲，讓國於公子目夷。目夷不受，茲父卽位，是爲襄公。襄公遵盟主之命，雖在新喪，不敢不至，乃墨衰赴會。管仲謂桓公曰：『宋子有讓國之美，可謂賢矣。』且墨衰赴會，其事齊甚恭，儲貳之事，可以託之。』桓公從其言，卽命管仲私詣宋襄公館舍，致齊侯之意。襄公親自來見齊侯，齊侯握其手，諄諄以公子昭囑之。『異日仗君主持，使主社稷。』襄公愧謝不敢當，然心感齊侯相託之意，已心許之矣。

至會日，衣冠濟濟，環珮鏘鏘，諸侯先讓天使升壇，然後以次而升壇。上設有天王虛位，諸侯北面拜稽，如朝覲之儀，然後各就位。次宰周公孔捧胙，東向而立，傳新王之命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階拜受，宰孔止之曰：『天子有後命，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桓公欲從之，管仲從旁進曰：『君雖謙，臣不可以不敬。』桓公乃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王命，而廢臣職乎。』疾趨下階，再拜稽首，然後登堂受胙。諸侯皆服齊之有禮，桓公因諸侯未散，復申盟好，頌周「五禁」曰：『毋壅泉，毋過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以婦人與國事。』誓曰：『凡我同盟，言歸於好。』但以載書，加於牲上，使人宣讀，不復殺牲歃血。諸侯無不信服。髡翁有詩云：

「紛紛疑叛說春秋，攘楚尊周握勝籌；不是桓公功業盛，誰能不敵信諸侯？」

盟事已畢，桓公忽謂宰孔曰：「寡人聞三代有封禪之事，其典何如？可得聞乎？」宰孔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封泰山者，築土爲壇，金泥玉簡以祭天，報天之功，天處高，故崇其土以象高也。禪梁父者，掃地而祭，以象地之卑，以蒲爲車，蒞稽爲籍，祭而掩之，所以報地也。——三代受命而興，獲祐於天地，故隆此美報也。」桓公曰：「夏都於安邑，商都於亳，周都於豐，鎬、秦山、梁父去都城甚遠，猶且封之禪之，今二山在寡人之封內，寡人欲微寵天王，舉此曠典，諸君以爲何如？」宰孔視桓公足高氣揚，似有矜高之色，乃應曰：「君以爲可，誰敢曰不可？」桓公曰：「俟明日更與諸君議之。」諸侯皆散。

宰孔私詣管仲曰：「夫封禪之事，非諸侯所宜言也。仲父不能發一言諫止乎？」管仲曰：「吾君好勝，可以隱奪，難以正格也。夷吾今日言之矣。」乃夜造桓公之前，問曰：「君欲封禪信乎？」桓公曰：「何爲不信？」管仲曰：「古者封禪，自無懷氏至於周成王，可考者七十二家，皆以受命然後得封。」桓公輒然曰：「寡人南伐楚，至於召陵，北伐山戎，到令支，斬孤竹，西涉流沙，至於太行，諸侯莫余違也。寡人兵車之會三，衣裳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三代受命，何以過於此？封泰山，禪梁父，以示子孫，不亦可乎？」管仲曰：「古之受命者，先有禎祥示徵，然後備物而封，其典甚隆備也。鄙上之嘉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謂之一靈茅。王者受命則生焉，所以爲籍。東海致一比目，一之魚，西海致一比翼，一之鳥，祥瑞之物，有不召而致者，十有五焉。以書史冊，爲子孫榮。今鳳凰麒麟不來，而鳴鵲數至，嘉禾不生，而蓬蒿繁植，如此而欲行封禪，恐列國有識者，必歸笑於君矣。」桓公嘿然，明日遂不言封禪之事。

桓公既歸，自謂功高無比，益治宮室，務爲壯麗，凡乘輿服御之制，比於王者。國人頗議其僭。管仲乃於府中築臺三層，號爲「三歸之臺」——言民人歸，諸侯歸，四夷歸也。又樹塞門以蔽內外，設反坫以待列國之使臣。鮑叔牙疑其事，問曰：「君奢亦奢，君僭亦僭，毋乃不可乎？」管仲曰：「夫人主不惜勤勞，以成功業，亦圖一日之快意爲樂耳。若以禮繩之，彼將苦而生怠，吾之所以爲此，亦聊爲吾君分謗也。」鮑叔口雖唯唯，心中不以爲然。話分兩頭。

却說周太宰孔自蔡邱辭歸，於中途遇見晉獻公亦來赴會。幸孔曰：『會已散矣！』獻公頓足恨曰：『敝邑遼遠，不及觀衣裳之盛，何無緣也？』幸孔曰：『君不必恨。今者齊侯自恃功高，有驕人之意。夫月滿則虧，水滿則溢，齊之虧且溢，可立而待。不會亦何傷乎？』獻公乃回轅西向，於路得疾，回至晉國而薨。晉乃大亂。欲知晉亂始末，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話說晉獻公內盡於驪姬，外惑於二五益疎太子，而親愛奚齊。只因申生小心承順，又數將兵有功，無間可乘。驪姬乃召優施，告以心腹之事。『今欲廢太子而立奚齊，何策而可？』施曰：『三公子皆在遠鄙，誰敢爲夫人難者？』驪姬曰：『三公子年皆強壯，歷事已深，朝中多爲之左右，吾未敢動也。』施曰：『然則當次第去之。』驪姬曰：『去之孰先？』施曰：『必先申生。其爲人也，慈仁而精潔，精潔則恥於自污，慈仁則憚於賊人，恥於自污則憤不能忍，憚於賊人，其自賊易也。』然世子迹雖見疎，君素知其爲人，謗以異謀，必不信。夫人必以夜半泣而訴君，若爲譽世子者，而因加誣焉，庶幾說可售矣。』

驪姬果夜半而泣，獻公驚問其故，再三不肯言。獻公迫之，驪姬對曰：『妾雖言之，君必不信也。』妾所以泣者，恐妾不能久侍君爲歡耳。』獻公曰：『何出此不祥之言？』驪姬收淚而對曰：『妾聞申生爲人，外仁而內忍，其在曲沃，甚加惠於民，民樂爲之死，其意欲有所用之也。申生每爲人言一君惑於妾必亂國。一舉朝皆聞之，獨君不聞耳，毋乃以靖國之故而禍及於君？君何不殺妾，以謝申生，可塞其謀。勿以一妾亂百姓。』獻公曰：『申生仁於庶民，豈反不仁於父乎？』驪姬對曰：『妾亦疑之。然妾聞外人之言曰：一匹夫爲仁，與在上不同；匹夫以愛親爲仁，在上者以利國爲仁。一苟利於國，何親之有？』獻公曰：『彼好潔不懼惡名乎？』驪姬對曰：『昔幽王不殺宜臼，放之於申，申侯召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之下，立宜臼爲君，是爲平王。爲東周始祖。至於今幽王之惡益彰，誰復以不潔之名加

之平王者哉？獻公意悚然，遂披衣而起，曰：「夫人言是也！若何而可？」驪姬曰：「君不若稱耄而以國授之。彼得國而厭其欲，其或可以釋君——且昔者，曲沃之兼翼，非骨肉乎？武公惟不顧其親，故能有晉。申生之志，亦猶是也。君其讓之。」獻公曰：「不可。我有武與威，以臨諸侯。今當吾身而失國，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失武與威，人能制我。雖生不如死，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今赤狄、泉落氏屢侵吾國，君何不使之將兵伐狄，以觀其能用衆與否也？若其不勝，罪之有名也；若勝，則信得衆矣。彼恃其功，必有異謀，因而圖之，國人必服。夫勝敵以靖邊鄙，又以識世子之能否，君何爲不使？」獻公曰：「善。」

乃傳令：「使申生率曲沃之衆，以伐泉落氏。」少傅里克在朝，諫曰：「太子君之貳也，故君行則太子監國。夫朝夕視膳，太子之職，遠之猶不可，況可使帥師乎？」獻公曰：「申生已屢將兵矣。」里克曰：「向者，從君於行，今專制固不可也。」獻公仰面而嘆曰：「寡人有子九人，尙未定孰爲太子，卿勿多言。」里克默然而退，告於狐突。狐突曰：「危哉乎公子也！」乃遺書申生，勸使勿戰，戰而勝，滋忌，不如逃之。申生得書，嘆曰：「君之以兵事使我，非好我也，欲測我心耳。違君之命，我罪大矣。戰而幸死，猶有令名。」乃與泉落大戰於稷桑之地，泉落氏敗走，申生獻捷於獻公。驪姬曰：「世子果能用衆矣，奈何！」獻公曰：「罪未著也，姑待之。」狐突料晉國將亂，乃託言痼疾，杜門不出。時有虞虢二國，乃是同姓比鄰，唇齒相依，其地皆連晉界。虢公名醜，好兵而驕，屢侵晉之南鄙，邊人告急，獻公謀欲伐虢。驪姬請曰：「何不更使申生彼威名素著，士卒爲用，可必成功也？」獻公已入驪姬之言，誠恐申生勝虢之後，益立威難制，躊躇未決，問於大夫荀息。荀息曰：「虢可伐乎？」虞虢方睦，吾攻虢，虞必救之；若移而攻虞，虢又救之，以一敵二，臣未見其必勝也。」獻公曰：「然則寡人無如虢何矣？」荀息對曰：「臣聞虢公淫於色，君誠求國中之美女，教之鼓舞，盛其車服，以進於虢，卑詞請平，虢公必喜而受之，彼耽於聲色，將怠棄政事，疎斥忠良，我更行賂大戎，使侵擾虢境，然後乘隙而圖之，虢可滅也。」獻公用其策，以女樂遺虢，虢公欲受之。大夫舟之僑諫曰：「此晉所以釣虢也，君奈何吞其餌乎？」虢公不聽，竟許晉平。

自此日聽淫聲，夜接美色，視朝稀疎矣！舟之僑復諫，虢公怒，使出守下陽之關，未幾，犬戎貪晉之賂，果侵擾虢境，兵至渭汭，爲虢兵所敗，犬戎主遂起傾國之師，虢公恃其前勝，亦率兵拒之，相持於桑田之地。獻公復問於荀息曰：『今戎虢相持，寡人可以伐虢否？』荀息對曰：『虞虢之交未離也，臣有一策，可以今日取虢，明日取虞。』獻公曰：『卿策如何？』荀息曰：『君厚賂虞，而假道以伐虢。』獻公曰：『吾新與虢成，伐之無名，虞肯信我乎？』荀息曰：『君密使北鄙之人，生事於虢，虢之邊吏必有責言，吾因以爲名，而請於虞。』

獻公又用其策，虢之邊吏果來責讓，兩下遂治兵相攻，虢公方有犬戎之患，不暇照管。獻公曰：『今伐虢不患無名矣，但不知賂虞當用何物？』荀息對曰：『虞公性雖貪，然非至寶，不可動之，必須用二物前去——但恐君之不舍耳。』獻公曰：『卿試言所用何物？』荀息曰：『虞公最愛者，璧馬之良也，君不有垂棘之璧，屈產之乘乎？以此二物，假道於虞，虞貪於璧馬，墮吾計矣。』獻公曰：『此二物，乃吾至寶，何忍棄之他人？』荀息曰：『臣固知君之不舍也，雖然，假虞道以伐虢，虢無虞救，必滅，虢亡，虞不獨存，璧馬安往乎？夫寄璧外府，養馬外廄，特暫事耳！大夫里克曰：『虞有賢臣二人，曰宮之奇，百里奚，明於料事，恐其諫阻奈何？』荀息曰：『虞公貪而愚，雖諫必不從也。』獻公即以璧馬交付荀息，使如虞假道。

虞公初聞晉來假道，欲以伐虢，意甚怒，及見璧馬，不覺回嗔作喜，手弄璧而目視馬，問荀息曰：『此乃汝國至寶，天下罕有，奈何以惠寡人？』荀息曰：『寡君慕君之賢，畏君之強，故不敢自私其寶，願邀歡於大國。』虞公曰：『雖然，必有所言於寡人也。』荀易曰：『虢人屢侵我南鄙，寡君以社稷之故，屈意請平，今約誓未寒，責讓日至，寡君欲假道以請罪焉，倘幸而勝虢，所有鹵獲，盡以歸君，寡君願與君世敦盟好。』虞公大悅，宮之奇諫曰：『君勿許也。諺云：『唇亡齒寒。』晉吞噬百姓，非一國矣，獨不敢加於虞，虢者，以有唇齒之助耳。虢今日亡，則明日禍必中於虞矣。』虞公曰：『晉君不愛重寶，以交歡於寡人，寡人其愛此尺寸之徑乎？——且晉強於虢十倍，失虢而得晉，何不利焉？子退，勿預吾事。』宮之奇再欲進諫，百里奚牽其裾，乃止。宮之奇退，謂百里奚曰：『子不助我一言，而更止我，

何故？」百里奚曰：「吾聞一進嘉言於愚人之前，猶委珠玉於道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惟強諫耳；子其危哉！」宮之奇曰：「然則虞亡必矣，吾與子盍去乎？」百里奚曰：「子去則可矣，又借一人不重子罪乎？吾寧徐耳！」宮之奇盡族而行，不言所之。

荀息歸報晉侯……「虞公已受璧馬，許以假道。」獻公便欲親將伐虢，里克入見曰：「虢易與也，毋煩君往。」獻公曰：「滅虢之策何如？」里克曰：「虢都上陽，其門戶在於下陽，下陽一破，無完虢矣。臣雖不才，願效此微勞。」如無功甘罪。獻公乃拜里克爲大將，荀息副之，率車四百乘伐虢，先使人報虞以兵至之期。虞公曰：「寡人辱受重寶，無以爲報，願以兵從。」荀息曰：「君以兵從，不如獻下陽之關。」虞公曰：「下陽，虢所守也，寡人安得獻之？」荀息曰：「臣聞虢君方與犬戎大戰於桑田，勝敗未決，君託言助戰，以車乘獻之，陰納晉兵，則關可得也。臣有鐵葉車百乘，惟君所用。」虞公從其計，守將舟之僑，信以爲然，開關納車，車中藏有晉甲，入關後一齊發作，欲閉關已無及矣，里克驅兵直進，舟之僑既失下陽，恐虢公見罪，遂以兵降晉，里克用爲鄉導，望上陽進發。

却說虢公在桑田，聞晉師破關，急急班師，被犬戎兵掩殺一陣，大敗而走，隨身僅數十乘，奔至上陽守禦，茫然無策。晉兵至，築長圍以困之，自八月至十二月，城中樵採俱絕，連戰不勝，士卒疲敝，百姓日夜號哭。里克使舟之僑爲書射入城中，諭虢公使降。虢公曰：「吾先君爲王卿士，吾不能爲降諸侯。」乘夜開城，率家眷奔京師去。詎里克等亦不追趕。百姓香花燈燭，迎里克等進城，克安集百姓，秋毫無犯，留兵戍守。將府庫寶藏盡數裝載，以十分之三，并女樂獻於虞公。虞公益大喜，里克一面遣人馳報晉侯，自己托言有疾，休兵城外，俟病愈方行。虞公不時饋藥，候問不絕。

如此月餘，忽謀報：「晉侯兵在郊外。」虞公問其來意，報者曰：「恐伐虢無功，親來接應耳。」虞公曰：「寡人正欲面與晉君講好，今晉君自來，寡人之願也。」慌忙郊迎致餼，兩君相見，彼此相謝，自不必說。獻公約與虞公較獵於箕山，虞公欲誇耀晉人，盡出城中之甲，及堅車良馬，與晉侯馳逐賭勝。是日，自辰及申，圍尙未撤，忽有人報：「

城中火起！獻公曰：「此必民間漏火，不久撲滅耳。固請再打一圍。」大夫百里奚密奏曰：「傳聞城中有亂，君不可留矣。」虞公乃辭晉侯先行，半路見人民紛紛逃竄，言：「城汝已被晉兵乘虛襲破。」虞公大怒，喝教：「驅車速進！」來至城邊，只見城樓上一員大將倚欄而立，盔甲鮮明，威風凜凜。向虞公言曰：「前蒙君假我以道，今再假我以國，敬謝明賜。」虞公轉怒，便欲攻門。城頭上一聲梆響，箭如雨下。虞公命車速退，使人催攬後面軍馬。軍人報曰：「後軍行遲者，俱被晉兵截住，或降或殺，車馬皆爲晉有。晉侯大軍卽到矣！」

虞公進退兩難，嘆曰：「悔不聽宮之奇之諫也。」顧百里奚在側，問曰：「彼時卿何不言？」百里奚曰：「君不聽之奇，其能聽奚乎？臣之不言，正留身以從君於今日耳。」虞公正在危急之際，見後有單車驅至，視之，乃虢國降將舟之僑也。虞公不覺面有慚色。舟之僑曰：「君誤聽棄虢，失已在前，今日之計，與其出奔他國，不如歸晉。晉君德量寬洪，必無相害。——且憐君必厚待君，君其勿疑。」虞公躊躇未決，晉獻公隨後來到，使人請虞公相見。虞公不得不往。獻公笑曰：「寡人此來，爲取璧馬之值耳。」命以後車載虞公，宿於軍中。百里奚緊緊相隨，或諷其去，曰：「吾食其祿久，所以報也。」獻公入城安民。荀息左手托璧，右手牽馬而前，曰：「臣謀已行，今請還璧於府，還馬於廐。」獻公大悅。髯翁有詩云：

一璧馬區區雖至寶，請將社稷較何如？不誇荀息多奇計，還笑虞公真是愚！

獻公以虞公歸，欲殺之。荀息曰：「此駭豎子耳，何能爲？」於是待以寓公之禮，別以他璧及他馬贈之。曰：「吾不忘假道之惠也。」舟之僑至晉，拜爲大夫。僑薦百里奚之賢，獻公欲用奚，使僑通意。奚曰：「終舊君之世乃可。」僑去，奚嘆曰：「君子遠不滴仇國，况仕乎？吾卽仕不於晉也。」舟之僑聞其言，惡形其短，意甚不悅。

時秦穆公任好卽位六年，尙未有中宮，使大夫公子絳求婚於晉，欲得晉侯長女伯姬爲夫人。獻公使太史蘇策之，得雷澤歸妹卦第六爻，其繇曰：

「士刲羊，亦無盂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

太史蘇玩其辭，以爲秦國在西，而有責言，非和睦之兆；况歸妹嫁娶之事，而震變爲離，其卦爲睽。睽離皆非吉名，此親不可有。獻公便使太卜郭偃，以龜卜之，假獻其兆，卜吉。斷詞曰：

「松柏爲鄰，世作舅甥，三定我君，利於婚媾，不利寇。」

史蘇猶據筮詞爭之。獻公曰：「向者固云：『從筮不如從卜。』卜既吉矣，又何違乎？吾聞秦受帝命，其後將大不可拒也。」遂許之。

公子繫歸復命，路遇一人面如噴血，隆準虬鬚，以兩手握兩鋤而耕，入土累尺，命索其鋤觀之，左右皆不能舉。公子繫問其姓名，對曰：「公孫氏名枝，字子桑，晉君之疎族也。」繫曰：「以子之才，何以屈於隴畝？」枝對曰：「無人薦引耳。」繫曰：「肯從我遊於秦乎？」公孫枝曰：「士爲知己者死，若能見挈，固所願也。」繫與之同載歸秦，言於穆公，穆公使爲大夫。

穆公聞晉已許婚，復遣公子繫如晉納幣，遂迎伯姬。晉侯問媵於羣臣，舟子僑進曰：「百里奚不願仕晉，其心不測，不如遠之。」乃用奚爲媵。

却說百里奚是虞國人，字井伯，年三十餘，娶妻杜氏，生一子。奚家貧不遇，欲出遊，念其妻子無依，戀戀不舍。杜氏曰：「妾聞『男子志在四方。』君壯年不出圖仕，乃區區守妻子坐困乎？妾能自給，毋相念也。」家只有一伏雌，杜氏宰之以餞行，廚下乏薪，乃取屢屨炊之，舂黃蘗煮脫粟飯，奚飽餐一頓，臨別，妻抱其子，牽袂而泣曰：「富貴勿相忘！」奚遂去，遊於齊，求事襄公，無人薦引，久之窮困，乞食於鉅。——時奚年四十矣。——鉅人有蹇叔者，奇其貌，曰：「子非乞人也。」叩其姓名，因留飯，與談時事，奚應對如流，指畫井井有敍。蹇叔嘆曰：「以子之才，而窮乏乃爾，豈非命乎？」遂留奚於家，結爲兄弟。蹇叔長奚一歲，奚呼叔爲兄。蹇叔家亦貧，奚乃爲村中養牛，以佐饔飧之費。值公子無知，弑襄公，新立爲君，懸榜招賢，奚欲往應招。蹇叔曰：「先君有子在外，無知非分竊立，終必無成。」奚乃止。後聞周王子頹好牛，其飼牛者皆獲厚糈，乃辭蹇叔如周。蹇叔戒之曰：「丈夫不可輕失身於人，仕而棄之。」

則不忠，與同患難則不智。此行弟其慎之！吾料理家事，當至周相看也。」

奚至周，謁見王子頽，以飼牛之術進。頽大喜，欲用爲家臣。蹇叔自銜而至，奚與之同見。子頽退，謂奚曰：「頽志大而才疎，其所與皆譏諂之人，必有覬覦非望之事，吾立見其敗也，不如去之。」奚因久別妻子，意欲還虞。蹇叔曰：「虞有賢臣宮之奇者，吾之故人也，相別已久，吾亦欲訪之。弟若還虞，吾當同行。」遂與奚同至虞國。

時奚妻杜氏，貧極不能自給，已流落他方，不知去處。奚感傷不已。蹇叔與宮之奇相見，因言百里奚之賢。宮之奇遂薦奚與虞公，虞公拜奚爲中大夫。蹇叔曰：「吾觀虞君見小而自用，亦非可與有爲之主。」奚曰：「弟久困貧，譬之魚在陸地，急欲得勺水自濡矣！」蹇叔曰：「弟爲貧而仕，吾難阻汝。異日若見訪，當於宋之鳴鹿村。其地幽雅，吾將卜居於此。」蹇叔辭去，奚遂留事虞公，及虞公失國，奚周旋不舍，曰：「吾旣不智矣，敢不忠乎？」至事晉用奚爲媵於秦，奚嘆曰：「吾抱濟世之才，不遇明主，而展其大志，又臨老爲人媵，比於僕妾，辱莫大焉。」行至中途而逃，將適宋，道阻，將適楚，及宛城，宛之野人出獵，疑爲奸細，執而縛之。奚曰：「我虞人也，因國亡逃難至此。」野人問：「何能？」奚曰：「善飼牛。」野人釋其縛，使之饑牛，牛日肥澤，野人大悅，聞於楚王。楚王召奚，問曰：「飼牛有道乎？」奚對曰：「時其食，恤其力，心與牛而爲一。」楚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獨牛也，可通於馬，乃使爲圉人，牧馬於南海。」

却說秦穆公見晉媵有百里奚之名，而無其人，怪之。公子絀曰：「故虞臣也，今逃矣。」穆公謂公孫枝曰：「子在晉，必知百里奚之略，是何等人也？」公孫枝對曰：「賢人也。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是其智；從虞公於晉，而義不臣晉，是其忠。——且其人有經世之才，但不遇其時耳。」穆公曰：「寡人安得百里奚而用之？」公孫枝曰：「臣聞奚之妻子在楚，其亡必於楚，何不使人往楚訪之？」使者往楚，還報：「奚在海濱爲楚君牧馬。」穆公曰：「孤以重幣求之，楚其許我乎？」公孫枝曰：「百里奚不來矣。」穆公曰：「何故？」公孫枝曰：「楚之使奚牧馬者，爲不知奚之賢也；君以重幣求之，是告以奚之賢也。楚知奚之賢，必自用之，肯畀我乎？君不若以送媵爲罪，而賤贖之，此

管夷吾所以脫身於魯也。穆公曰：『善。』乃使人持殺羊之皮五，進於楚王曰：『敝邑有賤臣百里奚者，逃在上國，寡人欲得而加罪，以警亡者。請以五羊皮贖歸。』楚王恐失秦歡，乃使東海人囚百里奚，以付秦人。百里奚將行，東海人謂其就戮，持之而泣。奚笑曰：『吾聞秦君有伯王之志，彼何急於一賸？夫求我於楚，將以用我也，此行且富貴矣，又何泣焉！』遽上囚車而去。

將及秦境，秦穆公使公孫枝往迎於郊，先釋其囚，然後召而見之。問：『年幾何？』奚對曰：『纔七十歲。』穆公嘆曰：『惜乎老夫！』奚曰：『使奚逐飛鳥，搏猛獸，則臣已老；若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尚少也。昔呂尚年八十釣於渭濱，文王載之以歸，拜爲尚父，卒定周鼎。臣今日遇君，較呂尚不更早十年乎？』穆公壯其言，正容而問曰：『敝邑介在戎狄，不與中國會盟，叟何以教寡人？俾敝邑不後於諸姬，幸甚！』奚對曰：『君不以臣爲亡國之虜，衰殘之年，乃虛心下問，臣敢不竭其愚。夫雍岐之地，文武所興，山如犬牙，原如長蛇，周不能守，而以畀之秦，此天所以開秦也。且夫介在戎狄，則兵強，不與會盟，則力聚。今西戎之間，爲國不啻數十，并其地足以耕，籍其民可以戰。此中國諸侯，所不能與君爭者。君以德撫而以力征，既全有西陲，然後陔山川之險，以臨中國，俟隙而進，一則恩威在君掌中，而伯業成矣。』穆公不覺起立曰：『孤之有非伯，猶齊之得仲父也。』一連與語三日，言無不合，遂爵爲上卿，任以國政。因此秦人都稱奚爲「五殺大夫」，又相傳以爲穆公舉奚於牛口之下。以奚會飼牛於楚，秦用五殺羊皮贖回，故也。鬻翁有詩云：

「脫囚拜相事真奇，仲後重聞百里奚；從此西秦名顯赫，不虧身價五羊皮。」

百過奚辭上卿之位，舉薦一人以自代。不知所舉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歌屢屢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話說秦穆公深知百里奚之才，欲爵爲上卿。百里奚辭曰：『臣不才，不如臣友蹇叔十倍；君欲治國家，請任蹇

叔而臣佐之。穆公曰：「子之才，寡人見之真矣，未聞蹇叔之賢也。」奚對曰：「蹇叔之賢，豈惟君未之聞，雖齊宋之人，亦莫之聞也。」然而臣獨知之。臣嘗出遊於齊，欲委贄於公子無知，蹇叔止臣曰：「不可。」臣因去齊，得脫無知之禍。嗣游於周，欲委贄於王子頹，蹇叔復止臣曰：「不可。」臣復去周，得脫子頹之禍。後臣歸虞，欲委贄於虞公，蹇叔又止臣曰：「不可。」臣時貧甚，利其爵祿，姑且留事，遂爲晉俘夫。再用其言，以脫於禍，一不用其言，幾至殺身。此其智勝於中人遠矣。今穩於宋之鳴鹿村，宜速召之。」穆公乃遣公子紃假作商人，以重幣聘蹇叔於宋，百里奚自作書致意。公子紃收拾行囊，駕起犢車二乘，逕投鳴鹿村。來見數人息耕於隴上，相賡而歌。曰：

「山之高兮無攢，途之濶兮無燭，相將隴上兮，泉甘而土沃。勤吾四體兮，分吾五穀。三時不害兮，獲殮足，樂此天命兮，無榮辱！」

紃在車中聽其音韻，有絕塵之致，乃嘆謂御者曰：「古云：『一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入蹇叔之鄉，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風，信乎其賢也。」乃下車，問耕者曰：「蹇叔之居安在？」耕者曰：「子問之何爲？」紃曰：「其故人百里奚有書託吾致之。」耕者指示曰：「前去竹林深處，左泉右石，中間一小茅廬，乃其所也。」紃拱手稱謝，復登車行將半里，來至其處。紃舉目觀看，風景果是幽雅。隴西居士有隱居詩云：

「翠竹林中景最幽，人生此樂更何求。數方白石堆雲起，一道清泉接澗流。得趣猿猴堪共樂，忘機麋鹿可同遊。紅塵一任漫天去，高臥先生百不憂。」

紃停車於草廬之外，使從者叩其柴扉，有一小童子，啓門而問曰：「佳客何來？」紃曰：「吾訪蹇先生來也。」童子曰：「吾主不在。」紃曰：「先生何往？」童子曰：「與鄰叟觀泉於石梁，少頃便回。」紃不敢輕造其廬，遂坐於石上以待之。童子將門半掩，自入戶內。

須臾之間，見一大漢，濃眉環眼，方面長身，背負鹿蹄二隻，從田隄西路而來。紃見其容貌不凡，起身迎之，那大漢卽置鹿蹄於地，與紃施禮。紃因叩其姓名，大漢答曰：「某蹇氏，丙名，字白乙。」紃曰：「蹇叔於君何人？」對曰：「

乃某父也。『熱重復施禮，口稱『久仰！』大漢曰：『足下何人？到此貴幹？』熱曰：『有故人百里奚，今仕於秦，有書信託某奉候尊公。』蹇丙曰：『先生請入草堂少坐，吾父卽至矣。』言畢，推開雙扉，讓公子熱先入。蹇丙復取鹿蹄負之，至於草堂。童子收進鹿蹄，蹇丙又復施禮，分賓主坐定。公子熱與蹇丙談論些農桑之事，因及武藝，丙講說甚有次第，熱暗暗稱奇，想道：『有其父方有其子，井伯之薦不虛也。』獻茶方罷，蹇丙使童子往門首伺候其父，少頃童子報曰：『翁歸矣。』

却說蹇叔與鄰叟二人肩隨而至，見門前有車二乘，駭曰：『吾村中安得有此車耶？』蹇丙趨出門外，先道其故；蹇叔同二叟進入草堂，各各相見，敘次坐定，蹇叔曰：『適小兒言：『吾弟井伯有書。』乞以見示。』公子熱遂將百里奚書信呈上，蹇叔啓緘觀之，略曰：

「奚不聽兄言，幾蹈虞難，幸秦君好賢，贖奚於牧豎之中，委以爲政。奚自量才不逮兄，乞兄共濟。秦君聞名若渴，敬命大夫公子熱，布幣奉迎，惟冀幡然出山，以酬生平之志。如兄留戀山林，奚卽相從於鳴鹿之野矣。」蹇叔曰：『井伯何以見知於秦君也？』公子熱將百里奚爲媵逃楚，秦君聞其賢，以五羊皮贖歸……始末敘述一遍。『今寡君欲爵以上卿，井伯自言：『不及先生。』必求先生至秦，方敢登仕。寡君不腆之幣，使熱致命。』言訖，卽喚左右於車廂中取出徵書禮幣，排列草堂之中，鄰叟俱山野農夫，從未見此盛儀，相顧驚駭。謂公子熱曰：『吾等不知貴人至此，有失迴避。』熱曰：『何出此言？寡君望蹇先生之臨，如枯苗望雨，煩二位老叟相勸一聲，受賜多矣。』二叟謂蹇叔曰：『既秦邦如此重賢，不可虛貴人來意。』蹇叔曰：『昔虞公不用井伯，以致敗亡，若秦君肯虛心任賢，一井伯已足。老夫用世之念久絕，不得相從，所賜禮幣，望乞收回，求大夫善爲我辭。』公子熱曰：『若先生不往，井伯亦必不獨留。』蹇叔沉吟半晌，嘆曰：『井伯懷才未試，求仕已久，今適遇明主，吾不得不成其志。勉爲井伯一行，不久仍歸耕於此耳。』童子報：『鹿蹄已熟。』蹇叔命取床頭新釀搗之以奉客，公子熱西席，二叟相陪，瓦杯木筯，賓主勸酬，欣然醉飽，不覺天色已晚，遂留熱於草堂安宿。

次早，二叟攜樽餞行，依前敍飲良久。公子勲誇白乙之才，亦教他同至秦邦。蹇叔許之，乃以秦君所贈禮幣，分贈二叟，囑付「看覷家門。此去不久，便再得相敍。」再分付家人：「勤力稼穡，勿致荒蕪。」二叟珍重而別。蹇叔登車，白乙丙爲御，公子勲另自一車，並駕而行。夜宿曉馳，將近秦郊，公子勲先驅入朝，參謁了秦穆公，言：「蹇先生已到郊外，其子蹇丙亦有揮霍之才，臣并取至，以備任使。」穆公大喜，乃命百里奚往迎。蹇叔既至，穆公降階加禮，賜坐而問之曰：「井伯數言先生之賢，先生何以教寡人乎？」蹇叔對曰：「秦僻在西土，鄰於戎翟，地險而兵強，進足以戰，退足以守，所以不列於中華者，威德不及故也。非威何畏？非德何懷？不懷不懼，何以成霸？」穆公曰：「威與德二者孰先？」蹇叔對曰：「德爲本，威濟之。德而不威，其國外削；威而不德，其民內潰。」穆公曰：「寡人欲布德而立威，何道而可？」蹇叔對曰：「秦雜戎俗，民鮮禮教，等威不辨，貴賤不明，臣請爲君先教化，而後刑罰。教化既行，民知尊敬其上，然後恩施而知感，刑用而知懼，上下之間，如手足頭目之相爲。管夷吾節制之師，所以號令天下而無敵也。」穆公曰：「誠如先生之言，遂可以霸天下乎？」蹇叔對曰：「未也。夫霸天下者有三戒：毋貪，毋忿，毋急。貪則多失，忿則多難，急則多蹶。夫審大小而圖之，烏用貪衡彼己而施之？烏用忿酌緩急而布之？烏用急君能戒此三者，於霸也近矣。」穆公曰：「善哉！言乎！請爲寡人酌今日之緩急。」蹇叔對曰：「秦立國西戎，此禍福之本也。今齊侯已耄，霸業將衰，君誠善撫雍涇之衆，以號召諸戎，而征其不服者，諸戎既服，然後斂兵，以俟中原之變，拾齊之遺，而布其德義，君雖不欲霸，不可得而辭矣。」穆公大悅，曰：「寡人得二老，真庶民之長也。」乃封蹇叔爲右庶長，百里奚爲左庶長，位皆上卿，謂之「二相」。并召白乙丙爲大夫。自二相兼政，立法教民，興利除害，秦國大治。史官有詩云：

「子勲薦奚，奚薦叔，轉相汲引，布秦庭，但能好士如秦穆，人傑何須問地靈。」

穆公見賢才多出於異國，益加採訪。公子勲薦秦人西乞術之賢，穆公亦召用之。百里奚素聞晉人繇余負經綸之略，私詢於公孫枝。枝曰：「繇余在晉不遇，今已仕於西戎矣。」奚嘆惜不已。

却說百里奚之妻杜氏，自從其夫出遊，紡績度日，後遇饑荒，不能存活，攜其子趁食他鄉，展轉流離，遂入秦國，

以澣衣爲活。其子名視，字孟明，日與鄉人打獵角藝，不肯營生。杜氏屢諭不從。及百里奚相秦，杜氏聞其姓名，曾於車中望見，未敢相認。因府中求澣衣婦，杜氏自願入府澣衣。勤於擣濯，府中人皆喜。然未得見奚之面也。一日，奚坐於堂上，樂工在廡下作樂。杜氏向府中人曰：「老妾頗知音律，願引至廡，一聽其聲。」府中人引至廡下，言於樂工，問其所習。杜氏曰：「能琴亦能歌。」乃以琴授之。杜氏援琴而鼓，其聲淒怨。樂工俱傾耳靜聽，自謂不及。再使之歌。杜氏曰：「老妾自流移至此，未嘗發聲，願言於相君，請得陞堂而歌之。」樂工稟知百里奚，奚命之立於堂左。杜氏低眉斂袖，揚聲而歌。歌曰：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舂黃蘗，炊糜粿——今日富貴忘我爲？百里奚，五羊皮，父梁肉，子啼饑，夫文繡，妻澣衣，嗟乎富貴忘我爲！百里奚，五羊皮，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離，嗟乎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聞歌愕然，召至前詢之，正其妻也。遂相持大慟。良久問：「兒子何在？」杜氏曰：「村中射獵。」使人召之。是日，夫妻父子再得完聚。穆公聞百里奚妻子俱到，賜以粟千鍾，金帛一車。次日，奚率其子孟明視，朝見謝恩。穆公亦拜視爲大夫，與西乞術、白乙內並號將軍，謂之「三帥」。專掌征伐之事。

姜戎子吾離，驚驚侵掠，三帥統兵征之。吾離兵敗奔晉，遂盡有瓜州之地。時西戎主赤斑，見秦人強盛，使其臣繇余聘秦，以觀穆公之爲人。穆公與之游於苑囿，登三休之臺，誇以宮室苑囿之美。繇余曰：「臣之爲此者，役鬼耶？抑役人耶？役鬼勞神，役人勞民！」穆公異其言，曰：「汝戎夷無禮樂法度，何以爲治？」繇余笑曰：「禮樂法度，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聖創爲文法，以約束百姓，僅僅小治。其後日漸驕淫，借禮樂之名，以粉飾其身，假法度之威，以督責其下。人民怨望，因生篡奪。若戎夷，則不然，上舍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上下一體，無形迹之相欺，無文法之相擾，不見其治，乃爲至治。」穆公默然，退而述其言於百里奚。奚對曰：「此晉國之大賢人，臣熟聞其名矣。」穆公蹴然不悅，曰：「寡人聞之，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繇余賢而用於戎，將爲秦患，奈何！」奚對曰：「內史廖多奇智，君可謀之。」穆公卽召內史廖，告以其故。廖對曰：「戎主僻處荒微，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之女

樂，以奪其志；留繇余不遣，以爽其期。事其政事怠廢，上下相疑；雖其國可取，况其臣乎？」穆公曰：「善。」乃與繇余同席而坐，共器而食。居常使蹇叔百里奚、公孫枝……等輪流作伴。叩其地形險夷，兵勢強弱之實；一面裝飾美女，能音樂者六人，遣內史廖至戎報聘，以文樂獻之。戎主赤斑大悅，日聽音而夜御女，遂疎於政事。繇余留秦一年，乃歸。戎主怪其來遲，繇余曰：「臣日夜求歸，秦君固留不遣。」戎主疑其有二心於秦，意頗疎之。繇余見戎主耽於女樂，不理政事，不免苦口進諫。戎主拒而不納。穆公因密遣人招之。繇余棄戎歸秦，即擢亞卿，與二相同事。繇余遂獻伐戎之策。三帥兵至戎境，宛如熟路。戎主赤斑不能抵敵，遂降於秦。後人有詩云：

「虞違百里終成虜，戎失繇余亦喪邦。畢竟賢才能幹國，請看齊霸與秦強。」

西戎主赤斑，乃諸戎之領袖。向者諸戎俱受服役，及聞赤斑歸秦，無不悚懼。納土稱臣者，相繼不絕。

穆公論功行賞，大宴羣臣。羣臣更番上壽，不覺大醉，回宮一臥不醒。宮人驚駭，事聞於外，羣臣皆叩宮門問安。世子瑩召太醫入宮診脈，脈息如常，但閉目不能言動。太醫曰：「是有鬼神。」欲命內史廖行禱。內史廖曰：「此是尸厥，必有異夢，須俟其自復，不可驚之。禱亦無益。」世子瑩守於牀席之側，寢食俱不敢離。直候至第五日，穆公方醒，額間汗出如雨，連叫：「怪哉！」世子瑩跪而問曰：「君體安否？何臥之久也？」穆公曰：「頃刻耳。」瑩曰：「君臥已越五日，得無有異夢否？」穆公驚問曰：「汝何以知之？」世子瑩曰：「內史廖固言之。」穆公乃召廖至榻前，言曰：「寡人今者夢一婦人，妝束宛如妃嬪——容貌端好，肌如冰雪——手握天符，言：『奉上帝之命，來召寡人。』寡人從之，忽若身在雲中，縹渺無際。至一宮闕，丹青炳煥，玉階九尺，上懸珠簾，婦人引寡人拜於階下，須臾簾捲，見殿上黃金嵌柱，壁衣錦繡，精光奪目。有王者冕旒華亮，憑玉几上座。左右侍立，威儀甚盛。王者傳命：『賜禮。』有如內侍者，以碧玉罍賜寡人酒，甘香無比。王者以一簡授左右，即聞堂上大聲呼寡人名曰：『任好聽。』旨爾平晉亂。一如是者，再婦人遂教寡人拜謝，復引出宮闕。寡人問婦人：『何名？』對曰：『妾乃寶夫人也。居於太白山之西麓，在君宇下，君不聞乎？妾夫葉君，別居南陽，或一二歲來會妾，君能為妾立祠，當使君靈傳名萬載。』寡人因問：『晉有

何亂，乃使寡人平之。寶夫人曰：「此天機不可預洩。已聞鐘鳴聲大如雷霆，寡人遂驚覺，不知此何祥也。」廖對曰：「晉侯方寵驪姬，疎太子，保無亂乎？天命及君，君之福也。」穆公曰：「寶夫人何爲者？」廖對曰：「臣聞先君文公之時，有陳倉人於土中得一異物，形如滿囊，色間黃白，短尾多足，嘴有利喙。陳倉人謀獻之先君，中途遇二童子，拍手笑曰：『汝虐於死人，今乃遭生人之手乎？』陳倉人請問其說，二童子曰：『此物名狽，在地下慣食死人之腦，得其精氣，遂能變化。汝謹持之。』狽亦張喙忽作人言曰：『彼二童子者，一雌一雄，名曰陳寶，乃野雉之精，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遂舍狽而逐童子，二童子忽化爲雉飛去。陳倉人以告先君，命書其事於簡藏之內府。臣實掌之，可啓而視也。——陳倉正在太白山之西，君試獵於兩山之間，以求其迹，則可明矣。」穆公命取文公藏簡觀之，果如廖之語，因使廖詳記其夢，并藏內府。

次日，穆公視朝，羣臣畢賀。穆公遂命駕車獵於太白山。迤邐而西，將至陳倉山，獵人舉網得一雉，雞，玉色無瑕，光采照人，須臾化爲石雞，色光不滅。獵者獻於穆公，內史廖賀曰：「此所謂寶夫人也。得雌者霸，徵乎？君可建祠於陳倉，必獲其福。」穆公大悅，命沐以蘭湯，覆以錦衾，盛以玉匱，卽日鳩工伐木，建祠於山上，名其祠曰寶夫人祠。改陳倉山爲寶雞山，有例春秋二祭。每祭之晨，山上聞雞鳴，其聲聞三里之外。間一年或二年，望見赤光長十餘丈，雷聲殷殷然，此乃葉君來會之期。葉君者，卽雄雉之神，所謂「別居南陽」者也。至四百餘年後，漢光武生於南陽，起兵誅王莽，復漢祚，爲後漢皇帝，乃是得雄者王之驗。畢竟秦穆公如何定晉亂，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話說晉獻公以并虞虢二國，羣臣皆賀，惟驪姬心中不樂。他本意欲遣世子申生伐虢，却被里克代行，又一舉成功；一時間無題目可做，乃復與優施相議，言：「里克乃申生之黨，功高位重，我無以敵之，奈何？」優施曰：「荀息以一壁馬滅虞虢二國，其智在里克之上，其功亦不在里克之下；若求苟息爲奚齊卓子之傅，則可以敵里克有餘。」

矣。『驪姬請於獻公，遂使荀息傅奚齊。卓子驪姬又謂優施曰：『荀息已入我黨矣，里克在朝，必破我謀，何計可以去之？』克去而申生乃可圖也。』優施曰：『里克爲人，外強而中多顧慮，誠以利害動之，彼必持兩端，然後可收而爲我用。』克好飲，夫人能爲我具特羊之饗。我因侍飲而以言探之。其入，則夫人之福也；即不入，我優人亦聊與爲戲何罪焉。』驪姬曰：『善。』乃代爲優施治飲具。優施預請於里克曰：『大夫驅馳虞虢間，勞苦甚，施有一杯之獻，願取閒，邀大夫片刻之歡，何如？』里克許之，乃攜酒至克家，克與內子孟皆西坐爲客，施再拜進觴，因侍飲於側，調笑甚洽，酒至半酣，施起舞爲壽，因謂孟曰：『主啗我，我有新歌，爲主歌之。』孟酌兕觥以賜施，啗以羊脾，問曰：『新歌何名？』施對曰：『名暇豫，大夫得此事，君可保富貴也。』乃頓噪而歌，歌曰：

『暇豫之吾吾兮，不如烏烏。衆皆集於菟兮，爾獨於枯。菟何榮且茂兮，枯招斧柯。斧柯行及兮，奈爾枯何！』歌訖，里克笑曰：『何謂菟何謂枯？』施曰：『譬之於人，其母爲夫人，其子將爲君，本深枝茂，衆鳥依託，所謂菟也。若其母已死，其子又得謗禍，害將及，本搖葉落，鳥無所棲，斯爲枯矣。』言罷，遂出門。

里克心中怏怏，卽命撤饌，起身逕入書房，獨走庭中，迴旋良久，是夕不用晚餐，挑燈就寢，展轉牀褥，不能成寐。左思右想，一優施內外俱寵，出入宮禁，今日之歌，必非無謂而發，彼欲言未竟，俟天明當再叩之。一捱至半夜，心中急不能忍，遂分付左右：『密喚優施到此問話。』優施已心知其故，連忙衣冠整齊，跟着來人直達寢所，里克召優施坐於牀間，以手撫其膝，問曰：『適來「菟枯」之說，我已略喻，豈非謂曲沃乎？汝必有所聞，可與我詳言，不可隱也。』施對曰：『久欲告知，因大夫乃曲沃之傅，且未敢直言，恐見怪耳。』里克曰：『使我預圖免禍之地，是汝愛我也，何怪之有！』施乃俯首就枕，低語曰：『君已許夫人殺太子而立奚齊，有成謀矣。』里克曰：『猶可止乎？』施對曰：『君夫人之得君，子所知也；中大夫之得君，亦子所知也；夫人主乎內，中大夫主乎外，雖欲止，得乎？』里克曰：『從君而殺太子，我不忍也；輔太子以抗君，我不及也；中立而兩無所爲，可以自脫否？』施對曰：『可。』施退，里克坐以待旦，取往日所書之簡視之，屈指恰是十年。嘆曰：『卜筮之理，何其神也！』遂造大夫不鄭父之家，屏去左右，

告之曰：「史蘇卜偃之言，驗於今矣！」平鄭父曰：「有聞乎？」里克曰：「夜來優施告我曰：『君將殺太子而立奚齊也。』」平鄭父曰：「子何以復之？」里克曰：「我告以中立。」平鄭父曰：「子之言，如見火而益之薪也。爲子計，宜陽爲不信；彼見子不信，必中忌而緩其謀。子乃多樹太子之黨，以固其位，然後乘間而進言，以奪君之志，成敗猶未有定。今子曰『中立』，則太子孤矣，禍可立而待也。」里克頓足曰：「惜哉！不早與吾子商之。」里克別去，登車詐墜於車下，次日遂稱傷足，不能赴朝。史臣有詩云：

「特羊具享優人舞，斷送儲君一曲歌。堪笑大臣無遠識，却將中立佐操戈。」

優施回復驪姬，驪姬大悅，乃夜謂獻公曰：「太子久居曲沃，君何不召之？但言『妾之思見太子。』妾因以爲德於太子，冀免旦夕何如？」獻公果如其言，以召申生。申生應呼而至，先見獻公，再拜問安，禮畢，入宮參見驪姬。驪姬設饗待之，言語甚歡。

次日，申生入宮謝宴，驪姬又留飯。是夜，驪姬復向獻公垂淚言曰：「妾欲回太子之心，故召而禮之，不意太子無禮更甚。」獻公曰：「何如？」驪姬曰：「妾留太子午飯，索飲半酣，戲謂妾曰：『我父老矣，若母何？』妾怒而不應。太子又曰：『昔我祖老，而以其母姜氏，遺於我父，今我父老，必有所遺，非子而誰？』欲前執妾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試與太子同遊於囿，君從臺上觀之，必有覩焉。」獻公曰：「諾。」

及明，驪姬召申生同遊於囿，驪姬預以蜜塗其髮，蜂蝶紛紛，皆集其髮。姬曰：「太子盍爲我驅蜂蝶乎？」申生從後以袖麾之，獻公望見，以爲真有調戲之事矣。心中大怒，即欲執申生行誅。驪姬跪而告曰：「妾召之而殺之，是妾殺太子也；且宮中曖昧之事，外人未知，姑忍之。」獻公乃使申生還曲沃，而使人陰求其罪過。

數日，獻公出於翟桓，驪姬與優施商議，使人謂太子曰：「君夢齊姜，訴曰：『苦饑無食。』必速祭之。」齊姜別有祠在曲沃，申生乃設祭祭齊姜，使人送胙於獻公。獻公未歸，乃留胙於宮中。六日後，獻公回宮，驪姬以燭入酒，以毒藥傅肉而獻之曰：「妾夢齊姜苦饑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太子而使祭焉，今致胙於此，待君久矣。」獻公

取鱻欲嘗酒，驪姬跪而止之曰：『酒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獻公曰：『然。』乃以酒灑地，地即墳起，又呼犬取一鬻肉，再擲之，犬啖肉立死。驪姬佯爲不信，呼小內侍，使嘗酒肉，小內侍不肯，強之，纔下口，七竅流血亦死。驪姬佯大驚，疾趨下堂而呼曰：『天乎！天乎！國固太子之國也，君老矣，豈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弑之？』言罷，雙淚俱下，復跪於獻公之前，帶噎而言曰：『太子所以設此謀者，徒以妾母子故也。願君以此酒肉賜妾，妾甯代君而死，以快太子之志。』卽取酒欲飲，獻公奪而覆之，氣咽不能出語。驪姬哭倒在地，恨曰：『太子真忍心哉！其父而且欲弑之，况他人乎？始君欲廢之，妾固不肯，後囿中戲我，君又欲殺之，我猶力勸，今幾害我君，妾誤君甚矣。』獻公半响方言，以手扶驪姬曰：『爾起，孤便當暴之羣臣，誅此賊子！』

當時出朝，召諸大夫議事，惟狐突久杜門，里克稱足疾，不鄭父託以他出不至——其餘畢集朝堂，獻公以申生逆謀，告訴羣臣，羣臣知獻公畜謀已久，皆面面相覷，不敢置對。東關五進曰：『太子無道，臣請爲君討之。』獻公乃使東關五爲將，梁五副之，率車二百乘，以討曲沃，囑之曰：『太子數將兵，善用衆，爾其慎之。』狐突雖然杜門，時刻使人打聽朝事，聞二五戒車，心知必往曲沃，急使人密報太子申生，申生以告太傅杜原款，原款曰：『胙已留宮六日，其爲宮中置毒明矣，子必以狀自理，羣臣豈無相明者？胡束手就死爲也。』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自理而不明，是增罪也，幸而明君護姬，未必加罪，又以傷君之心，不如我死。』原款曰：『且適他國，以俟後圖如何？』申生曰：『君不察其無罪，而行討於我，我被弑父之名，以出人將以我爲鴟鴞矣，若出而歸罪於君，是惡君也；且彰君父之惡，必見笑於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脫罪，是逃死也。我聞之，一仁不惡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乃爲書以復狐突，曰：『申生有罪，不敢愛死。——雖然，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努力以輔國家，申生雖死，受伯氏之賜實多。』於是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死之明日，東關五兵到，知申生已死，乃執杜原款囚之，以報獻公曰：『世子自知罪不可逃，乃先死也。』獻公使原款證成太子之罪，原款大呼曰：『天乎冤哉！原款所以不死而就俘者，正欲明太子之心也。胙留宮六日，豈有

毒而久不變者乎？驪姬從屏後急呼曰：「原款輔導無狀，何不速殺之？」獻公使力士以銅槌擊破其腦而死，羣臣皆暗暗流涕。

梁五東關五謂優施曰：「重耳夷吾與太子一體也，太子雖死，二公子尚在，我竊憂之。」優施言於驪姬，使引二公子，驪姬夜半復泣訴獻公曰：「妾聞重耳夷吾，實同申生之謀，申生之死，二公子歸罪於妾，終日治兵，欲襲晉而殺妾，以圖大事，君不可不察。」獻公意猶未信，蚤朝近臣報：「蒲屈二公子來覲，已至關，聞太子之變，即時俱回轅去矣。」獻公曰：「不辭而去，必同謀也。」乃遣寺人物鞮，率師往蒲，擒拿公子重耳，賈華率師往屈，擒拿公子夷吾。狐突喚其次子狐偃至前，謂曰：「重耳駢脅耳，瞳狀貌偉異，又素賢明，他日必能成事，且太子既死，次當及之，汝可速往蒲，助之出奔，與汝兄毛同心輔佐，以圖後舉。」狐偃遵命，星夜奔蒲城來投重耳，重耳大驚，與狐毛狐偃方商議出奔之事，勃鞮軍馬已到，蒲人欲閉門拒守，重耳曰：「君命不可抗也。」勃鞮攻入蒲城，圍重耳之宅，重耳與毛偃急趨後園，勃鞮挺劍逐之。毛偃先踰牆出，推牆以招重耳，勃鞮執重耳衣袂，劍起袂絕，重耳得脫去。勃鞮收袂回報，三人遂出奔翟國。

翟君先夢蒼龍蟠於城上，見晉公子來到，欣然納之，須臾，城下有小車數乘，相繼而至，叫開城甚急，重耳疑是追兵，便教城上放箭，城下大叫曰：「我等非追兵，乃晉臣願追隨公子者。」重耳登城觀看，認得爲首一人，姓趙名衰，字子餘，乃大夫趙威之弟，仕晉朝爲大夫。重耳曰：「子餘到此，孤無慮矣。」卽命開門放入。餘人乃皆臣魏犢，狐射姑，顛頡，介子推，先軫，皆知名之士。其他願執鞭負囊，奔走效勞，又有壺叔，等數十人。重耳大驚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趙衰等齊聲曰：「主上失德，寵妖姬，殺世子，晉國旦晚必有大亂，素知公子寬仁下士，所以願從出亡。」翟君教開門放入，衆人進見，重耳泣曰：「諸君子能協心相輔，如肉傅骨，生死不敢忘德。」魏犢攘臂前曰：「公子居蒲數年，蒲人咸樂爲公子死，若借助於狄，以用蒲人之衆，殺入絳城，朝中積憤已深，必有起爲內應者，因以除君側之惡，安社稷而撫民人，豈不勝於流離道途爲逋客哉？」重耳曰：「子言雖壯，然震驚君父，

非亡人所敢出也。『魏犇乃一勇之夫，見重耳不從，遂咬牙切齒，以足頓地曰：『公子畏驪姬，如猛虎蛇蝎，何日能成大事乎？』狐偃謂犇曰：『公子非畏驪姬，畏名義耳。』犇乃不言。昔人有古風一篇，單道重耳從亡諸臣之盛：『蒲城公子遭讒變，輪蹄西指奔如電；擔囊仗劍何紛紛，英雄盡是山西彥。山西諸彥爭相從，吞雲吐雨星羅胸；文臣高等擎天柱，武將雄誇駕海虹。君不見趙成子，冬日之溫徹人髓，又不見司空季，六韜三略饒經濟。二狐肺腑兼尊親，出奇制變圓如輪；魏犇矯矯人中虎，賈佗強力輕千鈞。顛頡昂藏獨行意，直哉先軫胸無滯。子推介節誰與儔，百鍊堅金任磨礪。頡頏上下如掌股，周流遍歷秦齊楚；行居寢食無相離，患難之中定臣主。古來真主百靈扶，風虎雲龍自不孤；梧桐種就鸞鳳集，何問朝中苑共枯？』

重耳自幼謙恭下士，自十七歲時，已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狐射姑；凡朝野知名之士，無不納交。故雖出亡，患難之際，豪傑願從者甚衆。惟大夫卻芮與呂飴甥腹心之契，虢射是夷吾之母舅，二人獨奔屈以就夷吾，相見之間，告以『賈華之兵，旦暮且至。』夷吾卽令斂兵爲城守計。賈華原無必獲夷吾之意，及兵到，故緩其圍，使人陰告夷吾曰：『公子宜速去，不然，晉兵繼至，不可當也。』夷吾謂卻芮曰：『重耳在翟，今奔翟何如？』卻芮曰：『君固言二公子同謀，以是爲討，今異出而同走，驪姬有辭矣。晉兵且至，翟不如之梁，梁與秦近，秦方強盛，且婚姻之國，君百歲後，可借其力以圖歸也。』夷吾乃奔梁國，賈華佯追之不及，以逃奔復命。獻公大怒曰：『二子不獲其一，何以用兵？』叱左右欲縛賈華斬之，不鄭父奏曰：『君前使人築二城，使得聚兵爲備，非賈華之罪也。』梁五亦奏曰：『夷吾庸才無足慮，重耳有賢名，多士從之，朝堂爲之一空，且翟吾世仇，不伐翟除重耳，後必爲患。』獻公乃赦賈華，使召勃鞞，鞞聞賈華幾不免，乃自請率兵伐翟，獻公許之。

勃鞞兵至翟城，翟君亦盛陳兵於採桑，相守二月餘。不鄭父進曰：『父子無絕恩之理，二公子罪惡未彰，旣已出奔，而必追殺之，得無已甚乎？且翟未可必勝，徒勞我師，爲鄰國笑。』獻公意稍轉，卽召勃鞞還師。獻公疑羣公子多，重耳、夷吾之黨，異日必爲奚齊之梗，乃下令盡逐羣公子，晉之公族，無敢留者，於是立奚齊爲世子。百官自二五

及荀息之外，無不人人扼腕，多有稱疾告老者。——時周襄王之元年，晉獻公之二十六年也。

是秋九月，獻公奔赴葵邱之會，不果於中途得疾，至國還宮，驪姬坐於足，泣曰：『君遭骨肉之釁，盡逐公族，而立妾之子，一旦設有不諱，我婦人也，奚齊年又幼，倘羣公子挾外援以求入，妾母子所靠何人？』獻公曰：『夫人勿憂，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孤當以幼君託之。』於是召荀息，至於榻前，問曰：『寡人聞一士之立身，忠信爲本。何以謂之忠信？』荀息對曰：『盡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獻公曰：『寡人欲以弱孤累大夫，大夫其許我乎？』荀息稽首對曰：『敢不竭死力。』獻公不覺墮淚，驪姬哭聲聞幕外，數日，獻公薨，驪姬抱奚齊以授荀息。——時年纔十一歲。——荀息遵遺命，奉奚齊主喪，百官俱就位哭泣。驪姬亦以遺命，拜荀息爲上卿，梁五、東關五、加左、右司馬、斂兵、巡行國中，以備非常。國中大小事體，俱關白荀息，而後行，以明年爲新君元年，告計諸侯。齊得幾日爲君，且看下回分解。

畢竟奚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3082B

